
碧血劍

碧血剑 下

金庸

简介

明末，社会动荡，朝政腐败，民不聊生，在东北的满族部落却开始崛起，举兵南侵。蓟辽督师袁崇焕屡破清兵，击毙清太祖努尔哈赤，后被崇祯皇帝下狱，半年后以“咐托不效，专恃欺隐，以市米则资盗，以谋疑则斩帅”等罪名所杀。袁崇焕之幼子袁承志为报父仇，苦练武功，拜华山“神剑仙猿”穆人清为师，在华山之巅习武十年，博采武林诸家之长，加之偶得武林怪杰“金蛇郎君”的剑学秘籍，学成身法奇诡的蛇剑之术，武艺更加精湛超群。袁承志下山之后，以一身绝艺征服了众多武林豪杰，调解了数起武林中的恩怨纠纷，他武艺高超但心性忠厚，至诚待人，深得武林弟兄的崇敬，被拥戴为七省盟主。当时正值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声威大振，势如破竹，承志为报父仇杀皇帝，带领群豪帮助闯王李自成拦劫官银、筹集军资，屡挫官军，并与入侵清兵浴血奋战。

“金蛇郎君”之女聪慧美丽的温青青对袁承志产生了真挚的爱情，跟随他走南闯北，患难相依，度过了多年征战生涯。后来，袁承志协助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后，闯军军纪败坏，奸淫掳掠无所不为，闯王亦沉淫于美酒女色，甚至听信谗言杀害了袁承志的挚友——忠心耿耿的李岩。清兵入关后闯王溃不成军，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转瞬惨败。袁承志意兴萧索，与青青及当日一同征战的众豪杰飘流海外，赴异域重辟天地。

这部小说是金庸早期的作品，在艺术成就上略逊于金庸中晚期作品，但仍不失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典范作品。



第十二回　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

袁承志和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三人押着铁箱首途赴京。程青竹与沙天广豪兴勃发，要随盟主到京师去逛逛。袁承志见多有两个得力帮手随行，自是欣然同意。又见洪胜海一路忠心耿耿，再无反叛之意，便给他治好了身上伤势，洪胜海更是感激。

一行六人扬鞭驰马，在一望无际的山东平原上北行。这一带都是沙天广的属下，进入北直隶后是青竹帮的地界，自有沿途各地头目隆重迎送。青青见意中人如此得人推崇，心中得意非凡，本来爱闹闹小脾气的，这时也大为收敛了。

这天来到河间府，当地青竹帮的头目大张筵席，为盟主庆贺，作陪的都是河间府武林有名之士。酒过三巡，众人纵谈江湖轶闻，武林掌故。

忽有一人向程青竹道："程帮主，再过四天，就是孟伯飞孟老爷子的六十大寿，你不去了吧？"程青竹道："我要随盟主上京，祝寿是不能去了。我是礼到人不到，已备了一份礼，叫人送去保定府。"沙天广也道："兄弟的礼也早已送去。孟老爷子知道我们不到，必是身有要事，决不能见怪。"袁承志心中一动："这盖孟尝在北五省大大有名，既是他寿辰在即，何不乘机结交一番？"说道："孟老爷子兄弟是久仰了，原来日内就是他老人家六十大庆，兄弟想前去祝贺，各位以为怎样？"众人鼓掌叫好，都说："盟主给他这么大的面子，孟老爷子一定乐极。"

次日众人改道西行，这天来到高阳，离保定府已不过一日路程。众人到大街上悦来客店投宿，安顿好铁箱行李，到大堂里饮酒用饭。

只见东面桌边坐着个胖大头陀，头上一个铜箍，箍住了长发，相貌甚是威猛，桌上已放了七八把空酒壶。店小二送酒到来，他揭开酒壶盖，将酒倒在一只大碗里，骨都骨都一口气喝干，双手左上右落，抓起盘中牛肉，片刻间吃得干干净净，一叠连声大嚷："添酒添肉，快快！"这时几个店小二正忙着招呼袁承志等人，不及理会。那头陀大怒，伸掌在桌上猛力一拍，酒壶、杯盘都跳了起来，连他邻桌客人的酒杯都震翻了，酒水流了一桌。

那客人"啊哟"一声，跳了起来，却是个身材瘦小的汉子，上唇留了两撇鼠须，眸子一翻，精光逼人，叫道："大师父，你要喝酒，别人也要喝啊。"那头陀正没好气，又是重重一掌拍在桌上，猛喝："我自叫店小二，干你屁事？"那汉子道："从来没见过这般凶狠的出家人。"那头陀喝道："今日叫你见见。"

青青瞧得不服气，对袁承志道："我去管管。"袁承志道："等着瞧，别看那汉子矮小，只怕也不是个好惹的。"青青正想瞧两人打架，不料那汉子好似怕了头陀的威势，说道："好，好，算我错，成不成？"头陀见他认错，正好店小二又送上酒来，也就不再理会，自行喝酒。那汉子走了开去，过了一会，才又回来。袁承志等见没热闹好瞧，自顾饮酒吃饭。突然一阵风过去，一股臭气扑鼻而来，青青摸出手帕掩住鼻子。袁承志一转头，只见头陀桌上端端正正的放着一把便壶，那头陀竟未察觉，这一下忍不住要笑出声来，向青青使个眼色，嘴角向头陀一努。青青一见之下，笑得弯下腰来。

大堂中许多吃饭的人还未发觉，都说："好臭，好臭！"那瘦小汉子却高声叫道："香啊，香啊！"青青悄声叫道："这定是那汉子拿来的了。他手脚好快，不知他怎么放的。"

这时头陀也觉臭气触鼻，伸手去拿酒壶，提在手里一看不对，赫然是把便壶，而且重甸甸的，显然装满了尿，不由得怒不可遏，反手一掌，把身旁的店小二打得跌出丈余，翻了一个筋斗。只听那瘦小汉子还在大赞："好酒，好酒！香啊，香啊。"才知是他作怪，劈脸将便壶向他掷去。那汉子早有提防，他身法滑溜异常，矮身便从桌底钻了过去，已躲在头陀身后。那便壶在桌上碰得粉碎，尿水四溅。众人大呼小叫，纷纷起立闪避。

那头陀怒气更盛，伸出两只大掌回身就抓。那汉子又从桌底下钻过。那头陀一腿踢翻桌子。大堂中乱成一片。众人早都退在两旁。

只见那汉子东逃西窜，头陀拳打足踢，始终碰不到他身子。过不多时，大堂中桌凳都已被两人推倒。碗筷酒壶掉了一地。那汉子拾起酒壶等物，不住向头陀掷去。头陀吼叫连天，接过回掷。两人身法快捷，居然都是一身好武功。

打到后来，大堂中已清出一块空地。那汉子不再退避，拳来还拳，足来还足，施展小巧功夫和头陀对打起来。头陀身雄力壮，使的是沧州大洪拳，拳势虎虎生风。那汉子的拳法却自成一家，时时双手两边划动，矮身蹒跚而走，模样十分古怪，偏又身法灵动。

青青笑道："这样子真难看，那又是甚么武功了？"袁承志也没见过，只觉他手脚矫捷，模样虽丑，却自成章法，尽能抵敌得住。程青竹见多识广，说道："这叫做鸭形拳，江湖上会的人不多。"青青听了这名称更觉好笑，见那汉子身形步法果然活脱像是只鸭子。

那头陀久斗不下，焦躁起来，突然跌跌撞撞，使出一套鲁智深醉打山门拳，东歪西倒，宛然是个醉汉，有时双足一挫，在地上打一个滚，等敌人攻到，倏地跃起猛击。他又滚又翻，身上沾了不少酒饭残羹，连便壶中倒出的尿水，也有不少沾在衣上。

斗到分际，头陀忽地抢上一步，左拳一记虚招，右掌"排山倒海"，直劈敌人胸口。那瘦小汉子知道厉害，运起内力，双掌横胸，喝一声："好！"三张手掌已抵在一起。头陀的手掌肥大，汉子的手掌又特别瘦小，双掌抵在头陀一掌之中，恰恰正好。

两人各运全力，向前猛推。头陀左手虽然空着，但全身之力已运在右掌，左臂就如废了一般，全然无力出招。双方势均力敌，登时僵持不动，进既不能，退亦不得，均知谁先收力退缩，不免立毙于对方掌下，但如此拚斗下去，势不免内力耗竭，两败俱伤。两人均感懊悔，心想与对方本无怨仇，只不过一时忿争，如此拚了性命，实在无谓。再过一阵，两人额头都冒出黄豆般的汗珠来。

沙天广道："程老兄，你拿叫化棒儿去拆解一下吧，再迟一会，两个都要糟糕。"程青竹道："我一人没这本事，还是咱哥俩儿齐上。"沙天广道："好，不过这两个胡闹家伙性命虽然可保，重伤终究难免。"正要上前拆解，袁承志笑道："我来吧。"缓步走近，双手分在两人臂弯里一格。头陀与汉子的手掌倏地滑开，收势不住，噗的一声，三掌同时打在袁承志胸上。程沙两人大叫："不好！"同时抢上相救，却见他神色自若，并未受伤。原来袁承志知道倘若用力拆解或是反推，这两人正在全力施为，一股内力逼回去反打自身，必受重伤，因此运气于胸，接了这三掌，仗着内功神妙，轻轻易易的把掌力承受了。

头陀和那汉子这时力已使尽，软绵绵的瘫痪在地。程青竹和沙天广扶起两人，命店小二进来收拾。袁承志摸出十两银子，递给掌柜的道："打坏了的东西都归我赔。许多客人还没吃完饭，你照原样重新开过，都算在我帐上。"那掌柜的接了银子，不住称谢，叫齐伙计，收拾了打烂的东西，再开酒席。

过得一会，头陀和那汉子力气渐复，一齐过来向袁承志拜谢救命之恩。

袁承志笑道："不必客气。请教两位高姓大名。两位如此武功，必是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好汉了。"那头陀道："我法名义生，但旁人都叫我铁罗汉。"那汉子道："在下姓胡名桂南。

请教高姓大名，这两位是谁？"

袁承志尚未回答，沙天广已接口道："原来是圣手神偷胡大哥。"胡桂南见他知道自己姓名和外号，很是喜欢，忙道："不敢，请教兄长尊姓大名。"

程青竹把沙天广手中的扇子接过一抖。胡桂南见扇上画着个骷髅头，模样可怖，便道："原来是阴阳扇沙寨主，久慕寨主之名，当真幸会。"跟着又见到倚在桌边的一根青竹，他知道青竹帮中的人所持青竹以竹节多少分地位高下，这枝青竹竟有十三节，那是帮中最高的首领了，就向程青竹一揖，说道："这位是程老帮主吧？"程青竹呵呵笑道："圣手神偷眼光厉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两位不打不相识。来来来，大家同干一杯。"

众人一齐就坐，胡桂南与铁罗汉各敬了一杯酒，道声："莽撞！"铁罗汉笑道："也不知从哪里偷了这把臭便壶来，真是古怪！"众人一齐大笑起来。

胡桂南知道程、沙二人分别是北直肃和山东江湖豪杰首领，但见二人对袁承志神态恭敬，此人刚才出手相救，内功深湛，必是非同小可之人，只是未通姓名，也不敢贸然再问。

他本来生性滑稽，爱开玩笑，这时却规规矩矩的不敢放肆。

程青竹道："两位到此有何贵干？胡老弟可是看中了甚么大户，要一显身手么？"胡桂南笑道："兄弟在程老前辈的地方不敢胡来。我是去给孟伯飞孟老爷子拜寿去的。"铁罗汉一拍桌子，叫道："何不早说？我也是拜寿去的。早知道，就打不起来了，只不过你在孟大爷的酒筵之上，可别又端一把臭便壶出来。"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程青竹笑道："那好极啦，我们也是要去给孟老爷子祝寿，明日正好结伴同行。两位跟孟老爷子是好朋友吧？"

铁罗汉道："好朋友是高攀不上，但说来也有二十多年交情了。只是近年来我多在湖广一带，少到北方。倒有八九年不见啦。"胡桂南笑道："那么罗汉大哥还得给我引见引见。"

铁罗汉奇道："怎么？你不识孟大爷么？那又给他去拜甚么寿？"

胡桂南道："兄弟对盖孟尝孟大爷一向仰慕得紧，只是没缘拜见。这次无意中得到了一件宝物，便想借花献佛，作为寿礼，好得会一会这位江湖闻名的豪杰。"铁罗汉道："那就是了。别说你有寿礼，就是没有，孟大爷还不是一样接待。谁叫他外号盖孟尝呢？哈哈！"

程青竹却留了心，问道："胡老弟，你得了甚么宝物啊？

给我们开开眼界成不成？"沙天广也道："寻常物事哪会在圣手神偷的眼里？这么夸赞，那定是价值连城了。"

胡桂南很是得意，从怀里掏出一只镶珠嵌玉、手工精致的黄金盒子，说道："这里耳目众多，请各位到兄弟房里观看吧。"众人见盒子已是价值不赀，料想内藏之物必更珍贵。

胡桂南待众人进房后，掩上房门，打开盒子，露出两只死白蟾蜍来。这对蟾蜍通体雪白，眼珠却血也般红，模样甚是可爱，却也不见有何珍异之处。胡桂南向铁罗汉笑道："刚才我和老兄对掌，要是一齐呜呼哀哉，那也是大难临头，无法可施了。但如只是身受重伤，我却有解救之方。"指着白蟾蜍道："这是产在西域雪山上的朱睛冰蟾，任他多厉害的内伤、刀伤，只要当场不死，一服冰蟾，药到伤愈，真是灵丹妙药，无比神奇。要是中了剧毒，这冰蟾更有去毒之功。"

程青竹问道："如此宝物，胡大哥却哪里得来？"胡桂南道："上个月我在河南客店里遇到一个采药老道，病得快死了，见他可怜，帮了他几十两银子，还给他延医服药。但他年寿已到，药石无灵，终于活不了。他临死时把这对冰蟾给了我，说是报答我看顾他的情意。"铁罗汉道："这盒子倒也好看。"

胡桂南道："那老道本来放在一只铁盒里，可是拿去送礼，岂能不装得好看一点……"沙天广笑道："于是你妙手空空，到一家富户去取了这只金盒。"胡桂南笑道："沙寨主料事如神，佩服，佩服！那本是开封府刘大财主的小姐装首饰用的。"众人一齐大笑。

胡桂南道："刚才我两人险些儿携手齐赴鬼门关，拚斗之时我心中在想，我和铁罗汉大哥若得侥幸不死，我就自服一只冰蟾，再拿一只救他性命。我两人又无怨仇，何必为了一把臭便壶，搞出人命大事？"铁罗汉笑道："那倒生受你了。"

众人又都大笑。

胡桂南道："总而言之，这两只冰蟾，已不是我的了。"双手举起金盒，送到袁承志面前道："不敢说是报答，只是稍表敬意。请相公赏脸收下了。"

袁承志愕然道："那怎么可以？这是胡兄要送给孟老爷子的。"胡桂南道："若不是相公仗义相救，兄弟非死即伤，这对冰蟾总之是到不

了孟老爷子手中啦。至于寿礼嘛，不是兄弟夸口，手到拿来，随处即是，用不着操心。”袁承志只是推谢。胡桂南有些不高兴了，说道：“这位相公既不肯见告姓名，又不肯受这冰蟾，难道疑心是兄弟偷来的，嫌脏不要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胡兄说哪里话来？适才匆忙，未及通名。小弟姓袁名承志。”

铁罗汉和胡桂南同时“啊”的一声惊呼。胡桂南道：“原来是七省盟主袁大爷，怪不得如此好身手。袁大爷率领群雄，在锦阳关大破鞑子兵，天下无不景仰。”铁罗汉道：“我先几日听到这消息，不由得伸手大打我自己耳光。”众人愕然不解。

青青道：“为甚么打自己耳光？”铁罗汉道：“我恼恨自己运气不好，没能赶上打这一场大仗，连一名鞑子兵也没杀到。”众人又都被他逗得笑了起来。

袁承志道：“胡大哥既然定要见赐，兄弟却之不恭，只好受了，多谢多谢。”双手接了过去，放在怀里。胡桂南喜形于色。

袁承志回到自己房里，过了一会，捧着一株朱红的珊瑚树过来。那珊瑚树有两尺来高，遍体晶莹，难得的是无一处破损，无一粒沙石混杂在内，放在桌上，登觉满室生辉，奇丽无比。胡桂南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兄弟豪富之家到过不少，却从未见过如此长大完美的珊瑚树。只怕只有皇宫内院，才有这般珍物。这是袁相公家传至宝吧？真令人大开眼界了。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这也是无意中得来的。这件东西请胡兄收着，明儿到了保定府，作为贺礼如何？”胡桂南惊道：“那太贵重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些赏玩之物，虽然贵重，却无用处，不比冰蟾可以救人活命。胡兄快收了吧。”胡桂南只得谢了收起。他和铁罗议见袁承志出手豪阔，心下都暗暗称奇。

次日傍晚到了保定府，众人先在客店歇了，第二天一早到孟府送礼贺寿。

孟伯飞见了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三人的名帖，忙亲自迎接出来。他早知袁承志年轻，还道必有过人之处，此刻相会，见他只是个黝黑少年，形貌平庸，不觉一愣，老大不悦，心想：“七省的英雄好汉怎地颠三倒四，推举这么个毛头小伙子做盟主？”但众人远道前来拜寿，自然是给自己极大面子，于是和大儿子孟铮，二儿子孟铸连声道谢，迎了进去，互道仰慕。袁承志见孟伯飞身材魁梧，须发如银，虽以六旬之年，仍是声若洪钟，步履之间更是稳健异常，想是武功深厚。

两个儿子均在壮年，也都英气勃勃。

说话之间，孟伯飞对泰山大会似乎颇不以为然，程青竹谈到泰山之会，他都故作不闻，并不接口。过了一会，又有贺客到来，孟伯飞说声：“失陪！”出厅迎宾去了。青青心道：“这人号称盖孟尝，怎么对好朋友如此冷淡？原来是浪得虚名。

早知他这么老气横秋的，就不来给他拜甚么寿了。老家伙我还见得不够多么？”

家丁献过点心后，孟铸陪着袁承志等人到后堂去看寿礼。

这时孟伯飞正和许多客人围着一张桌子，赞叹不绝。见袁承志等进来，孟伯飞忙抢上来谢道：“袁兄、夏兄送这样厚礼，兄弟如何克当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老前辈华诞，一点儿敬意，太过微薄。”

众人走近桌边，只见桌上光彩夺目，摆满了礼品，其中袁承志送的白玉八骏马，青青送的翡翠玉西瓜，尤其名贵。胡桂南送的珊瑚宝树也很抢眼。

孟伯飞对袁承志被推为七省盟主一事，本来颇为不快，但见他说话谦和，口口声声老前辈，送的又是这般珍贵非凡的异宝，足见对自己十分尊重，觉得这人年纪虽轻，行事果然不同，不觉生了一份好感，说话之间也客气得多了。

各路贺客拜过寿后，晚上寿翁大宴宾朋。盖孟尝富甲保定，素来爱好交友，这天六十大寿，各处来的贺客竟有三千多人。孟伯飞掀须大乐，向各路英豪不停口的招呼道谢。大厅中开了七八十席。位望不高、辈份较低的宾客则在后厅入席。

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三人都给让在居中第一席上，孟伯飞在主位相陪。在第一席入座的还有老英雄鸳鸯胆张若谷、统兵驻防保定府的冯同知、永胜镖局的总镖头董开山，此外也都是武林中的领袖人物。群豪向寿翁敬过酒后，猜拳斗酒，甚是热闹。

饭酒正酣，一名家丁匆匆进来，捧着一个拜盒，走到孟铮身边，轻轻说了几句。孟铮正陪客人饮酒，一听家丁说话，忙站起来，走到孟伯飞身旁，说道：“爹，你老人家真好大面子，神拳无敌归二爷夫妇，带了徒弟给您拜寿来啦。”孟伯飞一愣，道：“我跟归老二素来没交情啊！”揭开拜盒，见大红帖子上写着：“眷弟归辛树率门人敬贺”几个大字，另有小字注着“菲仪黄金十两”，帖子旁边放着一只十两重的金元宝。

孟伯飞心下甚喜，向席上众宾说声：“失陪。”带了两个儿子出去迎客。

不多时，只见他满面春风，陪着归辛树夫妇、梅剑和、刘培生、孙仲君五人进来。归二娘手中抱着那个皮包骨头、奄奄一息的孩子归钟。

袁承志早站在一旁，作了一揖，道：“二师哥、二师嫂，您两位好。”归辛树点点头道：“嗯，你也在这里。”归二娘哼了一声，却不理睬。袁承志道：“师哥师嫂请上座，我与剑和他们一起坐好啦。”孟伯飞听袁承志这般称呼，笑道：“好哇，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师哥撑腰，别说七省盟主，就是十四省盟主，也好当呀！”言下之意，似是说袁承志少年得意，当上七省盟主，全是仰仗师兄的大力。袁承志微微一笑，也不言语。

归辛树这些日子忙于为爱子觅药，尚不知泰山大会之事，愕然道：“甚么盟主？”孟伯飞笑道：“我是随便说笑，归二哥不必介意。”当下请归氏夫妇在鸳鸯胆张老英雄下首坐了。众贺客均是豪杰之上，男女杂坐，并不分席。袁承志自与梅剑和等坐在一桌。程青竹和沙天广却去和哑巴、青青同席。

归辛树与孟伯飞等互相敬酒。各人喝了三杯后，永胜镖局总镖头董开山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兄弟酒量不行，各位宽坐。

兄弟到后面歇一下。”归辛树冷然道：“我们到处找董镖头不到，心想定在这里，果然不错。”董开山神色尴尬，说道：“兄弟跟归二爷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归二爷何必苦苦找我？”

众人一听此言，都停杯不饮，望着二人。

孟伯飞笑道：“两位有甚么过节，瞧兄弟这个小面子，让兄弟来排解排解。”说到排难解纷，于他实是生平至乐。董开山道：“在下久仰归二爷大名，一向是很敬重的，只是素不相识，不知何故一路追踪兄弟。”

孟伯飞一听，心中雪亮：“好啊，你们两人都不是诚心给老夫拜寿来着。原来一个是避难，一个是追人。这姓董的既然瞧得我起，到了我屋里，总不能让他吃亏丢人。”于是对归辛树道：“归二爷有甚么事，咱们过了今天慢慢再谈。大家是好朋友，总说得开。”

归辛树不善言辞，归二娘一指手中孩子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们二爷三房独祧单传的儿子，眼见病得快死啦。想求董镖头开恩，赐几粒药丸，救了这孩子一条小命。我们夫妇永感大德。”孟伯飞道：“那是应该的。”转头对董开山道：“董爷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何况是归二爷这样的大英雄求你。甚么药丸，快拿出来吧！你瞧这孩子确是病重。”董开山道：“这茯苓首乌丸倘若是兄弟自己的，只须归二爷一句话，兄弟早就双手奉上了。不过这是凤阳总督马大人进贡的贡品，着落永胜镖局送到京师。若有失闪，兄弟不能再在江湖上混饭吃，那也罢了，可是不免连身家性命也都难保，只好请归二爷高抬贵手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都觉事在两难。冯同知一听是贡物，忙道：“贡物就是圣上的东西，哪一个大胆敢动？”归二娘道：“哼，就算是玉皇大帝的，这一次也只得动上一动了。”冯同知喝道：“好哇，你这女人想造反么？”归二娘大怒，伸筷在碗中夹起一个鱼圆，乘冯同知嘴还没闭，噗的一声，掷入了他的口中。冯同知一惊，哪知又是两个鱼圆接连而来，把他的嘴塞得满满的，吞也不是，吐也不是，登时狼狈不堪。

老英雄张若谷一见大怒，心想今天是孟兄弟的寿辰，这般搞法岂不是存心捣蛋，随手拿起桌上一只元宝形的筷架，用力一拍，筷架整整齐齐的嵌入了桌面之中。

归辛树手肘靠桌，潜运混元功内力向下一抵，全身并未动弹分毫，嵌在桌面里的筷架突然跳出，撞向张若谷脸上。张若谷急忙闪避，虽未

撞中，却已显得手忙脚乱。他满脸通红，霍地站起，反手一掌，将桌面打下一块，转身对孟伯飞道："孟老弟，老哥哥在你府上丢了脸了。"说着大踏步向外就走。

职司招待的两名孟门弟子上前说道："张老爷子不忙，请到后堂用杯茶吧。"张若谷铁青着脸，双臂一张，两名弟子踉跄跌开。

孟伯飞怫然不悦，心想好好一堂寿筵，却给归辛树这恶客赶到闹局，以致老朋友不欢而去，正要发话，冯同知十指齐施，已将两个鱼圆从口中挖了出来，另外一个却终于咽了下去，哇哇大叫："反了，反了，这还有王法吗？来人哪！"两名亲随还不知老爷为何发怒，忙奔过来。冯同知叫道："抬我大关刀来！"

原来这冯同知靠着祖荫得官，武艺低微，却偏偏爱出风头，要铁匠打了一柄刃长背厚、镀金垂缨、薄铁皮的空心大关刀，自己骑在马上，叫两名亲兵抬了跟着走，务须口中杭育、杭育，叫声不绝，装作十分沉默、不胜负荷的模样，他只要随手一提，却是轻松随便。旁人看了，自然佩服同知老爷神力惊人。他把"抬我大关刀来"这句话说顺了口，这时脾气发作，又喊了出来。两名亲随一愣，这次前来拜寿，并未抬这累赘之物，一名亲随当即解下腰间佩刀，递了上去。

孟伯飞知他底细，见他装模作样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连叫："使不得。"

冯同知草菅人命惯了的，也不知归辛树是多大的来头，眼见他是个乡农模样，哪放在心上？接过佩刀，挥刀搂头向归二娘砍去。归二娘右手抱着孩子，左手一伸，弯着食中两指钳住了刀背，问道："大老爷，你要怎样？"

冯同知用力一拉，哪知这把刀就如给人用铁钳钳住了，一拉之下，竟是纹丝不动。他双手握住刀柄，用力往后拉夺，霎时间一张脸胀得通红，手中虽无大关刀，但脸如重枣，倒也宛若关公，所差者也不过关公的丹凤眼变成了冯公的斗鸡眼而已。归二娘突然放手。冯同知仰天一交，跌得结结实实，刀背砸在额头之上，登时肿起了圆圆一块，有似适才他吞下肚去的鱼圆钻上了额头。两名亲随忙抢上扶起。冯同知不敢再多说一句，手按额头，三脚两步的走了。只听他出了厅门，一路大声喝骂亲随："混帐王八蛋！就是怕重偷懒，不抬老爷用惯了的大关刀来。否则的话，还不是一刀便将这泼妇劈成两半。"

董开山趁乱想溜。归辛树道："董镖头，你留下丸药，我决不难为你。"董开山受逼不过，站到厅心，叫道："姓董的明知不是你神拳无敌的对手。性命是在这里，你要，就来拿去吧。"归二娘道："谁要你性命？把丸药拿出来！"

孟伯飞的大儿子孟铮再也忍耐不住，叫道："归二爷，我们孟家可没得罪了你，你们有过节，请到外面去闹。"归辛树道："好，董镖头，咱们出去吧。"董开山却不肯走。

归辛树不耐烦了，伸手往他臂上抓去。董开山向后一退，归辛树手掌跟着伸前。董开山既做到镖局子的总镖头，武功自然也非泛泛，眼见归辛树掌到，疾忙缩肩，出手相格，却哪碰得到对方手掌？但听得嗤的一声，肩头衣服已被撕下了一块。

孟铮抢上前去，挡在董开山身前，说道："董镖头是来贺寿的客人，不容他在舍下受人欺侮。"归二娘道："那怎样？我们当家的不是叫他出去吗？"孟铮道："你们有事找董镖头，不会到永胜镖局去找？干么到这里搅局？"言下越来越不客气。

归二娘厉声道："就算搅了局，又怎么样？"这些日子来她心烦意乱，为了儿子病重难愈，自己的命也不想要了，否则以孟伯飞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，她决不能如此上门胡来。

孟伯飞气得脸上变色，站了起来，道："好哇，归二爷瞧得起，老夫就来领教领教。"孟铮道："爹爹，今儿是您老人家好日子。儿子来。"当下命家丁在厅中搬开桌椅，露出了一片空地，叫道："你们要搅局，索性大搅一场。归二爷，这就请显显你的神拳无敌。"

归二娘冷笑道："你要跟我们当家动手，再练二十年，还不知成不成？"

孟铮武功已尽得孟伯飞快活三十掌的真传，方当壮年，生平少逢敌手，虽然久闻神拳无敌的大名，但当着数千宾朋，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去？喝道："归老二，你强凶霸道，到这里来撒野！孟少爷拳头上只要输给了你，任凭你找董镖头算帐，我们孟家自认没能耐管这件事。要是胜了你，却又怎样？"归辛树不爱多言，低声道："你接得了我三招，归老二跟你磕头。"

旁人没听见，纷纷互相询问。孟铮怒极而笑，大声说道："各位瞧这人狂不狂？他说只要我接得他三招，他就向我磕头。哈哈，是不是啊，归二爷？"

归辛树道："不错，接招吧！"呼的一声，右拳"泰山压顶"，猛击下来。

这时青青已站到袁承志身边，说道："你的师哥学了你的法子。"袁承志道："怎么？"青青道："你跟他徒弟比拳，不也是限了招数来让他接么？"袁承志道："这姓孟的不识好歹，他哪知我师哥神拳的厉害。"

孟铮见对方拳到，硬接硬架，右臂用力一挡，左手随即打出一拳。两人双臂一交，归辛树心道："此人狂妄，果然有点功夫。"乘他左拳打来，左掌啪的一声，打在他左肘之上，发力往外一送。哪知孟铮的功夫最讲究马步坚实，这一送竟只将他推得身子晃了几晃。袁承志低声道："糟糕，这一招没打倒了他，姓孟的要受重伤。"但见归辛树又是一掌打出，孟铮双臂奋力抵出，猛觉一股劲风逼来，登时神智胡涂，仰天跌倒，昏了过去。

众人大声惊呼。孟伯飞和孟铸抢上相扶，只见孟铮慢慢醒转，口中连喷鲜血，一口气渐渐接不上来。归辛树刚才一送没推动他，只道他武功果高，第三掌便出了全力。孟铮拚命架得两招，力气已尽，这第三招就算是轻轻一指，也就倒了，这股掌力排山倒海而来，哪里禁受得住？归辛树万想不到他已经全然无力抵御，眼见他受伤必死，倒也颇为后悔。

丁甲神丁游和孟铸两人气得眼中冒火，齐向归辛树扑击。

孟伯飞给儿子推宫过血，眼见他气若游丝，不禁老泪泉涌，突然转身，向归辛树打来。

归辛树见正点子董开山乘机想溜，身子一挫，从丁游与孟铸拳下钻了过去，伸指在董开山胁下一点。董开山登时呆住，一足在前，一足在后，一副向外急奔的神气，却是移动不得半步，嘴里兀自在叫："归老二，老子……老子跟你拚了！"

这时孟伯飞已与归二娘交上了手，两人功力相当，归二娘吃亏在抱了孩子，被他势如疯虎般的一轮急攻，迭遇险招。

梅剑和、刘培生、孙仲君三人也已和孟门弟子打得十分激烈。

程青竹对袁承志道："袁相公，咱们快劝，别弄出大事来。"

袁承志道："我师哥师嫂跟我很有嫌隙，我若出头相劝，事情只有更糟，且看一阵再说。"

这时归辛树上前助战，不数招已点中了孟伯飞的穴道。只见他在大厅中东一晃，西一闪，片刻之间，已将孟家数十名弟子亲属全都点中了穴道。这些人有的伸拳，有的踢足，有的弯腰，有的扭头，姿势各不相同，然而个个动弹不得，只是眼珠骨碌碌的转动。贺客中虽有不少武林高手，但见神拳无敌如此厉害，哪个还敢出头？

归二娘对梅剑和道："搜那姓董的。"梅剑和解下董开山背上包裹，在他身上里里外外搜了一遍，却哪里有茯苓首乌丸的踪影？归辛树解开他穴道，问道："丸药放在哪里？"

董开山道："哼，想得丸药，跟我到这里来干甚么？亏你是老江湖了，连这金蝉脱壳之计也不懂。"归二娘怒道："甚么？"董开山道："丸药早到了北京啦。"归二娘又惊又怒，喝道："当真？"董开山道："我仰慕孟老爷子是好朋友，专诚前来拜寿。难道明知你们想抢丸药，还会把这东西带上门来连累他老人家？"

圣手神偷胡桂南走到袁承志身边，低声道："袁相公，这镖头扯谎。"

袁承志道："怎么？"胡桂南道："他的丸药藏在这里。"说着向"寿"字大锦轴下的一盘寿桃一指。袁承志很是奇怪，低声问道："你怎知道？"胡桂南笑道："这些江湖上偷偷摸摸的勾当，别想逃过我的眼睛。"青青在一旁听着，笑道："旁人想在神偷老祖宗面前搞鬼，当真是鲁班门前弄大斧了。"胡桂南笑道："姓胡的别的能为是没有，说到偷偷摸摸甚么的勾当，却输不了给人。这姓董的好刁滑，他料到归二

爷定会追来，因此把丸药放在寿桃之中，等对头走了，再悄悄去取出来。”

袁承志点点头，从人丛中出来，走到孟伯飞身边，伸掌在他“璇玑”、“神庭”两穴上按捏推拿几下，内力到处，孟伯飞身子登时活动。

归二娘厉声道：“怎么？你又要来多管闲事？”把孩子往孙仲君手里一送，伸手往袁承志肩头抓来。袁承志往左一偏，避开了她一抓，叫道：“师嫂，且听我说话。”

孟伯飞筋骨活动之后，左掌“瓜棚拂扇”，右掌“古道扬鞭”，连续两掌，向归二娘拍来。他这快活三十掌驰誉武林，自有独得之秘，遇到归辛树时棋差一着，缚手缚脚，但与归二娘却不相上下。两人拳来掌往，迅即交了十多招。归辛树道：“你让开。”归二娘往左闪开。孟伯飞右掌飞上。归辛树侧拳而出，不数招又已点中了他的穴道。袁承志若再过去解他穴道，势必跟师哥动手，当下只有皱眉不动。

归二娘脾气本来暴躁，这时爱子心切，行事更增了几分乖张，叫道：“姓董的，你不拿药出来，我把你两条臂膀折了。”

左手拿住董开山手腕，将他手臂扭转，右拳起在空中，只要往下一落，一拳打在肘关节上，手臂立时折断。董开山咬紧牙关，低声道：“药不在我这里，折磨我也没用。”贺客中有些人瞧不过眼，挺身出来叫阵。

袁承志眼见局面大乱，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！”叫了几声，无人理睬，心想：再过得片刻，若是杀伤了人命，那就难以挽救，非快刀斩乱麻不可，突然纵起，落在孙仲君身旁，左手一招“双龙抢珠”，食中二指往她眼中挖去。孙仲君大惊，疾忙伸右臂挡架。岂知他这一招只是声东击西，乘她忙乱中回护眼珠，右掌在她肩头轻轻一推，孙仲君退开三步，孩子已被他抢了过去。孙仲君大惊，高叫：“师父，师娘！快，快，他……”

归辛树夫妇回过头来，袁承志已抱着孩子，跳上一张桌子，叫道：“青弟，剑！”青青掷过剑去，袁承志伸左手接住了，叫道：“大家别动手，听我说话。”

归二娘红了眼睛，嘶声叫道：“小杂种，你敢伤我孩子，我……我跟你拚了！”说着要扑上去拚命。归辛树一把拉住，低声道：“孩子在他手里，别忙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二师哥，请你把孟老爷子的穴道解开了。”归辛树哼了一声，依言将孟伯飞穴道拍开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各位前辈，众家朋友。我师哥孩子有病，要借贪官马士英的丸药救命，可是这位董镖头甘心给贼官卖命，我师哥才跟他过不去。孟老爷子是好朋友，今日是他老人家千秋大喜之日，我们决不会有意前来打扰。”众人一听，都觉奇怪，明明见他们师兄弟互斗，怎么他却帮师兄说起话来了。归氏夫妇更加惊异。归二娘又叫：“快还我孩子！”

袁承志高声道：“孟老爷子，请你把这盘寿桃掰开来瞧瞧，中间可有点儿古怪。”董开山一听，登时变色。孟伯飞不知他葫芦里卖甚么药，依言掰开一个寿桃，只见枣泥馅子之内露出一颗白色蜡丸，不禁一呆，一时不明白这是甚么东西。

袁承志高声说道：“这董镖头要是真有能耐给贼官卖命，那也罢了，可是他心肠狠毒，前来挑拨离间，要咱们坏了武林同道的义气。孟老爷子，这几盘寿桃是董镖头送的，是不是？”孟伯飞点点头。袁承志又道：“他把丸药藏在寿桃之内，明知寿桃一时不会吃，等寿筵过了，我师哥跟孟老爷子伤了和气，他再偷偷取出，送到京里，岂不是奇功一件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走近桌边。青青也过来相助。两人把寿桃都掰了开来，将馅里所藏的四十颗丸药尽数取出。袁承志捏破一颗蜡丸，一阵芳香扑鼻，露出龙眼大一枚朱红丸药来。

他叫青青取来一杯清水，将丸药调了，喂入孩子口中。那孩子早已气若游丝，也不哭闹，一口口的都咽入了肚里。归二娘双目含泪，又是感激，又是惭愧，心想今天若不是小师弟识破机关，不但救不了儿子的命，还得罪了不少英雄豪杰，累了丈夫一世英名。

袁承志等孩子服过药后，双手抱着交过。归二娘接了过去，低声道：“师弟，我们夫妇真是感激不尽。”归辛树只道：“师弟，你很好，很好。”青青把丸药都递给了归二娘，笑道：“孩子再生几场重病，也够吃的了。”归二娘心中正自欢喜不尽，也不理会她话中含刺，谢着接过。

归辛树忙着给点中穴道的人解穴，解一个，说一句：“对不住！”孟伯飞默然，心想：“你儿子是救活了，我儿子却给你打死了。定当邀约能人，报此大仇。”

袁承志见孟门弟子抬了垂死的孟铮正要走入内堂，叫道：“请等一下。”孟铸怒道：“我哥哥已死定啦，还要怎样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师哥素来仰慕孟老爷子的威名，亲近还来不及，哪会真的伤害孟大哥性命？这一掌虽然使力大了一点，但孟大哥性命无碍，尽可不必担心。”众人一听，都想：“眼见他受伤这般沉重，你这话骗谁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师哥并未存心伤他，只要给孟大哥服一剂药，调养一段时候，就没事了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金盒，揭开盒盖，拿了一只朱睛冰蟾出来，用手捏碎，在碗中冲酒调合，给孟铮喝了下去。不一刻，孟铮果然脸上见红，呻吟呼痛。孟伯飞喜出望外，忍不住泪水从脸颊上直流下来，颤声道：“袁相公，袁盟主，你真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。”袁承志连声逊谢。

当下孟铸指挥家人，将兄长抬到内房休息。厅上重整杯盘，开怀畅饮。

归二娘向孟伯飞道：“孟老爷子，我们实在卤莽，千万请你原谅。”一拉丈夫，与三个徒弟一齐拜了下去。孟伯飞呵呵笑道：“儿子要死，谁都心慌，老夫也是一般，这也怪不得贤孟梁。”归氏夫妇又去向适才动过手的人分别道歉。群雄畅饮了一会。孟伯飞终是不放心，进去看儿子伤势如何，只见他沉沉睡熟，呼吸匀净，料已无事。

孟伯飞心无挂碍，出来与敬酒的贺客们酒到杯干，直饮到八九分。他更叫拿大碗来，满满斟了两碗，端到袁承志面前，朗声说道：“袁盟主，泰山大会上众英雄推你为尊，老实不客气说，在下本来是心里不服的。但今日你的所作所为，在下不但感激，且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来，敬你一碗。”端起大碗，骨都都一口气将酒喝了。袁承志酒量本不甚高，但见他一番美意，也只得把碗中酒干了。群雄轰然叫好。孟伯飞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“袁盟主此后但有甚么差遣，在下力量虽小，要钱，十万八万银子还对付得了。要人，在下父子师徒，自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要再邀三四百位英雄好汉，在下也还有这点小面子。”

袁承志见他说得豪爽，又想一场大风波终于顺利化解，师兄弟间原来的嫌隙也烟消云散，心里很是畅快。这一晚众人尽醉而散，那董镖头早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崇祯皇帝既得不到灵药，难以延年益寿，他董总镖头自己如何延年益寿，这大事自须尽早安排。

袁承志等人在孟家庄盘桓数日，几次要行，孟伯飞总是苦留不放。孟铮受的是外伤，这几日中好得甚快。归辛树的儿子归钟服了茯苓首乌丸后，果然也是一日好于一日。归辛树夫妇心中的欢喜，那也不用说了。

到第七日上，盖孟尝虽然好客，也知不能再留，只得大张筵席，替归辛树与袁承志等送行。席间程青竹说道：“孟老哥，永胜镖局那姓董的不是好东西，他失却贡品交代不了，又找不上归二爷，只怕要推在老哥身上，须得提防一二。”孟伯飞道：“这小子要是真来惹我，可不再给他客气。”归二娘道：“孟老哥，这全是我们惹的事，要是有甚么麻烦，可千万得给我们送信。”孟伯飞道：“好！这小子我不怕他。”沙天广道：“就是防他勾结官府。”孟伯飞哈哈笑道：“要是混不了，我就学你老弟，占山为主。”

群雄在笑声中各自上马而别。归辛树夫妇抱了孩子，带着三个徒弟欣然南归。袁承志、青青、程青竹、沙天广、哑巴、铁罗汉、胡桂南、洪胜海等八人押着铁箱，连骑北上。

这日来到高碑店，天色将暮，因行李笨重，也就不贪赶路程，当下在镇西的“燕赵居”客栈歇宿。众人行了一天路，都已倦了，正要安睡，忽然门外车声隆隆，人语喧哗，吵得鸡飞狗走。除了哑巴充耳不闻之外，各人都觉得十分奇怪。只听得声音嘈杂，客店中涌进一批人来，听他们叽哩咕噜，说的话半句也不懂。

众人出房一看，只见厅上或坐或站，竟是数十名外国兵，手中拿着奇形怪状的兵器，乱哄哄在说话。袁承志等从没见过这等绿眼珠、高鼻子的外国人，都感惊奇，注目打量。

忽听得一个中国人向掌柜大声呼喝，要他立即腾出十几间上房来。掌柜道：“大人，实在对不住啦，小店几间上房都已住了客人。”那人

不问情由，顺手就是一记耳光。那掌柜左手按住面颊，又气又急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那人喝道：“不让出上房来，放火把你的店子烧了。”掌柜无法，只得来向洪胜海哀求，打躬作揖，请他们挪两间房出来。

沙天广道：“好哇，也有个先来后到。这人是甚么东西？”

掌柜忙道：“达官爷，别跟这吃洋饭的一般见识。”沙天广奇道：“他吃甚么洋饭？吃了洋饭就威风些么？”掌柜的悄声道：“这些外国兵，是运送红夷大炮到京里去的。这人会说洋话，是外国大人的通译。”袁承志等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人狐假虎威，仗着外国兵的势作威作福。

沙天广铁扇一展，道：“我去教训教训这小子。”袁承志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慢来！”把众人邀入房里，说道：“先父当年镇守关辽，宁远两仗大捷，得力于西洋国的红夷大炮甚多。

满清房首努尔哈赤就是给红夷大炮轰死的。现下满清兵势猖獗，这些外国兵既是运炮去助战的，咱们就让一让吧。”沙天广道：“难道就由得这小子发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这种贱男子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。”众人听他如此说，就腾了两间上房出来。

那通译姓钱名通四，见有了两间上房，虽然仍是呶呶责骂，也不再叫掌柜多让房间了。他出去了一会，领了两名外国军官进店。

这两个外国军官一个四十余岁，另一个三十来岁。两人叽哩咕噜说了一会话，那年长军官出去陪着一个西洋女子进来。这女子年纪甚轻，青青等也估不定她有多大年纪，料想是二十岁左右，一头黑发，衬着雪白的肌肤，眼珠却是碧绿，全身珠光宝气，在灯下灿然闪耀。

袁承志从来没见过外国女人，不免多看了几眼。青青却不高兴了，低声问：“你说这女子好看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外国女人原来这么爱打扮！”青青哼了一声，就不言语了。

次日清晨起来，大伙在大厅上吃面点。两个外国军官和那女人坐在一桌。通译钱通四不住过去谄媚，卑躬屈膝，满脸赔笑，等回过头来，却向店伙大声呼喝，要这要那，稍不如意，就是一记巴掌。

程青竹实在看不过眼了，对沙天广道：“沙兄，瞧我变个小小戏法！”当下也不回身，顺手向后一扬，手中的一双竹筷飞了出去，噗的一声，正插入了钱通四口里，把他上下门牙撞得险些儿掉将下来。要知程青竹所用暗器就是一枝枝细竹，这门青竹镖绝技，二十步内打人穴道，百发百中，劲力不输钢镖。也是他听了袁承志的话这才手下留情，否则这双筷子稍高数寸，钱通四的一双眼珠就别想保住了。

钱通四痛得哇哇大叫，可还不知竹筷是哪里飞来的。两个外国军官叫他过去查问。钱通四说了，那女子笑得花枝招展，耳环摇晃。

年长的军官向袁承志这一桌人望了几眼，心想多半是这批人作怪，拿起桌上两只酒杯，忽往空中掷去，双手已各握了一支短枪，一枪一响，把两只酒杯打得粉碎。袁承志等听得巨响，都吓了一跳，心想这火器果然厉害，而他放枪的准头也自不凡。

年长军官面有得色，从火药筒中取出火药铅丸，装入短枪，对年轻军官道：“彼得，你也试试么？”彼得道：“我的枪法怎及得上咱们葡萄牙国第一神枪手？”那西洋女人微笑道：“雷蒙是第一神枪手么？”彼得道：“若不是世界第一，至少也是欧洲第一。”雷蒙笑道：“欧洲第一，难道不是世界第一么？”

彼得道：“东方人很古怪，他们有许多本领，比欧洲人厉害得多，所以我不敢说。若克琳，你说是么？”若克琳笑道：“我想你说得对。”

袁承志等听三人叽哩咕噜的说话，自是半句不懂。

雷蒙见若克琳对彼得神态亲热，颇有妒意，说道：“东方人古怪么？”又是两枪连发，这一次却是瞄准了青青的头巾。

火光一闪，青青的头巾打落在桌，露出了一头女子的长发。袁承志等齐吃一惊。雷蒙与另桌上的许多外国兵都大笑起来。

青青大怒站起，嗖的一声，长剑出鞘。袁承志心想：“如一动手，对方火器厉害，双方必有死伤。这些外国兵是去教官兵放炮打满清鞑子的，杀了他们于国家有损，还是忍一下吧。”对青青道：“青弟，算了吧。”青青向三个外国人怒目横视，又坐了下来。

若克琳笑道：“原来是个姑娘，怪不得这样美貌。”雷蒙笑道：“好呀，你早在留心人家小伙子美不美啦。”彼得道：“她还会使剑呢，好像想来跟我们打一架。”雷蒙道：“她来时谁去抵敌？彼得，咱俩的剑法谁好些？”彼得道：“我希望永远没人知道。”雷蒙脸有怒色，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若克琳道：“喂，你们别为这个吵嘴。”抿嘴笑道：“东方人很神秘，只怕你们谁也打不赢这个漂亮大姑娘呢。”

雷蒙叫道：“通四钱，你过来！”钱通四连忙过去，道：“上校有甚么吩咐？”雷蒙道：“你去问那个大姑娘，是不是要跟我比剑？快去问。”钱通四道：“是，是！”雷蒙从袋里抓出十多块金洋，抛在桌上，笑道：“她要比，就过来。只要赢了我，这些金洋都是她的。她输了，我可要亲一个嘴！你快去说，快去说。”

钱通四大模大样的走了过去，照实对青青说了，说到最后一句“亲一个嘴”时，青青反手一掌，啪的一声，正中他右颊。这一掌劲力好大，钱通四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了满口鲜血，四枚大牙，半边脸颊登时肿了起来，从此嘴里四通八达，当真不枉了通四之名。

雷蒙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女孩子果然有点力气！”拔出剑来，在空中呼呼呼的虚劈了几下，走到大厅中间，叫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”

青青不知他说些甚么，但瞧他神气，显然便是要和自己比剑，当即拔剑出座。

袁承志道：“青弟，你过来。”青青以为他要拦阻，身子一扭，道：“我不来！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教你怎样胜他。”青青适才眼见那外国人火器厉害无比，只怕剑法也是如此威力惊人，又或是剑上会放出些甚么霹雳声响的物事来，本有些害怕，一听大喜，忙走过来。袁承志道：“瞧他刚才砍劈这几下，出手敏捷，劲道也足。他这剑柔中带韧，要防他直刺，不怕他砍削。”青青道：“那么我可设法震去他剑！”袁承志喜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这样，可是别伤了他。”

雷蒙见两人谈论不休，心中焦躁，叫道：“快来，快来！”

青青反身跃出，回手突然一剑，向他肩头削去。雷蒙万想不到她出手如此快捷，总算他是葡萄牙的剑术高手，又受过法国与意大利名师的指点，危急中滚倒在地，举剑一挡，铮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站起身来，已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若克琳在一旁拍手叫好。

两人展开剑术，攻守刺拒，斗了起来。

袁承志细看雷蒙的剑法，见他回挡进刺，甚是快速。斗到酣处，青青剑法忽变，全是虚招，剑尖即将点到，立即收回，这是石梁派的“雷震剑法”，六六三十六招，竟无一招实招，那是雷震之前的闪电，把敌人弄得头晕眼花之后，跟着而上的便是雷轰霹雳的猛攻。

雷蒙剑法虽然高明，但这样的剑术却从来没有见过，只见对方剑尖乱闪，似乎剑剑要刺向自己要害，待得举剑抵挡，对方却又不攻过来。西方剑术之中原也有佯攻伪击的花招，但最多一二招而已，决无数十招都是佯攻的，心想这种花巧只图好看，有何用处？正要笑骂，青青突然挥剑猛劈。雷蒙举剑挡架，虎口大震，竟自把握不住，长剑脱手飞出。

青青乘势直上，剑尖指住他的胸膛。雷蒙只得举起双手，作投降服输之状。青青嘻嘻一笑，收剑回座。雷蒙满脸羞惭，想不到自己在欧陆纵横无敌，竟会到中国来败在一个少女手里。

若克琳笑吟吟的拿起桌上那叠金币，走过来交给青青。青青摇手不要。若克琳一面笑，一面咭咭咯咯的大说葡语，定要给她。程青竹伸手接过，将十多块金洋叠成一叠，双掌用力在两端抵住，运起内力，过了一阵，将金币还给若克琳。若克琳接了过来，想再交给青青，一拿上手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原来十多枚金币已互相粘住，结成一条圆柱，竟然拉不开来，不禁睁大了圆圆的眼睛，喃喃说道：“东方人真是神秘，真是神秘！”回去把金柱给两个军官看。雷蒙道：“这些人有魔术！”

彼得道：“别惹他们啦！走吧！”两人传下号令，不一会只听得门外车声隆隆，拖动大炮而去。雷蒙和彼得也站起身来，走出店去。若克琳走过青青身边时，向她嫣然一笑，带着一阵浓郁的香风，环珮叮噹，出店去了。

铁罗汉道：“红夷大炮到底是怎么样子？我从来没见过。”

胡桂南道：“咱们去瞧瞧。”沙天广笑道：“胡兄，要是你能妙手空空，偷一尊大炮来，那我就佩服你了。”胡桂南笑道：“大炮这笨家

伙倒真没偷过。咱们要不要打个赌？”沙天广笑道：“大炮是拿去打满清鞑子的，可偷不得，否则我真要跟你赌上一赌。”众人在笑语声中出店。不一刻，已追过押运大炮的军队。见大炮共有十尊，果是庞然大物，单观其形，已是威风凛凛，每尊炮用八匹马拖拉，后面又有夫役推送，炮车过去，路上压出了两条深沟。

群雄驰出二十余里，忽听前面鸾铃响处，十多骑迎面奔来。待到临近，见马上乘者负弓持箭，马上挂满獐兔之类的野味，却是出来打猎的。这些人衣饰华贵，都是缎袍皮靴，气派甚大，环拥着一个韶龄少女。

那少女见了袁承志等人，拍马迎上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

程青竹笑道：“好哇，你也来啦！”原来那少女便是他的女徒阿九。众人在劫铁箱时曾和她会过。她上次穿一件青布衣衫，似个乡下姑娘，这时却打扮得明艳无伦，左耳上戴着一粒拇指大的珍珠，衣襟上一颗大红宝石，闪闪生光。阿九见了袁承志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跟我师父在一起？”袁承志笑着点点头。阿九向沙天广道：“沙寨主，咱们不打不成相识！”

程青竹叫她见过了胡桂南、铁罗汉等人，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阿九道：“出来打猎，瞧我走得远不远？”程青竹道：“我们正要上京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吧！”阿九很是欢喜，说道：“好！”傍在师父身边，并马而行。袁承志和青青见她虽然幼小，但自有一股颐指气使的势派，举止之间，气度高华，心中不禁纳闷，当日山东道上初遇，本以为她是程青竹的孙女，后来才知是徒弟。这时看来，竟是一位豪门巨室的娇女，出来打猎，竟带了这许多从人，也不知如何会拜程青竹为师，又混在青竹帮中，倒真奇了。

当晚在饮马集投店。袁承志和青青见阿九的从人说话都带官腔，除了对阿九十分恭谨之外，对旁人谁也不理，神态倨傲，单独看来，一个个竟是官宦，哪里像是从仆，心下更奇。青青问阿九道：“九妹妹，那日咱们大杀官兵，打得好痛快，后来忽然不见了你。我老是牵记，你到哪里去了啊？”阿九脸一红，唔了一声，道：“青姊，你要是打扮起来，那才美呢！”竟是顾左右而言他。青青待要追问，程青竹忽在对面连使眼色。青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道上走，满头满脸的灰土，打扮给谁看啊？”各人闲谈了一会，分别安寝。

袁承志正要上床，程青竹走进房来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，请坐！”程青竹低声道：“还是到外面空旷之地说的好。”袁承志知是机密之事，于是重行穿上长衣，出了客店，来到镇外一个小山岗上。

程青竹见四下无人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我这女徒弟阿九来历很是奇特。她于我曾有大恩，拜师之时，我曾答应过，决不泄露她的身份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也瞧她并不寻常。你既答应过她，就不用对我说了。”程青竹道：“她手下所带的都是官府中人，因此咱们的图谋，决不可在他们面前漏了口风。”

袁承志点头道：“原来果然是官府中人。”程青竹道：“料想这女徒是决不致卖我的，但她年纪小，世事终究难料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在她跟前特别留神就是了。”两人三言两语就说完了，下岗回店。

来到客店门口，只见一个汉子从东边大街上过来，手里提着一盏灯笼，闪身进店。微光之下，袁承志见那汉子有些眼熟，可是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睡在床上，一路往回推溯，细想在孟家庄寿筵、在泰山大会、在南京、在衢州石梁、在闯王军中，都没见过这人，然而以前一定会过，此人到底是谁？

正自思索，忽然门上有轻轻剥啄之声，便披衣下床，问道：“谁呀？”门外青青笑道：“要不要吃东西？”袁承志点灯开门，见她托着一只盘子，装着两只碗，每碗各有三个鸡蛋，想是刚才下厨做的。袁承志笑道：“多谢了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”

青青低声道：“我想着那阿九很古怪，睡不着。知道你也在想她，也一定睡不着。”说着浅浅一笑。袁承志笑道：“我想她干么？”青青笑道：“想她很美啊，你说她美不美？”

袁承志知她很小性儿，如说阿九美，定要不高兴，说阿九不美吧，又是明明撒谎，她也不信，拿匙羹抄了个鸡蛋，咬了一口，突然把匙羹一掷，叫道：“对了，原来是他。”

青青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甚么是他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回头再说，快跟我出去。”青青见他不吃鸡蛋，便有些着恼，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袁承志从洪胜海身旁拿了一柄剑，交给她道：“拿着。”青青接住，才知是要去会敌。

原来袁承志一吃到鸡蛋，忽然想起当年在安大娘家里，锦衣卫胡老三来抢小慧，他拚命抵抗，幸得安大娘及时赶回，用鸡蛋击打胡老三，才将他赶跑。刚才见到的就是那个胡老三了，不知他鬼鬼祟祟的来干甚么，可须得探个明白。

两人矮着身子，到每间店房下侧耳倾听，来到一间大房后面，果然听到有人在谈论。

只听一人道：“这里怎么走得开？要是出了点儿乱子，哥儿们还有命么？”另一人道：“安大人这件事也很要紧啊。眼前摆着一件奇功，白白放过了，岂不可惜？”众人沉吟了一会。

一个声音粗沉的人道：“这样吧，咱们一半人留在这里，分一半人去听安大人调派。要是立了功劳，却是大家有份。”第一个人手掌在大腿上一拍，大声道：“好，咱们有福共享，有祸同当。要是出了事，也是大伙儿一齐顶。”又一人道：“大家来拈阄，谁去谁留，自己拈的没话说。”众人齐声附和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他们在这里有甚么大事走不开？又有甚么安大人和奇功，这倒怪了。”

过了一阵，听到刀剑轻轻碰撞之声，想是拈阄已毕，便要出来。袁承志在青青耳边低语：“你叫沙天广他们防备，我跟着去瞧瞧。”青青点点头，低声道：“小心了。”

房门呀的一声打开，房中烛光从门口照射出来。袁承志和青青躲在暗处，见第一个出来的正是胡老三，后面跟着八名手持兵刃之人，烛光下看得明白，却都是阿九的从人。九人一一越墙而出。青青低声道：“啊，是他们！我早知这女娃子不是好人。”袁承志也感奇怪，心想且慢定论，跟着去看个明白再说，当下越墙出店，悄悄跟在九人之后。

那九人全不知有人跟踪，出市镇行得里许，便走向一座大屋。胡老三一叫门，大门随即打开，把九人放了进去。

袁承志绕到后门，越墙入内，走向窗中透出灯光的一间厢房，跃上屋顶，轻轻揭开瓦片，望将下去，只见房中坐着一个年近五十的汉子，身材高大。胡老三与阿九的八名从人鱼贯入房，向那人行礼参见。只听胡老三道：“小的在镇上撞见王副指挥，知道他们凑巧在这里，因此上邀了这几位来做帮手。”那人道：“好极了，好极了！王副指挥怎么说？”一人道：“王副指挥说，既然安大人有事，当得效劳！”那安大人道：“这次要是得手，大伙儿这件功劳可不小啊，哈哈！”一人道：“全凭大人栽培。”安大人道：“咱们哥儿可别分谁是内廷侍卫，谁是锦衣卫的，大伙儿都是为皇上出力！”众人道：“安大人说得是，全凭您老吩咐。”安大人道：“好啊！走吧。”

袁承志更是惊奇，心想：“胡老三和安大人一伙是锦衣卫，阿九那些随从竟是内廷侍卫。阿九这小姑娘到底干甚么的，怎地带了一批内廷侍卫到处乱走？”

过不多时，安大人率领众人走出。袁承志伏在屋顶点数，见共有一十六人，知道安大人自己带着六人，等众人走远，又悄悄跟在后面。这批人越走越荒僻，走了七八里路，有人轻轻低语了几声，大伙儿忽然散开，围住了一所孤零零的房子，各人矮了身子，悄没声的逼近。袁承志学他们的样，也这般俯身走将过去。有人黑暗中见到他人影，只道是同伙，也不在意。安大人见包围之势已成，挥手命众人伏低，伸手敲门。

过了一会，屋中一个女人声音问道：“谁啊？”安大人一呆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女人声音惊道：“啊，是……是……是你，深更半夜来干么？”安大人叫道：“真叫做不是冤家不聚头了。原来你在这里，快开门吧！”声音中显得又惊又喜。那女人道：“我说过不再见你，又来干甚么了？”安大人笑道：“你不要见我，我却想念我的娘子呢！”那女人怒道：“谁是你的娘子？咱们早已一刀两断！你要是放不过我，放火把这屋烧了吧，我宁死也不愿见你这丧心病狂、没良心的人。”

袁承志越听越觉声音好熟，终于惊觉：“是安大娘！原来这安大人是她丈人、是小慧的父亲。”



第十三回　挥椎师博浪 毁炮挫哥舒

只听得安大人贼忒嘻嘻的笑道：“我找得你好苦，舍得烧你吗？咱们来叙叙旧情吧！”说着发足踢门，只两脚，门闩喀喇一声断了。袁承志听踢门之声，知他武功颇为了得。

黑暗中刀光闪动，安大娘一刀直劈出来。安大人笑道：“好啊，谋杀亲夫！”怕屋内另有别人，不敢窜进，站在门外空手和安大娘厮斗。袁承志慢慢爬近，睁大眼睛观战。

那安大人武功果然不凡，在黑暗中听着刀风闪躲进招，口中却是不断风言风语的调笑。安大娘却十分愤怒，边打边骂。

斗了一阵，安大人突然伸手在她身上摸了一把。安大娘更怒，挥刀当头疾砍，安大人正是要诱她这一招，偏身抢进一步，扭住了她手腕，用力一拧，安大娘单刀落地。安大人将她双手捏住，右腿架在她双腿膝上，安大娘登时动弹不得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听这姓安的口气，一时不致伤害于她，我且多探听一会，再出手相救。”乘那安大人哈哈狂笑、安大娘破口大骂之际，身子一缩，从门角边钻了进去，轻轻摸到墙壁，施展“壁虎游墙功”直上，攀在梁上。

只听安大人叫道：“胡老三，进去点火！”胡老三在门外亮了火折子，拔刀护身，先把火折往门里一探，又俯身捡了块石子投进屋里，过了一会见无动静，才入内在桌上找到烛台，点亮蜡烛。安大人将安大娘抱进屋去，使个眼色，胡老三从身边拿出绳索，将安大娘手脚都缚住了。安大人笑道：“你说再也不要见我，这可不见了么？瞧瞧我，白头发多了几根吧？”安大娘闭目不答。

袁承志从梁上望下来，安大人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了，见他虽然已过中年，但面目仍很英俊，想来年轻时必是个美貌少年，与安大娘倒是一对璧人。

安大人伸手摸摸安大娘的脸，笑道：“好啊，十多年不见，脸蛋儿倒还是雪白粉嫩。”侧头对胡三道：“出去！”胡老三笑着答应，出去时带上了门。

两人相对默然。过了一会，安大人叹气道：“小慧呢？我这些年来天天想念她。”安大娘仍是不理。安大人道：“你我少年夫妻，大家火气大，一时反目，分别了这许多年，现今总该和好如初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又道：“你瞧我十多年来，并没另娶，何曾有一时一刻忘记你？难道你连一点夫妻之情也没有么？”安大娘厉声道：“我爹爹和哥哥是怎么死的，你忘记了吗？”安大人叹道：“我岳父和大舅子是锦衣卫害死的，那不错。可是也不能一竹篙打尽一船人，锦衣卫中有好人也有坏人。我为皇上出力，这也是光宗耀祖的体面事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安大娘已“呸，呸，呸”的不住往地下唾吐。

隔了一会，安大人换了话题：“我思念小慧，叫人来接她。干么你东躲西逃，始终不让她跟我见面？”安大娘道：“我跟她说，她的好爸爸早就死啦！她爸爸多有本事，多有志气，就可惜寿命短些！”语气中充满了怨愤。安大人道：“你何苦骗她？又何苦咒我？”安大娘道：“她爸爸从前倒真是个有志气的好人，我家里的人不许我嫁他，我偷偷跟着他走了，哪知道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哽咽起来，跟着又恨恨的道：“你害死了我的好丈夫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”安大人道：“咦，这倒奇了，我就是你的丈夫，怎说我害死了你丈夫？”安大娘道：“我丈夫本来是个有血性的好男子，不知怎的利禄熏心，妻子不要了，女儿也不要了。他只想做大官，发大财……我从前的好丈夫早死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他啦！”袁承志听到这里，不禁心下恻然。

安大娘道：“我丈夫名叫安剑清，本是个江湖好汉，不是给你这锦衣卫长官安大人害死了么？我丈夫有位恩师楚大刀楚老拳师，是安大人贪图利禄而害死他的。楚老拳师的夫人、女儿，都给这安大大逼死了……”安剑清怒喝：“不许再说！”

安大娘道："你这狼心狗肺的人，自己想想吧。"安剑清道："官府要楚大刀去问话，又不一定难为他。他干么动刀杀我？

他妻子女儿是自杀的，又怪得了谁？"安大娘道："是啊，楚大刀瞎了眼哪，谁教他收了这样一位好徒弟？这徒弟又冻又饿快死啦，楚大刀教他武艺，养大他，又给他娶媳妇……"她越说越是怨毒。安剑清猛力在桌上一拍，喝道："今天你我夫妻相见，是何等的欢喜之事，尽提那死人干么？"安大娘叫道："你要杀便杀，我偏偏要提！"

袁承志从两人话中琢磨出来当时情形，安剑清是楚大刀一手扶养长大的，后来他贪图富贵，害死师父一家。安剑清在锦衣卫当差，而安大娘的父亲兄长却均为锦衣卫害死。安大娘气忿不过，终于跟丈夫决裂分手。从前胡老三来抢小慧，安大娘东奔西避，都是为了这心肠狠毒的丈夫安剑清安大人了。袁承志心想："想来当日害死他恩师一家之时，情形一定很惨。这人死有余辜。但不知安大娘对他是否尚有夫妻之情，倒不可鲁莽了。"想再多听一些说话，以便决定是否该出手杀他，哪知两人都住了口，默不出声。

过了一会，远处忽然隐隐有马蹄之声。安剑清拔出佩刀，低声喝道："等人来时，你如叫喊示警，我可顾不得夫妻之情！"

安大娘哼了一声，道："又想害人了。"

安剑清知道妻子脾气，挥刀割下一块布帐，塞在她口里。

这时马蹄声愈近，安剑清将安大娘放在床上，垂下帐子，仗刀躲在门后。

袁承志知他是想偷施毒手，虽不知来者是谁，但总是安大娘一面的好人，在梁上抹了些灰尘，加点唾沫，捏成一个小小泥团子，对准烛火掷去，嗤的一声，烛火登时熄了。安剑清喃喃咒骂。袁承志乘他去摸火折，轻轻溜下地来，绕到屋外，见屋角边一名锦衣卫执刀伏地，全神贯注的望着屋中动静，便挨近他身边，低声道："人来啦！"那锦衣卫也低声道："嗯，快伏下。"袁承志伸手点了他穴道，脱下他外衣，罩在自己身上，再在他里衣上扯下一块布，蒙在面上，撕开了两个眼孔，然后抱了那人，爬向门边。

黑暗中蹄声更响，五骑马奔到屋前。乘者跳下马来，轻拍三掌。安剑清在屋里也回拍了三掌，点亮灯火，缩在门后，只听门声一响，一个人探进头来。

他举刀猛力砍下，一个人头骨碌碌的滚在一边，颈口鲜血直喷。在烛光下向人头瞥了一眼，不觉大惊，砍死的竟是自己一名伙伴。正要张口狂叫，门外窜进一个蒙脸怪客，伸指点了他穴道，反手一掌，打在他颈后"大椎穴"上，那是人身手足三阳、督脉之会，哪里还能动弹？袁承志顺手接过他手中佩刀，轻轻放在地下，以防门外余人听见，纵到床前扶起安大娘，扯断绑在她手脚上的绳索，低声叫道："安婶婶，我救你来啦！"

安大娘见他穿着锦衣卫服色，脸上又蒙了布，不觉疑虑不定，刚问得一声："尊驾是谁？"外面奔进五个人来，当先一人与安大娘招呼了一声，见到屋中情状，愕然怔住。

门外锦衣卫见进来人多，怕安剑清一人有失，早有两人抢进门来，举刀欲砍，袁承志出掌砍劈，两名锦衣卫颈骨齐断。门外敌人陆续进来，袁承志劈打抓拿，提起来一个个都掷了出去，有的刚奔进来就被一腿踢出，片刻之间，打得十二名锦衣卫和内廷侍卫昏天黑地，飞也似的逃走了。袁承志撕下布条，塞入安剑清耳中，又从死人身上扯下两件衣服，在他头上包了几层，教他听不见半点声息，瞧不见一点光亮，然后扯去蒙在自己脸上蒙着的破布，向五人当中一人笑道："大哥，你好。闯王好么？"

那人一呆，随即哈哈大笑，拉着他手连连摇晃。原来这人正是李闯王手下大将、袁承志跟他结为兄弟的李岩。

袁承志无意中连救两位故人，十分喜欢，转头对安大娘道："安婶婶，你还记得我么？"这时是崇顺十六年六月，离袁承志在安大娘家避难时已有十年，他从一个小小孩童长大成人，安大娘哪里还认得出？

袁承志从内衣袋里摸出当日安大娘所赠的金丝小镯，说道："我天天带在身边。"安大娘猛然想起，拉他凑近烛光一看，果见他左眉上淡淡的有个刀疤，又惊又喜，道："啊，孩子，你长得这么高啦，又学了这一身俊功夫。"袁承志道："我在浙江见到小慧妹妹，她也长高啦！"安大娘道："不知不觉，孩子们都大了，过得真快。"向躺在地下的丈夫瞧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喟然道："想不到还是你这孩子来救我。"

李岩不知他们曾有一段故旧之情，听安大娘满口叫他"孩子，孩子"的，只道两人是亲戚，笑道："今日之事好险。

我奉闯王之命，到河北来约几个人相见。锦衣卫的消息也真灵，不知怎样竟会得到风声，在这里埋伏。"袁承志道："大哥，你的朋友快来了吗？"

李岩尚未回答，远处已闻蹄声，笑道："这不是么？"从人开门出去，不久迎了三个人进来。这三人一个是刘芳亮，一个是田见秀，都是当年在圣峰嶂会上见过的。他二人已不识袁承志，袁承志却还记得他们相貌。另一个姓侯，却曾在泰山大会中见过。三人与李岩招呼后，那姓侯的向袁承志恭敬行礼，说道："盟主，你好！"

李岩与安大娘都道："你们本来相识？"姓侯的道："袁盟主是七省总盟主，众兄弟齐奉号令。"李岩喜道："啊，我忙着在河南办事，东路的讯息竟都隔绝了。原来出了这样一件大事，可喜可贺。"袁承志道："这还是上个月的事，承好朋友们瞧得起，给了这样一个称呼，其实兄弟哪里担当得起？"

姓侯的道："盟主武功好，见识高，那是不必说了，单是这份仁义，武林中哪一个不佩服？"

李岩喜道："那好极了。"当下传达了闯王的号令。原来李自成在河南汝州大破兵部尚书孙传庭所统官兵十余万，进迫潼关，命李岩秘密前来河北，联络群豪响应。

姓侯的道："盟主你说怎么办？"袁承志道："闯王义举，天下豪杰自然闻风齐起。小弟立即发出讯去。咱们七省好汉，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！"六人谈得慷慨激昂，眉飞色舞。

李岩道："官军腐败已极，义兵一到，那是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，只是眼前却有一个难题。"袁承志道："甚么？"李岩道："刚才接到急报，说有十尊西洋的红夷大炮，要运到潼关去给孙传庭。孙老儿大败之余，士无斗志，已然不足为患。只不过红夷大炮威力非同小可，一炮轰将出来，立时杀伤数百人，倒是一件隐忧。"

袁承志道："这十尊大炮小弟在道上见过，确是神态可畏，想来威力非常，难道不是运去山海关打满清的么？"李岩道："这些大炮万里迢迢的运来，听说本是要去山海关防备清兵的。但闯王节节得胜，朝廷便改变了主意，十尊大炮已折而南下，首途赴潼关去了。"

袁承志皱眉道："皇帝防范百姓，重于抵御外敌。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"李岩道："大炮一到潼关，咱们攻关之时，势必以血肉之躯抵挡火炮利器，虽然不一定落败，但损折必多……"袁承志道："因此咱们要先在半路上截他下来。"

李岩拊掌大喜，说道："这可要偏劳兄弟，立此大功。"袁承志沉吟道："洋兵火器很是厉害，兄弟已见识了一些，要夺大炮，须得另出计谋，能否成事，实在难说。不过这件事有关天下气运，小弟必当尽力而为，若能仰仗闯王神威，一举成功，那是万民之福。"

众人又谈了一会军旅之事，袁承志问起李岩的夫人。李岩道："她在河南，平时也常常说起你。"安大娘插口道："李将军的夫人真是女中英豪。喂，孩子，你有了意中人吗？"袁承志想起青青，脸上一红，微笑不答。安大娘叹道："似你这般的人才，不知谁家姑娘有福气，唉！"忽然想起了小慧："小慧跟他小时是患难旧侣。他如能做我女婿，小慧真是终身有托。但她偏偏和那傻里傻气的崔希敏好，那也叫做各有各的缘法了。"

刘、田、侯三人听他们谈到私事，插不进口去，就站起来告辞。姓侯的侯飞文道："盟主，明儿一早，我带领手下兄弟前来听令。"袁承志道："好！"三人辞了出去。

李岩与袁承志剪烛长谈天下大势，越说越是情投意合。袁承志于国事兴衰，世局变幻，所知甚是肤浅，听着李岩的谈论，每一句话都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。直到东方大白，金鸡三唱，两人兴犹未已。回顾安大娘，只见她以手支头，兀自瞧着躺在地下的丈夫默默出神。

李岩低声叫道："安大娘！"安大娘抬起了头。李岩道："这人怎么处置？"安大娘心乱如麻，摇头不答。李岩知她难以决断，也就不再理会，对袁承志道："兄弟，你我就此别过。"

袁承志道："我送大哥一程。"

两人和安大娘别过，携手出屋，并肩而行。李岩的从人远远跟随在后。两人一路说话，走出了七八里路。李岩道："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兄弟，你回去吧。"袁承志和他意气相投，恋恋不舍。李岩道："兄弟，闯王大事告成之后，我和你隐居山林，饮酒为乐，今后的日子长着呢。"袁承志喜道："若能如此，实慰生平之愿。"当下二人洒泪而别。

袁承志眼望义兄上马绝尘而去，这才回归客店。只见侯飞文已带了数十名精壮汉子在店中等候，把大厅和几个院子都挤得满满的。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等人却已不见。阿九和一众从人见了这许多粗豪大汉，竟然不动声色，耽在房中，并不出来。袁承志对侯飞文道："侯大哥，你带领几位弟兄向南查探，看那队西洋兵带的大炮是向北来呢，还是折向南方。查明之后，请赶速回报。"侯飞文听了，挑了三名同伴，上马出店而去。

侯飞文刚走，沙天广和程青竹两人奔进店来，见了袁承志，喜道："啊，袁相公回来了。"袁承志未及答话，又见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闯进厅来。青青一头秀发被风吹得散乱，脸颊晕红，见了袁承志，不由得喜上眉梢，道："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？"袁承志才知大家不放心，分头出去接应自己，当下说了昨晚之事。

青青低下了头，一语不发。袁承志见她神色不对，把她拉在一旁，轻声道："是我教你担心了。"青青一扭身子，别开了头。袁承志知她生气，搭讪道："可惜你没有见到我那位李大哥。青弟，他也算是你哥哥啊。"青青虽是女子，但袁承志叫顺了口，一直仍叫她青弟。青青道："哥哥没良心，要哥哥来做甚么？"袁承志道："真是对不起，下次一定不再让你担心啦。"青青道："下次自有别人来给你担心，要我担心干么？"袁承志奇道："咦，谁啊？"青青一顿足，回到自己房里去了。

等到中午，不见她出来吃饭，袁承志叫店伙把饭菜送到她房里去，心想不知为甚么生这么大的气，等吃过饭后，再去赔罪就是，适才见她慌乱忧急之状，此时回想，心下着实感动。哪知店伙把饭菜捧了回来，说道："姑娘不在屋里！"袁承志一惊，忙撇下筷子，奔到青青房里，只见人固不在，连兵刃衣囊也都带走了。他心中着急，寻思："这一负气而去，却到哪里去了？她常常惹事闯祸，好教人放心不下。只是现下大事在身，不能亲自去寻。"于是派洪胜海出去探访，吩咐若是见到了，好歹要劝姑娘回来。

等到傍晚，侯飞文骑着快马回来了，一进门就道："洋兵队伍果然折而向南，咱们快追。"袁承志当即站起，命哑巴在店中留守铁箱，自己率领程、沙、胡、铁四人以及侯飞文等河北群豪，连夜从来路赶去，估量巨炮移动缓慢，必可追上。

到第三日清晨，袁承志等穿过一个小镇，只见十尊大炮排在一家酒楼之外，每尊炮旁有六名洋兵执枪守卫。众人大喜，相视而笑。铁罗汉叫道："肚子饿啦，肚子饿啦！"袁承志道："好，我们再去会会那两个洋官。"

众人直上酒楼，铁罗汉走在头里，一上楼就惊叫一声。只见几名洋兵手持洋枪，对准了青青，手指扳住枪机。一旁坐着那两个西洋军官彼得、雷蒙和那西洋女子若克琳。

雷蒙见众人上来，叽咦咕噜的叫了几声，又有几名洋兵举起了枪对着他们，大声呼喝。

袁承志急中生智，提起一张桌子，猛向众洋兵掷去，跟着飞身而前，在青青肩头一按，两人蹲低身子，一阵烟雾过去，众枪齐发，铅子都打在桌面上。

袁承志怕火器厉害，叫道："大家下楼。"拉着青青，与众人都从窗口跳下楼去。

雷蒙大怒，掏出短枪向下轰击。铁罗汉"哎哟"一声，屁股上给枪弹打中，摔倒在地。沙天广连忙扶起。各人上马向南奔驰。那时西洋火器使用不便，放了一枪，须得再上火药铅子，众洋兵一枪不中，再上火药追击时，众人早去得远了。

袁承志和青青同乘一骑，一面奔驰，一面问道："干么跟洋兵吵了起来？"青青道："谁知道啊？"袁承志见她神色忸怩，料知别有隐情，微微一笑，也就不问了。这三日来日夜记挂，此刻重逢，心中欢喜无限。

驰出二十余里，到了一处市镇，众人下马打尖。胡桂南用小刀把铁罗汉肉里的铅子剜了出来。铁罗汉痛得乱叫乱骂。

青青把袁承志拉到西首一张桌旁坐了，低声道："谁叫她打扮得妖里妖气的，手臂也露了出来，真不怕丑！"袁承志摸不着头脑，问道："谁啊？"青青道："那个西洋国女人。"袁承志道："这又碍你事了？"青青笑道："我看不惯，用两枚铜钱把她的耳环打烂了。"袁承志不觉好笑，道："唉，你真是胡闹，后来怎样？"青青笑道："那个比剑输了给我的洋官就叫洋兵用枪对着我。我不懂他话，料想又要和我比剑呢，心想比就比吧，难道还怕了你？正在这时候，你们就来啦！"袁承志道："你又为甚么独自走了？"

青青本来言笑晏晏，一听这话，俏脸一沉，说道："哼，你还要问我呢，自己做的事不知道？"袁承志道："真的不知道啊，到底甚么事得罪你了？"青青别开头不理。

袁承志知她脾气，倘若继续追问，她总不肯答，不如装作毫不在乎，她忍不住了，反会自己说出来，于是换了话题，说道："洋兵火器厉害，你看用甚么法子，才能抢劫他们的大炮到手？"青青嗔道："谁跟你说这个。"袁承志道："好，我跟沙天广他们商量去。"站起身要走，青青一把抓住他的衣角，道："不许你走，话没说完呢。"

袁承志笑笑，又坐了下来。隔了良久，青青道："你那小慧妹妹呢？"袁承志道："那天分手后还没见过，不知道她在哪里？"青青道："你跟她妈说了一夜话，舍不得分开，定是不住口的讲她了。"袁承志恍然大悟，原来她生气为的是这个，于是诚诚恳恳的道："青弟，我对你的心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"

青青双颊晕红，转过了头。

袁承志又道："我以后永远不会离开你的，你放心好啦！"

青青低声道："怎么你……跟你那小慧妹妹……又这样好？"袁承志道："我幼小之时，她妈妈待我很好，就当我是她儿子一般，我自然感激。再说，你不见她跟我那个师侄很要好么？"

青青嘴一扁，道："你说那个姓崔的小子？他又傻又没本事，生得又难看，她为甚么喜欢？"袁承志笑道："青菜萝卜，各人所爱。我这姓袁的小子又傻又没本事，生得又难看，你怎么却喜欢我呢？"青青嗤的一声笑，啐道："呸，不害臊，谁喜欢你呀？"

经过这一场小小风波，两人言归于好，情意却又深了一层。

袁承志道："吃饭去吧！"青青道："我还问你一句话，你说阿九那小姑娘美不美？"袁承志道："她美不美，跟我有甚么相干？这人行踪诡秘，咱们倒要小心着。"青青点点头。两人重又到众人的桌边入座，和沙天广、程青竹等商议如何劫夺大炮。

胡桂南道："今晚让小弟去探探，乘机偷几支枪来。今天拿几支，明天拿几支，慢慢的把洋枪偷完，就不怕他们了。"

袁承志道："此计大妙，我跟你同去瞧瞧。"沙天广道："盟主何必亲自出马？待小弟去好了。"

袁承志道："我想瞧明白火器的用法，火枪偷到手，就可用洋枪来打洋兵。"众人点头称是。青青笑道："他还想偷瞧一下那个西洋美人儿。"众人哈哈大笑。

当日下午，袁承志与胡桂南乘马折回，远远跟着洋兵大队，眼见他们在客店中投宿，候到三更时分，越墙进了客店。

一下屋，就听得兵刃撞击之声，锵锵不绝，从一间房中传出来。两人伏在窗外，从窗缝中向内张望，只见那两个西洋军官各挺长剑，正在激斗。

袁承志万想不到这两人竟会同室操戈，甚觉奇怪，当下静伏观战。看了数十招，见雷蒙攻势凌厉，剑法锋锐，彼得却冷静异常，虽然一味招架退守，但只要一出手还击，那便招招狠辣。袁承志知道时间一久，那年长军官定将落败。

果然斗到分际，彼得回剑向左击刺，乘对方剑身晃动，突然反剑直刺。雷蒙忙收剑回挡，剑身歪了。彼得自下向上猛力一撩，雷蒙长剑登时脱手。彼得抢上踏住敌剑，手中剑尖指着对方胸膛，叽叽咕咕的说了几句话。雷蒙气得身子发颤，喃喃咒骂。彼得把地下长剑拾起，放在桌上，转身开门出去。

雷蒙提剑在室中横砍直劈，不住的骂人，忽然停手，脸有喜色，开门出去拿了一柄铁铲，在地下挖掘起来。

袁承志和胡桂南本想离开，这时倒想看个究竟，看他要埋藏甚么东西，只见他掘了好一阵，挖了个径长两尺的洞穴，挖出来的泥土都掷到了床下，挖了两尺来深时，就住手不挖了，撕下一块被单，罩在洞上，先在四周用泥土按实，然后在被单上铺了薄薄一层泥土。他冷笑几声，开门出室。袁承志和胡桂南心中老大纳闷，不知他在使甚么西洋妖法。

过了一会，雷蒙又进室来，彼得跟在后面。只见雷蒙声色俱厉的说话，彼得却只是摇头。突然间啪的一声，雷蒙伸手打了他一记耳光。彼得大怒，拔剑出鞘，两人又斗了起来。

雷蒙不住移动脚步，慢慢把彼得引向坑边。

袁承志这才恍然，原来此人明打不赢，便暗设陷阱，他既如此处心积虑，那是非杀对方不可了。袁承志对这两人本无好恶，但见雷蒙使奸，不觉激动了侠义之心。只见雷蒙数剑直刺，都被彼得架住。彼得反攻一剑，雷蒙退了两步。彼得右脚抢进，已踏在陷阱之上，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向前摔跌。

雷蒙回剑直刺他背心，眼见这一剑要从后背直通到前心，袁承志早已有备，急推窗格，飞身跃进，金蛇剑递出，剑头蛇舌钩住雷蒙的剑身向后一拉。彼得得脱大难，立即跃起，右脚却已扭脱了臼。雷蒙功败垂成，又惊又怒，挺剑向袁承志刺来。袁承志一声冷笑，金蛇宝剑左右晃动，只听铮铮铮之声不绝，雷蒙的剑身被金蛇剑半寸半寸的削下，片刻之间，已削剩短短一截。雷蒙正自发呆，袁承志抢上去拿住他手腕，一把提起，头下脚上，掷入了他自己所掘的陷坑之中，哈哈大笑，跃出窗去。

胡桂南从后跟来，笑道：“袁相公，你瞧。”双手提起，拿着三把短枪。袁承志奇道：“哪里来的？”胡桂南向窗里指指。

原来袁承志出手救人之时，胡桂南跟着进来，忙乱之中，乘时将两个西洋军官的三把短枪都偷了来。袁承志笑道：“真不愧圣手神偷之名。”

两人赶回和众人相会。青青拿着一把短枪玩弄，无意中在枪扣上一扳，只听得轰的一声，烟雾弥漫。沙天广坐在她的对面，幸而身手敏捷，急忙缩头，一顶头巾打了下来，炙得满脸都是火药灰。青青大惊失色，连连道歉。沙天广伸了伸舌头，说道：“好厉害！”

众人把另外两把短枪拿来细看，见枪膛中装着火药铅丸。

程青竹道：“火药本是中国物事。咱们用来打猎做鞭炮，西洋人学到之后却拿来杀人。这队洋兵有一百多人，一百多支枪放将起来，可不是玩的。”各人均觉火器厉害，不能以武功与之对敌，一时默然无语，沉思对策。

胡桂南道：“袁相公，我有个上不得台盘的诡计，不知行不行？”铁罗汉笑道：“谅你也不会有甚么正经主意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胡大哥且说来听听。”胡桂南笑着说了。青青首先拍手赞好。沙天广等也都说妙计。袁承志仔细一想，颇觉此计可行，于是下令分头布置。

那西洋女子若克琳的父亲本是澳门葡萄牙国军官，已于年前逝世。她这次要搭乘运送大炮的海船回归本国，因此随同送炮军队北上，再赴天津上船。彼得是她父亲的部属，与若克琳相爱已久。雷蒙来自葡国本土，一见之下，便想横刀夺爱。他虽官阶较高，自负风流，却无从插手，恼羞成怒之余，便向情敌挑战，比剑时操之过急，反致失手，而行使诡计，又被袁承志突来闯破。彼得见他是上司，不敢怎样，只有加紧提防。

这日来到一处大村庄万公村，在村中“万氏宗祠”歇宿。

睡到半夜，忽听得人声喧哗，放哨的洋兵奔进来说村中失火。

雷蒙与彼得急忙起来，见火头已烧得甚近，忙命众兵将火药桶搬出祠堂，放于空地。忙乱中见众乡民提了水桶救火，数十名大汉闯进祠堂，到处泼水。雷蒙喝问原因。众乡民对传译钱通四道：“这是我们祖先的祠堂，先泼上水，免得火头延烧过来。”雷蒙觉得有理，也就不加干涉。哪知众乡民信手乱泼，一桶桶水尽往火药上倒去。洋兵拿起枪杆赶打，赶开一个又来一个，不到一顿饭功夫，祠堂内外一片汪洋，火药桶和大炮、枪支，无一不是淋得湿透，火势却渐渐熄了。

乱到黎明，雷蒙和彼得见乡民举动有异，火药又都淋湿，心想这地方有点邪门，还是及早离去为妙，正要下令开拔，一名小军官来报，拖炮拉车的牲口昨晚在混乱中竟然尽数逃光了。雷蒙举起马鞭乱打，骂他不小心，命钱通四带领洋兵到村中征集。不料村子虽大，却是一头牲口也没有，想是早已得到风声，把牲口都藏了起来。

这一来就无法起行，雷蒙命彼得带了钱通四，到前面市镇去调集牲口。

雷蒙督率士兵，打开火药桶，把火药倒出来晒。晒到傍晚，火药已干，众兵正要收入桶中，突然民房中抛出数十根火把，投入火药堆中，登时烈焰冲天。众洋兵吓得魂飞天外，纷纷奔逃，乱成一团。雷蒙连声下令，约束士兵，往民房放射排枪。烟雾弥漫中只见数十名大汉窜入林中不见了。雷蒙检点火药，已烧去了十之八九，十分懊丧。等到第三日下午，彼得才征了数十匹骡马来拖拉大炮。

在路上行了四五日，这天来到一条山峡险道，眼见是极陡的下山路，雷蒙与彼得指挥士兵，每一尊大炮由十名士兵用巨索在后拖住，以防山路过陡，大炮堕跌。山路越走越险，众人正自提心吊胆，全力拖住大炮，突然山凹里嗖嗖之声大作，数十支箭射了出来。

十多名洋兵立时中箭，另有十多支箭射在骡马身上。牲口受痛，向下急奔，众洋兵哪里拉扯得住？十尊大炮每一尊都是数千斤之重，这一股下堕之势真是非同小可。加之路上又突然出现陷坑，许多骡马都跌入了坑里。只听见轰隆之声大作，最后两尊大炮忽然倒转，一路筋斗翻了下去。数名洋兵被压成了肉酱。前面的八尊大炮立时均被带动。

众兵顾不得抵挡来袭敌人，忙向两旁乱窜。有的无路可走，见大炮滚下来的声势险恶，踊身一跳，跌入了深谷。十尊大炮翻翻滚滚，向下直冲，越来越快。骡马在前疾驰，不久就被大炮赶上，压得血肉横飞。过了一阵，巨响震耳欲聋，十尊大炮都跌入深谷去了。

雷蒙和彼得惊魂甫定，回顾若克琳时，见她已吓得晕了过去。两人救起了她，指挥士兵伏下抵敌。敌人早在坡上挖了深坑，用山泥筑成挡壁，火枪射去，伤不到一根毫毛，羽箭却不住嗖嗖射来。战了两个多时辰，洋兵始终不能突围。

雷蒙道：“咱们火药不够用了，只得硬冲。”彼得道：“叫钱通四去问问，这些土匪到底要甚么。”雷蒙怒道：“跟土匪有甚么说的？你不敢去，我来冲。”彼得道：“土匪弓箭厉害，何必逞无谓的勇敢？”雷蒙望了若克琳一眼，恶狠狠的吐了口唾沫，骂道：“懦夫，懦夫！”彼得气得面色苍白，低声道：“等打退了土匪，叫你知道无礼的代价。”

雷蒙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是好汉跟我来！”彼得叫道：“雷蒙上校，你想寻死么？”众洋兵知道出去就是送死，谁肯跟他乱冲？雷蒙仗剑大呼，奔不数步，一箭射来，穿胸而死。

彼得与众洋兵缩在山沟里，仗着火器锐利，敌人不敢逼近，僵持了一日一夜，只盼官兵来救，但其时官场腐败异常，若是调兵遣将，公文来往，又要请示，又要商议，不过十天半月，官兵哪里能来？

守到第二日傍晚，众兵饿得头昏眼花，只得竖起了白旗。

钱通四高声大叫：“我们投降了，洋大人说投降了！”山坡上一人叫道：“把火枪都抛出来。”彼得道：“不能缴枪。”

敌人并不理会，也不再攻，过了一会，忽然一阵肉香酒香，随风飘了过来。众洋兵已一日两夜没吃东西，这时哪里还抵受得住？纷纷把火枪向上抛去，奔出沟来。彼得见大势已去，只得下令弃械投降。众兵把火枪堆在一起，大叫大嚷要吃东西。

只听得两边山坡上号角声响，土坑中站起数百名大汉，弯弓搭箭，对住了众洋兵。几个人缓步过来，走到临近，彼得看得清楚，当先一人便是那晚救了自己性命的少年。他身旁那人正是曾被雷蒙击落头巾的少女。若克琳叫道：“啊，就是这批有魔法的人！”彼得拔出佩剑，走上

几步，双手横捧，交给袁承志，意示投降，心想输在这人手下也还值得。

袁承志先是一愣，随即领悟这是服输投降之意，于是摇了摇手，对钱通四道："你对他说，他们洋兵带大炮来，如是帮助中国守卫国土，抵抗外敌，那么我们很是感谢，当他们是好朋友。"钱通四照他的话译了。彼得连连点头，伸出手来和袁承志拉了拉。

袁承志又道："但你们到潼关去，是帮皇帝杀我们百姓，这个我们就不许了。"彼得道："是去打中国百姓么？我完全不知道。"袁承志见他脸色诚恳，相信不是假话，又道："全中国的百姓很苦，没有饭吃，只盼望有人领他们打掉皇帝，脱离苦海。皇帝怕了，叫你们用大炮去轰死百姓。"彼得道："我也是穷人出身，知道穷人的苦处。我这就回本国去了。"袁承志道："那很好，你把兵都带走吧。"

彼得下令集队。袁承志命部下拿出酒肉，让洋兵饱餐了一顿。彼得向袁承志举手致敬，领队上坡。袁承志叫道："干么不把火枪带走？"钱通四译了。彼得奇道："那是你的战利品。你放我们走，不要我们用钱来赎身，我们已很感谢你的宽洪大量了。"

袁承志笑道："你已失了大炮，再不把枪带走，只怕回去长官责罚更重。拿去吧。"彼得道："你不怕我们开枪打你们么？"袁承志哈哈笑道："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们中国人讲究肝胆相照，既当你是好汉子，哪有疑心？"彼得连声道谢，命士兵取了火枪，列队而去。他一路上坡，越想越是感佩，命众兵坐下休息，和钱通四两人又驰回来，从怀里取出一个布包，对袁承志道："阁下如此豪杰，我有一件东西相赠。"

袁承志打开布包一看，见是一张折叠着的厚纸，摊了开来，原来是一幅地图，图中所绘的似是大海中的一座岛屿，图上注了许多弯弯曲曲的文字。

彼得道："这是南方海上的一座大岛，离开海岸有一千多里。岛上气候温暖，物产丰富，真如天堂一样。我航海时到过那里。"袁承志问道："你给我这图是甚么意思？"彼得道："你们在这里很是辛苦，不如带了中国没饭吃的受苦百姓，都到那岛上去。"

袁承志暗暗好笑，心道："你这外国人心地倒好，只不过我们中国有多大，亿万之众，凭你再大的岛也居住不下。"问道："这岛上没人住么？"彼得道："有时有西班牙的海盗，有时没有。你们这样的英雄好汉，也不会怕那些该死的西班牙海盗。"袁承志见他一片诚意，就道了谢，收起地图。彼得作别而去。

钱通四转过身子，正要随同上山，青青忽地伸手，扯住他的耳朵，喝道："下次再见你作威作福，欺侮同胞，小心你的狗命！"钱通四耳上剧痛，连说："小人不敢！"他口中少了许多牙齿，说话漏风，倒似说："小人颇敢！"

袁承志指挥众人，爬到深谷底下去察看大炮，见十尊巨炮互相碰撞，都已毁得不成模样，无法再用，于是掘土盖上。

袁承志见大功告成，与侯飞文等群豪欢聚半日，痛饮一场，这才分手。次日会齐了哑巴、洪胜海等人，向北京进发。

这一役胡桂南厥功最伟，弄湿火药、掘坑陷炮等巧计都是他想出来的。众人一路上对他称扬备至。再也不敢轻视他是小偷出身。

此去一路之上，但见焦土残垣，野犬食尸，尽是清兵烧杀劫掠的遗迹，群雄无不看得心头火起。沙天广道："可惜那日没杀了鞑子兵的元帅阿巴泰。盟主，咱们赶上去刺杀他如何？"青青首先便鼓掌叫好。袁承志沉吟不答。青青道："去杀了鞑子兵元帅有甚么不好？也免得孙仲寿叔叔老是埋怨。"

袁承志道："要刺杀鞑子的头子，杀得越大越好，咱们索性便去刺杀满清的皇帝皇太极。"众人一怔，随即齐声欢呼。

袁承志详细询问洪胜海，满清的京城如何防卫，如何方能混入皇宫。洪胜海道："满清的京城在沈阳，现今叫作盛京，那盛京规模简陋，可万万及不上北京了。小人先前在睿亲王多尔衮手下当差，有块腰牌，可以直进睿亲王府，皇宫却没进去过。"袁承志道："咱们这就去盛京，到了之后相机行事。"

一行人先到北京，将铁箱安顿好了，派青竹帮的几名得力头目留守，当即出京，向北进发，不一日到了盛京。

众人在一家小客店中歇了，商议混进宫中之策。洪胜海道："相公，依小人之见，请你委屈一下，扮作小人的伙伴，先去见多尔衮。他是鞑子皇帝的亲弟弟，在各位王爷中最得宠信，权力最大。咱们或能凭着他带进宫去。"袁承志道："多尔衮派你送信给司礼太监曹化淳，你又怎地回报？"洪胜海道："小人只说曹化淳还没能见到，但在北京打探到了机密军情，因此先行回报。"袁承志道："甚么机密军情？"洪胜海道："小人胡说八道一番，说是明朝皇帝已向西洋国借兵，借来几百门大炮，数千洋枪队，日内就来攻打满清。"袁承志喜道："此计大妙，多尔衮一听，定要去禀报鞑子皇帝。"于是向青青要了那支洋枪，对洪胜海道："你说我是西洋兵的通译钱通四，因此得悉内情。"

青青大笑，说道："承志哥哥，你甚么人不扮，却去扮那个狗通译钱通四，我打掉你满嘴牙齿再说！"说着举起右手，假意向袁承志嘴上打去。袁承志张口便咬，青青忙缩手不迭。

袁承志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冒充西洋话，众人尽皆大笑。

当日午后，袁承志随同洪胜海，去睿亲王府求见王爷。多尔衮随即传见。袁承志见那多尔衮三十一二岁年纪，身形高瘦，一脸精悍之气。洪胜海跟他说了一阵满洲话，多尔衮果然神色大变，随即以汉语询问袁承志。袁承志取出洋枪，放在桌上，将先前与洪胜海商量好的言语说了。多尔衮沉吟良久，说道："你们报讯有功，我有重赏。这就下去吧。明日再来伺候，听取吩咐。"两人无奈，只得磕头退出。

袁承志无缘无故的向鞑子王爷磕了几个头，却见不到皇太极，回到客店，心下老大发闷。寻思一会，要洪胜海带到皇宫外去察看了一番，决意晚间径行入宫行刺。

他想此举不论成败，次日城中必定大索，捉拿刺客，于是要各人先行出城，约定明日午间在城南二十里处一座破庙中相会。各人自知武功与他相差太远，多一人非但帮不了忙，反而成为累赘，单是他一人，脱身便容易得多，俱各遵命，叮咛他务须小心。

青青出门时向袁承志凝望片刻，低声道："承志哥哥，鞑子皇帝刺得到果然好，刺不到也就罢了，你自己可千万要保重。你知道，在我心中，一百个鞑子皇帝也及不上你一根头发，我若是从此再也见不到你……"说到这里，眼圈儿登时红了。

袁承志要让她宽怀，伸手拔下头上一根头发，笑道："我送一百个鞑子皇帝给你。"说时将头发递将过去。青青噗哧一笑，眼泪却掉了下来。

袁承志等到初更时分，携了金蛇剑与金蛇锥，来到宫墙之外。眼见宫外守卫严密，悄步绕到一株大树后躲起，待卫士巡过，轻轻跃入宫墙。眼见殿阁处处，却不知皇太极居于何处，一时大费踌躇，心想只有抓到一名卫士或是太监来逼问。

他放轻脚步，走了小半个时辰，不见丝毫端倪，心道："这件事艰难万分，怎比得当日大功坊中夜探？务须沉住了气，今晚不成，明晚再来，纵然须花一两个月时光，那也不妨。"

这么一想，走得更加慢了，绕过一条回廊，忽见花丛中灯光闪动，忙缩身在假山之后，过不多时，只见四名太监提了宫灯，引着三名官员过来。他眼见人多，若是抢出擒人，势必惊动，只要一声张，皇帝有备，便行刺不成了，当下蹑足在后跟随，只见那七人走向一座大殿，进殿去了。见殿外匾额写着"崇政殿"三字，旁边有行弯弯曲曲的满文。

袁承志绕到殿后，伏身在地，只见殿周四五十名卫士执刀守御，心中一喜："此处守卫森严，莫非鞑子皇帝便在殿中？"

在地下慢慢爬近，拾起一块石子，投入花丛。四名卫士闻声过去查看。袁承志展开轻功，已抢到墙边，使出"壁虎游墙功"沿墙而上，顷刻间到了殿顶，伏在屋脊之上，倾听四下无声，自己踪迹未被发见，于是轻轻推开殿顶的几块琉璃瓦，从缝隙中凝目往下瞧去。只见满殿灯烛辉煌，那三名官员正跪在地下，行的是三跪九叩大礼，袁承志大喜："果然是在参见皇帝。"

只听得最前的一名花白胡子的老官说道："臣范文程见驾。"其次一名身材魁梧的官员道："臣宁完我见驾。"最后一名官员脸容尖削，说道："臣鲍承先见驾。"袁承志心道："这三个官儿都是汉人，却投降了鞑子，都是汉奸，待会顺手一个一剑。"又想："他们跟鞑子皇帝怎地又都说汉话？"

缓缓移身向南，从缝隙中向北瞧去，只见龙座上一人方面大耳，双目炯炯有神，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那便是父亲当年的大敌皇太极了。寻

思："从此发射金蛇锥，当可取他性命，只是隔得远了，并无十足把握，倘若侍卫之中有高手在内，别要给挡格开去，还是跳下去一剑割了他首级的为是。"

只听皇太极道："南朝军情这几天怎样？今日接到阿巴泰的急报，说在山东青州、泰安之间中伏，打了个大败仗，难道明军居然还这么能打？你们可知青州、泰安这一带的统兵官是谁？"袁承志心想："原来他们正在说我们打的这场胜仗，倒要听听他们说些甚么？"

宁完我道："启禀皇上，臣已详细查过。明军带兵的总兵姓水，名叫水鉴，武艺甚是了得。"皇太极"哦"了一声，道："你们去仔细查明，能不能设法要他降我大清，瞧他是贪财呢，还是爱美色。倘若他倔强不服，便叫曹化淳在明朝皇帝跟前说他的坏话，罢他的官，杀他的头。但首先要设法令这人为我大清所用。此人能打败阿巴泰，那是人才，咱们决不能轻易放过了。"三名官员齐声道："皇上圣明英断，那水鉴若肯降顺，是他的福气。"

皇太极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咱们当年使反间计杀了袁崇焕，朕事后想来，常觉可惜……"袁承志听他提到自己父亲的名字，耳中登时嗡的一声，全身发热，心道："他们使反间计，使反间计！我爹爹果然是他害的。"只听皇太极续道："倘若袁崇焕能为朕用，南朝的江山这时候多半早已是大清的了。"

袁承志暗暗呸的一声，心中骂道："狗鞑子打的好如意算盘！

我爹爹忠肝义胆，岂能降你？"

皇太极又道："只是袁崇焕为人愚忠，不识大势，谅来也是不肯降的。"又叹了口气，问道："洪承畴近来怎样？"袁承志知道洪承畴本是明朝的蓟辽总督，崇祯皇帝委以兵马大权，兵败被擒，降了满清。洪承畴失陷之初，崇祯还道他已殉国，曾亲自隆重祭祀。后来得知降清，天下都笑崇祯无知人之明。

范文程道："启奏皇上，洪承畴已将南朝的实情甚么都说了。他说崇祯刚愎自用，举措失当，信用奸佞，杀害忠良，四方流寇大起。我大清大军正可乘机进关，解民倒悬。"皇太极摇头道："崇祯的性子，他说得一点儿也不错。但我兵进关却还不是时候。总须让明兵再跟流寇打下去，双方精疲力尽，两败俱伤，大清便可收那渔翁之利，一举而得天下。你们汉人叫做卞庄刺虎之计，是不是？"三臣齐道："是，是，皇上圣明。"

袁承志暗暗心惊："这鞑子皇帝当真厉害，崇祯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远了。我非杀他不可，此人不除，我大汉江山不稳。就算闯王得了天下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"隐隐觉得闯王的才具与此人相较，似乎也颇有不及，只不知心中何以会生出这样的念头来。又想："这皇帝的汉语可也说得流利得很。他还读过中国书，居然知道卞庄刺虎的典故。"

只听皇太极道："那洪承畴还说些甚么？"范文程道："洪承畴向臣露了几次口风，盼望皇上恩典，赏他个差使，他得以为皇上效犬马之劳，仰报天恩。"皇太极哈哈大笑，道："这差使吗？慢慢再说。"鲍承先道："皇上，臣愚鲁之极，心中有一事不明白，盼望皇上指明。"皇太极点点头。鲍承先道："洪承畴先前不肯归顺，皇上大赐恩宠，亲自解下身上的貂裘，披在他身上，又连日大张筵席请他，连我大清的开国功臣也从来没这般殊荣。众臣工都不明白。皇上开导说：咱们这些年来辛辛苦苦、连年征战，为的是甚么？众臣工启奏道：为的是打南朝江山。皇上谕道：是啊，可是咱们不明南朝内情，好比都是瞎子，洪承畴一归顺，咱们都睁开了眼啦，那还不喜欢么？众臣工都拜服皇上圣明。这些日子来，那洪承畴于南朝各地的城守职官、民情风俗，果然说得详详细细，尽在皇上算中。但皇上却不赏他官职封爵，众臣工可都又不明白了。"

皇太极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老鲍性子直爽，想问甚么，倒也直言无忌。你们三个，虽然都是汉人，但早就跟先皇和朕办事，忠心耿耿，洪承畴怎能跟你们相比？"范文程等三人忙爬下磕头，咚咚有声，显是心中感激之极。袁承志暗骂："无耻，无耻。"

只听皇太极道："洪承畴这人，本事是有的，可是骨气就说不上了。先前我已待他太好，若再赐他高官厚禄，这人还肯出力办事吗？哼，崇祯封他的官难道还不够大，那时他做的是甚么官？"鲍承先道："启奏皇上：那时他在南朝官封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、总督蓟辽军务，麾下统率八名总兵官，实是官大权大。"皇太极道："照啊。我封他的官再大，也大不过崇祯封他的。要他尽心竭力办事，便不能给他官做。"三臣齐声道："皇上圣明。"

袁承志越想越有道理，觉得他这驾驭人才的法门实是高明之极，此刻听到这番话，宛似当年在华山绝顶初见《金蛇秘笈》，其中所述法门无不匪夷所思，虽然绝非正道，却令人不由得不服。

他呆了一阵，却听得皇太极在和范文程等商议，日后取得明朝天下之后如何治理，此时如何先为之备，倒似大明的江山已是他掌中之物一般。袁承志心下愤怒，轻轻又揭开了两张琉璃瓦，看准了殿中落脚之处，却听得皇太极道："南朝所以流寇四起，说来说去，也只一个道理，就是老百姓没饭吃。咱们得了南朝江山，第一件大事，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……"袁承志心下一凛："这话对极！"

范文程等颂扬了几句。皇太极道："要老百姓有饭吃，你们说有甚么法子？范先生，你先说说看。"他似对范文程颇为客气，称他"先生"，不像对鲍承先那样呼之为"老鲍"。

范文程道："皇上未得江山，先就念念不忘于百姓，这番心意，必得上天眷顾。以臣愚见，要天下百姓都有饭吃，第一须得轻徭薄赋，决不可如崇祯那样，不断的加饷搜刮。"皇太极连连点头，说道："咱们进关之后，须得定下规矩，世世代代，不得加赋，只要库中有余，就得下旨免百姓钱粮。"范文程道："皇上如此存心，实是万民之福，臣得以投效明主，为皇上粉身碎骨，也所……也所甘愿。"说到后来，语音竟然呜咽了。

袁承志心想："这个大汉奸，倒似确有爱民之心，不知是做戏呢，还是真心。"皇太极道："很好，很好。你们汉人骂你们是汉奸，日后你们好好为朕办事，也就是为天下百姓办事，总得狠狠的挣一口气，让千千万万百姓瞧瞧，到底是你们这些人为汉人做了好事呢，还是崇祯手下那些只知升官发财、搜刮百姓的真汉奸做了好事。老宁，你有甚么条陈？"

宁完我道："启奏皇上：我大清的满洲人少，汉人众多。

皇上得了天下之后，以臣愚见，须得视天下满人汉人俱是皇上子民，不可像元朝蒙古人那样，强分天下百姓为四等。只消我大清对众百姓一视同仁，汉人之中纵有倔强之徒，也成不了大事。"皇太极点头道："此言有理。元人弓马，天下无敌，可是他们在中国的江山却坐不稳，就是为了虐待汉人。这是前车甚么的？"鲍承先道："前车覆辙。"皇太极微笑道："对了，老鲍，我读汉人的书，始终不易有甚么长进。"鲍承先道："皇上日理万机，这些汉人书中的典故，也不必太放在心上。"皇太极叹道："汉人的学问，不少是很好的。只不过作主子的，读书当学书里头的本事策略，不必学汉人的秀才进士那样，学甚么吟诗作对……"

袁承志听了这些话，只觉句句入耳动心，浑忘了此来是要刺死此人，内心隐隐似盼多听一会，但听他四人商议如何整饬军纪、清兵入关之后，决计不可残杀百姓，务须严禁劫掠。只见两名侍卫走上前来，换去御座前桌上的巨烛，烛光一明一暗之际，袁承志心想："再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"左掌提起，猛力击落，喀喇喇一声响，殿顶已断了两根椽子，他随着瓦片泥尘，跃下殿来，右足踏上龙案，金蛇剑疾向皇太极胸口刺去。

皇太极两侧抢上四名卫士，不及拔刀，已同时挡在皇太极身前。嗤嗤两响，两名卫士已身中金蛇剑而死。皇太极身手甚是敏捷，从龙椅中急跃而起，退开两步。这时又有五六名卫士抢上拦截，宁完我与鲍承先扑向袁承志身后，各伸双手去抱。袁承志左脚反踢，砰砰两声，将宁鲍两人踢得直摜出去。便这么缓得一缓，皇太极又退开了两步。

袁承志大急，心想今日莫要给这鞑子皇帝逃了出去，再要行刺，可就更加不易了，连发两枚金蛇锥，却都给卫士冲上挡去，作了替死鬼。袁承志金蛇剑连刺，更不理会众卫士来攻，疾向皇太极冲去。眼见距他已不过丈许，蓦地里帷幕后抢出八名武士，都是空手，同时扑到。袁承志右足一弹，摜的一响，踢飞了一名，左足鸳鸯连环，跟着飞出，一名武士正在此时自左侧扑到。袁承志左脚踢中了他胸口，他双手却已牢牢抓住了袁承志小腿。这武士口中鲜血狂喷，双手却死命抓住不放。这八名武士在满洲语中称为"布库"，擅于摔交擒拿，平时宫中或贝勒王公盛宴，例有角斗娱宾。皇太极接见臣下之后，临睡之前常要先看一场角斗。这八名布库武士此刻正在殿旁伺候，听得有刺客，纷纷抢上来护

驾。

袁承志左足力甩，却甩不脱这武士，金蛇剑挥出，削去了他半边脑袋，但那武士双手兀自紧紧抓住袁承志小腿。忽听得身后有人喝道："好大胆，竟敢行刺皇上？"说的是汉语。

袁承志全不理会，左脚带着那名死武士，跨步上前去追皇太极，只跨一步，头顶风声飒然，一件兵刃袭到，劲风掠颈，有如利刃。袁承志吃了一惊，知道敌人武功高强之极，危急中滚倒在地，一个筋斗翻出，舞剑护顶，左手扯脱脚上的死武士，这才站起。

烛光照映下，只见眼前站着一个中年道人，眉清目秀，脸如冠玉，右手执着一柄拂尘，冷笑道："大胆刺客，还不抛下兵器受缚？"

袁承志眼光只向他一瞥，又转去瞧皇太极，只见已有十余名卫士挡在他身前。袁承志斗然跃起，急向皇太极扑去，身在半空，蓦见那道士也跃起身子，拂尘迎面拂来。

袁承志金蛇剑连刺两下，快速无伦。那道士侧头避了一剑，拂尘挡开一剑，跟着千百根拂尘丝急速挥来。袁承志伸左手去抓拂尘，右手剑刺他咽喉。刷的一声响，尘尾打中了他左手，手背上登时鲜血淋漓，原来他拂尘之丝系以金丝银丝所制，虽然柔软，运上了内劲，却是一件致命的厉害兵刃。

就在这时，金蛇剑剑尖上的蛇舌也已钩中那道人肩头。

两人在空中交手三招，各受轻伤，落下地来时已交叉易位，心下均是惊疑不定："这人是谁？武功恁地了得，实是我生平所仅见。"



第十四回　剑光崇政殿 烛影昭阳宫

袁承志回身又待去刺皇太极时，那道人的拂尘已向他脑后拂来，拂丝为内劲所激，笔直戳至，犹似杆棒。袁承志无奈，只得回剑挡开。

两人这一搭上手，登时以快打快，瞬息间拆了二十余招。

袁承志竭尽平生之力，竟是丝毫占不到上风，越斗越是心惊，突然间风声过去，右颊又被拂尘扫了一下，料想脸颊上已是多了数十条血痕，蓦地里青青的话在脑海中一闪：“承志哥哥，鞑子皇帝刺得到果然好，刺不到也就罢了，你自己可千万要保重。”眼见敌人如此厉害，只得先谋脱身，他一边斗，一边移动脚步，渐渐移向殿口。那道人冷笑道：“在我玉真子手下也想逃命？痴心妄想！”说着拂尘连进三招，尽是从意料不到的方位袭来。袁承志一时不知如何招架才是，脚下自然而然的使出木桑所授“神行百变”步法，东窜西斜，避了开去。

不料这玉真子如影随形，竟于他的“神行百变”步法了然于胸，袁承志闪到东，他跟到东，窜到西，他追到西。袁承志虽让开了那三招，却摆脱不了他源源而来的攻击。

这一来，两人都是大奇。玉真子叫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是木桑道人的弟子吗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不是。”玉真子问道：“你怎地会铁剑门的步法？”袁承志反问道：“你是汉人，怎地反帮鞑子？”玉真子怒道：“倔强小子，死到临头，还在胡说。”

刷刷两招。

袁承志眼见对方了得，稍有疏神，不免性命难保，当即凝神致志，使开本门华山派剑法接招。玉真子看了数招，叫道：“啊，你是华山派穆老猴儿门下的小猴儿，是不是？”袁承志不肯隐瞒师门，喝道：“是便怎样？”一招“苍松迎客”，长剑斜出，内力从剑身上嗤嗤发出，姿式端凝，招迅劲足。玉真子赞道：“好剑法，小猴儿不坏！”

袁承志骂道：“你倚老卖老甚么？”玉真子笑道：“老猴儿也不是我对手，你小猴儿更加不用想。”袁承志不再说话，全神贯注的出剑拆招。玉真子微一疏神，左臂竟被金蛇剑划了浅浅一道口子。这一来，他再也不敢托大，舞动拂尘疾攻。

两人翻翻滚滚的斗了二百余招，兀自难分高下，都是暗暗骇异。袁承志不敢乱使金蛇剑法和木桑所授的功夫，前者究未十分纯熟，后者对方似所深知，招招使的尽是华山派本门剑法。金蛇剑本来锋锐绝伦，无坚不摧，但玉真子的拂尘尘丝柔软，毫不受力，竟是削它不断。金蛇剑与拂尘招术变幻，劲风鼓荡，崇政殿四周巨烛忽明忽暗。

又拆数十招，蓦听得皇太极以满洲语呼喝几句，六名布库武士分从三面扑上。袁承志料想今日已刺不到鞑子皇帝，急挥长剑疾攻两招，转身向殿门奔出。玉真子拂尘挥出，尘丝已卷住了金蛇剑的尖钩。两人同时拉扯，片刻间相持不下。便在这时，两名武士已同时抓住了袁承志双臂。

袁承志大喝一声，松手撤剑，双掌在两名武士背上一拍，运起混元功内劲，两名武士身不由主的向玉真子撞去，玉真子无奈，只得也撤手松开拂尘之柄，出掌推开两名武士，呛啷啷一响，拂尘与金蛇剑同时掉落在地。便在这时，两名武士已抱住了袁承志双腿。

玉真子右掌向袁承志胸口拍到。袁承志双足凝立，还掌拍出。两名武士拚命拉扯，要将他扳倒，却哪里扳得动？玉真子掌来如风，瞬息之间连出一十二掌。袁承志一一解开，突然颈中一紧，一名武士扑在他背上，伸臂扼住了他咽喉。袁承志左肘向后撞出，正中他胸腹之间。那武士狂喷鲜血，都喷在袁承志后颈，热血汩汩从他衣领中流向背心，扼住他咽喉的手臂渐松。袁承志正待运劲摆脱，一名武士扑上来扭住了他右臂。玉真子乘机出指疾点，袁承志伸左手挡格。他虽只剩下一只左臂可用，仍是挡住了玉真子点来的七指连点。

玉真子右指再点，左掌拍向袁承志面门。袁承志急忙侧头相避，左臂却又被一名武士抱住了。玉真子噗噗噗连点三下，点了他胸口三处大

穴，笑道："放开吧，他动不了啦。"四名抱住袁承志双手双腿的武士却说甚么也不放手。

皇太极的侍卫队长拿过铁链，在袁承志身上和手足上绕了数转，众武士这才放手，将伸臂扼在袁承志颈中的武士扶下来时，只见他凸睛伸舌，早已气绝而死。

皇太极道："玉真总教头和众武士、众侍卫护驾有功，重重有赏。老鲍、老宁，你们受伤了吗？"鲍承先和宁完我已由众侍卫扶起，哼哼唧唧的都说不出话来。

皇太极回入龙椅坐下，笑吟吟的道："喂，你这年轻人武功强得很哪，你叫甚么名字？"袁承志昂然道："我行刺不成，快把我杀了，多问些甚么？"皇太极道："是谁指使你来刺我？"

袁承志心想："我便照实而言，也好让鞑子知道袁督师有子。"大声道："我是前蓟辽督师袁公的儿子，名叫袁承志。你鞑子侵犯我大明江山，我千万汉人，恨不得食你之肉。我今日来行刺，是为我爹爹报仇，为我成千成万死在你手下的汉人报仇。"

皇太极一凛，道："你是袁崇焕的儿子？"袁承志道："正是。我名叫袁承志，便是要继承我爹爹遗志，抗御你鞑子入侵。"

众侍卫连声呼喝："跪下！"袁承志全不理睬。皇太极挥手命众侍卫不必再喝，温言道："袁崇焕原来有后，那好得很啊。你还有兄弟没有？"袁承志一怔，心想："他问这个干么？"

说道："没有！"皇太极问道："你受了伤没有？"袁承志叫道："快将我杀了，不用你假惺惺。"

皇太极叹道："你爹爹袁公，我是很佩服的。可惜崇祯皇帝不明是非，杀害了忠良。当年你爹爹跟我曾有和议，明清两国罢兵休民，永为世好。只可惜和议不成，崇祯反而说这是你爹爹的大罪，我听到后很是痛心。崇祯杀你爹爹，你可知是哪两条罪名？"

袁承志默然。他早知崇祯杀他爹爹，有两条罪名，一是与清酋议和，勾结外敌，二是擅杀皮岛总兵毛文龙。孙仲寿、应松等说得明白，当日袁督师和皇太极议和，只是一时权宜之计，清兵势大，明兵力所不敌，只有练成了精兵之后，方有破敌的把握，议和是为了练兵与完缮城守。至于毛文龙贪赃跋扈，劫掠百姓，不杀他无以整肃军纪。

皇太极道："你爹爹是崇祯害死的，我却是你爹爹的朋友。

你怎地不分好歹，不去杀崇祯，却来向我行刺？"袁承志道："我爹爹是你敌人，怎会是你朋友？你使下反间计，骗信崇祯，害死我爹爹。崇祯要杀，你也要杀。"皇太极摇摇头，道："你年轻不懂事，甚么也不明白。"转头向范文程道："范先生，你开导开导他。"袁承志大声道："你想要我学洪承畴么？哼，袁督师的儿子，会投降满清吗？"

这时崇政殿外已聚集了不少文武官员，都是听说有刺客犯驾、夤夜赶来护驾的。皇太极道："祖大寿在这里吗？"阶下一名武将道："臣在！"走到殿上，跪下磕头。

袁承志心中一凛，祖大寿是父亲当年麾下的第一大将，父亲被崇祯下旨擒拿时，他心中不服，带兵反出北京，后来父亲在狱中修书相劝，他才重受崇祯令旨。他与清兵血战前后数十场，但崇祯对他疑忌，每次都不予增援，致在大凌河为皇太极重重围困，不得已而投降；此后降了又反，在锦州数场血战，后援不继，被擒又降。心想："他对我爹爹虽然不错，但投降鞑子总是大大不该。"忍不住高声斥道："祖大寿，你这无耻汉奸！"

祖大寿站起身来，转头瞧着他。袁承志见他剃了额前头发，拖根辫子，头发已然花白，容色憔悴，全无统兵大将的半分英气，喝道："祖大寿，你还有脸见我吗？你死了之后，有脸去见我爹爹吗？"

祖大寿在阶下时已听到皇太极和袁承志对答的后半截话，突然眼泪从双颊上流了下来，颤声道："袁公子，你……你长得这么大了，你……你三岁的时候，我……我抱过你的。"

袁承志怒道："呸，给你这汉奸抱过，算我倒霉。"祖大寿全身一颤，张开双臂，踏上两步，似乎又想去抱他，但终于停步，张嘴要待说话，声音却哑了，只"啊，啊，啊"几声。

皇太极道："祖大寿，这姓袁的交由你带去，好好劝他归顺。当真不降，咱们把他千刀万剐。哼，这小子胆子倒大，居然来向朕行刺，嘿嘿，嘿嘿。"祖大寿跪下连连磕头，说道："皇上天恩浩荡，臣自当尽力相劝。"皇太极点头道："好，你带他去吧！"

祖大寿走到袁承志身边，伸手欲扶。袁承志退后两步，手脚上铁链当啷啷直响，喝道："别来碰我！"祖大寿缩开了手，躬身退出殿去。两名侍卫携着袁承志，跟在他身后。袁承志回过头来，向皇太极瞧去，只见他眼光也正向他瞧来，神色间却显得甚是和蔼。

袁承志茫然不解，心道："不知这鞑子皇帝肚子里在打甚么鬼主意。"

到得宫外，祖大寿命亲随将袁承志扶上自己的坐骑，自己另行骑了匹马，同到自己府中。祖大寿命亲随将袁承志扶入书房，说道："你们出去！"四名亲随躬身出房。

祖大寿掩上了房门，一言不发，便去解袁承志身上的铁链。袁承志自在宫内之时，便已缓缓运气，胸口所封穴道已解了大半，见他竟来解自己身上铁链，心想："你只道我穴道被点，兀自动弹不得，哼哼，这可太也托大了！"

祖大寿缓缓将铁链一圈圈的从袁承志身上绕脱，始终一言不发。袁承志暗暗运气，觉膻中穴处气息仍颇窒滞，心想："那道人的手劲当真了得。我穿着木桑道长所赐的金丝背心，受了他这三指，兀自如此。若无这背心护体，哪还了得？"又想："祖大寿要劝我投降鞑子，我且假装听他的，拖延时刻。

一待胸间气息顺畅，便发掌击死了这汉奸，穿窗逃走。"却听祖大寿低沉着嗓子道："袁公子，你这就去吧。"

袁承志大吃一惊，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，问道："你……你说甚么？"祖大寿道："要刺杀大清皇帝，实在难得很。你还是去吧。"袁承志道："你放我走？"祖大寿道："是，你有没有受伤？"袁承志道："没有。"祖大寿道："你骑我的马，天一亮立即出城。"

袁承志道："你为甚么放我走？"祖大寿黯然道："你是袁督师的亲骨血，祖大寿身受督师厚恩，无以为报。"袁承志道："你放了我，明天鞑子皇帝查问起来，你定有死罪。"祖大寿道："那走着瞧吧。大清皇帝说过，不会杀我的。"袁承志道："你私放刺客，罪名太大，皇帝说不定还会疑心你是行刺的主使。我不能自己贪生，却害了你一命。"

祖大寿苦笑道："我的性命，还值得甚么？在大凌河城破之日，我早该死了。锦州城破之日，更该当死了。袁公子，你不用管我，自己去吧。"袁承志道："那么你跟我一起逃走。"

祖大寿摇摇头道："我老母妻儿、兄弟子侄，一家八十余口全在盛京，我是不能逃的。"袁承志心神激荡，突然胸口内息逆了，忍不住连连咳嗽起来。

心下寻思："他投降鞑子，就是汉奸，我原该一掌打死了他，想不到他竟会放我走。我一走，鞑子皇帝非杀了他不可。

是我杀他，还是鞑子杀他，本来毫无分别。但是我难道眼睁睁的让他代我而死？我若不走，自然是给鞑子杀了，我以有为之身，尚有多少大事未了，怎能轻易送命？我当然不想死，为了一个汉奸而死，更加不值之至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"越是委决不下，越是咳得厉害，面红耳赤，险些气也喘不过来。

祖大寿轻轻拍他背脊，说道："袁公子，你刚才激斗脱力，躺下来歇一会儿。"袁承志点点头，盘膝而坐，心中再不思量，只是凝神运气。那玉真子的点穴功夫当真厉害，初时还以为给封闭了的穴道已然解开，但一运气间，便觉胸口终究不甚顺畅，心知坐着不动，那也罢了，若是与人动手，或是施展轻功跳跃奔跑，势必会闭气晕厥。于是按照师父所授的调理内息法门，缓缓将一股真气在各处经脉中运行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才觉真气畅行无阻，更无窒滞，慢慢睁开眼来，却见阳光从窗中射进，竟已天明。他微吃一惊，只见祖大寿坐在一旁，双手搁膝，似在呆呆出神。袁承志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你陪了我半夜？"祖大寿脸上微现喜色，道："公子好些了？"

袁承志道："全好了！那玉真子道人是甚么来历？武功这么厉害。"祖大寿道："他是新近从西藏来的，上个月宫中布库大校技，这道人打败二十三名一等布库武士，后来四五名武士联手跟他较量，也都被他打败了。皇帝十分喜欢，封了他一个甚么'护国真人'的头衔，要他作布库总教头。公子，你喝了这碗鸡汤，吃几张饼，咱们这就走吧。"说着走到桌边，双手捧过一碗汤来。

袁承志心想："我专心行功，有人送吃的东西进来也不知道。他本来就可杀我，也不用下毒。"接过汤碗，喝了几口，微有苦涩之味。祖大寿道："这是辽东老山人参炖的，最能补气提神。"袁承志吃了两张饼，说道："你带我去见鞑子皇帝，我投降了。"

祖大寿大吃一惊，双目瞪视着他，随即明白，他是不愿自己为他送命，先行假意投降，然后再谋脱身，沉吟片刻，道："好！"带着他出了府门，两人上了马。祖大寿也不带随从，当先纵马而行，袁承志跟随其后。

行了几条街，袁承志见他催马走向城门，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"德盛门"，旁边有一行弯弯曲曲的满洲文，知道这是盛京南门，昨天便是从这城门中进来的，心觉诧异，问道："咱们怎地出城？"祖大寿道："皇帝在城南哈尔撒山围猎。"袁承志不再言语了。

两人出城行了约莫十里。祖大寿勒马停步，说道："公子，咱们这就别过了。"袁承志惊道："怎么？咱们不是去见鞑子皇帝么？"祖大寿摇头苦笑，道："袁督师忠义包天，他的公子怎能如我这般无耻，投降鞑子？"解下腰间佩剑，连鞘向他掷去，袁承志只得接住。祖大寿突然圈转马头，猛抽两鞭，坐骑循着回城的来路疾驰而去。

袁承志叫道："祖叔叔，祖叔叔。"一时拿不定主意，该追他回来，还是和他一起回城，就这么微一迟疑，祖大寿催马去得远了，只听他远远叫道："多谢你叫我两声叔叔！"

袁承志坐在马上，茫然若失，过了良久，才纵马南行。

又行了约莫十里，远远望见青青、洪胜海、沙天广等人已等在约定的破庙之外。青青大声欢呼，快步奔来，扑入他的怀里，叫道："你回来啦！你回来啦！"袁承志见她脸上大有倦容，料想她焦虑挂怀，多半一夜未睡。

青青见他殊无兴奋之色，猜到行刺没有成功，说道："找不到鞑子皇帝？"袁承志摇摇头："人是找到了，刺不到。"于是简略说了经过。众人听得都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。

青青拍拍胸口，吁了口长气，说道："谢天谢地！"

袁承志想到祖大寿要为自己送命，心下总是不安，说道："今晚我还要入城，倘若祖叔叔给鞑子皇帝抓了起来，我要救他。"青青道："大伙儿一起去！我可再也不让你独个儿去冒险了。"

申牌时分，一行人又到了盛京城内，生怕昨天已露了行迹，另投一家客店借宿。

洪胜海去祖大寿府前察看，回报说，没听到祖大寿给鞑子皇帝锁拿的讯息，府门外全没动静。袁承志心想："鞑子皇帝多半还不知他已放走了我，只道他正在劝我投降。"吩咐洪胜海再去打探。铁罗汉道："我也去。"青青道："你不要去，别又跟人打架，误了大事。"铁罗汉撅起了嘴，道："我也不一定非打架不可。"胡桂南道："我跟罗汉大哥同去，他要闹事，我拉住他便了。"袁承志道："既是如此，一切小心在意。"

傍晚时分，三人回到客店。铁罗汉极是气恼，说道："若不是夏姑娘先说了我，否则我真得扭下那几个小子的脑袋。"

众人问起原因，洪胜海说了。

原来他们仍没听到有拿捕祖大寿的讯息，昨晚宫里闹刺客，却也没听到街头巷尾有人谈论。三人于是去酒楼喝酒，见到有八名布库武士在大吃大喝，说得都是满洲话。洪胜海悄悄跟两人说了。铁罗汉和胡桂南才知他们在吹嘘总教头如何英勇无敌，昨晚又得了一柄怪剑，剑头有钩，剑身弯曲，锋锐无比，当真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。这不是袁承志的金蛇剑是甚么？铁罗汉站起身来，便要过去教训教训他们，胡桂南急忙拉住。待八名武士食毕下楼，三人悄悄跟去，查明了他们住宿的所在。

袁承志失手被擒，兵刃给人夺去，实是生平从所未有的奇耻，但那玉真子的武功绝不在自己之下；这把剑非夺回不可，却又如何从这绝顶高手之中夺回来？一时沉吟不语。

胡桂南笑道："盟主，我今晚去'妙手'它回来。那玉真子总要睡觉，凭他武功再高，睡着了总打我不过吧？"众人都笑起来。袁承志道："好，这就偏劳胡大哥了，可千万轻忽不得。胡大哥只须盗剑，不必杀他。将他在睡梦中不明不白的杀了，非英雄好汉所为。"胡桂南道："是，日后盟主跟他一对一的较量，那时才教他死得心服。"袁承志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就算单打独斗，我也未必能胜。"他要胡桂南不可行刺，却是为了此事太过凶险，玉真子纵在睡梦之中，若是白刃加身，也必能立时惊觉反击，就算受了致命重伤，他在临死之前的一击，也非要了胡桂南的性命不可。

用过晚饭后，胡桂南换上黑衣，兴冲冲的出去。袁承志终是放心不下，道："胡大哥，我去给你把风。"两人相偕出店。青青知道此行并不如行刺鞑子皇帝那么要干冒奇险，又素知胡桂南妙手空空，天下无双，倒不担心。

胡桂南在前领路，行了三里多路，来到布库武士的宿地。

只见居中是一座极大的牛皮大帐，四周都是一座座小屋。胡桂南低声道："那八名武士都住在北首的小屋中，只不知那牛鼻子是不是也住在这里。"袁承志道："咱们抓一名武士来问。

只可惜咱们都不会说满洲话。"胡桂南道："待我打手势要他带路便是……"

话未说完，只见两名武士哼着小曲，施施然而来。袁承志待两人走到临近，突然跃出，伸指在两人背心穴道上各点一指，劲透要穴，两人登时动弹不得。他出手时分了轻重，一名武士立即昏晕，另一名却神智不失。他将晕倒的武士拖入矮树丛中，胡桂南左手将尖刀抵在另一名武士喉头，右手大打手势，在自己头顶作个道髻模样，问他这道人住在何处。

那武士道："你作甚么？我不明白。"不料他竟会说汉语。

原来盛京本名沈阳，向是大明所属，为满清所占后，于天启五年建为京都，至此时还不足二十年。城中居民十九都是汉人。这些布库武士除了练武摔交，每日里便在酒楼赌馆厮混，泰半会说汉语。

胡桂南大喜，问道："你们的总教头，那个道士，住在哪里？"那武士给尖刀抵住咽喉，正自惊惧，一听之下，心想："你要去找我们总教头送死，那真是妙极了。"嘴巴向着东边远处一座房子一努，说道："我们总教头护国真人，便住在那座屋子里。"那屋子离其余小屋有四五十丈，构筑也高大得多。

袁承志料知不假，在他胁下再补上一指，教他晕厥后非过三四个时辰不醒。胡桂南将他拖入了树丛。

两人悄悄走近那座大屋，只见到处黑沉沉地，窗户中并无灯烛之光。胡桂南低声道："牛鼻子睡了，倒不用咱们等。"

两人绕到后门，胡桂南贴身墙上，悄没声息的爬上。跟着又沿墙爬下。袁承志见他爬墙的姿式甚是不雅，四肢伸开，缩头耸肩，行动又慢，倒似是一只乌龟一般，但半点声息也无。

却非自己所及，心想："圣手神偷，果然了得。"他怕进屋时若是稍有声息，定让玉真子发觉，当下守在墙边，凝神倾听。

过了一会，听得墙内树上有只夜枭叫了几声，跟着便又一片静寂。突然之间，隐隐听得有女子的嬉笑之声。接着有个男子哈哈大笑，说了几句话，相隔远了，却听不清楚，依稀便是玉真子。袁承志心道："他还没睡，胡大哥可下不了手。"

生怕胡桂南遇险，于是跃墙而入，只听得男女嬉笑之声不绝，循声走去，忽听得玉真子笑道："你身上哪一处地方最滑？"那女子笑道："我不知道。"玉真子笑道："我来摸摸看。"

袁承志登时面红耳赤，站定了脚步，心想："这贼道在干那勾当，幸亏青弟没同来。"听着那女子放肆的笑声，心中也是禁不住一荡，当

即又悄悄出墙，坐在草丛之中。

又过了一会，一阵风吹来，微感寒意。这日是八月初旬，北国天时已和江南隆冬一般。突然之间，只听得玉真子厉声大喝：“甚么人？”袁承志一惊站起，暗叫：“糟糕，给他发觉了！”跃上墙头，只见一个黑影飞步奔来，正是胡桂南，奔到临近，却见他手中累累赘赘的抱着不少物事，心念一闪：“胡大哥偷儿的脾气难除，不知又偷了他甚么东西，这么一大堆的。”当下不及细想，跃下去将他一把抓起，飞身上墙，跃下地来，便听得玉真子喝道：“鼠辈，你活得不耐烦了。”身子已在墙头。

胡桂南叫道：“得手了！快走！”袁承志大喜，回头一望，不由得大奇，星光熹微下只见玉真子全身赤裸，下体却臃臃肿肿的围着一张厚棉被，双手抓着被子。袁承志忍不住失笑。

胡桂南笑道：“牛鼻子正在干那调调儿，我将他的衣服都偷来了。”说着双手一举，原来抱的是一堆衣服，转身道：“盟主，你的宝剑！”那把金蛇剑正插在他的后腰。

袁承志拔过剑来，顺手插入腰带，又奔出几步。玉真子已连人带被，扑将下来，喝道：“小贼！”伸右掌向胡桂南劈去。袁承志出掌斜击他肩头，喝道：“你我再斗一场。”

玉真子只感这掌来势凌厉之极，急忙回掌挡格。双掌相交，两人都倒退了三步。玉真子大吃一惊，看清楚了对手，心下更惊，叫道：“啊！你这小子逃出来了。”他初时只道小偷盗剑，便赤身露体的追了出来，哪料得竟有袁承志这大高手躲在墙外。

袁承志一退之后，又即上前。玉真子左手拉住棉被，惟恐滑脱，只得以右掌迎敌。但这条大棉被何等累赘，只拆得两招，脚下一绊，一个踉跄，袁承志顺势一拳，重重击在他肩头。玉真子又急又怒，他正在浓情畅怀之际，给胡桂南乘机偷去了宝剑衣服，本已大吃一惊，这时再遇劲敌，肩头中了袁承志破玉拳中的一招，整条右臂都酸麻了。他自八岁之后，从未在人前赤裸过身子，这时狼狈万状，全想不到若是抛去棉被，赤身露体的跟袁承志动手又有何妨？时当夜晚，又无多人在旁，就算给人瞧见了，他本是个风流好色的男子，也没甚么大不了。但穿衣的习俗在心中已然根深蒂固，手忙脚乱的只顾抵挡来招，左手却始终紧紧抓着棉被不放。再拆两招，背心上又被袁承志一掌击中。这一掌蓄着混元功内劲，玉真子再也抵受不住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口鲜血。

袁承志住手不再追击，笑道：“此时杀你，谅你死了也不心服，下次待你穿上了衣服再打过。”胡桂南急道：“盟主，饶他不得，只怕于祖大寿性命有碍。”袁承志心中一凛：“不错，他去禀告鞑子皇帝，又加重了祖叔叔的罪名，非杀他灭口不可。”纵身上前，双拳往他太阳穴击去。玉真子见来招狠辣，自然而然的举起双手挡格，虽将对方来拳挡开，但棉被已溜到脚下，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胸口已结结实实的被袁承志飞脚踢中。玉真子大骇，再也顾不得身上一丝不挂，拔足便奔。袁承志和胡桂南随后追去。

这道人武功也当真了得，身上连中三招，受伤极重，居然还是奔行如飞，轻功之佳，实是当世罕有。袁承志急步追赶，眼见他窜入了那座牛皮大帐，当即追进。

刚奔到帐口，只见帐内烛火照耀如同白昼，帐内站满了人，当即止步，闪向一旁，只听得帐内众人齐声惊呼。

这时胡桂南也已赶到，一扯袁承志手臂，绕到帐后。两人伏低身子，掀开帐脚，向内瞧去。只见玉真子仰面朝天，摔在地下，全身一丝不挂，瞧不出他一个大男人，全身肌肤居然雪白粉嫩，胸口却满是鲜血，这模样既可怪之极，又可笑无比。

帐中一声惊呼之后，便即寂然无声。只听得一个威严的声音大声说起满洲话来。袁承志吃了一惊，说话之人竟然便是满清皇帝皇太极。

见帐内站满的都是布库武士，不下一二百人，心道：“啊，是了，这鞑子皇帝爱看人比武，今晚又来瞧来啦。算他眼福不浅，见到了武士总教头这等怪模样。”他昨晚领略过这些布库武士的功夫，武功虽然平平，但缠上了死命不放，着实难斗，帐中武士人数如此众多，要行刺皇帝是万万不能，当下静观其变。

只见一名武士首领模样之人上前躬身禀报，皇太极又说了几句话，便站起身来，似是扫兴已极，不再瞧比武了。他走向帐口，数十名侍卫前后拥卫，出帐上马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当真是天赐良机，我在路上出其不意的下手，比去宫中行刺可方便得多了。”低声对胡桂南道：“这是鞑子皇帝，你先回去，我乘机在半路上动手。”胡桂南又惊又喜，道：“盟主小心！”

袁承志跟在皇太极一行人之后，只见众侍卫高举火把，向西而行，心想：“待他走得远些再干，免得动起手来，这些布库武士又赶来纠缠。”

跟不到一里，便见众侍卫拥着皇太极走向一所大屋，竟进了屋子。袁承志好生奇怪：“他不回宫，到这屋里又干甚么了？”当下绕到屋后，跃进墙去，见是好大一座花园，南首一间屋子窗中透出灯光，他伏身走近，从窗缝中向内张去，但见房中锦绣灿烂，大红缎帐上金线绣着一对大凤凰。迎面一张殷红的帷子掀开，皇太极正走进房来。袁承志大喜，暗叫：“天助我也！”

只见一名满洲女子起身相迎。这女子衣饰华贵，帽子后面也镶了珍珠宝石。皇太极进房后，那女子回过身来，袁承志见她约莫二十八九岁年纪，容貌甚是端丽，全身珠光宝气，心想：“这女子不是皇后，便是贵妃了。啊，是了，皇太极去瞧武士比武，这娘娘不爱看比武，便在这里等着，这是皇帝的行宫。”

皇太极伸手摸摸她的脸蛋，说了几句话。那女子一笑，答了几句。皇太极坐到床上，正要躺下休息，突然坐起，脸上满是怀疑之色，在房中东张西望，蓦地见到床边一对放得歪歪斜斜的男人鞋子，厉声喝问。那女子花容惨白，掩面哭了起来。皇太极一把抓住她胸口，举手欲打，那女子双膝一曲，跪倒在地。皇太极放开了她，俯身到床底下去看。

袁承志大奇，心想：“瞧这模样，定是皇后娘娘乘皇帝去瞧比武之时，和情人在此幽会，想不到护国真人突然演出这么一出好戏，皇帝提前回来，以致瞧出了破绽。难道皇后娘娘也偷人，未免太不成话了吧？她情人若是尚在房中，这回可逃不走了。”

便在此时，皇太极身后的橱门突然打开，橱中跃出一人，刀光闪耀，一柄短刀向皇太极后心插去。那女子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烛光晃动了几下，便即熄灭。过了好一会，烛火重又点燃，只见皇太极俯身倒在地下，更不动弹，背心上鲜血染红了黄袍。

袁承志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，看那人时，正是昨天见过的睿亲王多尔衮。那女子扑入他怀里。多尔衮搂住了，低声安慰。

袁承志眼见到这惊心动魄的情景，心中怦怦乱跳，寻思：“想不到这多尔衮胆大包天，竟敢弑了哥哥。事情马上便要闹大，快些脱身为妙。”当即跃出墙外，回到客店。

青青见他神色惊疑不定，安慰他道：“想是鞑子皇帝福命大，刺他不到，也就算了。”

袁承志摇头道：“鞑子皇帝死了，不是我杀的。”

众人料想鞑子皇帝被刺，京城必定大乱，次日一早，便即离盛京南下。

不一日，进山海关到了北京，才听说满清皇帝皇太极在八月庚午夜里“无疾而终”，满清立了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做皇帝。小皇帝年方六岁，由睿亲王多尔衮辅政。

袁承志道：“这多尔衮也当真厉害，他亲手杀了皇帝，居然一点没事，不知是怎生隐瞒的。”洪胜海道：“睿亲王向来极得皇太极的宠信，手掌兵权，满清的王公亲贵个个都怕他。

他说皇太极无疾而终，谁也不敢多口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怎么他自己又不做皇帝？”洪胜海道：“这个就不知道了。或许他怕人不服，杀害皇太极的事反而暴露了出来。福临那小孩子是庄妃生的，相公那晚所见的贵妃，定然就是庄妃了。”

袁承志此番远赴辽东，为的是行刺满清巨酋皇太极，以报父仇，结果亲眼见到皇太极毙命，虽非自己所杀，此人终究是死了，可是内心却殊无欢愉之意，不再思忖：“他为甚么将我交给祖叔叔？以他知人之明，自然料得到祖叔叔定会私自将我释放。他是不是要收服祖叔叔之心，好为他死心塌地的打仗办事？”又想：“祖叔叔投降鞑子，自然是汉奸了。只因他救了我性命，我便冲口而出的叫他叔叔，那岂不是只念小

惠，不顾大义？到底该是不该？”想到皇太极临死的情状，当时似乎忍不住便想冲进房去救他性命，要是多尔衮下手稍缓，自己是否会出手相救，此时回思，兀自难说。

再想到玉真子武功之强，满洲武士之勇，多尔衮手段的狠辣，范文程等人的深谋远虑，只觉世事多艰，来日大难，心中一片片空荡荡地，竟无着落处。

袁承志取出银两，命洪胜海在禁城附近的正条子胡同买了一所大宅第，此次来京要结交王公巨卿、文武官员，以作闯军内应，须得排场豪阔。

这日青青在宅中指挥童仆，粉刷布置。袁承志独自在城内大街闲逛。走到一处，见有数十名户部库丁手执兵刃，戒备森严。听途人说，是南方解来漕银入库。他想这是崇祯皇帝的根本，得仔细看看，当下站得远远的，察看附近的形势，突见两条黑影从库房屋顶上跃起，身法甚是迅速，一转眼间，已在东方隐没。

袁承志大奇，心想光天化日之下，难道竟有大盗劫库，倒要见识一下是何等的英雄好汉，脚下加劲，奔到东北角上，人影已然不见，但这边只有一条道路，于是提气向前疾追，这一提气，真是疾逾奔马，追不多时，果见两人在向前急奔。

他放轻脚步，防那两人发觉，但势头丝毫不缓，片刻间相距已近。但见那两人身穿红衣，头上伸出两条小辫子，看背后模样，竟是十五六岁的童子。两人肩头各负一个包裹，从身形脚步瞧来，包裹份量着实不轻，想来便是库银了，小小年纪，负了重物居然还能如此奔跃迅捷，实是难得。奔不多时，两个红衣童子已到城边。袁承志心想：“不知他们如何出城？”哪知二童竟不停步，直冲而出。

守在城门口的军士眼前一花，两团火样的东西已从身旁擦过，正自惊诧，突然一个灰影又是一晃出城，比那两团红云更加迅速，等到望见是两个穿红、一个穿灰之人的背影时，三人早已去得远了。

袁承志尾随双童，两名童子始终没有发觉。出城后奔行七八里路，眼前尽是田野。两童来到一座大宅之前，从身边取出带钩绳索，抛将上去，抓住墙头，攀援而上，跳了进去。

袁承志走近，见那宅第周围一匝黑色围墙，墙高两丈，居然没一道门户。围墙涂得黑漆漆的，甚是阴森可怖，这已十分奇怪，而屋子竟没门户，更是天下少有的怪事。他好奇心起，纵身跃入，里面地基离墙却有两丈三尺高，如不是身负绝顶武功，多半会出于不意，摔跌一交。里面又有一道围墙，全是白色，仍是无门。

他这时一不做二不休，跃上墙头。这堵墙比外面围墙已高了三尺，但因地基低陷三尺，在外面却看不出来。他跃进白墙，发觉地基又低三尺，前面一重围墙全作蓝色，墙垣更比白墙高了三尺。跃进一重又是一重，第四重是黄墙，第五重是红墙，那时墙高已达三丈三尺，他轻功再高，也已不能跃上墙头，当下施展“壁虎游墙功”，手足并用，提气直上。

寻思：“难道出入此屋，都是要用绳索攀援？必定另有密门。”

左手攀上墙头，一提劲，翻身而起，坐上墙头，只见里面是五开间三进瓦屋，静悄悄的似乎阒无一人。

他高声叫道：“晚辈冒昧，擅进宝庄。贤主人可能赐见么？”

说话一停，只听五道高墙上撞回来的回声先后交织，组成一片烦杂之声，屋中始终没有回答。

他等了片刻，又叫一遍，突然第三进中扑出十余条巨犬，张牙舞爪，高声狂吠，模样甚是凶恶。他本见两个童子武艺高强，心想屋主人必是英侠一流，颇想结识，这时见屋里放出猛犬，知道主人厌恶外客，不便自讨没趣，于是跃出墙外，回到居所。

进屋时，只见青青正在雇匠购物，整花木，修门窗，换地板，刷墙壁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袁承志暗喜，心想青弟助我甚多，当日衢江江上那股杀人不眨眼的凶狠气质，不到一年，竟然逐渐改变。

晚饭后，他把刚才所遇说了。大家啧啧称奇，都猜不透怪屋中所居是何等样人。

次日清晨，众人聚在花厅里吃早饭。庭中积雪盈寸，原来昨晚竟下了半夜大雪。院子里两树梅花含苞吐艳，清香浮动，在雪中开得越加精神。

一名家丁匆匆进来，对青青道：“小姐，外面有人送礼来。”

另一名家丁捧进礼物，原来是一个宋瓷花瓶，一座沈石田绘的小屏风。袁承志道：“这两件礼物倒也雅致，谁送的呀？”礼物中却无名帖。青青封了一两银子，命家丁拿出去打赏，问清楚是谁家送的礼，过了一会，家丁回来禀道：“送礼的人已走了，追他不着。”

众人都笑那送礼人冒失，白受了他的礼，却不见他情。洪胜海道：“袁相公名满天下，这次来京，江湖上多有传闻，总是慕名的朋友向你表示敬意的。”众人都道必是如此。

中午时分，有人挑了整席精雅的酒肴来，乃是北京著名的全聚兴菜馆做的名菜。一问厨师，说是有人付了银子让送来的。众人起了疑心，把酒肴让猫狗试吃，并无异状。

下午又陆续有人送东西来，或是桌椅，或是花木，都是宅第中合用之物。青青只说得一句：“这里须得挂一盏大灯才是。”过不了一个时辰，就有人送来一盏精致华贵的大宫灯。

再过片刻，又有人送来绸缎丝绒、鞋帽衣巾，连青青用的胭脂花粉，也都是特选上等的送来。铁罗汉一把抓住那送衣服的人，喝道：“你怎知这里有个头陀？连我穿的袈裟也送来了？”

那衣店伙计给他一抓，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不知道啊！今儿一早，有人到小店里来，多出银子吩咐赶做的。”

这时人人奇怪不已，纷纷猜测。青青故意道：“这送礼的人要是真知我心思，给我弄一串珍珠来就好啦。”隔了片刻，只见一个仆人走出厅去。青青向洪胜海道：“快瞧他到哪里去？”不多时那仆人又回来侍候。洪胜海却隔了一个时辰才回。

他刚跨进门，珠宝店里已送了两串珠子来。

青青接了珠子，直向内室，袁承志和洪胜海都跟了进去。

洪胜海道：“那仆人走到门外，对一个乞丐说了几句话，就回进来。我就跟着那乞丐。见他走过了一条街，就有衙门的一个公差迎上来。两人说了几句话，那乞丐又回到我们门前。”

青青道：“那你就盯着那鹰爪？”洪胜海道：“正是。那鹰爪却不上衙门，走到一条胡同的一座大院子里。我见四下无人，上屋去偷偷一张。原来里面聚了十多名公差，中间一个老头儿，瞎了一只眼睛，大家叫他单老师，似是他们的头子。我怕他们发觉，就溜回来了。”

青青道：“好啊！官府耳目倒也真灵，咱们一到北京，鹰爪就得了消息。哼，要动咱们的手，只怕也没这么容易呢！”

袁承志道：“可是奇在干么要送东西来，不是明着让咱们知道么？京里吃公事饭，必定精明强干，决不会做傻事。不知是甚么意思？”命洪胜海把程青竹、沙天广、胡桂南等人请来，谈了一会，都是猜想不透。

青青道：“公差的脏东西，咱们不要！”当晚她与哑巴、铁罗汉、胡桂南、洪胜海等搬了送来各物，都放在公差聚会的那个大院子里。

次日青青把传递消息的仆人打发走了，却也没难为他。那仆人恭恭敬敬的接了工钱，一再称谢，磕了几个头去了，丝毫没露出不愉的神色。袁承志等严密戒备，静以待变，那天果然没再有人送东西来。

这天晚上又是下了一晚大雪。次日一早，洪胜海满脸惊诧之色，进来禀报：“屋子前面的积雪，不知是谁给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这真奇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批鹰爪似乎暗中在拚命讨好咱们。”青青笑道：“啊，我知道了。”众人忙问：“怎么？”

青青道：“他们怕咱们在京里做出大案来，对付不了，因此先来打个招呼，交个朋友。”沙天广笑道：“说来倒有点像。可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强盗，从来没听见过这种事。”

程青竹忽道：“我想起啦，那独眼捕快名叫独眼神龙单铁生。不过他退隐已久，这才一时想他不起。”

又过数日，众人见再无异事，也渐渐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

这天正是冬至，众人在大厅上饮酒闲谈，家丁送上个大红名帖，写着“晚生单铁生请安”的字样，并有八色礼盘。袁承志道：“快请。”家丁道：“这位单爷也真怪，他说给袁相公请安，转头走了，让他坐，却不肯进来。”洪胜海奉了袁承志之命，拿了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三人的名帖回拜，并把礼物都退了回去。

接连三天，单铁生总是一早就来投送名帖请安。程青竹道：“独眼神龙在北方武林中也不是无名之辈，怎么鬼鬼祟祟的尽搞这一套，明儿待我找上门去问问。”胡桂南道：“这些招数可透着全无恶意，真是邪门。”

铁罗汉忽然大声道：“我知道他干甚么。”众人见他平时傻愣愣的，这时居然有独得之见，都感诧异，齐问：“干甚么啊？”铁罗汉道：“他见袁相公武功既高，名气又大，因此想招他做女婿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无不大笑。沙天广正喝了一口茶，一下子忍不住，全喷在胡桂南身上。胡桂南一面揩身，一面笑道：“独眼龙的女儿也是独眼龙，袁相公怎么会要？”铁罗汉瞪眼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胡桂南笑道：“那你怎知道他有女儿？”

众人开了一阵玩笑。青青口里不说甚么，心中却老大的不乐意，暗想那独眼龙可恶，别真的要招大哥做女婿。这天晚上，取来七张白纸，都画了个独眼龙老公差的图形，写上“独眼神龙单铁生盗”的字样，夜里飞身跃入七家豪门大户，每家盗了些首饰银两，再给放上一张独眼龙肖像。

次日清晨，洪胜海在她房门上敲了几声，说道：“小姐，独眼龙来啦。袁相公陪他在厅上说话。”青青换上男装，走到厅上，果见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陪着一个瘦削矮小的老头在喝茶。袁承志给她引见了。青青见这单铁生已有六十上下年纪，须眉皆白，一只左眼炯炯发光，显得十分精明干练。

只听他道：“小老儿做这等事，当真十分冒昧。不过实是有件大事，想恳请袁相公跟各位鼎力相助，小老儿和各位又不相识，只得出此下策。不想招恼了各位，小老儿谨此谢过。”说着跪下来磕头。

袁承志连忙扶起，正要问他何事相求，青青忽道：“令爱好吧？怎不跟你同来？”单铁生一愣，道：“小老儿光身一人，连老伴也没有，别说子女啦！”青青又问：“那你有孙女儿没有？有干女儿没有？”单铁生道：“都没有。”青青嫣然一笑，返身入房，捧了盗来的首饰银两，都还了给他，笑道：“在下跟你开个玩笑，请别见怪。不过若非如此，也请不到你大驾光临。”单铁生谢了，心想：“这玩笑险些害了我的老命。”又想：“这个女扮男装的姑娘怎地老是问我有没女儿？总不是想拜我为干爹吧？”

众人都觉奇怪，正要相询，忽然外面匆匆进来一名捕快，向众人行了礼，对单铁生道：“单老师，又失了二千两库银。”

单铁生倏然变色，站起身来作了个揖，道：“小老儿有件急事要查勘，待会再来跟各位请安。”收了青青交还的物事，随着那捕快急急去了。

到得下午，鹅毛般的大雪漫天而下。青青约了袁承志，到城外西郊饮酒赏雪。两人没单独共游已久，这时偷得半日清闲，甚是畅快。这一带四下里都是芦苇。青青带着食盒，盛了酒菜。两人喝酒闲谈，赏玩风景。当地平时就已荒凉，这时天寒大雪，更是不见有人。

袁承志问起交还了甚么东西给单铁生，青青笑着把昨晚的事说了。袁承志道：“唉，我刚赞你变得乖了，哪知仍是这般顽皮。”青青道：“你几时赞过我呀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心里赞你，你自然不知道。”青青很是高兴，笑道：“谁教他不肯露面，暗中捣鬼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不知他想求咱们甚么事？”青青道：“这种人哪，哼，不管他求甚么，都别答应。”两人喝了一会酒，说到在衢州石梁中夜喝酒赏花之事。青青想起故乡和亡母，不觉凄然欲泣。袁承志忙说笑话岔开。

坐了半日，眼见天色将晚，两人收拾了食盒回家。经过一座凉亭，只见一个乞丐卧在一张草席上，只穿了一条犊鼻裤，上身赤裸。青青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拿出一锭银子，放在席上，柔声道：“快去买衣服，别冻坏了。”刚走出亭子，只听那乞丐咕哝道：“给我银子干甚么？再冷些也冻不死老子。

有酒却不请人喝，真不够朋友。”

青青大怒，回头要骂。袁承志见这乞丐赤裸了身子。在严寒中毫无战瑟畏冻之态，本已奇怪，听了这几句话，一拉青青的手，转头说道：“酒倒还有，只是残菜冷酒，颇为不恭，不敢相邀。”那乞丐坐起身子，伸手道：“做叫化的，吃残菜、喝冷酒，那正合适。”

袁承志从食盒中拿出一壶吃剩的酒菜，递了过去。那乞丐接了，仰脖子骨嘟嘟的猛喝。

这乞丐四十岁左右年纪，满脸胡须，两条臂膀上点点斑斑，全是伤疤。他把一壶酒喝干，赞道：“好酒！这是二十年的女儿红陈绍。”青青笑道：“你倒识货，上口便知。”那乞丐道：“可惜酒少了，喝得不过瘾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明日我们再携酒来，请阁下一醉如何？”乞丐道：“好呀，你这位相公倒很慷慨，读书人有这样的胸襟，也算难得。”袁承志听他谈吐不俗，更知他不是寻常乞丐，两人一笑转身。走出亭去。

走了数步，青青好奇回头再望，只见那乞丐弯了身子，全神贯注的凝视着左方甚么东西。青青拉拉袁承志的手道：“他在瞧甚么？”袁承志看了一眼道：“似乎是甚么虫豸。”但见那乞丐神情紧迫，双手箕张，似乎作势便欲扑上。两人走近去看，那乞丐连连挥手，脸色极是严重。

两人不再上前，随着他眼光向雪地里一看，原来是条小蛇，长仅半尺，但通体金色，在白雪中灿然生光。

注：清太宗皇太极死因不明。《清史稿·太宗本纪》：“崇德八年八月庚午，上御崇政殿，是夕亥时无疾崩，年五十有二。”当天他还在处理政事，一无异状，突然在半夜里“无疾崩”，后人颇有疑为多尔衮所谋杀，但绝无佐证。顺治六年，“皇父摄政王”多尔衮据说和皇太极的妃子庄妃、即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太后正式结婚。张煌言诗有云：“春官昨进新仪注，大礼恭逢太后婚。”此事普遍流传，但无明文记载。近人孟森认为不确，胡适则对孟森之考证以为不够令人信服。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之习俗和中原汉人大异，兄终弟及，原属常事。清太后下嫁多尔衮事，近世治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。

回目中“烛影”用宋太宗弑兄宋太祖“烛影摇红”故事。“昭阳”用赵合德居昭阳殿故事。赵合德为皇后赵飞燕之妹，封昭仪，与人私通，后致汉成帝于死。清庄妃为太宗孝端皇后之侄女，民间传说称之为“大玉儿”、“小玉儿”者也。汉、宋、清三朝宫闱秘事，未尽可信，牵扯为一，或近于诬。小说家言，史家不必深究也。



第十五回　纤纤出铁手 矫矫舞金蛇

只见那金色小蛇慢慢在雪地中游走，那乞丐屏息凝气，紧紧跟随。小蛇游出十余丈，来到一个径长丈许的圆圈。四围都是白雪，圈中却片雪全无。眼见雪花飘入圈子便即消融，变成水气，似乎泥土底下藏着个火炉一般。小蛇游到圈边，并不进去，围着圈子绕了几周。那乞丐向袁承志和青青摇手示意，叫他们不可走近。两人心想化子捉蛇，有甚么大不了，见他煞有介事，就静静站在一旁观看。只见那小蛇向着圈子中间一个大孔不住嘘气，过了一盏茶时分，只听嗤的一声响，小蛇猝然退倒，洞里窜出一条大蛇来。青青吓了一跳，失声惊呼。那乞丐怒目横视，如不是他心情紧张，只怕早已大声斥骂了。

大蛇身长丈余，粗如人臂，全身斑斓五色，一颗头作三角形，比人的拳头还大。袁承志曾听木桑道人说起，凡蛇头作三角形的必具奇毒，寻常大蛇无毒，此蛇如此巨大，却是毒蛇，实在罕见。蛇虫之物冬天必定蛰伏土中，极少出外，这大蛇似是被小蛇激引出来，血红的舌头总有半尺来长，一伸一缩，形状可怖。这时小蛇绕圈游走，迅速已极。大蛇身躯比小蛇粗大何逾五六十倍，但不知怎样，见了小蛇竟似颇为忌惮，身子紧紧盘成一团，昂起蛇头，双目紧紧盯住小蛇，不敢丝毫怠忽。小蛇越游越急，大蛇转头也随着加快。

青青这时不再害怕，只觉很是有趣，一回头，却见那乞丐手舞足蹈，正在大忙特忙，不住从一只破布袋里摸出一块块黄色之物，塞入口中乱嚼，嚼了一阵，拿出来捏成细条，围在圈外，慢慢的布成了一个黄圈。药物气息辛辣，虽然相隔不近，却仍是刺鼻难闻。

那小蛇突然跃起，向大蛇头顶扑去，大蛇口中喷出一阵红雾。小蛇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，又落在地下游走，看来红雾极毒，小蛇不敢接近。

袁承志突然想起，《金蛇秘笈》中记载有一套拳法，路子有些像“八卦游身掌”，但变化远为繁复。此时见到大小两蛇相拒互攻，忽想这拳法和蛇斗颇为相似，金蛇郎君当年创下这路拳法，莫非是山观蛇斗而触机么？又想：这条小蛇也是金色，倒也巧合。

那乞丐仍是不住嚼烂药物，在第一道黄线圈外又敷了两道圈子，每道圈子相距尺许。他布置已毕，这才脸露笑容，俯身静观两蛇争斗，那小蛇连扑数次，都被大蛇喷红雾击退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小蛇数次进攻，身法各不相同，大蛇的红雾却越喷越稀。再斗下去，大蛇必败。”却见大蛇突然反击，张开大口，露出獠牙疾向小蛇咬去。小蛇东闪西避，常常间不容发，有时甚至在大蛇口中横穿而过，大蛇却始终伤它不到。这般穿了数次，大蛇似乎明白了敌人的招数，伸口向左虚咬一口，待小蛇跃起，忽然间身子暴长，如箭离弦，一口向小蛇尾上咬去。那小蛇在空中竟会打转，弯腰一撞，登时一头把大蛇的左眼撞瞎。

袁承志看得心摇神驰，真觉是生平未见之奇，情不自禁，大叫一声：“好呀！”

大蛇受创，嗤的一声，钻入了洞中。它出来得快，回得更快，霎时之间，丈余的身子没得无影无踪。小蛇对着洞口又不住嘘气。

青青突然感到一阵头晕，“啊哟”一声，拉住袁承志手臂。

袁承志吃了一惊，知她贪看蛇斗，站得太近，大蛇喷出来的红雾是剧毒之物，弥散开来，以致中了蛇毒。想起胡桂南所赠的朱睛冰蟾是解毒灵物，幸好带在身边，忙摸出来放在她口边。青青对着冰蟾吸了几口气，觉得一阵清凉，沁入心脾，头晕顿止。那乞丐望见了朱睛冰蟾，不眨眼的凝视，满脸艳羡之色。袁承志接过冰蟾，放入囊中，拉青青退开了数步，心想：“你这捉蛇化子倒有眼力，知道这是珍物，你天天与毒物为伍，这朱睛冰蟾倒是件防身至宝呢。”

只见蛇洞中渐渐冒出红雾，想是那大蛇抵受不住小蛇嘘气，又要出斗，果然红雾渐浓，大蛇又嗤的一声钻了出来。这时大蛇少了一只眼

睛，灵活大减，不多时右眼又被撞瞎。大蛇对准洞口猛窜，哪知小蛇正守在洞口。两蛇相对，大蛇一口把小蛇吞进了肚里。

这一下袁承志和青青都大出意料之外，眼见小蛇已经大胜，怎么忽然反被敌人吞去？只见大蛇翻翻滚滚，显得十分痛楚，突然一个翻身，小蛇咬破大蛇肚子，钻了出来。青青叹道：“唉，这小家伙真是又凶又狡猾。”大蛇仍是翻腾不已，良久方死。那小蛇昂起身子，笔直竖起，只有尾巴短短的一截着地，似乎耀武扬威，自鸣得意，绕着大蛇尸身游行一周后，蜿蜒向外，那乞丐神色登时严重。小蛇游到黄圈之旁，突然翻了个筋斗，退进圈心。青青问道：“这些黄色的东西是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想是雄黄、硫磺之类克制蛇虫的药物。”青青道：“这条小蛇很有趣，我帮蛇儿，盼望这化子捉它不到。”

她也早想到了父亲的外号，先前那乞丐神态无礼，她倒盼望他给小蛇撞瞎一只眼睛。

只见小蛇疾兜圈子，忽然身子一昂，尾部使力，跃了起来，从空中穿过了黄线，落在第二道圈内。乞丐神色更见紧张，小蛇又是急速游走，一弹之下，又跃过了一层圈子。

乞丐口中喃喃自语，取出一把药物，嚼烂了涂在手上臂上。小蛇在圈中游走，乞丐跟着绕圈疾行。青青噗嗤一声，笑了出来，但不久见乞丐全身淌汗，汗水一滴一滴落在雪地之中，不觉收了笑容，呆呆怔住，心想这小小一条蛇儿，何苦跟它费那么大的劲？

袁承志低声道：“这乞丐武功很好，看来跟沙天广、程青竹他们不相上下。”青青道：“我看他身法手劲，也不见有甚么特别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瞧他胸腹不动，屏住呼吸，竟支持了这么久。”青青道：“为甚么不呼吸？啊，我知道啦。他怕蛇的毒气，不敢喘气。”

这时一人一蛇都越走越快，小蛇突然跃起向圈外窜出，乞丐刚巧赶上，迎头一口气吹了过去。小蛇啪的一声，落在地上，继续游走。如此窜了三次，都被乞丐吹回。那小蛇忽然不住改变方向，有时向左，有时向右，这么一来，乞丐便跟它不上了。那小蛇东边一窜，西边一闯，终于找出空隙，跃出圈子。袁承志和青青不禁失声惊呼。青青跟着拍手叫好。

乞丐见小蛇跃出黄圈，立即凝立不动，说也奇怪，那小蛇并不逃走，反而昂首对着乞丐，蓄势进攻。这一来攻守易势，乞丐神态慌张，想逃不能，想攻不得。袁承志手中扣住三粒铜钱，只待乞丐遇险，立即杀蛇救人。小蛇窜了数次，那乞丐都避开了，但已显得十分狼狈。袁承志见他危急，正想施放暗器，乞丐忽然急中生智，等小蛇再窜上来时，伸出左手大拇指一晃，小蛇快似闪电，一口已咬住拇指。乞丐右手食中两指突然伸出，也已钳住小蛇的头颈，两指用力，小蛇只得松口。他忙从破布囊里取出一个铁管，把小蛇放入，用木塞塞牢，随手把铁管在地上一丢，转头对袁承志厉声道：“快拿冰蟾来救命。”

青青见小蛇终于被擒，已是老大不快，听他说话如此无礼，更是有气，说道：“偏不给！”袁承志见他一身武功，心中爱惜，又见他左掌已成黑色，肿得大了几乎一倍，而黑色还是向上蔓延，这小蛇竟具如此剧毒，不禁心惊，于是取出朱睛冰蟾，递给了他。

乞丐大喜，忙把冰蟾之口对准左手拇指，不到片刻，伤口中的黑血汩汩流下，都滴在雪上，有如泼墨一般。掌上黑气渐退，肿胀已消，再过一阵，黑血变成红血。乞丐哈哈大笑，在裤上撕块破布扎住伤口，把冰蟾放入了自己布囊。

青青伸出手道：“冰蟾还来。”乞丐双眉竖起，满脸凶相，喝道：“甚么冰蟾？”青青向他身后一指，惊叫起来：“啊，那边又有一条小金蛇！”乞丐吃了一惊，回头去看。青青俯身拾起地下铁管，对准乞丐的背心，喝道：“我拔塞子啦。”

乞丐知道中计，这塞子一拔开，小蛇必定猛窜而出，咬他背心，自己上身赤裸，如被咬中要害，纵使身有冰蟾，也未必救治得了，只得哈哈大笑，摸出冰蟾来还给袁承志，笑道：“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，这小姑娘真聪明。”

青青待袁承志接过冰蟾，把小铁管还掷地下。袁承志本来颇想和那乞丐结交，然见他非但不谢救命之恩，反而觊觎自己至宝，人品十分卑下，拱手说了声：“后会有期。”就和青青携手走了。那乞丐目露凶光，喝道：“喂，你们两个慢走！”

青青怒道：“干甚么？”乞丐道：“把冰蟾留下，就放你们走路。

你们两个小家伙想不想活命？”青青见他如此蛮不讲理，正要反唇相讥，袁承志抢着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那乞丐目光炯炯，双手一伸一缩，作势便要扑来伤人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恶丐自讨苦吃。”

那乞丐正要出击，突听远处兵刃叮当相交，几个人呼斥奔逐，踏雪而来。前面奔逃的是两个红衣童子，肩头都负着一个大包袱，边逃边打，后面追赶的是四五名公差，为首一人，袁承志和青青认得正是独眼神龙单铁生。他手持一杆铁尺，敲打截戳，居然都是上乘的点穴功夫。这件公门中差役所用的寻常武器，在高手手里竟也极具威力。

那两个童子招架不住，直向乞丐奔来，叫道：“齐师叔，齐师叔！”一面把肩头的包袱抛了过来。那乞丐双手各接一包，放在地下。他见二童抛去重物后身手登时便捷，返身双战单铁生，打得难解难分，其余几名公差武功都是平平，心中记着冰蟾至宝，转身扑向袁承志，伸手便去抓他肩头。袁承志不愿显示武功，回头就跑，躲到了单铁生身后。

单铁生初见袁承志、青青和那乞丐站在一起，早就暗自心惊，忽见乞丐与袁承志为敌，登时精神大振，左掌夹着铁尺，连连进袭，只听“啊”的一声，一名童子“肩贞穴”被铁尺点中。另一名童子一惊，单铁生乘势一脚，将他踢了出去。

那乞丐斗然站住，粗声粗气的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单老师！”单铁生道：“阁下尊姓大名？在下求你赏我们一口饭吃。”那乞丐道：“我一个臭叫化子，有甚么名字？”俯身解开红衣童子被点的穴道。这时两名公差已把地下的包裹捡起，那乞丐忽然呼哨一声，两名童子抢将上去，一掌一个，打倒两名公差，抢了包袱便走。

单铁生提起铁尺，发足追去，喝道：“大胆小贼，还不给我放下。”两名童子毫不理会，只是狂奔。单铁生几个起落，举铁尺向后面那童子背心点去，突然风声响处，那乞丐斜刺里跃到，夹手就来夺他铁尺。单铁生虽只独眼，武功却着实了得，铁尺倒竖，尾端向敌人腕上砸去，那乞丐手腕一沉，左掌反击对方背心。单铁生左臂横格，想试试敌人的功力。那乞丐猝然收招，反身一个筋斗，跃出丈余，随着两名红衣童子去了。

单铁生见他身手如此敏捷，不觉吃惊，心想己方虽然人众，但除自己外都是庸手，孤身追去，势所不敌，只得住足不追，向袁承志长揖到地，连称：“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！”袁承志愕然不解，说道：“单头儿不必客气，那乞丐是甚么门道？”

单铁生道：“请两位到亭中宽坐，小人慢慢禀告。”三人在亭中坐定，单铁生把这事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。

原来上个月户部大库接连三次失盗，被劫去数千两库银。

天子脚底下干出这等大事来，立时九城震动。皇帝过不两天就知道了，把户部傅尚书和五城兵马周指挥使狠狠训斥了一顿，谕示：一个月内若不破案，户部和兵马指挥司衙门大小官员一律革职严办。

北京的众公差给上司追逼得叫苦连天，连公差的家属也都收了监。不料衙门中越是追查得紧，库银却接连一次又一次的失盗。众公差无法可施，只得上门磕头，苦苦哀求，把久已退休的老公差独眼神龙单铁生请了出来。单铁生在大库前后内外仔细查勘，知道盗银子的必非寻常盗贼，而是武林好手，一打听，知道新近来京的好手只有袁承志等一批人。

青青听到这里，呸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你是疑心我们作贼！”

单铁生道：“小人该死，小人当时确是这么想，后来再详加打听，才知袁相公在南京义救铁背金鳌焦公礼，在山东结交沙寨主、程帮主，江湖群雄推为七省盟主，真是大大的英雄豪杰。”青青听他这样的赞捧袁承志，不由得心下甚喜，脸色顿和。

单铁生又道：“小人当时心想，以袁相公如此英雄，如此身份，怎能来盗取库银？就算是他手下人干的，他老人家得知后也必严令禁止。后来再加以琢磨，是了，是袁相公要我们好看来着。这么一位大英雄来到京城，我们竟没来迎接，实在是难怪袁相公生气。咳，谁教小人瞎了眼珠呢。”青青向他那只白多黑少的独眼望了一望，不由得噗哧一笑。单铁生续道：“因此我们连忙补过，天天到府上来请安谢罪。”青青笑道：“你不说，谁知道你的心眼儿啊！”单铁生道：“可是这件事又怎么能说？我们只盼袁相公息怒，赏还库银，救救京城里数百名公差的全家老小，哪知袁相公退回我们送去的东西，还查知了小人的名字和匪号，大撒名帖，把小人惩戒了一番。”

青青只当没听见，丝毫不动声色。

单铁生又道："这一来，大家就犯了愁。小人今日埋伏在库里，只等袁相公再派人来，就跟他拚命，哪知来的却是这两个红衣童子。我们追这两个小鬼来到这里，又遇见这怪叫化。袁相公，总得请你指点一条明路。"说着跪了下去，连连磕头。

袁承志忙即扶起，寻思："那乞丐和红衣童子虽然似乎不月赞是善类，但他们既与官府为难，我又何必相助这等腌公差？何况抢了朝廷库银，那也是帮闯王的忙。"当下把如何见到怪叫化、如何看他捉蛇、那乞丐如何想抢他冰蟾的事说了。

单铁生求他帮同拿访。袁承志笑道："拿贼是公差老哥们干的事。兄弟虽然不成器，还不致做这种事。"单铁生听他语气，不敢再说，只得相揖而别，和众公差怏怏的走了。

归途之中，青青大骂那恶丐无礼，说下次若再撞见，定要叫他吃点苦头。正走之间，只见迎面走来一批锦衣卫衙门的兵丁，押着一大群犯人。群犯有的是满头白发的老人，有的却是还在怀抱的婴儿，都是老弱妇孺。众兵丁如狼似虎，吆喝斥骂。一名少妇求道："总爷你行行好，大家都是吃公门饭的。我们又没犯甚么事，只不过京城出了飞贼，累得大家这样惨。"一个兵士在她脸蛋上摸了一把，笑道："不是这飞贼，咱们会有缘份见面么？"袁承志和青青瞧得甚是恼怒，知道犯人都是京城捕快的家属。公差捕快残害良民，作孽多端，受些追逼，也冤不了他们，但无辜妇孺横遭累害，心中却感不忍。

又走一阵，忽见一群捕快用铁链拖了十多人在街上经过，口里大叫："捉到飞贼啦，捉到飞贼啦！"许多百姓在街旁瞧着，个个摇头叹息。袁承志和青青挤近去一看，所谓飞贼，原来都是些蓬头垢面的穷人，想是捕快为了塞责，胡乱捉来顶替，不由得大怒。

回到寓所，洪胜海正在屋外探头探脑，见了两人，大喜道："好啦，回来啦！"袁承志忙问："怎么？"洪胜海道："程老夫子给人打伤了，专等相公回来施救。"

袁承志吃了一惊，心想程青竹武功了得，怎会给人打伤？

忙随洪胜海走到程青竹房中，只见他躺在床上，脸上灰扑扑的一层黑气。沙天广、胡桂南、铁罗汉等都坐在床边，个个忧形于色。众人见到袁承志，满脸愁容之中，登时透出了喜色。

袁承志见程青竹双目紧闭，呼吸细微，心下也自惶急，忙问："程老夫子伤在哪里？"沙天广把程青竹轻轻扶起，解开上衣。

袁承志大吃一惊，只见他右边整个肩膀已全成黑色，便似用浓墨涂过一般，黑气向上蔓延，盖满了整张脸孔，直到发心，向下延到腰间。肩头黑色最浓处有五个爪痕深入肉里。

袁承志问道："甚么毒物伤的？"沙广天道："程老夫子勉强支持着回来，已说不出话了。也不知是中了甚么毒。"袁承志道："幸好有朱睛冰蟾在此。"取出冰蟾，将蟾嘴对准伤口。

伸手按于蟾背，潜运内力，吸收毒气，只见通体雪白的冰蟾渐渐由白而灰、由灰而黑。胡桂南道："把冰蟾浸在烧酒里，毒汁就可浸出。"青青忙去倒了一大碗烧酒，将冰蟾放入酒中，果然缕缕黑水从蟾口中吐出，待得一碗烧酒变得墨汁相似，冰蟾却又纯净雪白。这般吸毒浸毒，直浸了四碗烧酒，程青竹身上黑气方始褪尽。

程青竹睡了一晚，袁承志次日去看望时，他已能坐起身来道谢。袁承志摇手命他不要说话，请了一位北京城里的名医来，开几帖解毒清血的药吃了。调养到第三日上，程青竹已有力气说话，才详述中毒的经过。

他道："那天傍晚，我从禁宫门前经过，忽听人声喧哗，似乎有人吵骂打架。走近去看，见地下泼了一大滩豆花，一个大汉抓住了个小个子，不住发拳殴打。一问旁人，才知那个小个子是卖豆花的，不小心撞了那大汉，弄脏了他衣服。我见那小个子可怜，上前相劝。那大汉不可理喻，定要小个子赔钱。一问也不过一两银子，我就伸手到袋里拿钱，心想代他出了这两银子算啦。唉，哪知一时好事，意中了奸人的圈套。我右手刚伸入袋，那两人突然一人一边，拉住了我的手臂………"

青青听到这里，不禁"啊"的一声。程青竹道："我立知不妙，双膀一沉，想甩脱二人再问情由，哪知右肩斗然间奇痛入骨。这一下来得好不突兀，我事先毫没防到，当下奋力反手扣住那大汉脉门，举起他身子，往小个子的头顶碰去，同时猛力往前直窜，回过身来，才看清在背后偷袭我的是个黑衣老乞婆。这乞婆的形相丑恶可怕之极，满脸都是凹凹凸凸的伤疤，双眼上翻，赫赫冷笑，举起十只尖利的爪子，又向我猛扑过来。"

程青竹说到这里，心有余悸，脸上不禁露出惊恐的神色。

青青呀的一声惊叫，连沙天广、胡桂南等也都"噫"了一声。

程青竹道："那时我又惊又怒，退后一步，待要发掌反击，不料右臂竟已动弹不得，全然不听使唤。这老乞婆磔磔怪笑，直逼过来。我急中生智，左手提起一桶豆花，向她脸上泼了过去。她双手在脸上乱抹，我乘机发了两支青竹镖，打中了她胸口，总也教她受个好的。这时我再也支持不住，回头往家里狂奔，后来的事便不知道了。"

沙天广道："这老乞婆跟你有梁子么？"程青竹道："我从来没见过她。我们青竹帮跟江南江北的丐帮，素来河水不犯井水。"青青道："难道她看错了人？"程青竹道："照说不会。

她第一次伤我之后，我回过头来，她已看清楚了我面貌，仍要再下毒手。"胡桂南道："她手爪上不知道喂了甚么毒药，毒性这般厉害？"沙天广道："她手爪上定是戴了钢套子，否则这般厉害的毒药，自己又怎受得了？"

众人议论纷纷，猜不透那乞婆的来路。程青竹更是气愤，不住口的咒骂。

沙天广道："程兄你安心休养，我们去给你探访，有了消息之后，包你出这口恶气。"当下沙天广、胡桂南、铁罗汉、洪胜海等人在北京城里四下访查。一连三天，犹如石沉大海，哪里查得到半点端倪？

这天早晨，独眼神龙单铁生又来拜访，由沙天广接见。单铁生忧容满脸，说起户部库银又失了三千两。沙天广唯唯否否，后来随口说起那老乞婆的事，单铁生却留上了心。

次日一早，单铁生兴冲冲的跑来，对沙天广道："沙爷，那老乞婆的行踪，兄弟已访到了一点消息，最好请袁相公一起出来，大家商酌。"沙天广进去说了。青青道："哼，他是卖好，还是要胁？"袁承志道："两者都是，这就去见见他。"

众人一齐出来。单铁生道："兄弟听说那乞婆中了程爷的青竹镖，心想她定要用大批地骨皮、川乌颜、蛇藏子、鲮鱼甲这几味药解伤，于是派人在各家大药材店守着，有人来买这些药，就悄悄跟去。只见这老乞婆受伤多日，倘若药材已经买足，这条计策就不灵了。总算运气不错，做公的盘问各处药材店，得到了线索。这件事实在古怪！"程青竹道："甚么古怪？"单铁生道："她藏身的所在，你道是在哪里？原来是诚王爷的别府！诚王爷是当今皇上的叔父，宗室贵胄，怎会跟这些江湖人物打交道？因此兄弟也不敢确定。"众人一听，都大为惊诧。袁承志道："你带我们到这别府去瞧瞧再说。"单铁生答应了。

程青竹未曾痊愈，右臂提不起来，听从袁承志劝告，在屋里候讯。袁承志怕敌人乘机前来寻仇，命洪胜海留守保护。

出城七八里，远远望见一列黑色围墙。单铁生道："那就是了。"袁承志疑心大起，暗想："这明明是红衣童子进去的所在。莫非单铁生查到了大盗落脚的地方，故意引我们来，好做他帮手？要真是王公的别府，哪有起造得如此古怪的？"寻思这几日来尽遇到诡秘怪异之事，倒要小心在意。

这时沙天广也想起了袁承志日前所说的无门大宅，问单铁生道："这座宅子没门，不知人怎样进去？"单铁生道："总是另有秘门吧。王爷的别府，旁人也不敢多问。"

袁承志决心静以待变，不出主意，且看单铁生怎样，仰头观赏天上变幻不定的白云。

忽听得鸡声咯咯，两只大公鸡振翅从墙内飞了出来。跟着跃出两名蓝衫童子，身手甚是便捷，数扑之下，便捉住了公鸡，向袁承志等望了

几眼，又跃入围墙。

青青道："这样大的公鸡倒也少见，每只怕有八九斤吧？"

胡桂南道："公鸡再大，也飞不到那么高，有人从墙里掷出来的。那两个童儿假装捉鸡，其实是在察看咱们的动静。"沙天广道："嗯，那两个童儿武功也已很有根底，这地方真有点儿邪门……"

话未说完，突然轧轧声响，围墙上露出洞门，一个人走了出来。这人穿一件天蓝色锦缎皮袍，十分光鲜，袍上却用杂色绸缎打了许多补钉，就如戏台上化子所穿的全新百衲衣一般。待得走近，袁承志、青青和单铁生都是一惊，原来就是那日在雪地捉蛇的乞丐。

这人怪眼一翻，向袁承志道："日前相公赐我美酒，尚未回报。今日难得大驾光临，请到里面，让我作个东道如何？"

袁承志道："好极，好极，只是骚扰不当！"那人也不答话，左手一伸，肃客入内。

袁承志当先进去，见那围墙用厚厚的青石砌成，铁门厚达数寸，外面漆得与围墙同色，铁门与围墙交界处造得细致严密，是以便如没门一般。众人每走进一层围墙，铁门就在身后悄无声息的关上。走入红墙后，那人请众人到花厅坐下，家丁端出菜肴，筛上酒来。

众人见菜肴丰盛，然而每一盘中皆是大红大绿之物，色彩鲜明，形状特异，似乎都是些蛇虫之类，哪里敢下箸去？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请，请！"伸筷从碗中夹起一条东西，只见红头黑身，赫然是条蜈蚣。众人尽皆大惊。那人仰头张口，把一条大蜈蚣津津有味的吃了下去。青青一阵恶心，险些呕了出来，忙掉头不看。

那人见把对方吓倒，得意之极，对单铁生道："你是衙门的鹰爪孙，想是要库银来着。哼，你可知我是谁？"单铁生道："恕小人眼拙，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"

那人哈哈大笑，喝一口酒，又吃了一条不知甚么虫，笑道："在下姓齐名云璈，无名小卒，老兄也不会知道。"单铁生吃了一惊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啊，原来阁下是锦衣毒丐。在下久闻大名。"

袁承志从没听过锦衣毒丐的名字，见单铁生如此震动，想必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，然而日前见他斗蛇，也不见得有甚么了不起。又听单铁生恭恭敬敬的说道："贵教向在两广云贵行道，一直无缘拜见。"齐云璈道："是啊，我们到京师来，也不过几个月。"单铁生道："在下久已不吃公门饭，这次齐英雄们来到京城，弟兄们消息不灵，礼貌不周，在下这里谢过。"

说着连连作揖。齐云璈自顾饮酒吃菜，并不回礼。袁承志心想："公门捕快欺压百姓之时，如狼似虎，见了硬手，却如此低声下气。且看这事如何了结。"

单铁生道："弟兄们胡涂得紧，得罪了齐英雄还一直不知道。只要齐英雄吩咐下来，我们做得到的，无有不遵。"齐云璈道："到今天为止，我们一共取了库银四万五千两，这数目实在太小，实在太小！预计取足十万两，也可以罢手啦！"单铁生道："户部傅尚书跟五城兵马周指挥使知道之后，定会来向诚王爷赔罪。我们做下人的只好请老哥赏口饭吃！"

齐云璈怪眼一翻，森然道："你既知银子是在诚王爷别府，难道还想活着走出去吗？"

此言一出，人人为之色变。忽然间厅外传来一阵尖锐的哨子声，声音惨厉难听之极，各人都不觉打个寒噤，寒毛直竖。青青握住袁承志的手，惊道："那是甚么？"

齐云璈立即站起，叫道："教主升座。大家去听凭发落，瞧各人的造化吧！"单铁生惊道："贵教教主也到了北京？"齐云璈冷笑一声，也不答话，径自入内。

单铁生道："情势紧逼，咱们快走！要是五毒教教主真的到了，大家死了连骨头也剩不下一根。"袁承志还想看个究竟，但觉青青的手微微发抖，周围情势又确是阴森森的十分可怖，说道："好，大伙儿先退出去再说。"众人刚要转身，突然砰的一声，背后一块不知是铁板还是大石落了下来，花厅中登时漆黑一团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众人大吃一惊，又听得一阵惨厉的怪响，似是恶鸟齐鸣，又如毒虫合啼，众人听了，当真是不寒而栗。突然间眼前一亮，对面射来一道耀眼光芒。白光中两名黑衣童子走进厅来，微微躬身，说道："教主宣召！"

袁承志心想，不知有甚么古怪，前去看个明白再说，当下挽了青青的手，跟着黑衣童子首先走了出去，众人跟随在后。转弯抹角的走了好一阵，经过一条极长的甬道，来到一座殿堂。殿上居中设了一张大椅，椅上罩了朱红色的锦披，两旁各站着四个童子。黑衣童子上殿分站两旁，每一边都是分穿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五色锦衣的五名童子，那两名身穿红衣的就是目前盗库银的童子，这时那两童垂首低眉，见到众人毫不理会。

只听殿后钟声当当，走出一群人来，高高矮矮，有男有女，分站椅子两旁，每边八人，共是一十六取。锦衣毒丐站在左首第二。右手第二人钩鼻深目，满脸伤疤，赫然是个相貌凶恶的老乞婆。

袁承志心想："这必是伤害程老夫子的乞婆子。"低声问单铁生："他们在捣甚么鬼？"单铁生脸色苍白，声音发颤，低声道："那是云南五毒教啊，这一回咱们死定了。"袁承志道："五毒教是甚么东西？"单铁生急道："啊哟，袁相公，五毒教是杀人不眨眼的邪教，教主何铁手，你没听见过吗？"袁承志摇摇头。

单铁生道："乘他们教主还没出来，咱们快逃吧。"袁承志道："瞧一下再说！"

单铁生心中怕极，决定单独逃走，突然叫道："在下失陪了！"话未说完，已拔起身子，向墙头窜去。站在左手第三的高个子身形一晃，追了过去，跃起身来，伸手抓住单铁生左踝。单铁生身子一弓，右掌往他头上直劈下去。那高个子举手一挡，啦的一声，两人都震下地来。高个子冷笑一声，回班站立。

单铁生只觉左脚和右掌均为兵刃所伤，剧痛刺心，举手一看，掌上五个小孔中不住流出黑血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再提左脚看时，也有五个小孔，心里一吓，倒在地下。原来那高个子十根手指都戴了装有尖刺的指环，刺上喂着极厉害的毒药。沙天广上前把单铁生拉起。

只见十名童子各从袋里取出哨子吹了几下，二十多人一齐躬身。殿后缓步走出两个少女，往椅旁一站，娇声叫道："教主升座！"

只听得一阵金铁相撞的铮铮之声，其音清越，如奏乐器，跟着风送异香，殿后走出一个身穿粉红色纱衣的女郎。只见她凤眼含春，长眉入鬓，嘴角含着笑意，约莫二十二三岁年纪，甚是美貌。她赤着双足，每个足踝与手臂上各套着两枚黄金圆环，行动时金环互击，铮铮有声。肤色白腻异常，远远望去，脂光如玉，头上长发垂肩，也以金环束住。她走到椅中坐下，后面又有两个少女跟着出来，分持羽扇拂尘。

那女子一笑，说道："啊哟，这么多客人，快拿椅子来，请坐！"众童子忙入内堂，搬出几张椅子，给袁承志等坐下。

袁承志等心中疑云重重："五毒教教众都如此奇形怪状，横蛮狠毒，教主本人当更是凶恶无伦，难道把单铁生吓得魂不附体的五毒教教主何铁手，便是这个年轻姑娘么？"

那女子娇滴滴的说道："请教尊客贵姓？"袁承志道："在下姓袁。这几位都是在下的朋友，请问姑娘高姓？"那女子道："我姓何。"袁承志心中一震，暗想："那么她真的是五毒教教主了。"

那女子问道："阁下是来要库银的么？"袁承志道："不是。

这位单朋友是吃公门饭的。我们却是平民老百姓，跟这位单朋友也是初交。官家的事嘛，我们不敢过问。"那女子道："好啊，那么你们到这里干甚么来着？"袁承志道："我有一个姓程的朋友，不知甚么地方开罪了贵教的朋友，受了重伤，因此过来请问一下。我那姓程的朋友说，他跟贵教的朋友素不相识，只怕是误会。"那女子笑笑道："啊，原来是程帮主的朋友，那又不同啦，我还道袁相公是鹰爪一伙呢，来啊，献茶！"众童子搬出茶儿，献上茶来。众人见茶水绿幽幽地，也不见茶叶，虽然清香扑鼻，却不敢喝。

那女子道："听齐师兄说，袁相公慷慨好客，身怀冰蟾至宝，原想不会是鹰爪一流。"袁承志心想她若是教主，怎会又称座下弟子为师兄，真是弄他们不懂，当下含糊答应。那女子道："袁相公冰蟾的妙用，可能让我一开眼界么？"

袁承志心想如将冰蟾交到她手里，只怕她撒赖不还，当下取出冰蟾，在单铁生的伤口上吸毒。五毒教人众见伤口中黑血片刻间便即去尽，都是脸现欣羡之色。

那女子好胜心起，说道："当真是剧毒之物，只怕这冰蟾也治不了。"袁承志心想："他们是五毒教，我这冰蟾克制毒物，正是他们大忌，还是谦抑些为是。"说道："那当然啦，天下厉害毒物甚多，这小小冰蟾，有甚么用？何况又是死物。"

青青却不服气了，插口道："那也不见得。"

那女子听了袁承志的话本很高兴，听青青插口，哼了一声，道："取五圣来！"五名童子入内，捧了五只铁盒出来。另外五名童子捧了一只圆桌面大小的沙盘，放在殿中。

十名童子围着沙盘站定，红衣童子捧红盒，黄衣童子捧黄盒，五名锦衣童子各捧与衣同色的铁盒。袁承志心想："这些人行动颇有妖气。但瞧他们如此排列，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倒也不是胡乱唬人的。"又见左首第三个夷族打扮的壮汉走到沙盘之旁，从怀里取出一面小青旗，轻轻一挥。五名童子打开盒子。青青不禁失声惊呼，只见每只盒中，各跳出一样毒物。哪五样？青蛇、蜈蚣、蝎子、蜘蛛、蟾蜍。

那夷人又是一挥青旗，十名童子一齐退开。众弟子中走出四人，分据沙盘四周，喃喃伞咒，从衣袋中取出药物，咬嚼一阵，喷入沙盘。

袁承志寻思："这些驱使毒物的怪法，我可一窍不通，莫要着了他们道儿。"再看盘中，青蛇长近尺许，未见有何特异，其余四种毒物，却均比平常所见的要长大得多。五种毒物在盘中游走一阵之后，各自屈身蓄势，张牙舞爪，便欲互斗。

毒蜘蛛不住吐丝，在沙盘一角结起网来。蝎子沉不住气，向网上一冲，弄断了许多蛛丝，随即退开。蜘蛛瞪眼向蝎子望了几眼，又吐丝结网，网未布妥，蝎子又是一冲。这般结网冲网，几次之后，蝎子身上已粘满蛛丝，行动大为迟缓，两只脚被蛛丝粘缠在一起，无法挣脱。蜘蛛乘机反攻，大吐柔丝，在蝎子身旁厚厚的结了几层网，悄悄走到蝎子身前，伸足撩拨。蝎子突然翻过毒尾，啪的一声击打。蜘蛛快如闪电，早已退开。这般挑逗数次，蝎子怒火大炽，一击不中，向前猛追过去，不提防正堕入蜘蛛布置的陷阱之中。蝎子在网上拚命挣扎，眼见在蜘蛛网中弄破一个大洞。蜘蛛忙又吐丝纠缠，蝎子渐渐无力挣扎。蜘蛛扑上，张口一咬，蝎子痛得吱吱乱叫。

蜘蛛正在享受美味，突然一阵蟾沙喷到，毒蟾蜍破阵直入，长舌一翻，把蝎子从蜘蛛网中卷了出来，一口吞入了肚里。蜘蛛大怒，向蟾蜍冲去。蟾蜍长舌翻出，要卷蜘蛛，蜘蛛张口向蟾蜍舌头上咬去。蟾蜍长舌倏的缩回。蜘蛛慢慢爬到蟾蜍左边，吐出一条粗丝，粘在盘上，忽地跃起，牵着那根丝，从空中飞了过去，掠过蟾蜍时在它背上狠狠咬了一口。

青青叹道："这小东西竟然也会用智。"蟾蜍急忙转身，蜘蛛早已飞过。片刻之间，蟾蜍身上蛛毒发作，仰面朝天，露出了一个大白肚子，死在盘中。

毒蜘蛛扑上身去，张口咬嚼。这边那青蛇正被蜈蚣赶得绕盘急逃，游过蟾蜍身边时，忽地昂首，张口把毒蜘蛛吞入肚内，跟着咬住了蟾蜍。蜈蚣从侧抢上，口中一对毒钳牢牢钳住蟾蜍，双方再力拉扯。拉了一阵，青蛇力渐不敌，被蜈蚣一路扯了过去。青蛇想要撇下蟾蜍逃生，哪知它口内生的都是倒牙，钩子向内，既咬住了食物，只能向内吞进，说甚么也吐不出来，想逃不得，登时狼狈万分。

沙盘周围的五弟子见胜负已分，各归原位。不一刻，蜈蚣将青蛇咬死，在青蛇和蟾蜍身上吸毒，然后游行一周，昂然自得。

何铁手道："这蜈蚣吸了四毒的毒质，已成大圣，寻常毒物再多，也不是它敌手了。"见袁承志有不信之色，对蓝衣童子道："取些青儿来。"

那童子入内，捉了七条青蛇出来，放在盘内。那蜈蚣吱吱吱的轻叫数声，扑上去要咬。七条青蛇联成一圈，七个头向外抵御外敌，身子却叠在一起，蜈蚣一时倒也攻不进去。

这般来回攻守几个回合，一条青蛇被蜈蚣钳住头颈，扯了出来，群蛇一齐悲鸣。蜈蚣咬死青蛇，又向群蛇攻击。

锦衣毒丐齐云璈忽从班中出来，在何铁手面前屈下一膝跪倒，说道："教主，金儿动个不休，不放出来只怕不妥。"何铁手秀眉一皱道："它就爱多事，好吧！"齐云璈从怀里取出铁管，拔开塞子，把目前在雪地里捉来的金蛇放入沙盘。

金蛇一出铁管，忽地跃起，挡在群蛇面前。蜈蚣立即后退。群蛇见来了救星，缩成一团。金蛇身躯虽小，却是灵活异常。袁承志和青青见过金蛇的本领，知道蜈蚣远非其敌，果然斗不多时，蜈蚣便被一口咬死。群蛇围住了金蛇，身子不住挨擦，似乎感谢救命之恩。

袁承志笑道："想不到虫豸之中也有侠士！"青青在袁承志耳低声道："我要这条金蛇！"袁承志道："孩子话，人家怎肯给你？"青青低声道："我爹爹外号叫甚么？"袁承志心中一凛，道："金蛇郎君！难道他当真与这金蛇有甚么牵连？"

"金蛇郎君"四字说得大声了些，那老乞婆本来一直目不转睛的望着青青，一听到这四字，突从班中跳了出来，伸出双手，抓向她肩头，喝道："金蛇郎君是你甚么人？"她相貌奇丑，声音却是清脆动听。青青吃了一惊，跳开一步，喝道："你干甚么？"

陡然间衣襟带风，教主何铁手身旁两人一跃而前，站在老乞婆两侧，同声叫道："那姓夏的小子在哪里？"袁承志见这两人的身形微晃，便倏然上前半丈，武功甚高。这两人一个又高又瘦，另一个中等身材，面容黝黑，似是个寻常乡下人。两人都是五十岁左右年纪。

青青以前因身世不明，常引以为耻，但自听母亲说了当年的经过之后，对父亲佩服得了不得，当下昂然道："金蛇郎君是我爹爹，你们问他干么？"

老乞婆仰头长笑，声音凄厉，令人不寒而栗，叫道："他居然没死，还留下了你这孽种！"那瘦长子喝道："他在哪里？"

青青下巴一扬道："为甚么要对你们说？"

老乞婆双眉竖起，两手猛向青青脸上抓来。这一下发难事起仓卒，青青不及躲避，眼见老乞婆套着明晃晃钢套的尖尖十指，便要触到青青雪白粉嫩的脸颊，袁承志右手衣袖向下一挥，噗的一声，击中老乞婆双臂中间，乘势一卷一送。老乞婆身不由主，向后翻了个筋斗，腾的一声，坐在地下。

这一来五毒教众人相顾骇然，老乞婆何红药是教中的高手，比教主何铁手还高着一辈，怎么这个貌不惊人的少年一出手，就如此轻易的将她摔了个筋斗？

瘦长子潘秀达和那个乡下人般的岑其斯是五毒教的左右护法，两人相顾，点一点头。潘秀达道："我来领教。"双掌一摆，缓步上前。

沙天广道："袁相公，我接他的。"袁承志道："沙兄，用扇子。他手指上有尖环，这也算是兵器！"沙天广展开阴阳扇，便与潘秀达斗在一起。这边哑巴与岑其斯默不作声的拳打足踢，早已斗得火炽。五毒教众人一拥而上。胡桂南、铁罗汉、青青各出兵刃接战。

老乞婆何红药势如疯虎，直往青青身边奔来。袁承志知道此人下手毒辣，不可让她接近青青，等她奔近，忽然跃出，伸手抓住她后心，提起来掼了出去。

何铁手粉脸一沉，伸出右手食指，放在手中嘘溜溜的一吹。五毒教教众立即同时退开。众人扑上时势道极猛，退下去也真迅捷，突然之间，人人又都在教主身旁整整齐齐的排成两列。何铁手脸露微笑，对袁承志道："袁相公模样斯文，却原来身负绝技，让我领教几招。"袁承志道："贵教各位朋友我们素不相识，不知甚么地方开罪各位，还请明言。"

何铁手脸上一红，柔声道："我们的事本来只跟官府有关，袁相公不明中间的道理，也就罢了。这时忽然有金蛇郎君牵涉在内，请问金蛇郎君眼下是在哪里？"

青青一拉袁承志的手，低声道："别对她说。"袁承志道："教主跟金蛇郎君相识么？"何铁手道："他跟敝教很有渊源，家父就是因他而归天的。敝教教众万余人，没一个不想找他。"

袁承志和青青一惊，均想金蛇郎君行事不可以常理测度，到处树敌，五毒教恨他入骨，也非奇事。袁承志道："金蛇郎君离此万里，只怕各位永远找他不着。"

何铁手道：“那么把他公子留下来，先祭了先父再说。”她说话时轻颦浅笑，神态腼腆，便是个羞人答答的少女一般，可是说出话来却是狠毒之极。

袁承志道：“常言道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各位既跟金蛇郎君有梁子，还是去找他本人为是。”何铁手道：“先父过世之时，小妹还只三岁。二十年来，哪里找得着这位前辈？若是把他公子扣在这里，他老人家自然会寻找前来。咱们过去的事，就可从头算一算了。”

青青叫道：“哼，你也想？我爹爹若是到来，管教把你们一个个都杀了。”

何铁手转头问何红药道：“像他爹爹吗？”何红药道：“相貌很像，骄傲的神气也差不多。”何铁手细声细气的道：“袁相公，各位请便吧。我们只留下这位夏公子。”

袁承志心中寻思：“他们只跟青弟一人过不去。此处情势险恶，我先把她送出去再说，别人纵使暂时不能脱险，也无大碍。”于是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再见了。”语声方毕，左手已拦腰抱住青青，奔到墙边。墙垣甚高，他抱了青青后，更加不能一跃而上，托住她身子向上抛去，叫道：“青弟，留神！”

五毒教众人齐声怒喊，暗器纷射。袁承志衣袖飞舞，叮叮当当一阵乱响，暗器都被打落。青青双手已抓住墙头，正要踊身外跃，何铁手倏地离座，左掌猛地向袁承志面门击到。

袁承志见她身形甫动，一股疾风便已扑至鼻端，快速之极，以如此娇弱女儿而有这般身手，不禁惊佩，喝道：“好！”

上身向后斗缩半尺，却见击到面前的竟是黑沉沉的一只铁钩，更是吃惊。何铁手右手微挥，一只金环离腕飞上墙头，喝道：“下来！”青青顿觉左腿剧痛，手一松，跌下墙来。何红药怪声长笑，五枚钢套忽离指尖，向她身上射去。

这顷刻之间，袁承志已和何铁手拆了五招。两人攻守都是迅疾之至。他百忙中见青青势危，一把铜钱掷出，铮铮铮响声过去，何红药的五枚钢套都被打落在地。

何铁手娇喝一声：“好俊功夫！”左手连进两钩。袁承志看清楚她右手白腻如脂，五枚尖尖的指甲上还搽着粉红的凤仙花汁，一掌劈来，掌风中带着一阵浓香，但左手手掌却已割去，腕上装了一只铁钩。这铁钩铸作纤纤女手之形，五爪尖利，使动时锁、打、拉、戳，虎虎生风，灵活绝不在肉掌之下。袁承志叫道：“沙兄，你们快夺路出去。”此时五毒教教众早已缠住沙天广等人拚斗，重围之下，却哪里抢得出去？

袁承志乍遇劲敌，精神陡长，伏虎掌法施展开来，威不可当。

何铁手武功别具一格，虽然也是拳打足踢，掌劈钩刺，但拳打多虚而掌按俱实，有时却又一掌轻轻的捺来，全无劲道。

袁承志只道她掌下留情，不使杀着，于是发掌之时也稍留余地，酣斗中时时回顾青青，见她坐在地下，始终站不起来，当下抢攻数招，把何铁手逼退数步，纵过去扶她站起。

猛听得啪的一声巨响，铁罗汉和岑其斯四掌相对，各自震开。铁罗汉大叫一声，上前再攻，拆不数招，手掌渐肿。他又气又急，大声嚷道：“这些家伙掌上有毒，别着了道儿。”

袁承志这才省悟，原来五毒教众练就了毒掌，只要手掌沾体，便即中毒，何铁手掌法轻柔，其实是在诱自己上当，用心阴毒，决非有意容让，眼见情势越来越紧，心想如不立时冲出，自己虽可脱身，余人只怕都要葬身在这毒窟之中。

何铁手见他扶起青青，不容他再去救铁罗汉，身法快捷，如一阵风般欺近身来。袁承志叫道：“何教主，在下跟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何以如此苦苦相逼？你不放我们走，莫怪无礼。”何铁手一笑，脸上露出两个酒涡，说道：“我们只留夏公子，尊驾就请便吧。”

袁承志左足横扫，右掌呼的一声迎面劈去，何铁手伸右手挡架，猛见袁承志这一掌来势奇劲，若是双掌相交，即使对方中毒，自己的手掌也非折断不可。瞬息间手掌变指，微微向上一抬，径点袁承志右臂“曲池穴”。这一指变得快，点得准，的是高招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好指法！”左掌斜削敌颈。他知何铁手虽然掌上有毒，却害怕自己掌力，当下拳法一变，使出师门绝艺“破玉拳”来。这路拳法招招力大势劲，刘培生号称“五丁手”，尚且挡不住他五招。何铁手武功虽高，究是女流，见他一拳拳打来，犹如铁锤击岩、巨斧开山一般，哪敢硬接？她本来脸露笑容，待见对方拳势如此威猛，不禁凛然生惧，展开腾挪小巧之技，一味游斗。

袁承志乘她退开半步之际，左掌向上一抬，右拳猛的“石破天惊”，向身旁锦衣毒丐齐云璈身上打去。齐云璈叫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张手向他拳上拿去，只要手指稍沾他拳头，剧毒便传了过去。袁承志哪容他手指碰到，身子一蹲，左手反拿住他的衣袖，右足往他脚上一钩，左足一腿已踹在他右足膝盖下三寸处，喀喇一声，齐云璈膝盖登时脱臼，委顿在地。

胡桂南本在与齐云璈激斗，登时援出手来，奔去救援被三敌围在垓心的沙天广。袁承志叫道：“退到墙边，我来救人！”

胡桂南依言反身，将青青、铁罗汉、单铁生三个伤者扶到墙边。袁承志游目四顾，见沙天广与哑巴均是以一敌三，沙天广尤其危急，当下双腿左一脚右一脚，踢飞了两名五毒教弟子，纵入人丛，喀喀喀三声，围着沙天广的三人均已关节受损，或肩头脱榫，或头颈扭曲，或手腕拗折。他不欲多伤人众，又不敢与对方毒掌接触，是以每次均是迅如闪电般抢近身去，隔衣拿住对方关节，一扭之下，敌人不是痛晕倒地，便是动弹不得。他救了沙天广后，再抢到哑巴身旁。

哑巴拳法颇得华山派的精要，力敌三名高手，虽然脱身不得，一时也还不致落败。何铁手一声呼哨，五毒教人众齐向两人围来。袁承志东一窜，西一晃，缠住哑巴的两人一个下颚脱落，一个臂上脱臼，另一个一呆，被哑巴劈面一拳打在鼻梁之上，鲜血直流。哑巴打发了性，还要追打，袁承志拉住他手臂，拖到墙边，叫道：“大家快走，我来应付。”胡桂南当即游上高墙，将一行人众接应上去。袁承志在墙下来回游走，又打倒了十多个敌人，向何铁手拱手道：“教主姑娘，再见了！”哈哈长笑，背脊贴在墙上，倏忽间游到墙顶。

老乞婆何红药大叫一声，五枚钢套向他上中下三路打去，心想他身在墙上，必然难于闪避。袁承志左袖一挥，五枚钢套倒转，反向五毒教教众打来。何红药见了这一手反挥暗器的功夫，大叫：“你是金蛇郎君的弟子么？”语音中竟似要哭出来一般。

袁承志一怔，心想：“她跟金蛇郎君必有极深渊源。”念头转得快，身法更快，未及张口回答，早已翻出墙外。这时哑巴等人已奔到第四层黄墙之下，只听得红墙上轧轧声响，露出数尺空隙，袁承志身子如箭离弦，直扑到门口，双拳挥出，将首先冲出的两名教徒锤进门内。两人几个筋斗，直跌进去。

余人一时不敢再行攻出。

潘秀达一声号令，四名教众举起喷筒，四股毒汁猛向袁承志脸上喷来。袁承志只感腥臭扑鼻，暗叫不妙，一提气，倒退丈余，毒汁发射不远，溅在地下，犹如墨泼烟熏一般。

那黄墙比红墙已低了三尺，袁承志纵身高跃，手攀墙头，在空中打了一个圈子，翻过墙头去了，姿势美妙之极。何铁手望见，不禁喝了一声彩。外面三道墙一重低过一重，已可一纵而过。片刻间众人到了最后一重黑墙之外。袁承志见静悄悄的无人追出，却也不敢停留，把青青负在背上，和众人疾奔进城。

将到住宅时，袁承志忽觉头颈中痒痒的一阵吹着热气，回头一望，青青噗哧一笑。袁承志知她并无大碍，心下宽慰，进宅后忙取出冰蟾，给铁罗汉治伤。余人虽未中毒，但激斗之下，都吸入了毒气，均感头晕胸塞，也分别以冰蟾驱毒。青青足上被何铁手打了一环，雪白的皮肤全成淤黑，高高肿起。

折腾了半日，袁承志才向单铁生问起五毒教的来历。单铁生道：“五毒教教徒足迹不出云贵两广，从来不到北方，不过恶名远播，武林中人提到五毒教时，无不谈虎色变，从来不敢招惹。他们怎么会住在诚王爷的别府里，当真令人猜想不透。”

程青竹一旁在静听他们刚才恶斗的经过，皱眉不语，这时忽然插口道：“袁相公，仙都派的黄木道人，听说就是死在五毒教的手里的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有人见到么？”程青竹道：“要是有人见到，只怕这人也已难逃五毒教的毒手。江湖上许多人都说，黄木道人死得很惨。仙都派后来大举到云南去寻仇，却又一无结果，也真是古怪得紧。”

沙天广道："程兄，那老乞婆果然狠毒，只可惜我们虽然见到了，却不能为你报仇雪恨。"程青竹道："我跟五毒教从无瓜葛，不知他何以找上了我，真是莫名其妙。"各人纷纷猜测。忽然一名家丁进来禀报："有一位姓焦的姑娘要见袁相公。"

青青秀眉一蹙，说道："她来干甚么？"袁承志道："请她进来吧！"家丁答应着出去，过不多时，领着焦宛儿进来。

她一走进厅，跪在袁承志面前拜倒，伏地大哭。袁承志见她一身缟素，心知不妙，忙跪下还礼，道："焦姑娘快请起，令尊他老人家好么？"焦宛儿哭道："爹爹……给……给闵子华那奸贼害死啦。"袁承志吃了一惊，站起身来，问道："他……他老人家怎会遭难？"

焦宛儿从身上拿出一个布包，放在桌上，打了开来，露出一柄精光耀眼的匕首，刃身上还残留着乌黑的血迹。袁承志连着布包捧起匕首，见刀柄上用金丝镶着"仙都门下子字辈弟子闵子华收执"几个字，显是仙都派师尊赐给弟子的利器。

焦宛儿哭道："那天在泰山聚会之后，我跟着爹爹一起回家，在徐州府客店里住宿。第二日爹爹睡到辰时过了，还不起来，我去叫他，哪知……哪知……他胸口插了这把刀……袁相公，请你作主！"说罢嚎啕大哭。

青青本来对她颇有疑忌之意，这时见她哭得犹如梨花带雨，娇楚可怜，心中难过，把她拉在身边，摸出手帕给她拭泪，对袁承志道："大哥，那姓闵的已答应揭过这个梁子，怎么又卑鄙行刺？咱们可不能善罢干休！"

袁承志胸中酸楚难言，想起焦公礼的慷慨重义，不禁流下泪来，隔了一阵，问道："焦姑娘，后来你见过那姓闵的么？"

焦宛儿哽咽道："我……我……见过他两次，我们一路追赶，昨天晚上追到了北京。"青青叫道："好啊，他在北京，咱们这就去找他。妹妹你放心，大伙儿一定给你报仇。"程青竹、沙天广等早已得知袁承志在南京为焦闵两家解仇的经过，这时听得闵子华如此不守江湖道义，都是愤慨异常。沙天广道："闵子华是甚么东西，沙某倒要斗他一斗。"

焦宛儿向众人盈盈拜了下去，凄然道："要请众位伯伯叔叔主持公道。"

程青竹一拍桌子，喝道："闵子华在哪里？仙都派虽然人多势众，老程可不怕他。"

焦宛儿道："爹爹逝世后，我跟几位师哥给他老人家收殓，灵柩寄存在徐州广武镖局。一面搜寻闵子华的下落。总是爹爹英灵佑护，没几天河南的朋友就传来讯息，说有人见到那姓闵的奸贼从河南北上。金龙帮内外香堂众香主、各路水陆码头的舵主，一路路分批兜截，曾交过两次手，都给他滑溜逃脱了。侄女儿不中用，还给那奸贼刺了一剑。"

袁承志见她左肩微高，知道衣里包着绷带，想来她为父报仇，必定奋不顾身，可是说到武功，自是不及仙都好手闵子华了。

焦宛儿又道："昨天我们追到北京，已查明了那奸贼的落脚所在。"青青急道："在哪里？咱们快去，莫给他溜了。"焦宛儿道："他住在西城傅家胡同，我们帮里已有一百多人守在附近。"袁承志微微点头，心想："她年纪虽小，却是精明干练。这次金龙帮倾巢而出，那是非杀闵子华不可的了。"焦宛儿又道："刚才我在大街上，遇着一位泰山大会中见过面的朋友，才知袁相公跟各位住在这里。"

沙天广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"焦姑娘，你做事周到，闵子华已在你们掌握之中，你还是来请盟主主持公道，好让江湖上朋友们都说一句'闵子华该杀'，好！"

袁承志问道："预备几时动手？"焦宛儿道："今晚二更。"

她把匕首包回布包。青青道："妹子，待会你还是用这匕首刺死他？"焦宛儿点了点头。

袁承志想起焦公礼一生仗义，到头来却死于非命，自己虽已尽力，终究还是不能救得他性命，为德不卒，心下颇为歉咎，又想仙都派与金龙帮此后势必怨怨相报，纠缠不清，不知如何了结？闵子华暗中伤人，理应遭报，但这事要做得让仙都派口服心服，方无后患。

各人用过晚饭，休息一阵，袁承志带同程青竹、沙天广、哑巴、胡桂南、洪胜海五人，随着焦宛儿往傅家胡同而去。青青、铁罗汉两人受伤，不能同行，单铁生自行回家养伤。青青连连叹气，咒骂何铁手这妖女害得她动弹不得。

注：袁崇焕有一个朋友邝湛若，广东名士，曾游瑶山，为瑶女掌兵权者云氏作记室，作有《赤雅》一书，其中"僮妇畜蛊"一节云："五月五日，聚虫豸之毒者，并置器内，自相吞食，最后独存者曰蛊。有蛇蛊、蜥蜴蛊、蜣螂蛊。"



第十六回　石冈凝冷月 铁手拂晓风

众人来到胡同外十余丈处，焦公礼的几名弟子已迎了上来，说闵子华和他师弟洞玄道人在屋里说话。众人见袁承志出手相助，欣慰已极，精神大振。

焦宛儿问袁承志道：“袁相公，可以动手了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叫大伙守在外面，咱们几个人先去一探。”焦宛儿道：“好！”低声对众帮友吩咐几句，和袁承志等跃进墙去。焦宛儿轻功较差，落地时脚下微微一响，屋中灯火忽地熄灭。焦宛儿知道仇人已经发觉，不能再探到甚么，轻轻一声呼哨，突然四周屋顶到处都探出头来。焦宛儿叫道：“姓闵的，出来瞧瞧，是谁来啦！”屋中人默不作声。焦宛儿道：“点了火把进去！”

金龙帮四名帮友取出火折，点着带来的火把，昂首而入，旁边四名帮友执刀卫护。突然啪啪啪数声，四根火把打灭了三根，两条黑影从众人头顶飞了出来。金龙帮帮众一涌而上，乒乒乓乓的打了起来。各人四下围住，火把越点越多，将一个大院子照耀得如同白昼。

闵子华和洞玄道人知道已落重围，两人背靠背的拚力死战，转瞬间把金龙帮帮众刺伤了六七人。伤者一退下，立即有人补上。

再斗一阵，闵子华和洞玄又伤了三四人，但洞玄左臂也已受伤。他剑交右手，猛扑力战。两仪剑法本是他使左手剑，闵子华使右手剑，两人左右呼应，回环攻守。现下两柄都是右手剑，威力立减。片刻之间，洞玄与闵子华身上又各受了几处伤。

袁承志在旁观战，心想：“一命还一命，杀闵子华一人已经够了，不必让洞玄也陪在这里。”眼见两人便要丧命当地，踊身跳入圈子，登时金光闪动，呛啷啷一阵乱响，不但洞玄与闵子华手中长剑被金蛇剑削断，金龙帮诸人的兵刃也有七八柄断头折身。

众人出其不意，都是大吃一惊，向后跃开。

袁承志自得金蛇剑以来，除了以之削断西洋军官雷蒙的长剑之外，从未仗剑与人正式交手，不意此剑竟有如斯威力，连自己也是一呆，心想这都是各人趁手的兵器，自己不过要双方罢手停斗，不料竟削坏了多件兵刃，心下好生不安。

这时闵子华和洞玄全身血迹斑斑，见袁承志到来，更知无幸。洞玄把断剑往地下一掷，惨笑道：“我师兄弟不知何事得罪了阁下，如此苦苦相逼？”翻手从腰间摸出一柄匕首，猛往自己胸膛上插去。袁承志左掌如风，在他胸前轻轻一推，右手已拿住他手腕，夹手夺过匕首，火光下一看，见匕首和闵子华刺死焦公礼那一柄全然相同，柄上刻着“仙都门下子字辈弟子洞玄收执”一行字。

洞玄铁青了脸，喝道：“好汉子可杀不可辱。我学艺不精，不是你对手，死给你看便了。快把匕首还我！”袁承志怕他又要自杀，将匕首往腰里一插，正色道：“待得一切料理清楚，自然还你。”洞玄大怒，叫道：“你要杀就杀，不能如此欺人！”

说着劈面一拳。袁承志退后一步避开，愕然道：“在下何敢相欺？”洞玄凛然道：“这把匕首是本派师尊所赐，宁教性命不在，也不能落入旁人手中。”袁承志一楞，疑云大起，心想这匕首既然如此要紧，闵子华怎能于刺杀焦公礼后仍留在他身上，却不取回？当下将匕首双手奉还，说道：“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要请教道长。”洞玄接过匕首，听他说得客气，便道：“请说。”

袁承志转过身来，对焦宛儿道：“焦姑娘，那布包给我。”

焦宛儿递过布包，手握双刀，紧紧监视闵子华。袁承志打开布包，露出匕首。闵子华和洞玄齐声惊呼。金龙帮帮众眼见凶器，想起老帮主惨死，目眦欲裂，各人逼近数步。

闵子华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是我的匕首呀？你从哪里得来？”伸手来取。袁承志手一缩。焦宛儿单刀挥出，往闵子华手臂砍落。闵子华疾忙缩手，这刀便没砍中。焦宛儿待要追击，袁承志伸手拦住，说道：“先问清楚了。”焦宛儿停刀不砍，流下两行泪来。

闵子华怒道："当日我们在南京言明，双方解仇释怨。金龙帮为甚么不顾信义，接连几次前来伤我？你叫焦公礼出来。

咱们三对六面，说个明白。姓闵的到底哪一点上道理亏了……"他话未说完，金龙帮帮众早已纷纷怒喝："我们帮主给你害死了，你这奸贼还来假撇清！"闵子华和洞玄都大吃一惊，齐声道："甚么？焦公礼死了？"

袁承志见二人惊讶神色，不似作伪，心想："或许内中另有别情。"问道："你真的不知？"闵子华道："我把房子输了给你，没面目再在江湖上混，便上开封府去，要跟掌门大师兄水云道长商量，哪知师兄没会到，途中却不明不白的跟金龙帮打了两场。焦公礼好端端的，又怎么会死？"焦宛儿听他这么说，也瞧出情形有点不对，硬咽道："我爹爹……是给……给人用这把匕首害死的……就算不是你，也总是你的朋友。"

闵子华恍然大悟，道："嗯，嗯，这就是了。"焦宛儿喝道："甚么这就是了？"闵子华要待分辩，一时拙于言辞，却又说不明白。金龙帮众人只道他心虚，声势汹汹的又要操刀上前。

洞玄道人接过闵子华手中半截断剑，掷在地下，凛然道："各位既然要让焦帮主的大仇永远不能得报，让真凶奸人在一旁暗中冷笑，我师兄弟饶上这两条性命，又算甚么？"挺起胸膛，束手就戮。众人见他如此，面面相觑，一时倒拿不定主意。

袁承志道："这样说来，焦帮主不是闵兄杀的？"闵子华道："姓闵的出于仙都门下，也还知道江湖上信义为先。我既已输给你，又知有奸人从中挑拨，怎会再到南京寻仇？"

袁承志道："焦帮主不是在南京被害的。"闵子华奇道："在哪里？"袁承志道："徐州。"洞玄道："我师兄弟有十多年没到徐州啦。除非我们会放飞剑，千里外取人首级。"袁承志道："此话当真？"洞玄伸手一拍自己项颈，说道："杀头也不怕，何必说假话？"

焦宛儿道："那么这柄匕首从何而来？"洞玄道："我这时说出真相，只怕各位还不相信。现下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一看就知。"闵子华急道："师弟，那不能去。"洞玄道："口说无凭，须有实据。焦帮主为奸人杀害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务须查个水落石出。袁相公和焦姑娘两位是何等样人，决不能坏咱们的事。"闵子华才不言语了。

焦宛儿道："去哪里？"洞玄道："我只能带领袁相公和你两位同去。人多了不行。"

金龙帮中有人叫了起来："他要使奸，莫给他们走了。"焦宛儿问袁承志道："袁相公，你说怎样？"袁承志心想："看来这两人确是别有隐情，还是一同前往查明真相为妥。要是他们想使诡计，谅来也逃不脱我手掌。"说道："那么咱们就同去瞧瞧。"

焦宛儿对金龙帮众人道："有袁相公在，料想他们也不敢怎样。"自焦公礼逝世，焦宛儿已隐然为一帮之主。她率领帮众大举寻仇，众人对她无不言听计从，大家又知袁承志为人仁义，武功高强，有这么一位高手从中护持，真是求之不得，当下也就没有异言。

袁承志和焦宛儿随着闵子华师兄弟一路向北。来到城墙边，洞玄取出钩索，甩上去钩住城墙，让焦宛儿先爬了上去，第二袁承志上，然后他师兄弟先后爬上城头。四人纵出城墙，续向北行。这时方当子夜，月色如水，道路越走越是崎岖。再行四五里，上了个乱石山岗，袁承志和焦宛儿都感讶异，不知这两人来此荒僻之处，有何用意。焦宛儿寻思："莫非这两人在此伏下大批帮手？但有袁相公在此，对方纵有千军万马，他也必能带我脱险。"

上岗又走了二三里，才到岗顶，只见怪石嵯峨，峻险夹兀，月光下似魔似怪，阴森森的寒意逼人。洞玄和闵子华走向一块大岩石之后，袁承志和焦宛儿跟着过去，只见岩边赫然停着一具棺木。焦宛儿于黑夜荒山乍见此物，心中一股凉气直冒上来。

洞玄捡起一块石子，在棺材头上轻击三下，稍停一会，又击两下，然后再击三下，双手托住棺盖往上一掀，克勒一声响，棺材中坐起一具僵尸。焦宛儿"啊"的一声大叫，双手抓住了袁承志左手，不由自主的靠在他身上。

只听那僵尸道："怎么？带了外人来？"洞玄道："两位是朋友。这位袁相公，是金蛇郎君夏大侠的弟子。这位焦姑娘，是金龙帮焦帮主的千金。"那僵尸向袁焦二人道："两位莫怪。

贫道身上有伤，不能起身。"洞玄道："这是敝派掌门师兄水云道人。在这里避仇养伤。"袁承志和焦宛儿才知原来不是僵尸，当即施礼。水云道人拱手答礼。

看那水云道人时，只见他脸如白纸，没半丝血色，额角正中从脑门直到鼻梁却是一条殷灯色的粗大伤疤，疤痕犹新，想是受创不久，被那惨白的脸色一加映托，更是可怖。

水云道人说道："我师父跟尊师夏老师交好。夏老师来仙都山时，贫道曾侍奉过他。他老人家可好？"袁承志心想这时不必再瞒，答道："他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了。"

水云道人长叹一声，惨然不语，过了良久，才低声道："刚才听洞玄师弟说道，阁下是金蛇弟子，我心中十分喜欢，心想只要金蛇前辈出手，我师父的大仇或能得报。唉！哪知他老人家竟也已归道山，老成凋谢，只怕要让奸人横行一世了。"

焦宛儿心道："我是为报父仇而来此地，哪知又引出一桩师仇来。"袁承志却想："不知他的对头是甚么厉害脚色，天下除了金蛇郎君，便无人对付得了？"

洞玄低声把金龙帮寻仇的事说了一遍，求大师兄向焦宛儿解释。水云道人"咦"了一声，越听越怒，突然手掌一翻，在身旁棺上猛击一掌，噗的一声，棺木登时塌了一块。

袁承志心想："这道人的武功比他两个师弟可高明得多。

他身怀绝技，怎么会怕得这样厉害，竟要偷偷躲在这里装死人？"

水云道人说道："焦姑娘，我们仙都弟子，每人满师艺成、下山行道之时，师父必定赐他一柄匕首。贫道忝在本派掌门，虽然本领不济，忍辱在这里养伤，但还不敢对朋友打一句诳语。焦姑娘，你道这柄匕首是做甚么用的？"焦宛儿恨恨的道："不知道！"

水云道人抬头望着月亮，喟然道："敝派第十四代掌门祖师菊潭道长当年剑术天下无双，只可惜性子刚傲，杀了不少人，结仇太多，终于各派剑客大会恒山，以车轮战法斗他一人。菊潭道长虽然剑下伤了对头十八人，但最后筋疲力尽，身受重伤，于是拔出匕首自杀而死。本派因此元气大伤，又得罪了天下英雄，此后定下一条规矩，每名学艺完毕的弟子都授一柄匕首。洞玄师弟，你到那边去。"洞玄不明他用意，但还是朝他手指所指，向西行去。水云等他走出数百步，高声叫道："行了。"洞玄停步。

水云低声问闵子华道："闵师弟，这把匕首，叫作甚么？"

闵子华道："这是仙都戒杀刀。"水云又问："师父授你戒杀刀时，有四句甚么训示？你低声说来。"闵子华肃然道："严戒擅杀，善视珍藏，义所不敌，举以自戕。"

水云点点头，向东边一指，道："你到那边去。"待闵子华走远，把洞玄叫回来，问道："洞玄师弟，这把匕首，叫作甚么？"洞玄道："仙都戒杀刀。"水云又问："师父授你此刀之时，有何训示？"洞玄肃然道："严戒擅杀，善视珍藏，义所不敌，举以自戕。"

水云把闵子华叫回，对袁承志和焦宛儿道："现今两位可以相信，敝派确是有此训示。敝派子弟犯戒杀人，也是有的，可是凭他如何不肖，无论如何不敢用这戒杀刀杀人。"

袁承志问道："这匕首为甚么叫'戒杀刀'？"水云道："敝派鉴于菊潭祖师的覆辙，从第十五代祖师起便定下一条门规，严禁妄杀无辜，否则到每两年一次在仙都山大会，便得在师长兄弟之前，以这戒杀刀自行了断。闵师弟要杀焦帮主，虽然当年闵子叶师兄行为不端，有取死之道，但为兄报仇，本来也不算是妄杀，可是后来既知受奸人挑拨，再去加害，那是犯了重大门规，谅他也是不敢。"他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"这戒杀刀是自杀用的，要是仙都弟子遇敌之时，武功不如，而对方又苦苦相逼，脱身不得，那么便须以此匕首自杀，免损仙都威名。闵师弟就算敢犯师门严规，天下武器正多，怎会用戒杀刀去杀人？而且刺杀之后，怎么又不把刀带走？"袁承志和焦宛儿听到这里，都不住点头。

水云又道：“焦姑娘，我给你瞧一封信。”说着从棺材角里取出一个布包，打了开来，里面是一堆文件杂物。他从中捡出一信，递给焦宛儿。

焦宛儿眼望袁承志。袁承志点点头。焦宛儿接过信来，月光下见封皮上写着“急送水云大师兄亲启，闵缄”几个字，知是闵子华写给水云的信，抽出信笺，见纸笺上端印着‘蚌埠通商大客栈用笺”的红字，信上的字歪歪扭扭，文理也不甚通，写道：“水云大师兄：你好。焦公礼之事，小弟已明白受人欺骗，报仇甚么的就此拉倒不干了。但昨晚夜里，小弟的戒杀刀忽然给万恶狗贼偷去，真是惭愧之至。如果寻不回来，我再没面目见大师兄了，千万千万。小弟闵子华拜上。”

焦宛儿读完此信，更无怀疑，身子颤抖，盈盈向闵子华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闵叔叔，侄女儿错怪好人，冒犯你老人家啦。”拜罢又向洞玄赔礼。两人连忙还礼。

闵子华道：“不知是哪个狗贼偷了这把刀去，害死了焦帮主。他留刀尸上，就是要你疑心我呀。”焦宛儿道：“侄女真是卤莽，没想到这一着，只道闵叔叔害了爹爹后，还要逞英雄好汉，留刀示威。”闵子华道：“我失了戒杀刀，和洞玄师兄到处找寻，没一点眉目，后来接到大师兄飞帖，召我们到京师来，这才动身。路上你们没头没脑的杀来，我也只好没头没脑的跟你们乱打一阵。幸亏袁相公赶到，才弄明白这回事。”

水云道：“等我们的事了结之后，要是贫道侥幸留得性命，定要帮焦姑娘找到这偷刀杀人的奸贼。这件事仙都派终究也脱不了牵连。”焦宛儿又裣衽拜谢，将匕首还给闵子华。

袁承志心想，他们师兄弟只怕另有秘事商酌，外人不便参与，便拱手道：“兄弟就此别过。”两人和水云等作别，走出数十步，正要下岗，洞玄忽然大叫：“两位请留步。”

袁承志和焦宛儿一齐停步。洞玄道人奔将过来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焦姑娘，贫道有一件事想说，请两位别怪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道长但说不妨。”洞玄道：“这里的事，要请两位千万不可泄漏。本来不须贫道多嘴，实因与敝师兄性命攸关，不得不冒昧相求。”按照江湖道上规矩，别帮别派任何诡秘怪异之事，旁人瞧在眼里，决不能传言谈论，否则凶杀灾祸立至，此事人所共知，但洞玄竟如此不放心，不惜冒犯叮嘱，自是大非寻常。

袁承志心中一动，虽然事不干己，但刚才见水云道人无意中显露了一手武功，不禁生了惺惺相惜之意，对洞玄道：“不知令师兄遇到了甚么危难之事，兄弟或可相助一臂。”

洞玄和袁承志交过手，知他武功卓绝，不但高出自己十倍，也远在仙都第一高手水云师兄之上，听他这么说，心头一喜，忙道：“袁相公仗义相助，真是求之不得，待贫道禀过大师兄。”匆匆回去，低声和水云、闵子华商量。三人谈了良久，似乎难以决定。

袁承志想道：“既然他们大有为难，不愿外人插手，那么也不必多事了。”高声叫道：“两位道长、闵兄，兄弟先走一步，后会有期！”一拱手就要下岗。

水云道人叫道：“袁相公，请过来说几句话。”袁承志转身走近。水云道：“袁相公肯拔刀相助，我们师兄弟实是感激不尽。不过这是本门的私事，情势凶险万分，实在不敢要袁相公无故犯险。还请别怪贫道不识好歹。”说着拱手行礼。

袁承志知他是一片好意，心想这人倒也颇具英雄气概，说道：“道长说哪里话来？既是如此，就此告辞。道长如有需用之处，兄弟自当尽力，随时送个信到正条子胡同就是。”

水云低头不语，忽然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袁相公如此义气，我们的事虽然说来羞人，如再相瞒，可就不够朋友了。两位请坐。洞玄师弟，你对两位说罢。”

洞玄等两人在石上坐好，自己也坐下说道：“我们恩师黄木道人生性好动，素喜到处云游，除了两年一次的仙都大会之外，平日少在山上。五年前的中秋，又是大会之期，恩师竟然并不回山主持，也不带信回来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，众弟子又是奇怪，又是担忧。恩师这次是到南方云游采药，大伙儿忙分批到云贵两广查访，各路都没消息。我和闵师哥却在客店之中，得到点苍派追风剑万里风的传讯，说有急事邀我们前往。我们两人赶到云南大理万大哥家中，见他身受重伤，躺在床上。一问之下，原来是为了我们恩师才受的伤。”

袁承志想起程青竹曾说黄木道人是死于五毒教之手，暗暗点头，听洞玄又道：“追风剑万大哥说道，那天他到大理城外访友，见到我们恩师受人围攻。点苍派跟仙都派素有渊源，他当即仗剑相助。岂知对方个个都是高手，两人寡不敌众，万大哥先遭毒手，昏倒在地，后来由人救回，恩师却是生死不明。万大哥肩头和胁下都为钢爪所伤，爪上喂了剧毒。看这情形，必是五毒教所为。他后来千辛万苦的求到名医，这才死里逃生。于是我们仙都三十二弟子同下云南寻师，要找五毒教报仇。可是四年来音讯全无，恩师自是凶多吉少。五毒教又隐秘异常，踏遍了云南全省，始终没半点线索，大家束手无策，才离云南。后来北方传来消息，说五毒教教主何铁手到了北京……”

袁承志“啊”了一声。洞玄道：“袁相公识得她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有几位朋友昨天刚给她毒手所伤。”洞玄道：“令友不碍事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眼下已然无妨。”

洞玄道：“嗯，那真是天幸。我们一得讯，大师兄便传下急令，仙都弟子齐集京师。我们在来京途中遇到焦姑娘，那不必说了。大师兄比我们先到，他与何铁手狭路相逢。那贱婢竟然出言讥刺，十分无礼。大师兄跟她动起手来，这贱婢手脚滑溜，大师兄一不留神，额上为她左手铁钩所中，下盘又中了她五枚暗器。她只道这暗器喂有剧毒，大师兄一定活不了，冷笑几声便走了。好在大师兄内功精湛，又知对头周身带毒，在比武之前已先服了不少解药，身边又带了诸般外用解毒膏丹，这才没有遭难。”

水云叹道：“贫道怕她知我不死，再来赶尽杀绝，是以不敢在寓所养伤，只得找了这样古怪的一个地方静养，再过三个月，毒气可以慢慢拔尽。师父多半已丧在贱婢手下，这仇非报不可。只是对头手段太辣，毒物厉害，是以贫道不敢拖累朋友。”

闵子华问道：“袁相公怎么也跟五毒教结了仇？”袁承志于是将如何遇到锦衣毒丐齐云璈、程青竹如何被老丐婆抓伤的事简略说了。水云道：“袁相公既跟他们并无深仇，吃了一点小亏，也就算了。你千金之体，犯不着跟这种毒如蛇蝎之人相拚。”

袁承志心想自己有父仇在身，又要辅佐闯王和义兄李岩图谋大事，这种江湖上的小怨，原不能过于当真，否则纠缠起来，永无了局，于是点头说道：“道长说得是。我有一只朱睛冰蟾，可给道长吸毒。”当下用冰蟾替他吸了一次毒，乱石岗上无酒浸出蟾中毒液，于是把冰蟾借给洞玄，教了用法，要他替水云吸尽毒气送回。水云、闵子华、洞玄不住道谢。

袁承志和焦宛儿缓缓下岗，走到一半，焦宛儿忽往石上一坐，轻轻啜泣。袁承志问道：“怎么？焦姑娘，你不舒服么？”

焦宛儿摇摇头，拭干泪痕，若无其事的站了起来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一来，她金龙帮和仙都派虽然化敌为友，但她报杀父大仇之事，却更是渺茫了。也难为这样一个年轻姑娘，居然这般硬朗。”

两人回进城里，天将微明，袁承志把焦宛儿送回金龙帮寓所，自回正条子胡同。他在长街一排民房屋顶上展开轻身功夫，倏然之间，已过了几条街，一时奔得兴发，使出“神行百变”绝技，真如飞燕掠波、流星横空一般，耳旁风动，足底无声，正奔得高兴，忽听身旁低喝一声：“好功夫！”

袁承志斗然住足，白影微晃，一人从身旁掠过，笑道：“追得上我吗？”语声方毕，已窜在七八丈外。袁承志见这人身法奇快，心中一惊：“此人是谁？轻身功夫是如此了得？”他少年人既好奇，又好胜，提气疾追。那人毫不回顾，如飞奔跑。时候一长，袁承志的轻身功夫终于高出一筹，脚下加劲，片刻间追过了头，赶在那人面前数丈，回转身来。

那人格格娇笑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今日我才当真服你啦！”

只见她长袖掩口，身如花枝颤袅，正是五毒教教主何铁手。她全身白衣如雪，给足底黑瓦一衬，更是黑的愈黑，白的愈白。

武林中人所穿夜行衣非黑即灰，好得夜中不易为人发觉，敌人发射暗器不能取得准头，她竟然穿一身白衣，若非自恃武艺高强，决不能如此肆无忌惮。袁承志拱手说道：“何教主有何见教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袁相公前日枉驾，有许多碍手碍脚之人在场，大家分了心，不能好好见

个高下。小妹今日专诚前来，讨教几招。”边说边笑，声音娇媚。

袁承志道：“教主这般身手，就在男子中也是难得一见。兄弟是十分佩服的。”

何铁手笑道：“袁相公前日试拳，掌风凌厉之极。小妹力气不够，不敢接招。今日比比兵刃如何？”也不等袁承志回答，呼的一声，已将腰间一条软鞭抖了出来，微光中但见鞭上全是细刺倒钩，只要给它扫中一下，皮肉定会给扯下一大块来。

何铁手娇滴滴的道：“袁相公，这叫做蝎尾鞭，刺上是有毒的，你要加意小心，好么？”袁承志听她说话，不觉打了个寒战。

她语气温柔，关切体贴，含意却十分狠毒，两者浑不相称。

袁承志不欲跟她毫没来由的比武，抱拳说道：“失陪了！”

何铁手不等他退开，手腕一抖，蝎尾鞭势挟劲风，径扑前胸。

袁承志微微一笑，上身向后一仰，避开了这招，不等蝎尾鞭第二招再到，已窜出数丈。何铁手知道追他不上，朗声叫道：“金蛇郎君的弟子如此脓包，败坏了师尊一世威名，嘻嘻！”袁承志一愣停步，心想：“我几次相让，他们五毒教骄纵惯了，还道我当真怕她。”心念微动之际，白影闪处，蝎尾鞭又带着一股腥风扑到。

袁承志眉头一皱，暗想：“这等喂毒兵器纵然厉害，终究为正人君子所不取。她好好一个女子，却身在邪教，以致行事不端。”料想蝎尾鞭全鞭有毒，不能白手抢夺，索性双手拢入袖中，身随意转，的溜溜的东闪西避。何铁手鞭法虽快，哪里带得到他的一片衣角？

转瞬间拆了二十余招，何铁手娇喝：“你一味闪避，算甚么好汉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想激我夺你鞭子？又有何难。”身子一弯，双手已在屋顶分别捡起一片瓦爿，凝视鞭影，看得亲切，叫道：“撤鞭！”两块瓦片一上一下，已将蝎尾鞭夹在中间，顺手往里一夺，右足晃动，瞬息间连踢三脚。何铁手刚想运劲夺鞭，对方足尖已将及身，只得撤鞭倒退，不想踏了一个空，跌下屋去。袁承志抢住鞭柄，笑道：“金蛇郎君的弟子怎么样？”

忽听何铁手柔媚的声音叫道：“很好！”她身法好快，刚一着地，立即又窜了上来，饶是袁承志身有绝顶轻功，也不禁佩服。

何铁手右手叉在腰间，身子微晃，腰肢款摆，似乎软绵绵地站立不定，笑道：“还要领教袁相公的暗器功夫，我们五毒教有一种毒蟾砂……”袁承志听她娇声软语的说着话，也不见她身转手扬，突然间眼前金光闪动，大吃一惊，知道不妙，百忙中一飞冲天，跃起寻丈，只听得一阵细微的铮铮之声，数十枚暗器都打在屋瓦之上。

原来这毒蟾砂是无数极细的钢针，机括装在胸前，发射时不必先取准头，只须身子对正敌人，伸手在腰旁一按，一阵钢针就由强力弹簧激射而出。真是神不知，鬼不觉，何况钢针既细，为数又多，一枚沾身，便中剧毒。武林中任何暗器，不论是金镖、袖箭、弹丸、铁莲子，发射时总得动臂扬手，对方如是高手，一见早有防备。但这毒蟾砂之来，事先绝无征兆，实是天下第一阴毒暗器，教外人知者极少，等到见着，十之八九非死即伤，而伤者不久也必送命。他们本教之人称之为“含沙射影”功夫，端的武林独步，世上无双。

袁承志身子未落，三枚铜钱已向她要穴打去，怒喝：“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为甚么下此毒手？”何铁手侧身避开两枚铜钱，右手翻转，接住了第三枚，轻叫一声：“啊哟，好大的劲儿，人家手也给你碰痛啦。”看准袁承志落下的方位，还掷过来。

听声辨形，这枚铜钱掷来的力道也不弱，袁承志刚想伸手去接，突然心里一动：“这人手上有毒，别上她当。”长袖一拂，又把铜钱拂了回去。这一下劲力就没手掷的大，何铁手伸出两指，轻轻拈住，放入衣囊，笑道：“多谢！可是只给我一文钱，不太小气了些吗？”手掌伸出来时迎风一抖，十多条非金非丝的绳索向他头上罩来。

袁承志恼她适才偷放毒蟾砂手段阴毒之极，当下再不客气，扬起蝎尾鞭，往她绳上缠去。何铁手斗然收索，笑道：“蝎尾鞭是我的呀。你使我兵器，害不害臊呀？”说的是一口云南土音，又糯又脆，手下却毫不停留。

袁承志把蝎尾鞭远远向后掷出，叫道：“我再夺下你这几根绳索儿，你们五毒教从此不能再来纠缠，行不行？”何铁手道：“这不叫绳索儿，这是软红蛛索。你爱夺，倒试试看。”说着蛛索横扫，拦腰卷来。这蛛索细长多丝，一招既出，四面八方同时打到。

袁承志侧身闪避，想抢攻对手空隙，哪知她十多根蛛索有的攻敌，有的防身，攻出去的刚收回守御，原来缩回的又反击而出，攻守连环，毫无破绽。

拆了十余招后，袁承志已看出蛛索的奥妙，心想：“这蛛索功夫是从蜘蛛网中变化出来的。”乘她一招使老，进攻的索子尚未收回、而守御的索子已蓄势发出之际，身形一斜，陡然欺近她背心，伸手向她胁下点去。这招快极险极，何铁手万难避开，忽然间身子一侧。袁承志见这一下如点实了，手指非碰到她胸部不可，脸上发热，凝指不发。

何铁手乘势左手一钩。袁承志疾忙缩手，嗤的一声，袖口已被钩子划了一条缝。何铁手道：“啊哟，糟糕，把袁相公袖子割破啦。您把长衫除下来吧，我拿回去给你补好。”

袁承志见她狡计百出，心中愈怒，乘势一拉，扯下了右臂破袖，使得呼呼风响，不数招，袖子已与蛛索缠住，用力一挥，破袖与蛛索双双脱手，都掉到地下去了。

袁承志道：“怎么样？”何铁手格格笑道：“不怎么样。你的兵刃不也脱手了么？还不是打了个平手？”反手在背上一抽，右手中多了一柄金光闪闪的钩子。

袁承志见她周身法宝，武器层出不穷，也不禁大为头痛，说道：“我说过夺下你蛛索之后，你们可不能再来纠缠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你说你的，我几时答允过啊？”袁承志一想，果然不错，她确是没答允过，但这般一件一件的比下去，到何时方了？当下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瞧你还有多少兵器？”心想把她每一件兵器都夺下来，她总要知难而退了。

何铁手道：“这叫做金蜈钩。”左手一伸，露出手上铁钩，说道：“这是铁蜈钩，为了练这劳甚子，爹爹割断了我一只手。

他说兵器拿在手里，总不如干脆装在手上灵便。我练了十三年啦，还不大成。袁相公，这钩上可有毒药，你别用手来夺呀！”

只见她连笑带说，慢慢走近，袁承志外表虽然淡然自若，内心实深戒惧，只怕她又使甚么奸谋，正自严加提防，忽听远处隐隐有呼哨之声，猛然间想起一事，暗叫：“不好！莫非此人绊住了我，却命她党羽去加害青青他们？”也不等她话说完，回身就走。

何铁手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这时再去，已经迟了！”金钩一点，铁钩疾伸，猛向他后心递到。袁承志侧过身子，横扫一腿。何铁手纵身避过，双钩反击。这时曙光初现，只见一道黑气，一片黄光，在他身边纵横盘旋。这女子兵刃上功夫之凌厉，仅比在盛京所遇的玉真子稍逊而已。他挂念青青等人，不欲恋战，数次欺近要夺她金钩，总是被她回钩反击，或以铁钩护住。这铁钩装在手上，运用之际的是灵动非凡，宛如活手一般。

袁承志拆到三十余招，兀是打她不退，心中焦躁，探手腰间，金光一闪，拔出了金蛇宝剑。何铁手一见，笑容立敛，喝道：“好！这金蛇剑竟落在你手！”袁承志道：“是便怎样？”

刷刷数剑。何铁手武功虽高，哪里抵挡得住？当的一声，金钩已被金蛇剑削去半截。袁承志喝道：“再来纠缠，把你的铁手也削断了。”她一听之下，脸上微现惧色，果然不敢逼近身来。

袁承志收剑入鞘，疾奔回家，刚到胡同口，便见洪胜海躺在地下，颈中流血，忙上前扶起，幸喜尚有气息。洪胜海咽喉受伤，不能说话，伸手向着宅子连指。袁承志抱他入内，只见宅子中到处桌翻椅折，门破窗烂，显是经过一番剧战。

袁承志越看越是心惊，撕下衣袖替洪胜海扎住了咽喉伤口，直奔内堂，里面也是处处破损，胡桂南与程青竹躺在地下呻吟。袁承志忙问：“怎么？”胡桂南道：“青姑娘，青姑娘……给……五毒教掳去啦。”袁承志大惊，问道：“沙天广他们呢？”胡桂南伸手指向屋顶。袁承志不及多问，急跃上屋，只见沙天广和哑巴躺在瓦面，沙天广满脸乌云，中毒甚深，哑巴也受创伤。虽然幸喜无人死亡，但满屋伙伴，个个重伤，真是一败涂地，青青更不知去向。袁承志咬牙切齿，愤怒自责：“我怎地如此胡涂，竟让这女子缠住了也没发觉。”

宅中童仆在恶斗时尽皆逃散，这时天色大明，敌人已去，才慢慢回来。

袁承志把哑巴和沙天广抱下地来，写了一张字条，命仆人急速送去金龙帮寓所，请焦宛儿取回朱睛冰蟾，前来救人。

他替沙天广、胡桂南等包扎伤口，一面询问敌人来袭情形。

铁罗汉上次受伤卧床未起，幸得未遭毒手，说道："三更时分，胡桂南首先发觉了敌踪，把哑巴老兄扯上屋去。两人一上屋，立被十多名敌人围住了。我在窗口中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全身无力，动弹不得，只有干着急的份儿。眼见哑巴老兄、沙老兄和程老夫子都伤了好几名敌人，但对方实在人多。

大家边打边退，在每一间屋里都拚了好一阵，最后个个受伤，青姑娘也给他们掳了去。袁相公……我们实在对你不起……"

袁承志道："敌人好不狠毒，怎怪得你们？眼下救人要紧。"

他到马厩牵了匹马，向城外驰去，将到怪屋时下了马，将马缚在树上，走到屋前，飞身越墙直入，大叫："何教主，请出来，我有话说。"一阵回音过去，黄墙上铁门开处，一阵狺狺狂吠，扑出十多头凶猛巨犬，后面跟着数十人。他想："这次可不能再对他们客气了！"左手连挥，十多枚金蛇锥激射而出，金光闪闪，每只巨獒脑门中了一枚，只只倒毙在地。他绕着众犬转了一个圈子，双手将金蛇锥一一收入囊中。

五毒教人众本待乘他与巨獒缠斗，乘隙喷射毒汁，哪知他杀毙众犬竟如此神速，不由得都惊呆了，待他收回暗器，先头一人发一声喊，转身便走。余人一拥进内，待要关门，哪里还来得及？袁承志已从各人头顶一跃而过，抢在头里。

他深入敌人腹地之后，反而神定气闲，叫道："何教主再不出来，莫怪我无礼了。"

只听嘘溜溜的一阵口哨，五毒教众人排成两列，中间屋里出来十多人。当先一人是何红药，后面跟着左右护法潘秀月赞达、岑其斯，以及锦衣毒丐齐云等一批教中高手。

袁承志道："在下跟各位素不相识，既无宿怨，也无新仇，各位却来到舍下，将我朋友个个打得重伤，还将我兄弟掳来，那是甚么缘由，要向何教主请教。"

何红药道："你家里旁人跟我们没有冤仇，那也不错，因此手下留情，没当场要了他们性命。你既有朱睛冰蟾，小小伤势也很易治好。至于那姓夏的小子呢，哼，我们要慢慢的痛加折磨。"袁承志道："她年纪轻轻，甚么事情对你们不住了？"何红药冷笑道："谁教他是金蛇郎君的儿子？哼，这也罢了，谁教他是那个贱货生的？"袁承志一怔，心想她跟青青的母亲又有甚么仇嫌了？何红药见他沉吟不语，阴森森的道："你来胡闹些甚么？"袁承志道："你们如跟金蛇郎君有梁子，干甚么不自去找他报仇？"何红药道："老子要杀，儿子也要杀！你既跟他有瓜葛，连你也要杀！"

袁承志不愿再与她啰唆不清，高声叫道："何教主，你到底出不出来？放不放人？"屋中寂然无声，过了一阵，阵阵回声从五堵高墙上撞了回来。袁承志挂念青青，身形一斜，猛从何红药身旁穿过，直向厅门冲去。两名教徒来挡，袁承志双掌起处，将两人直掼出去。他冲入厅内，见空空荡荡的没有人影，转身直奔东厢房，踢开房门，只见两名教众卧在床上，却是日前被他扭伤了关节之人，见他入来，吓得跳了起来。

袁承志东奔西窜，四下找寻，五毒教众乱成一团，处处兜截。过不多时，袁承志已把每一间房子都找遍了，不但没有见到青青，连何铁手也不在屋里。他焦躁异常，把缸瓮箱笼乱翻乱踢，里面饲养着的蛇虫毒物都爬了出来。五毒教众大惊，忙分人捕捉毒物。

潘秀达叫道："是好汉到外面来决个胜负。"袁承志知他在教中颇有地位，决意擒住他逼问青青的下落，叫道："好，我领教阁下的毒掌功夫！"施展神行百变轻身功夫，双足一蹦，已跃到他面前。潘秀达见他说到便到，大吃一惊，呼呼两掌劈到。袁承志道："别人怕你毒掌，我偏不怕！"潘秀达叫道："好，你就试试。"袁承志右掌一起，往他掌上抵去。

潘秀达大喜，心想："你竟来和我毒掌相碰，这可是自寻死路，怨我不得。"当下双掌运力，猛向前推，眼见要和袁承志手掌相碰，相距不到一寸，突见对方手掌急缩，脑后风声微动，知道不妙，待要缩身回掌，只觉颈中一紧，身子已被提起。五毒教众齐声呐喊，奔来相救。袁承志抓起潘秀达挥了个圈子。众人怕伤了护法，不敢逼近。

袁承志喝道："你们掳来的人在哪里？快说。"潘秀达闭目不理。袁承志潜运混元功，伸手在他脊骨旁穴道一指戳去。

潘秀达登时背心剧痛，有如一根钢条在身体内绞来搅去。袁承志松手把他摔在地下。潘秀达痛得死去活来，在地下滚来滚去，却不说一个字。

袁承志道："好，你不说，旁人呢？"灵机一动："我的点穴除了本门中人，天下无人能救。且都给他们点上了，谅来何铁手便不敢加害青弟。"当下身形晃动，在众人身旁穿来插去。教徒中武功高强之人还抵挡得了三招两式，其余都是还没看清敌人身法，穴道已被闭住。片刻之间，院子中躺下了二三十人。本来穴道被闭，尽管点穴手法别具一功，旁人难以解开，但过得几个时辰，气血流转，穴道终于会慢慢自行通解。但袁承志这次点穴时使上了混元功，真力直透经脉，穴道数日不解，此后纵然解开，也要酸痛难当，十天半月不愈。

那日他在衢州石梁点倒温氏四老，使的便是这门手法。

何红药见势头不对，呼啸一声，夺门而出。余众跟着拥出，不一刻，一座大屋中空荡荡的走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地上动弹不得的几十人，有的呻吟低呼，有的怒目而视。

袁承志大叫："青弟，青弟，你在哪里？"除了阵阵回声之外，毫无声息。他仍不死心，又到每个房间查看一遍，终于废然退出；提起几名教众逼问，各人均是闭目不答。

袁承志无法可施，只得回到正条子胡同。见焦宛儿已取得冰蟾，率领了金龙帮的几名大弟子来到，将沙天广等身上毒气吸净、伤口包好。袁承志见各人性命无碍，但青青落入敌手，不禁愁肠百结。焦宛儿软语宽慰，派出帮友四处打听消息。

过了大半个时辰，忽然蓬的一声，屋顶上掷下一个大包裹来。众人吃了一惊。袁承志焦急异常，双手一扯，拉断包上绳索，还未打开，已闻到一阵血腥气，心中怦怦乱跳，双手出汗，一揭开包袱，赫然是一堆被切成八块的尸首，首级面色已成乌黑，但白须白发宛然可辨。袁承志一定神，才看清楚这尸首原来是独眼神龙单铁生。

他跃上屋顶，四下张望，只见西南角上远处有一条黑影向前疾奔，知道必是送尸首来之人，当下提气急追，赶出里许，只见他奔入一座林子中去了。

袁承志直跟了进去。只见那人走到树林深处，数十名五毒教教众围着一堆火，正在高谈阔论。一人偶然回头，突见袁承志掩来，惊叫道："克星来啦！"四散奔逃。

袁承志先追逃得最远最快的，举手踢足，把各人穴道一一点了，回过身来，近者手点肘撞，远者铜钱掷打，只听得林中呼啸奔逐，惊叫斥骂之声大作。过了一盏茶时分，林中声息俱寂，袁承志垂手走出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。

这一役把岑其斯、齐云璈等五毒教中高手一鼓作气的尽数点倒，只是何铁手和何红药两人不在其内。袁承志心中稍定，寻思："只要青弟此时还不遭毒手，他们便有再大仇恨，也不敢加害于她。"

回到住宅，焦心等候，傍晚时分，出去打探的人都回报说没有线索。天交二更，袁承志吩咐吴平与罗立如，将单铁生的尸首送往顺天府尹衙门去，公门中人见到他的模样，自知是五毒教下的毒手。焦宛儿领着几名帮友，留在宅里看护伤者，防备敌人。

袁承志焦虑挂怀，哪里睡得着？盘膝坐在床上，筹思明日继续找寻青青之策。约莫坐了一个更次，四下无声，只听得远处深巷中有一两声犬吠，打更的竹柝由远而近，又由近而远。他思潮起伏，自恨这一次失算中计，遭到下山以来的首次大败，静寂中忽听得围墙顶上轻轻一响，心想："如是吴罗二人回来，轻身功夫无此高明，必是来了敌人。"当下安坐床上，静以待变。只听窗外如一叶落地，接着一人格格娇笑，柔声道："袁相公，客人来啦。"袁承志道："有劳何教主枉驾，请进来吧！"取出火折点亮蜡烛，开门迎客。

何铁手飘然而入，见袁承志室中陈设简陋，除了一床一桌之外，四壁萧然，笑道：“袁相公好清高呀。”袁承志哼了一声。

何铁手道：“我这番来意，袁相公定是知道的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要请何教主示下。”何铁手道：“你有求于我，我也有求于你，咱们这个回合仍是没有输赢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想不必再较量了。何教主有智有勇，兄弟十分佩服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这是第一个回合，除非你把我们五毒教一下子灭了，否则还有得让你头疼的呢。”

袁承志一凛，心想他们纠缠不休，确是不易抵挡，说道：“何教主既与我那兄弟的父亲有仇，还是径去找他本人为是，何必跟年轻人为难？常言道：冤家宜解不宜结……”

何铁手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个将来再说。客人到来，你酒也不请人喝一杯么？”

袁承志心想此人真怪，于是命童仆端整酒菜。焦宛儿不放心，换上了书童的装束，亲端酒菜，送进房来。何铁手笑道：“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，袁相公的书童，生得也这般俊。”

袁承志斟了两杯酒。何铁手举杯饮干，接着又连饮两杯，笑道：“袁相公不肯赏脸喝我们的酒，小妹却生来卤莽大胆。”

焦宛儿接口道：“我们的酒没毒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好，好，真是一位伶牙利齿的小管家。干杯！”

袁承志和她对饮了一杯，烛光下见她星眼流波，桃腮欲晕，暗忖：“所识女子之中，论相貌之美，自以阿九为第一。

小慧诚恳真挚。宛儿豪迈精细。青弟虽爱使小性儿，但对我一片真情。哪知还有何铁手这般艳若桃李、毒如蛇蝎的人物，真是天下之大，奇人异士，所在都有。”何铁手见他出神，也不言语，只淡淡而笑，过了一会，低声道：“袁相公的武功，小妹心折之极。似乎尊师金蛇郎君也不会这点穴手段，这门功夫，袁相公是另有师承的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华山派门下弟子。”何铁手道：“袁相公武功集诸家所长，难怪神乎其技。小妹今晚是求师来啦。”

袁承志奇道：“这话我可不明白了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袁相公若是不嫌小妹资质愚鲁，就请收归门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何教主一教之长，武功出神入化，却来开这玩笑。”何铁手道：“你如不传我解穴之法，难道我们教中几十个人，就眼睁睁让他们送命不成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只要你把我朋友送回，再答应以后永远不来纠缠，我当然会给他们解救。”何铁手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袁相公是不肯收我这个徒弟了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兄弟学艺未精，求师还来不及，哪敢教人？

咱们好言善罢，既往不咎，你道怎样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我把你朋友送还，你把我的部属治好。以后的事，走着瞧吧。”

袁承志见她始终不肯答应罢手言和，怒气渐生，暗想：“五毒教虽然横行天南，但我们七省英雄豪杰，也不见得就怕了你们。”当下默不作声。

何铁手盈盈站起，笑道：“啊哟，咱们的袁大盟主生气啦。”

裣衽万福，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我给你赔不是。”袁承志还了一揖，心下怫然不悦。何铁手道：“明儿我把你朋友送回来。

便请你大驾光临，救治我的朋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一言为定。”

何铁手微微躬身，转身走出。她并不上屋，径往大门走去。袁承志只得跟着送出，童仆点烛开门。

焦宛儿跟在袁承志身后，暗想：“这女子行动诡秘，别在大门外伏有徒党，诱袁相公出去袭击，我先去瞧瞧。”于是慢慢落后，身上藏好蛾眉钢刺，越墙而出，躲在墙角边向外望去，只见大门口停了一乘暖轿，四名轿夫站在轿前，此外却无别人。焦宛儿矮了身子，悄悄走到轿后，双手把轿子轻轻一托，知道轿内无人，这才放心，正要走回，大门开处，童仆手执灯笼，袁承志把何铁手送了出来。

焦宛儿灵机一动：“她既不肯罢手，此后麻烦正多。我要找到她的落脚所在，他们再来纠缠，好让袁相公上门攻她个出其不意。”她存了报恩之心，也不怕前途艰险，缩身钻入轿底，手脚攀住了轿底木架。那暖轿四周用厚呢围住，又在黑夜，竟无一人发觉。只听得何铁手一阵轻笑，踏入轿中。四名轿夫抬起轿子，快步而去。

只觉四名轿夫健步如飞，原来抬轿的人也都身有武功，她不禁害怕起来。这时正当隆冬，寒风彻骨，暖轿底下都结了冰，被她口中热气一呵，化成了冷水一滴滴的落下。焦宛儿只得任由冷水落在脸上，不敢拂拭，只怕身子一动，立给何铁手发觉。

走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忽听一声呼叱，轿子停住。一个男人声音喝道：“姓何的贱婢，快出来领死。”焦宛儿心中奇怪：“这声音好熟，那是谁啊？”又听另一个声音叫道：“五毒教横行一世，想不到也有今天。”焦宛儿一惊：“那是闵子华！嗯，第一个说话的是他师弟洞玄道人。”

只听得四周脚步声响，许多人围了上来。轿夫放下轿子，抽出兵刃。焦宛儿拉开轿障一角向外张望，见东边站着四五人，都是身穿道袍、手执长剑的道士，心想：“西、北、南三边必都有人，仙都派大举报仇来了。”只觉轿身微微一晃，何铁手已跃出轿外，娇声喝道：“水云贼道死了没有？你们胆子也真大，想干甚么？”一名长须道人喝道：“我们师父黄木道长到底在哪里，快说出来，免你多受折磨。”

何铁手格格娇笑，柔声道：“你们师父又不是三岁娃娃，迷了路走失了，却来问我要人。你们把师父交给我照管了，是不是呢？好吧，大家武林一脉，我帮你们找找吧，免得他可怜见儿的，流落在外，没人照顾。也不知是给人拐去了呢，还是给人卖到了番邦。”焦宛儿心道：“原来这女人说话，总是这么娇声媚气的，我先前还道她故意向袁相公发嗲。”

那长须道人怒道：“五毒教逞凶横行，今日教你知道恶有恶报！”何铁手笑道：“仙都派在江湖上本来也算是有点儿小名气的，可是平时不敢正大光明的来找我，现今知道我们教里多人受伤，就鬼鬼祟祟的躲在这里。哈哈，呵呵，嘻嘻，嘿嘿！”片刻之间，换了几种笑声，她笑声未毕，只听西北角上一人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想是中了她毒手，一时只听得呼叱怒骂、兵刃碰撞之声大作。

这次仙都派倾巢而出，来的都是高手，饶是何铁手武功高强，却始终闯不出去。斗不到一盏茶时分，四名轿夫先后中剑，或死或伤。

焦宛儿在轿下不敢动弹，眼见仙都门人剑法迅捷狠辣，果有独得之秘，心想当日袁相公一举而破两仪剑法，那是他们遇上了特强高手，才受克制，寻常剑客却决非仙都门人对手。

她怕黑夜之中贸然露面，给仙都门徒误会是五毒教众，不免枉死于剑下，只得屏息不动。这时二十多柄长剑把何铁手围在垓心，青光霍霍，冷气森森，只看得她惊心动魄。

何铁手在数十名好手围攻下沉着应战。一个少年道人躁进猛攻，被她铁钩横划，带着肩头，登时痛晕在地，当下由同伴救了下去。再拆数十招，何铁手力渐不支。闵子华长剑削来，疾攻项颈，她侧头避过，旁边又有双剑攻到。

只听铮的一声，一件细物滚到轿下。焦宛儿拾起一看，原来是半枚女人戴的耳环。她心中又喜又急，喜的是何铁手这一役难逃性命，可给袁相公除了个大对头；急的是她若丧命，青青不知落在何处，她手下教众肯不肯交还，实在难说。

又斗数十招，何铁手头发散乱，已无还手之力。长须道人一声号令，数十柄长剑忽地回收，组成一张烂银也似的剑网，围在她四周。长须道人喝道：“我师父他老人家在哪里？

他是生是死，快说。”何铁手把金钩夹在胁下，慢慢伸手理好散发，忽然一阵轻笑，铁钩迅如闪电，伤了一名道人。众人大怒，长剑齐施，这一次下手再不容情，眼见何铁手形势危急万分，突然远处传来嘘溜溜一声呼哨。何铁手百忙中笑道：“我帮手来啦，你们还是快走的好，否则要吃亏的呀。”焦宛儿心想：“如不知他们是在拚死恶斗，听了她这几句又温柔又关切的叮嘱，还以为她是在跟情郎谈情说爱哩！”

那长须道人叫道：“料理了这贱婢再说！”各人攻得更紧。

转眼间何铁手腿上连受两处剑伤，但她还是满脸笑容。一名年轻道人心中烦躁，不忍见这么一个千娇百媚、笑靥迎人的姑娘给乱剑分尸，喝道：“你别笑啦，成不成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你这位道长说甚么？”那道人一呆，正待回答，眼前忽然金光一闪。闵子华急呼：“留神！”但哪里还来得及，波的一声，金钩已刺中他背心。

酣斗中远处哨声更急，仙都派分出八人迎上去阻拦。只听金铁交鸣，不久八人败了下来，仙都门人又分人上去增援。

这边何铁手立时一松，但仙都派余人仍是力攻，她想冲过去与来援之人会合，却也不能。

双方势均力敌，高呼鏖战。打了一盏茶时分，闵子华高叫：“好，好！太白三英，你们三个卖国贼也来啦。”一人粗声粗气的道：“怎么样！你知道爷爷厉害，快给我滚。”

焦宛儿心下惊疑：“太白三英挑拨离间，想害我爹爹，明明已给袁相公他们擒住。爹爹后来将三人送上南京衙门，怎么又出来了？是越狱？还是贪官卖放？”

这时何铁手的帮手来者愈多，仙都派眼见抵挡不住，长须道人发出号令，众人登时收剑后退。仙都门人对群战习练有素，谁当先，谁断后，阵势井然。何铁手身上受伤，又见敌人虽败不乱，倒也不敢追赶，娇声笑道：“暇着再来玩儿，小妹不送啦。”

仙都派众人来得突然，去得也快，霎时之间，刀剑无声，只剩下朔风虎虎，吹卷残雪。

焦宛儿从轿障孔中悄悄张望，见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站了几十个人。一个老乞婆打扮的女人道：“他们消息也真灵通，知道咱们今儿受伤的人多，就来掩袭。教主，你的伤不碍事吧？”何铁手道：“还好。幸亏姑姑援兵来得快，否则要打跑这群杂毛，倒还不大容易呢。”一个白须老人道：“仙都派跟华山派有勾结吗？”一个嗓音嘶哑的人道：“金龙帮跟那个姓袁的小子搅在一起。咱兄弟已使了借刀杀人的离间之计，料想姓袁的必会去跟仙都派为难。”那白须老人道：“好吧，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好。”

焦宛儿在轿下听到“借刀杀人的离间之计”这几个字，耳中嗡的一响，一身冷汗，心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害死我爹爹的，原来是这三个奸贼。”她想再听下去，却听何铁手道：“大伙儿进宫去吧，轿子可不能坐啦。”众人一拥而去。

焦宛儿等他们走出数十步远，悄悄从轿底钻了出来。不觉吃了一惊，原来当地竟是在禁城之前，眼见一伙人进宫去了。仙都派围攻何铁手，拚斗时刻不短，居然并无宫门侍卫前来查问干预。她不敢多耽，忙回到正条子胡同，将适才所见细细对袁承志说了。袁承志大拇指一竖，说道：“焦姑娘，好胆略，好见识！”

焦宛儿脸上微微一红，随即拜了下去。袁承志侧身避过，慨然道：“令尊的血海深仇，自当着落在我身上。焦姑娘再行大礼，那可是瞧不起我了。”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这就进宫去找他们。”焦宛儿道：“这些奸贼不知怎样，竟混入了皇宫。看来必有内应。宫里禁卫森严，袁相公贸然进去，只怕不便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不妨，我有一件好东西。本来早就要用，哪知一到京师之后，怪事层出不穷，竟没空去。”说着取出一封书信，便是满清睿亲王多尔衮写给宫里司礼太监曹化淳的密函，本是要洪胜海送去的。袁承志知道这信必有后用，一直留在身边。

焦宛儿喜道：“那好极了，我随袁相公去，扮作你的书童。”

袁承志知她要手刃仇人，那是一片孝心，劝阻不得，点头允了。

焦宛儿在轿下躲了半夜，弄得满身泥污，忙入内洗脸换衣，装扮已毕，又是个俊俏的小书童。袁承志笑道：“可不能再叫你焦姑娘啦！”焦宛儿道：“你就叫我宛儿吧，别人还当是甚么杯儿碗儿呢。”

正要出门，吴平与罗立如匆匆进来，说顺天府尹衙门戒备很严，等了两个多时辰，直到捕快换班，才把单铁生的尸首丢了下去。袁承志点头道：“好！”焦宛儿说起要随袁承志入宫寻奸，为父报仇。罗立如忽道：“袁相公，师妹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好么？”

焦宛儿眼望袁承志，听他示下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次深入禁宫，本已危机四伏，加之尚有不少高手在内。要保护焦姑娘周全已甚不易，多一人更碍手脚。”正要出口推辞，忽见吴平伸手暗扯罗立如衣角，连使眼色，说道：“罗师弟，你伤臂之后身子还没完全复原，还是让袁相公带师妹去吧。”袁承志心中一动：“他似乎有意要我跟焦姑娘单独相处。昨晚我和她去见水云道人，青年男女深夜出外，只怕已引起旁人疑心。虽然大丈夫光明磊落，但还是避一下嫌疑的好。”于是对罗立如道：“罗大哥同去，我多一个帮手，那再好没有。委屈你一下，请也换上童仆打扮。”

罗立如大喜，入内更衣。吴平跟着进去，笑道：“罗师弟，你这次做了傻事啦！”罗立如愕然道：“甚么？”吴平道：“袁相公对咱们金龙帮恩德如山，师妹对他显然又倾心之至……”罗立如颤声道：“你说让师妹配……配给袁相公？”吴平道：“恩师在天有灵，定也必十分喜欢。你跟了去干甚么？”

罗立如道：“大师哥说得对，那我不去啦！”吴平道：“现今不去，又太着痕迹。你相机行事，如能撮成这段姻缘，那是再好不过。”

罗立如点头答应，心中却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原来他对这小师妹暗寄相思已有数年，只是见她品貌既美，又不苟言笑，协助焦公礼处理帮中事务颇具威严，是以一番深情从不敢吐露半点；断臂后更是自惭形秽，连话也不敢和她多说一句，这时听吴平一说，不禁怅惘，但随即转念：“袁相公如此英雄，和师妹正是一对。她终身有托，我自当代她欢喜。”



第十七回　青衿心上意 彩笔画中人

袁承志从铁箱中取出许多珍宝，包了一大包，要罗立如捧在手里。

三人来到宫门。袁承志将暗语一说，守门的禁军早得到曹太监嘱咐，当即分人引了进去。来到一座殿前，禁军退出，另有小太监接引入内，一路连换了三名太监。袁承志默记道路，心想这曹太监也真工于心计，生怕密谋败露，连带路人也不断掉换。最后沿着御花园右侧小路，弯弯曲曲走了一阵，来到一座小屋子前。小太监请三人入内，端上清茶点心。等了一个多时辰，曹太监始终不来，三人也不谈话，坐着枯候。

直到午间，才进来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太监，向袁承志问了几句暗语。袁承志照着洪胜海所言答了，那太监点头而出。

又过了好一会，那太监引了一名肥肥白白的中年太监入来。袁承志见他身穿锦绣，气派极大，心想这多半是宫中除了皇帝之外、第一有权有势的司礼太监曹化淳了，果然那先前进来的太监说道："这位是曹公公。"袁承志和罗立如、焦宛儿三人跪下磕头。曹化淳笑道："别多礼啦，请坐，睿王爷安好？"袁承志道："王爷福体安好。王爷命小人问公公好。"

曹化淳呵呵笑道："我这几根老骨头，却也多承王爷惦记。洪老哥远道而来，不知王爷有甚么嘱咐。"袁承志道："王爷要请问公公，大事筹划得怎样了？"

曹化淳叹道："我们皇上的性子，真是固执得要命。我进言了好几次，皇上总说借兵灭寇，后患太多，只求两国罢兵，等大明灭了流寇，重重酬谢睿王爷。"

袁承志不知多尔衮与曹化淳有何密谋。洪胜海在多尔衮属下地位甚低，不能预闻机密，只不过是传递消息的信使而已。洪胜海不知，袁承志自然也不知了。这时听了曹化淳之言，不由得心里怦怦乱跳，耳中只是响着"借兵灭寇"四字，心想："皇帝不肯借兵，满洲人却心急要借，显是不怀好意了。"

他虽镇静，但这个大消息突如其来，不免脸有异状。

曹化淳会错了意，还道他因此事不成，心下不满，忙道："兄弟，你别急，一计不成，另有一计呀！"袁承志道："是，是。曹公公足智多谋，我们王爷赞不绝口，常说有曹公公在宫中主持，何愁大事不成。"曹化淳笑而不言。

袁承志道："王爷有几件薄礼，命小人带来，请公公笑纳。"

说着向罗立如一指。焦宛儿接下他背着的包裹，放在桌上，解了开来。

包裹一解开，登时珠光宝气，满室生辉。曹化淳久在大内，珍异宝物不知见过多少，寻常珠宝还真不在他眼里，但这阵宝气迥然有异，走近一看，不觉惊得呆了。原来包袱中珍宝无数，单是一串一百颗大珠串成的朝珠，颗颗精圆，便已世所罕见。另有一对翡翠狮子，前脚盘弄着一个火红的红宝石圆球，这般晶莹碧绿的成块大的翡翠固然从未见过，而红宝石之瑰丽灿烂，更是难得。曹化淳看一件，赞一件，转身对袁承志道："王爷怎么赏了我这许多好东西？"

袁承志要探听他的图谋，接口道："王爷也知皇上精明，借兵灭寇之事很不好办，总是要仰仗公公的大力。"曹化淳给他这样一捧，十分得意，笑吟吟的一挥手，对罗立如和焦宛儿道："你们到外面去休息吧。"袁承志向二人点点头，便有小太监来陪了出去。

曹化淳亲自关上了门，握住袁承志的手，低声道："你可知王爷出兵，有甚么条款？"

袁承志心想："那晚李岩大哥说到处事应变之道，曾说要骗出旁人的机密，须得先说些机密给他听。我信口胡诌些便了。"说道："公公是自己人，跟你说当然不妨，不过这事可机密之至，除了王爷，连小人在内，也不过两三个人知道。"

曹化淳眼睛一亮。袁承志挨近身去说道："小人心想，王爷虽然瞧得起小人，但总是番邦外国，要是曹公公恩加栽培，使个人得以光祖耀宗……"曹化淳心中了然，知他要讨官职，呵呵笑道："洪老弟要功名富贵，那包在老夫身上。"袁承志心想："要装假就假到底。"忙跪下去磕头道谢。曹化淳笑道："事成之后，委你一个副将如何？包你派在油水丰足的地方。"

袁承志满脸喜色，忙又道谢，道："公公大恩大德，小人甚么事也不能再瞒公公。王爷的意思是……"左右一张，悄声道："公公可千万不能泄露，否则小人性命难保。"曹化淳道："你放心，我怎会说出去？"

袁承志低声道："满洲兵进关之后，闯贼是一定可以荡平的。王爷的心意，是要朝廷割让北直隶和山东一带的地方相谢。两国以黄河为界，永为兄弟之邦。"

袁承志信口胡诌。曹化淳却毫不怀疑，一则有多尔衮亲函及所约定的暗号，二则有如此重礼，三来满洲人居心叵测，他又岂有不知？他微微沉吟，点头说道："眼前天下大乱，今早传来军讯，潼关已给闯贼攻破，兵部尚书孙传庭殉难。大明还有甚么将军能用？大清再不出兵，眼见闯贼旦夕之间就兵临城下。北京一破，甚么都完蛋了。"

袁承志听说闯王已破潼关，杀了眼下惟一手握重兵的督师孙传庭，不禁大喜，他怕流露心中欢悦之情，忙低下了头，眼望地下。曹化淳道："我今晚再向皇上进言，如他仍是固执不化，咱们以国家社稷为重，只好……"说到这里，沉吟不语，皱起了眉头，似乎心中有极大疑难。袁承志心中怦怦乱跳，反激一句："今上英明刚毅，公公可得一切小心。"曹化淳道："哼，刚是刚了，毅就不见得。英明两字，可差得太远。

大明江山亡在他手里不打紧，难道咱们也陪着他一起送死？"

这几句话可说得上"大逆不道"，若是泄漏出去，已是灭族的罪名，他竟毫不顾忌的说了出来，可见对袁承志全无忌惮之意。袁承志道："不知公公有何良策，好教小人放心。"

曹化淳道："嗯，就算以黄河为界，也胜过整座江山都断送在流寇手里。皇上不肯，难道……"说到这里，突然住口，呵呵笑道："洪老弟，三日之内，必有好音报给王爷。你在这里等着吧。"双掌一击，进来几名小太监，捧起袁承志所赠的珠宝，拥着曹化淳出去了。

过不多时，四名小太监领着袁承志、焦宛儿、罗立如三人到左近屋中宿歇。晚间开上膳食，甚是丰盛，用过饭后，天色已黑，小太监道了安，退出房去。

袁承志低声道："那曹太监正在筹划一个大奸谋，事情非同小可，我要出去打探一下。"焦宛儿道："我跟你同去。"袁承志道："不，你跟罗大哥留在这里，说不定那曹太监不放心，又会差人来瞧。"罗立如道："我一个人留着好了，袁相公多一个帮手好些。"

袁承志见焦宛儿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，不便阻她意兴，点了点头，走到邻室，双手一伸，已点了两名小太监的哑穴。另外两名太监从床上跳起，睁大了眼睛，不明所以。焦宛儿拔出蛾眉钢刺，指在两人胸前，低声喝道："出一句声，教你们见魏忠贤去！"说着钢刺微微前伸，刺破两人衣服，刺尖抵入了胸前肉里。袁承志暗笑，心想这当口她还说笑话。要知魏忠贤是熹宗时的奸恶太监，败坏天下，这时早已伏诛。

他把两名太监的衣服剥了下来，自己换上了。焦宛儿吹灭蜡烛，摸索着也换上了太监服色。袁承志把一名太监也点上了哑穴，左手捏住另一人的脉门，拉出门来，喝道："领我们去曹公公那里。"那太监半身酥麻，不敢多说，便即领路，转弯抹角的行了里许，来到一座大楼之前。那小太监道："曹公公……住……住在这里。"袁承志不等他说第二句话，手肘轻轻撞出，已闭住他胸口穴道，将他丢在花木深处。

两人伏下身子，奔到楼边。袁承志正要拉着焦宛儿跃上，忽听身后脚步声响，一人远远问道："曹公公在楼上么？"袁承志答道："我也刚来，是在楼上吧。"回头看时，见来者共有五人，前面一人提着一盏红纱灯，灯光掩映下见都是太监。

那提灯的太监笑骂："小猴儿崽子，说话就是怕担干系。"说着慢慢走近。袁承志和焦宛儿低下了头，不让他们看清楚面貌。

五名太监进门时，灯光射上门上明晃晃的朱漆，有如镜子，照出了五人的相貌。袁承志吃了一惊，轻扯焦宛儿衣袖，等五人上了楼，低声道："是太白三英！"焦宛儿大惊，低声道："杀我爸爸的奸贼？他们做了太监？"

袁承志道："跟咱们一样，乔装改扮的，上去！"两人紧跟在太白三英之后，一路上楼，守卫的太监只道他们是一路，也不查问。到得楼上，前面两名太监领着太白三英走进一间房里去了。袁承志与焦宛儿不便再跟，候在门外，隐隐约约只听得那提灯的太监说道："请在这里……曹公公马上……"

其余的话听不清楚。两名太监随即退了出来，下楼去了。

袁承志一拉焦宛儿的手，走进房去，只见四壁图书，原来是间书房。太白三英坐在一旁椅子，见进来两名太监，也不在意。袁承志和焦宛儿径自向前。焦宛儿冷笑道："史叔叔，黎叔叔，我爹爹请三位去吃饭。"太白三英陡然见到焦宛儿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

黎刚立即跳了起来，叫道："你……你爹爹不是死了么？"

焦宛儿道："不错，他请三位叔叔去吃饭！"史秉文眉头一皱，擦的一声，长刀出鞘。袁承志一跃而出，双手疾伸，一手一个，抓住史氏兄弟的后领提了起来，同时左脚飞出。踢在黎刚后心胛骨下三寸"凤尾穴"上。史秉光反手一拳，袁承志毫不理会，任他打在自己胸口，双手轻轻一合，史氏兄弟两头相碰，都撞晕了过去。焦宛儿还没看清楚怎的，太白三英都已人事不知。她拔出蛾眉钢刺，猛向史秉光胸口戳去。袁承志伸手拿住她的手腕，低声道："有人。"

只听楼梯上脚步声响，袁承志提起史氏兄弟，放在书架之后，再转身提了黎刚，和焦宛儿都躲在书架背后，刚刚藏好，几个人走进室来。

一人说道："请各位在这里等一下，曹公公马上就来。"一个娇媚的女子声音道："辛苦你啦！"袁承志和焦宛儿听出是五毒教主何铁手的声音，双手互相一捏。过了片刻，又进来几人，与何铁手等互道寒暄。袁承志寻思："衢州石梁派的温氏四老也来了。原来宛儿昨晚瞧见的四个老头子，竟便是他们，怪不得仙都派抵挡不住。他们来干甚么？"众人客套未毕，曹化淳和几名武林好手已走进室来。只听曹化淳给各人引见，竟有方岩的吕七先生在内。袁承志心想："温方施害死青弟的母亲，给我打中穴道，无人相救，多半已成废人，温氏的五行阵是施展不出了。但加上五毒教的高手和其他人众，我一人万万抵敌不过。"

只听曹化淳道："太白三英呢？"一名太监答道："史爷他们已来过啦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"曹化淳派人出去找寻，几批太监找了好久回来，都说不见三人影踪。余人悄悄议论，显然都不耐烦了。曹化淳道："咱们不等了，他们自己弃了立功良机，也怨不得旁人。"只听众人挪动椅子之声，想是大家坐近了听他说话。

只听他道："闯贼攻破潼关，兵部尚书孙传庭殉难。"众人噫哦连声，甚是震动。曹化淳道："咱们如不快想法子，贼兵指日迫近京师。要是皇上再不借兵灭寇，大明数百年的基业，都要断送在他手里。咱们以国家为重，只得另立明君，维持社稷。"

何铁手道："那就立诚王爷了。"曹化淳道："不错，今日要借重各位，为新君效劳。一切大事，有兄弟承当。立了大功，却是大家的。"见众人并无异议，当下分派职司。

只听他说道："再过一个时辰，温家四位老先生带领得力弟兄，在皇上寝宫外四周埋伏，阻拦旁人入内。何教主的手下伏在书房外面，由诚王爷入内进谏。"

吕七先生道："周大将军统率京营兵马，他是忠于今上的吧？要不要先除了去，以免不测？"曹化淳笑道："周大将军跟傅尚书那两个家伙，早给我略施小计除去了。何教主，你说给他听吧。"何铁手笑道："曹公公要拥诚王登基，早知周大将军跟傅尚书是两个大患，因此命小妹连日派人去户部偷盗库银。皇帝爱斤斤计较，最受不了这些小事。今日下午已下旨把周傅二人革职拿问了。"众人压低了嗓子，一阵嘻笑，都称赞曹化淳神机妙算。

袁承志这时方才明白，原来那些红衣童子偷盗库银，不是为了钱财，实是一个通敌祸国的大阴谋，可叹崇祯自以为精明，落入圈套之中尚自不觉。

曹化淳道："各位且去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兄弟再来奉请。"

吕七先生与温氏四老等告辞了出去。何铁手留在最后，将到门口时，忽道："太白三英为甚么不来？莫非是去向皇帝告密？"

曹化淳道："究竟何教主心思周密。这件事咱们索性瞒过了他们。不过太白三英是满清九王的心腹，最近还立了一件大功，要说背叛九王，那倒决不至于。"何铁手道："甚么大功？"曹化淳道："他们盗了仙都派一个姓闵的一柄匕首，去刺杀了金龙帮的帮主，这么一来，武林人物势必大相残杀。咱们将来避去金陵，那就舒服得多啦。"

焦宛儿早有九成料定是太白三英害她父亲，这时更无怀疑。袁承志怕她伤痛气恼之际发出声响，何铁手耳目灵敏，一点儿细微动静都瞒她不过，忙伸手轻轻按住焦宛儿的嘴。

只听何铁手笑道："公公在宫廷之内，对江湖上的事情却这般清楚，真是难得。"曹化淳干笑了两声，道："朝廷里的事我见得多了，哪一个不是贪图功名利禄，反复无常？哪一个讲甚么仁义道德？还是江湖上的朋友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

兄弟这次图谋大事，不敢跟朝廷大臣商议，却来礼聘各位拔刀相助，便是这个道理……"两人说着话走出了书房。

袁承志知道事在紧急，可是该当怎么办却打不定主意，一时国难家仇，百感交集。

焦宛儿低声问道："这三个奸贼怎样处置？小妹可要杀了。"袁承志道："好，但不要见血，以免给人发觉。"捧起史秉光的脑袋，指着他两边"太阳穴"道："你会使'钟鼓齐鸣'这一招么？"焦宛儿点点头。袁承志道："拇指节骨向外，这样握拳，对啦，发招！"焦宛儿应声出拳、噗的一声，双拳同时击在史秉光两边"太阳穴"上。史秉光一声没哼，登时气绝。她如法施为，又将史秉文和黎刚两人打死，这时大仇得报，想起父亲，不禁伏在袁承志肩头吞声哭泣。袁承志低声道："咱们快出去，瞧那何铁手到哪里去。"焦宛儿拿得起放得下，立时收泪，随着袁承志走出书房。

只见曹化淳和何铁手在前面岔道上已经分路，两名太监手提纱灯，引着何铁手一行人向西走去。袁承志和焦宛儿身穿太监服色，就是遇到人也自无妨，于是远远跟着何铁手，穿过几处庭院，望着她走进一座屋子里去了。

两人跟着进去，一进门，便听得东厢房中有人大叫："何铁手你这毒丫头，你还不放我出去？"声音清脆，却不是青青是谁？

袁承志一听之下，惊喜交集，再也顾不得别的，直闯进去，只见青青卧在床上，两名小太监在旁煎药添香。袁承志伸手点了两名太监的穴道。青青方才认出，心中大喜，颤声叫道："大哥！"袁承志走到床边，问道："你的伤怎样？"青青道："还好！"见焦宛儿站在袁承志后面，问道："你也来了？"

焦宛儿道："嗯，夏姑娘原来也在这里，那真好极了。袁相公急得甚么似的。"

青青哼了一声没回答，忽道："那何铁手就会过来啦，大哥，你给我好好打她一顿。"

袁承志心想："他们另有奸谋，我还是暂不露面为妙。"急道："青弟，眼下暂时不能跟她动手。你引她说话，问明白她劫你到宫里来干甚么？"青青奇道："甚么宫里？"

袁承志心想："原来你还不知道这是皇宫。"只听房外脚步声近，不及细说，提起两名太监塞入橱中，见四下再无藏身之所，门外的人便要进来，只得拉了焦宛儿钻入了床底。

青青一怔之间，何铁手与何红药已跨进门来。何铁手笑道："夏公子，你好些了吗？咦，服侍你的人哪里去啦，这些家伙就知道偷懒。"青青道："是我叫他们滚出去的，谁要他们服侍？"何铁手不以为忤，笑道："真是孩子脾气。"走近药罐，说道："啊，药煎好啦！"拿起一块丝棉蒙在一只银碗上，然后把药倒在碗里，药渣都被丝棉滤去。何铁手笑道："这药治伤，最是灵验不过。你放心，药里要是有毒，银碗就会变黑。"

青青起初见到袁承志，本是满怀欢悦，但随即见到焦宛儿，已很有些不快，后来见两人手拉手的躲入床底，神态似乎颇为亲密，一时满心愤怒，骂道："你们鬼鬼祟祟的，当我不知道么？"何铁手笑道："鬼鬼祟祟甚么啊？"

青青叫道："你们欺侮我，欺侮我这没爹没娘的苦命人！没良心的短命鬼！"

袁承志一怔："她在骂谁呀？"焦宛儿女孩儿心思细密，早已瞧出青青有疑己之意，这时听她指桑骂槐，不由得十分气苦，不觉身子发颤。袁承志随即懂得了她的心意，苦于无从解释，只得轻拍她肩膀，示意安慰。

何铁手哪知其中曲折，笑道："别发脾气啦，待会我就送你回家。"青青怒道："谁要你送，难道我自己就认不得路？"

何铁手只是娇笑。

老乞婆何红药忽然阴森森地道："小子，你既落入我们手里，哪能再让你好好回去？你爹爹在哪里，生你出来的那个贱货在哪里？"

青青本就在大发脾气，听她侮辱自己的母亲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，伸手拿起床头小几上的那碗药，劈脸向她掷去。何红药侧身一躲，当的一声，药碗撞在墙上，但脸上还是热辣辣的溅上了许多药汁。她怒声喝道："浑小子，你不要命了！"

袁承志在床底下凝神察看，见何红药双足一登，作势要跃起扑向青青，也在床底蓄势待发，只待何红药跃近施展毒手，立即先攻她下盘。忽地白影一晃，何铁手的双足已拦在何红药与卧床之间。

只听何铁手说道："姑姑，我答应了那姓袁的，要送这小子回去，不能失信于人。"何红药冷笑道："为甚么？"何铁手道："咱们这许多人给点了穴，非那姓袁的施救不可。"

何红药一沉吟，说道："好，不弄死这小子便是，但总得让他先吃点苦头。喂，姓夏的小子，你瞧我美不美？"青青忽地"啊"的一声，叫了出来，声中满含惊怖，想是何红药丑恶的脸上更做出可怕的神情，直伸到她面前。

何铁手道："姑姑，你又何必吓他？"语音中颇有不悦之意。何红药哼了一声道："是了，这小子生得俊，你护着他了。"

何铁手怒道："你说甚么话？"何红药道："年轻姑娘的心事，当我不知道么？我自己也年轻过的。你瞧，你瞧，这是从前的我！"

只听一阵窸窣之声，似是从衣袋里取出了甚么东西。何铁手与青青都轻轻惊呼一声："啊！"又是诧异，又是赞叹。何红药苦笑道："你们很奇怪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哈哈，从前我也美过来的呀！"用力一掷，一件东西丢在地下，原来是一幅画在粗蚕丝绢上的肖像。

袁承志从床底下望出来，见那肖像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，双颊晕红，穿着摆夷人花花绿绿的装束，头缠白布，相貌俊美，但说这便是何红药那丑老婆子当年的传神写照，可就难以令人相信了。

只听何红药道："我为甚么弄得这样丑八怪似的？为甚么？为甚么？……都是为了你那丧尽了良心的爹爹哪。"青青道："咦，我爹爹跟你有甚么干系？他是好人，决不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！"何红药怒道："你这小子那时还没出世，怎会知道？要是他有良心，没对我不起，我怎会弄成这个样子？怎会有你这小鬼生到世界上来？"

青青道："你越说越希奇古怪啦！你们五毒教在云南，我爹爹妈妈是在浙江结的亲，道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，跟你又怎么拉扯得上了？"

何红药大怒，挥拳向她脸上打去。何铁手伸手格开，劝道："姑姑别发脾气，有话慢慢说。"何红药喝道："你爹爹就是给金蛇郎君活活气死的，现在反而出力回护这小子，羞也不羞？"何铁手怒道："谁回护他了？你若伤了他，便是害了咱们教里四十多人的性命。我见你是长辈，让你三分。但如你犯了教规，我可也不能容情。"

何红药见她摆出教主的身份，气焰顿煞，颓然坐在椅上，两手捧头，过了良久，低声问青青道："你妈妈呢？你妈妈定是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儿、狐狸精，这才将你爹迷住了，是不是？"她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"我做过许多许多梦，梦到你的妈妈，可是她相貌总是模模糊糊的，瞧不清楚……我真想见见她……"

青青叹道："我妈死了。"何红药一惊，道："死了？"青青道："死了！怎么样？你很开心，是不是？"何红药声音凄厉，尖声

道："我逼问他你妈妈住在甚么地方，不管怎样，他总是不肯说，原来已经死了。当真是老天爷没眼，我这仇是不能报的了。这次放你回去，你这小子总有再落到我手里的时候……你妈妈是不是很像你呀？"青青恼她出言无礼，翻了个身，脸向里床，不再理会。

何红药道："教主，要让那姓袁的先治好咱们的人，再放这小子。"何铁手道："那还用说？"何红药忽然俯下身来，袁承志和焦宛儿都吃了一惊，然见她并不往床底下瞧，只伸指在床前地板上画了几个字。袁承志一看，见是："下一年毒蛛蛊"六字。何铁手随即伸脚在地板上一拖，擦去了灰尘中的字迹，道："好吧，就是这样。"

袁承志寻思："那是甚么意思？…嗯，是了，她们在释放青弟之前，先给她服下毒蛛蛊，毒性在一年之后方才发作，那时无药可解，她们就算报了仇。哼，好狠毒的人，天幸教我暗中瞧见。要是我不在床底……"想到这里，不禁冷汗直冒。

何红药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。袁承志见她双足正要跨出门限，忽然迟疑了一下，回身说道："你是不是真的听我话？"

何铁手道："当然，不过……不过咱们不能失信于人啊。"何红药怒道："我早知你看中了他，压根儿就没存心给你爹爹报仇。"气冲冲的回转，坐在椅上，室中登时寂静无声。袁承志和焦宛儿更是不敢喘一口大气。

青青忽在床上猛捶一记，叫道："你们还不出来么，干甚么呀？"

焦宛儿大惊，便要窜出，袁承志忙拉住她手臂，只听何铁手柔声安慰道："你安心睡一会儿，天亮了就送你回去。"青青哼了一声，握拳在床板上蓬蓬乱敲，灰尘纷纷落下。袁承志险些打出喷嚏，努力调匀呼吸，这才忍住。

青青心想："那何铁手和老乞婆又打你不过，何必躲着？你二人在床底下到底在干甚么？"她哪知袁承志得悉弑帝另立的奸谋，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，实是非同小可，因此坚忍不出。

何红药对何铁手道："你是教主，教里大事自是由你执掌。

教祖的金钩既然传了给你，你便有生杀大权。可是我遇到的惨事，还不能教你惊心么？"何铁手笑道："姑姑遇到了一个负心汉子，就当天下男人个个是薄幸郎。"何红药道："哼，男人之中，有甚么好人了？何况这人是金蛇郎君的儿子啊！你瞧他这模样儿，跟那个家伙真没甚么分别，谁说他的心又会跟老子不同。"何铁手道："他爹爹跟他一样俊秀么？怪不得姑姑这般倾心。"

袁承志听何铁手的语气，显然对青青颇为钟情，这人绝顶武功，又是一教之主，竟然不辨男女，倒也好笑。

何红药长叹一声，道："你是执迷不悟的了。我把我的事源源本本说给你听。是福是祸，由你自决吧！"何铁手道："好，我最爱听姑姑说故事。给他听去了不妨么？"何红药道："让他知道了他老子的坏事，死了也好瞑目。"青青叫道："你瞎造谣言！我爹爹是大英雄大豪杰，怎会做甚么坏事？我不听！我不听！"何铁手笑道："姑姑，他不爱听，怎么办？"何红药道："我是说给你听。他爱不爱听，理他呢。"

青青用被蒙住了头，可是终于禁不住好奇心起，拉开被子一角，听何红药叙述金蛇郎君当年的故事。

只听她说道："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我还没你现今年纪大。你爹爹刚接任做教主，他派我做万妙山庄的庄主，经管那边的蛇窟。这天闲着无事，我一个人到后山去捉鸟儿玩。"何铁手插口道："姑姑，你做了庄主，还捉鸟儿玩吗？"

何红药哼了一声，道："我说过了，那时候我还年轻得很，差不多是个小孩子。我捉到两只翠鸟，心里很是高兴。回来的时候，经过蛇窟旁边，忽听得树丛里嗖嗖声响，知道有蛇逃走了，忙遁声追过去。果见一条五花在向外游走。我很奇怪，咱们蛇窟里的蛇养得很驯，从来不逃，这条五花到外面去干甚么？我也不去捉拿，一路跟着。只见那五花到了树丛后面，径向一个人游过去，我抬头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。"

何铁手道："干甚么？"何红药咬牙切齿的道："那便是前生的冤孽了。他是我命里的魔头。"何铁手道："是那金蛇郎君么？"

何红药道："那时我也不如他是谁，只见他眉清目秀，是个长得很俊的少年。手里拿着一束点着火的引蛇香艾。原来五花是闻到香气，给他引出来的。他见了我，向我笑了笑。"

何铁手笑道："姑姑那时候长得很美，他一定着了迷。"

何红药呸了一声，道："我和你说正经的，谁跟你闹着玩？

我当时见他是生人，怕他给蛇咬了，忙道：'喂，这蛇有毒。

你别动，我来捉！'他又笑了笑，从背上拿下一只木箱，放在地下，箱子角儿上有根细绳缚着一只活蛤蟆，一跳一跳的。那五花当然想去吃蛤蟆啦，慢慢的游上了木箱，正想伸头去咬，那少年一拉绳子，箱子盖翻了下去。五花一滑，想稳住身子，那少年左手一探，两根手指已钳住了五花的头颈。我见他手法虽跟咱们不同，但手指所钳的部位不差分毫，五花服服帖帖的动弹不得，这一来，知道他是行家，就放了心。"

何铁手笑道："啧啧啧，姑姑刚见了人家的面，就这样关心。"

青青插口道："喂，你别打岔成不成？听她说呀。"何铁手笑道："你说不爱听呀！"青青道："我忽然爱听了，可不可以？"何铁手笑道："好吧，我不打岔啦！"

何红药横了她一眼，说道："那时我又起了疑心，这人是谁呢？怎敢这生大胆？到这里来捉我们的蛇？难道不知五毒教的威名吗？又见他右手拿出一根短短的铁棒，伸到五花口边。五花便一口咬住。我走近细看，原来铁棒中间是空的，五花口里的毒液不住流出来，都给铁管子盛住了。我这才知道，哼，原来他是偷蛇毒来着。怪不得这几天来，蛇窟里许多蛇儿不吃东西，又瘦又懒。我叫了起来：'喂，快放下！'同时取出伏蛇管来，嘘溜溜的一吹。他听得声音古怪，抬头一看，那五花头颈一扭，就在他手指上咬了一口。他忙把五花丢开，想打开木箱拿解药。我说：'你好大胆子！'，抢上前去。哪知他武功好得出奇，只轻轻一带，我就摔了一交……"青青插嘴道："当然啦，你怎能是他对手？"

何红药白眼一翻，道："可是我们的五花毒性何等厉害，他来不及取解药，便已伤口毒发，昏了过去。我走近去看，忽然心里不忍起来，心想这般年纪轻轻的便送了性命，太可惜了，而且又是这么一身武功。"何铁手道："于是你就将他救了回去，把他偷偷的藏着，拿药给他解了毒，等他伤好，你就爱上他了？"

何红药叹道："不等他伤好，我已经把心许给他了。那时教里的师兄弟们个个对我好，但不知怎的，我都没把他们瞧在眼里，对这人却是神魂颠倒，不由自主。过了三天，那人身上的毒退了，我问他到这里来干甚么。他说我救了他性命，甚么事也不能瞒我。他说他姓夏，身上负了血海深仇，对头功夫既强，又是人多势众，报仇没把握，听说五毒教精研毒药，天下首屈一指，因此赶到云南来，想求教五毒教的功夫……"

她说到这里，袁承志和青青方才明白，原来金蛇郎君和五毒教是如此这般才打起交道来的，而他所以要取毒药，自然旨在对付石梁温家。

只听何红药又道："他说，他暗里窥探了许久，学到了些炼制毒药的门道，便来偷我们蛇窟里毒蛇的毒液，要炼在暗器上去对付仇人。又过了两天，他伤势慢慢好了，谢了我要走。我心里很舍不得，拿了两大瓶毒蛇的毒液给他。他就给我画了这幅肖像。我问他报仇的事还有甚么为难，要不要我帮他。他笑笑，说我功夫还差得远，帮不了忙。我叫他报了仇之后再来看我，他点头答应了。我问他甚么时候来。他说那就难说了，他要报大仇，还少了一件利刃，听说峨嵋派有一柄镇山之宝的宝剑，须得先到四川峨嵋山去盗剑。但不知是否真有此剑，就算有，甚么时候能盗到，也说不上来。"

袁承志听到这里，心想："金蛇郎君做事当真不顾一切，为了报仇，甚么事都干。"

何红药叹道："那时候我迷迷糊糊的，只想要他多陪我些日子。我好似发了疯，甚么事都不怕，明知是最不该的事，却忍不住要去做。我觉得为了他而去冒险，越是危险，心里越快活，就是为他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唉，那时候我真像给鬼迷住了一样。我对他说，我知道有一柄宝剑，锋利无比，甚么兵器碰到了立刻就断。他欢喜得跳起来，忙问在甚么地方。

我说，那就是我们五毒教代代相传的金蛇剑！"

袁承志听到这里，心头一震，不由得伸手一摸贴身藏着的金蛇剑，心想："难道这剑竟是五毒教的？"

何红药续道："我对他说，这剑是我们教里的三宝之一，藏在大理县灵蛇山的毒龙洞里，那是我教五大分舵之一的所在，洞外把守得甚是严密。他求我领他去偷出来。他说只借用一下，报了大仇之后一定归还。他不断的相求，我心肠软了，于是去偷了哥哥的令牌，带他到毒龙洞去。看守的人见到令牌，又见我带着他，便放我们进去。"

何铁手道："姑姑，你难道敢穿了衣服进毒龙洞？"何红药道："我自然不敢……"青青插口问道："为甚么不敢穿了衣服进那个……那个毒龙洞？"

何红药哼了一声不答。何铁手道："夏公子，那毒龙洞里养着成千成万条鹤顶毒蛇，进洞之人只要身上有一处蛇药不抹到，给鹤顶蛇咬上一口，如何得了？这些毒蛇异种异质，咬上了三步毙命，最是厉害不过。因此进洞之人必须脱去衣衫，全身抹上蛇药。"青青道："哦，你们五毒教的事当真……当真……"

何红药道："当真甚么？若不是这样，又怎进得毒龙洞？

于是我脱去衣服，全身抹上蛇药，叫他也搽蛇药。他背上擦不到处，我帮他搽抹。唉，两个少年男女，身上没了衣服，在山洞中你帮我搽药，我帮你搽药，最后还有甚么好事做出来？

何况我早已对他倾心，就这么胡里胡涂的把身子交了给他。"

青青听得双颊如火，忽地想起床底下的二人，当即手脚在床板上乱捶乱打。何铁手笑道："夏公子，你干甚么？"青青怒道："我恨他们好不怕丑。"

何红药幽幽叹道："你说我不怕丑，那也不错，我们夷家女子，本来没你们汉人这许多臭规矩。唉，后来我就推开内洞石门，带了他进去。这金蛇剑和其余两宝放在石龙的口里，他飞身跃上石龙，就拿到了那把剑。哪知他存心不良，把其余两宝都拿了下来。那便是二十四枚金蛇锥和那张藏宝地图了。"她说到这里，闭目沉思往事，停了片刻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我见他把三宝都拿了下来，就知事情不妙，定要他把金蛇锥和地图放回龙口。"

青青早知那便是建文皇帝的藏宝之图，故意问道："甚么地图？我爹爹一心只想报仇，要你们五毒教的旧地图来有甚么用？"

何红药道："我也不知是甚么地图。这是本教几十年来传下来的宝物。哼，这人就是不存好心。他也不答我的话，只是望着我笑，忽然过来抱住了我。后来，我也就不问他甚么了。他说报仇之后，一定归还三宝。他去了之后，我天天想念着他，两年来竟没半点讯息。后来忽然江湖上传言，说江南出了一个怪侠，使一把怪剑，善用金锥伤人，得了个绰号叫作'金蛇郎君'。我知道定然是他，心里挂着他不知报了大仇没有。过不多久，教主起了疑心，终于查到三宝失落，要我自己了断，终于落成了这个样子。"

青青道："为甚么是这个样子？"何红药含怒不答。

何铁手低声道："那时我爹爹当教主，虽是自己亲妹子犯了这事，可也无法回护。姑姑依着教里的规矩，身入蛇窟，受万蛇咬啮之灾。她脸上变成这个样子，那是给蛇咬的。"青青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心中对这个老乞婆顿感歉仄。说道："这……

这可真对你不住了。我先前实在不知道……"何红药横了她一眼，哼了一声。

何铁手又道："她养好伤后，便出外求乞，依我们教规，犯了重罪之人，三十年之内必须乞讨活命，不许偷盗一文一饭，也不许收受武林同道的周济。"

青青低声对何红药道："要是我爹爹真的这般害了你，那确是他不好。"

何红药鼻中一哼，说道："我给成千成万条蛇咬成这个样子，被罚讨饭三十年，那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那日我带他去毒龙洞，这结果早就想到了，也不能说是他害我的。他对我不起，却是他对我负心薄幸。那时我还真一往情深，一路乞讨，到江南去找他，到了浙江境内，就听到他在衢州杀人报仇的事。我想跟他会面，但他神出鬼没，始终没能会着。

等到在金华见到他时，他已给人抓住了。你知道抓他的人是谁？"

何铁手道："是衢州的仇家么？"何红药道："正是。就是刚才你见到的温家那几个老头子。"何铁手和青青同时"啊"

的一声。何铁手是想不到温氏四老竟与此事会有牵连，青青是听到外公们来到北京而感惊诧。

何红药道："我几次想下毒害死敌人。但这些人早就在防他下毒，茶水饮食，甚么都要他先试过，这一来我就没法下手。他们押着他一路往北，后来才知是要逼他交出那张地图来。有一次，我终于找到机会，跟他说了几句话。他说身上的筋脉都给敌人挑断了，已成废人，对头武功高强，凭我一人决计抵敌不了，眼下只有一线生机，他正骗他们上华山去。"

何铁手道："他到华山去干甚么？"何红药道："他说天下只有一人能够救他，那便是华山派掌门人神剑仙猿穆人清。"

袁承志在床底听着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，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对金蛇郎君的所作所为，不知是痛恨、是惋惜、还是怜悯？这时听到师父的名字，更是凝神倾听。

青青听何红药提到了袁承志的师父，也更留上了神，只听她接着道："我问他穆人清是甚么人，他说那是天下拳剑无双的一位高人侠士。他虽从未见过，但素知这人正直仗义，若是见到他如此受人折磨，定会出手相救。他说温氏五老的五行阵法厉害，又有崆峒派道人相助，除了这姓穆的，别人也打他们不退。他叫我快去华山，向穆大侠哭诉相求。我答允了，心中打定主意，要是穆大侠袖手不理，我就在他面前横剑自刎，宁可自己死了，也总要救他出来。敌人转眼便回，不能跟他多说话，我抱住了他，想亲亲他的脸便走了。哪知一挨近身，忽然闻到他胸口微有女人香气，伸手到他衣内一摸，掏出来一只绣得很精致的香荷包，里面放着一束女人的头发，一枚小小的金钗，我气得全身颤抖，问他是谁给的。他不肯说。我说要是不说，我就不去求穆大侠。他闭嘴不理，神气很是高傲。你瞧，你瞧，这小子的神气，就跟他老子当年一模一样。"

她说到这里，声音忽转惨厉，一手指着青青，停了一阵，又道："我还想逼他，看守他的人却回来了。我实在气苦之极。

我为他受了这般苦楚，他却撇下了我，另外有了情人。

"等那一伙人上了华山，我也不去找甚么穆大侠，暗中给看守他的人下毒，心想就算连那负心汉一起毒死，也不理会了，终于弄死了两个道士。那几个姓温的全没想到暗里有人算计，一疏神，我就将他救了出来，连金蛇剑、金蛇锥都一起盗到了手。我将他藏在一个山洞里。温家几兄弟遍找不见，互相疑心，自伙儿吵了一阵，再大举搜山。这可就得罪了穆大侠。他暗中施展绝技，将他们都吓下了华山，自己跟着也下山去了。

"这天晚上，我要那负心汉说出他情人的姓名来。他知道一经吐露，我定会去害死他的心上人。他武功已失，又不能赶去保护，因此始终闭口不答。我恨极了，一连三天，每天早晨，中午、晚上，都用刺荆狠狠鞭他一顿……"

青青叫了起来："你这恶婆娘，这般折磨我爹爹！"

何红药冷笑道："这是他自作自受。我越打得厉害，他笑得越响。他说倒也不因为我的脸给蛇咬坏了，这才不爱我。他从来就没真心喜欢我过，毒龙洞中的事，在他不过逢场作戏，他生平不知玩过多少女人，可是真正放在心坎儿里的，只是他未婚妻一个。他说他未婚妻又美貌又温柔，又天真，比我可好上一百倍了，他说一句，我抽他一鞭；我抽一鞭，他就夸那个贱女人一句。打到后来，他全身没一块完整皮肉了，还是笑着夸个不停。

"到第三天上，我们两人都饿得没力气了。我出去采果子吃，回来时他却守在洞口，说道只要我踏进洞门一步，就是一剑。他虽失了武功，但有金蛇宝剑在手，我也不敢进去。我对他说，只要他说出那女子的姓名住所，我就饶了他对我的负心薄幸，他虽是个废人，我还是会好好的服侍他一生。他哈哈大笑，说他爱那女子胜过爱自己的性命。好吧，我们两人就这么耗着。我有东西吃，他却挨饿硬挺。"

何铁手黯然道：“姑姑，你就这样弄死了他？”何红药道：“哼，才没这么容易让他死呢。过了几天，他饿得全身脱力，我走进洞去，将他双足打折了。”

青青惊叫一声，跳起来要打，却被何铁手伸手轻轻按住了肩头，动弹不得。何铁手劝道：“别生气，听姑姑说完吧。”

何红药道：“这华山绝顶险峻异常，他双足坏了之后，必定不能下去，我就下山去打听他情人的讯息。我要抓住这贱人，把她的脸弄得比我还要丑，然后带去给他瞧瞧，看他还能不能再夸她赞她。

“我寻访了半年多，没得到一点讯息，担心那姓穆的回山撞见了他，那可要糟。那天我见那姓穆的暗中显功，驱逐石梁派的人，本领真是深不可测，要是那负心贼求他相助，我再上华山，可就讨不了便宜。待得我回到华山，哪知他已不知去向。我在山顶到处找遍了，没一点踪迹，不知是那姓穆的救了他呢，还是去了别的地方。十多年来，江湖上不再听到他的信息。我走遍天南地北，也不知这没良心的坏蛋是死是活。”

袁承志听她满腔怨毒的说到这里，方才恍然大悟：金蛇郎君所以自行封闭在这山洞之中，定是知道冤家魔头必会重来，他武功全失，无法抵敌，想到负人不义，又耻于向人求救，于是入洞自杀。

忽听得何红药厉声对青青道：“哼，原来他还留下了你这孽种。你妈妈呢？她姓甚么？叫甚么？住在哪里？你不说出来，我先剜去你的眼睛。”

青青笑道：“哈哈，你凶，你凶！我爹爹说得不错，我妈妈比你好一百倍也不止，好一千倍，一万倍……”何红药怒不可遏，双手一探，十爪向青青脸上抓来。

青青急往被里一缩，将被子蒙住了头。何铁手忙伸手挡住何红药。

何红药怒道：“你要他说出他父母的所在，我就饶了他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姑姑，咱们有大事在身，你却总是为了私怨，到处招惹。仙都派的事，不也是你搞的么？”

何红药道：“哼，那黄木贼道跟人瞎吹，说他认得金蛇郎君，偏巧让我听见了，当然要逼问他那负心贼的下落。”何铁手道：“你关了黄木这些年，给他上了这许多毒刑，他始终不说，多半是真的不知。多结仇家也是无用。”

袁承志和焦宛儿暗暗点头，心想仙都派跟五毒教的梁子原来由此而结，那么黄木道人并没有死，只不过给他们扣住了。

何红药叫道：“那姓袁的小子拿着咱们的金蛇剑，又用金蛇锥打咱们的狗子，那地图想必也落入了他手里。你身为教主，怎地不想法子？”何铁手道：“好啦，我知道了。姑姑，你出去休息一会儿吧。”何红药站起身来，厉声说道：“我一切全跟你说了。用不用我的计策，给不给我出气。全凭你吧！”

何铁手笑了笑，并不答话。何红药道：“你出来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”何铁手道：“在这里说也一样。”何红药道：“不，咱们出去。”

袁承志见两人走出房去，步声渐远，忙钻了出来，低声道：“青弟，咱们走吧。”

青青怒目望着焦宛儿，见她头发蓬松，脸上又沾了不少灰尘，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们两人躲着干甚么？”焦宛儿一呆，双颊飞红，说不出话来。

袁承志道：“快起身。她们不安好心，要想法儿害你呀。”

青青道：“害死了最好，我不走。”袁承志急道：“有甚么事，回去慢慢儿再说不好么？怎么这个时候瞎捣乱。”青青怒道：“我偏偏要捣乱。”袁承志心想这人不可理喻，情势已急，稍再耽搁，不是无法脱身，便是皇帝身边发生大事，忙道：“青弟，你怎么啦？”一面说，一面伸手去拉她。

青青一瞥眼间，见到焦宛儿忸怩腼腆的神色，想像适才她和袁承志在床底下躲了这么久，不知是如何亲热，又想自己不在袁承志身边之时，两人又不知如何卿卿我我，越想越恼，左手握住他手，右手狠狠抓了一把。袁承志全没提防，手背上登时给抓出四条血痕，忙挣脱了手，愕然道：“你胡闹甚么？”青青道：“我就是要胡闹！”说着把棉被在头上一兜。袁承志又气又急，只是跺脚。

焦宛儿急道：“袁相公，你守着夏姑娘，我出去一下就回来。”袁承志奇道：“这时候你又去哪里？”焦宛儿不答，推开窗户，跃了出去。

袁承志坐在床边，隔被轻推青青的身子。青青翻了个身，脸孔朝里。这一来，可真把他闹得无法可施，又不敢走开，只怕何铁手她们回来下蛊放毒。正待好言相劝，突然门口脚步声响，他纵身上梁，横卧在屋顶梁上。只见何铁手重又进来，关上门闩，慢慢走到床边。

袁承志扣住两枚金蛇锥。只要她有加害之意，立即发锥救人。何铁手凝望着青青的背影，低声道：“夏相公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”青青回过头来。

何铁手道：“我姑姑对你爹爹如此一往情深，你说她是下贱之人么？”青青万万想不到她问的是这一句话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一往情深，怎么会是下贱？”提高了声音道：“负心薄幸，那才下贱。”

何铁手不知她这话是故意说给袁承志听的，心中大喜，登时容光焕发，轻声说道：“你爹爹跟我姑姑无缘，那也怪他不得。他宁死也不肯说出你妈妈的所在，拚着性命来保护她，实是情深义重。”青青道：“可惜世上像我爹爹那样的人很少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要是有这样的人，宁可不要自己的性命，也要维护你，你又怎样？”青青道：“我可没这般福气。”

何铁手道：“我从前不懂，姑姑为甚么会如此情痴，见了一个男子就这般颠倒……我……我……好吧，我不要你甚么，你记得我也好，忘了我也好。”掉头便走出门去。

青青坐在床上怔怔发呆，不明白她是甚么意思。

袁承志飘然下地，笑道：“傻姑娘，她爱上你啦。”青青道：“甚么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她当你是男人呢。”

青青回想何铁手这几日对自己的神情说话，果然是含情脉脉的模样。原来她一见倾心，神智胡涂了。那何红药则是满腔怨毒，怒气冲天。这两个女子本来都见多识广，但一个钟情，一个怀恨，竟都似瞎了眼一般，再也没留神自己是女扮男装，不觉好笑，问道：“怎么办呢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娶了这位五毒夫人算啦！”

青青正待回答，窗格一响，焦宛儿跃了进来，后面跟着罗立如，青青脸色一沉，笑容顿敛。焦宛儿向袁承志道：“袁相公，承蒙你鼎力相助，我大仇已报，明儿一早，我就回金陵去啦。我爹爹在日，对你十分钦佩。你又传了罗师哥独臂刀法，就如是他师父一般。我们俩有一件事求你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不忙，咱们先出宫去再说。”

焦宛儿道：“不。我要请你作主，将我许配给罗师哥。”她此言一出，袁承志和青青固然吃了一惊，罗立如更是惊愕异常，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师……师妹，你……你说甚么？”焦宛儿道：“你不喜欢我么？”罗立如满脸胀得通红，只是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青青心花怒放，疑忌尽消，笑道：“好呀，恭喜两位啦。”

袁承志知道焦宛儿是为了表明与自己清白无他，才不惜提出要下嫁这个独臂师哥，那全是要去青青疑心、以报自己恩德之意，不禁好生感激。青青这时也已明白了她的用意，颇为内愧，拉着焦宛儿的手道：“妹子，我对你无礼，你别见怪。”

焦宛儿道：“我哪里会怪姊姊？”想起刚才所受的委屈，不觉凄然下泪。青青也陪着她哭了起来。

忽然门外脚步声又起，这次有七八个人。袁承志一打手势，罗立如纵过去推开了窗格。

只听何铁手在门外喝道：“到底谁是教主？”何红药道：“你不依教规行事，咱们拜过教祖，只有另立教主。”一个男人声音说道：“那小子是本教大仇人，教主你何必尽护着他？

让那姓袁的先救治了咱们兄弟，咱们再还他一个姓夏的死小子。你只答应还人，可没说死的活的。”何铁手笑道：“我就是不许你们进去，谁敢过来？”另一个男子声音说道：“咱们先料理了那小子，再来算自己的帐。”脚步声响，奔向门边。

忽听得惨叫一声，一人倒在地下，想是被何铁手伤了。

袁承志挥手要三人赶快出宫。罗立如当先跃出窗去。焦宛儿和青青也跟着跃出。

这时门外兵刃相交，五毒教的教众竟自内叛，和教主斗了起来。斗不多时，蓬的一声，有人踢开房门，抢了进来。袁承志身形一晃，已窜出窗外。那人只见到袁承志的背影，叫道：“快来，快来！那小子跑啦！”何铁手也是一惊，当即罢手不斗，奔进房来，只见窗户大开，床上已空，当即跟着出窗，只见一个人影窜入了前面树丛，忙跟踪过去。她想追上去护送青青出宫，以免遭到自己手下的毒手，又或是为宫中侍卫所伤。五毒教众跟着追来。众人追得虽紧，但均默不作声，生怕禁宫之内，惊动了旁人。

袁承志见何铁手等紧追不舍，心想青青等这时尚未远去，于是不即不离的引着众人追逐自己，在御花园中兜了几个圈子，算来估计青青等三人已经出宫，眼见前面有座宫殿，当下直窜入内。一踏进门，便觉阵阵花香，顺手推开了一扇门，躲在门后。

他定神瞧这屋子时，不由得耳根一热。原来房里锦帏绣被，珠帘软帐，鹅黄色的地毡上织着大朵红色玫瑰，窗边桌上放着女子用的梳妆物品，到处是精巧的摆设，看来是皇帝一名嫔妃的寝宫，心想在这里可不大妥当，正要退出，忽听门外脚步细碎，传来几个少女的笑语之声。寻思：如这时闯出，正好遇上，声张起来，宫中大乱，曹化淳的奸谋势必延搁，不免另有花样，当下闪身隐在一座画着美人牡丹图的屏风之后。

房门开处，听声音是四名宫女引着一名女子进来。一名宫女道：“殿下是安息呢，还是再瞧一会书？”袁承志心道：“原来是公主的寝宫。这就快点儿睡吧，别瞧甚么劳甚子的书啦！”

那公主嗯了一声，坐在榻上，声音中透着十分娇慵。一名宫女道：“烧上些儿香吧？”公主又嗯了一声。过不多时，青烟细细，甜香幽幽，袁承志只觉眼饧骨倦，颇有困意。

那公主道：“把我的画笔拿出来，你们都出去吧。”袁承志微觉讶异：“怎么这声音好熟？”暗暗着急，心想她画起画来，谁知要画上多少时候。

众宫女摆好丹青画具，向公主道了晚安，行礼退出房去。

这时房中寂静无声，只是偶有香炉中檀香轻轻的拆裂之音，袁承志更加不敢动弹。只听那公主长叹一声，低声吟道：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音？

“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？

“挑兮达兮，在城阙兮。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。”

袁承志听她声音娇柔宛转，自是一个年纪极轻的少女，他虽不懂这首古诗的原意，但听到“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”那一句，也知是相思之词，同时越加觉得她语音熟悉，寻思半晌，不觉好笑：“我是江湖草莽，生平没进过京师，又怎会见过金枝玉叶的公主？总是她口音跟我相识之人有些近似罢啦！”

这时那公主已走近案边，只听纸声窸窣，调朱研青，作起画来。

袁承志老大纳闷，细看房中，房门斜对公主，已经掩上，窗前珠帘低垂，除了硬闯，决计走不出去。过了良久，只听公主伸了个懒腰，低声自言自语：“再画两三天，这画就可完工啦。我天天这般神魂颠倒的想着你，你也有一时片刻的挂念着我么？”说着站了起来，把画放在椅上，把椅子搬到床前，轻声道：“你在这里陪着我！”宽衣解带，上床安睡。

袁承志好奇心起，想瞧瞧公主的意中人是怎生模样，探头一望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原来画中肖像竟然似足了他自己，再定神细看，只见画中人身穿沔阳青长衫，系一条小缸青腰带，凝目微笑，浓眉大眼，下巴尖削，可不是自己是谁？只不过画中人却比自己俊美了几分，自己原来的江湖草莽之气，竟给改成了玉面朱唇的俊朗风采，但容貌毕竟无异，腰间所悬的弯身蛇剑，金光灿然，更是天下只此一剑，更无第二口。他万料不到公主所画之像便是自己，不由得惊诧百端，不禁轻轻“咦”了一声。

那公主听得身后有人，伸手拔下头上玉簪，也不回身，顺手往声音来处掷出。袁承志只听一声劲风，玉簪已到面门，当即伸手捏住。那公主转过身来。两人一朝相，都惊得呆了。

原来公主非别，竟然便是程青竹的小徒阿九。那日袁承志虽发觉她有皇宫侍卫随从保护，料知必非常人，却哪想到竟是公主？

阿九乍见袁承志，霎时间脸上全无血色，身子颤动，伸手扶住椅背，似欲晕倒，随即一阵红云，罩上双颊，定了定神，道：“袁相公，你……你……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袁承志行了一礼道：“小人罪该万死，闯入公主殿下寝宫。”阿九脸上又是一红，道：“请坐下说话。”忽地惊觉长衣已经脱下，忙拉过披上。

门外宫女轻轻弹门，说道：“殿下叫人吗？”阿九忙道：“没……没有，我看书呢。你们都去睡吧，不用在这里侍候！”

宫女道：“是。公主请早安息吧。”

阿九向袁承志打个手势，嫣然一笑，见他目不转瞬的望着画像，不禁大羞，忙抢过去把椅子推在一旁。一时之间，两人谁也说不出甚么话来，四目交投，阿九低下头去。

过了一会，袁承志低声道：“你识得五毒教的人么？”阿九点头道：“曹公公说，李闯派了许多刺客来京师扰乱，因此他请了一批武林好手，进宫护驾，五毒教也在其内。听说他们的教主何铁手武功甚是了得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您师父程老夫子给他们打伤了，殿下可知道么？”阿九面色一变，道：“甚么？他们为甚么伤我师父？他受的伤厉害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大致不碍事了。”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夜深不便多谈，我们住在正条子胡同，明儿殿下能不能驾临，来瞧瞧您师父？”

阿九道：“好的。”微一沉吟，脸上又是红了，说道：“你冒险进宫来瞧我，我……我是很感激的……”神情腼腆，声音越说越低：“你既然见到我画你的肖像，我的……心事……你……你自然也明白了……”说到最后这句时，声细如蚊，已几不可闻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糟糕，她画我肖像，看来对我生了爱慕之意，这时更误会我入宫来是瞧她，这可得分说明白。”只听她又道：“自从那日在山东道上见面，你阻挡褚红柳，令他不能伤我，我就常常念着你的恩德……你瞧这肖像画得还像么？”

袁承志点头道：“殿下，我进宫来是……”阿九拦住他的话头，柔声道：“你别叫我殿下，我也不叫你袁相公。你初次识得我时，我是阿九，那么我永远就是阿九。我听青姊姊叫你大哥，心里常想，哪一天我也能叫你大哥，那才好呢。我一生下来，钦天监正给我算命，说我要是在皇宫里娇生惯养，必定夭折，因此父皇才许我到外面乱闯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怪不得你跟着程老夫子学功夫，又随着他在江湖上行走。”阿九道：“我在外面见识多了，知道老百姓实在苦得很。我虽常把宫里的金银拿出去施舍，又哪里救得了这许多。”袁承志听她体念民间疾苦，说道：“那你该劝劝皇上，请他多行仁政。老百姓衣暖食足，天下自然太平了。”阿九叹道：“父皇肯听人家话，早就好啦。他就是给奸臣蒙蔽，还自以为是。他老是说文武百官不肯出力，流寇杀得太少。我跟他说：流寇就是百姓，只要有饭吃，日子过得下去，流寇就变成了好百姓，否则好百姓也给逼成了流寇。我说：‘父皇，你总不能把天下百姓尽数杀了！’他听我这么说，登时大发脾气，说：‘人人都反我，连我的亲生女儿也反我！’我便不敢再说了，唉！”袁承志道：“你见得事多，见识反比皇上明白……”寻思：“要不要把曹化淳的奸谋对她说？”

阿九忽问：“程老夫子说过我的事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没有，他说曾立过重誓，不能泄漏你的身世。我当时只道牵连到江湖上的恩怨隐秘，说甚么也想不到你竟是公主。”阿九道：“程师父本是父皇的侍卫。我小时候贪玩，曾跟他学武。他不知怎的犯了罪，父皇叫人绑了要杀，我半夜里悄悄去放了他。

后来我出宫打猎，又跟他相遇，那时他已做了青竹帮的帮主。”

袁承志点点头，心想：“那日程老夫子说他行刺皇帝被擒，得人相救。原来是她救的。”阿九问道：“不知他怎么又跟五毒教的人结仇？”

袁承志正想说：“五毒教想害你爹爹，必是探知了程老夫子跟你的渊源，怕他坏了大事，因此要先除了他。”猛抬头见红烛短了一大截，心想时机急迫，怎地跟她说了这许多话，忙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别的话，明天再说吧。”

阿九脸一红，低下头来缓缓点了一点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有人急速拍门，几个人同声叫道：“殿下请开门。”



第十八回　朱颜擢宝剑 黑甲入名都

阿九吃了一惊，颤声问道：“甚么事？”一名宫女叫道：“殿下，你没事么？”阿九道：“我睡啦，有甚么事？”那宫女道：“有人见到刺客混进了咱们寝宫来。”阿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甚么刺客？”另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殿下，让奴婢们进来瞧瞧吧！”

袁承志在阿九耳边低声道：“何铁手！”阿九高声道：“若有刺客，我还能这么安安稳稳的么？快走，别在这里胡闹！”

门外众人听公主发了脾气，不敢再说。

袁承志轻轻走到窗边，揭开窗帘一角，便想窜出房去，手一动，一阵火光耀眼，窗外竟守着十多名手执火把的太监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我要闯出，有谁能挡？但这一来可污了公主的名声，万万使不得。”当即退回来轻声对阿九说了。

阿九秀眉一蹙，低声道：“不怕，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好啦。”

袁承志只得又坐了下来。

过不多时，又有人拍门。阿九厉声道：“干甚么？”这次回答的竟是曹化淳的声音，说道：“皇上听说有刺客进宫，很不放心，命奴婢来向殿下问安。”阿九道：“不敢劳动曹公公。

你请回吧，我这里没事。”曹化淳道：“殿下是万金之体，还是让奴婢进来查察一下为是。”阿九知道袁承志进来时定然给人瞧见了，是以他们坚要查看，恨极了曹化淳多管闲事，却哪想得到他今晚竟要举事加害皇帝。曹化淳知道公主身有武功，又结识江湖人物，听何铁手报知有人逃入公主寝宫，生怕是公主约来的帮手，因此非查究个明白不可。

曹化淳在宫中极有权势，公主也违抗他不得，当下微一沉吟，向袁承志打了个手势，命他上床钻入被中。袁承志无奈，只得除下鞋子，揣入怀中，上床卧倒，拉了绣被盖在身上，只觉一阵甜香，直钻入鼻端。

房外曹化淳又在不断催促。阿九道：“好啦，你们来瞧吧！”

除下外衣，走过去拔开门闩，随即一个箭步跳上床去，抢起被子盖在身上。

袁承志突觉阿九睡在身旁，衣服贴着衣服，脚下肌肤一碰，只觉一阵温软柔腻，心中一阵荡漾，但知曹化淳与何铁手等已然进房，不敢动弹，只感到阿九的身子微微发颤。

阿九装着睡眼惺忪，打个哈欠，说道：“曹公公，多谢你费心。”

曹化淳在房中四下打量，不见有何异状。

何铁手假作不小心，把手帕掉在地下，俯身去拾，往床底一张。阿九笑道：“床底下也查过了，我没藏着刺客吧？”何铁手笑道：“殿下明鉴，曹公公是怕殿下受了惊吓。”她转头见到袁承志的肖像，心中一怔，忙转过头来，两道眼光凝视着阿九一张明艳的脸蛋，目光中尽是不怀好意的嘲弄嬉笑。阿九本就满脸红晕，给她瞧得不敢抬起头来。

曹化淳道：“殿下这里平安无事，皇上就放心了。我们到别的地方查查去。”对四名宫女道：“在这里陪伴殿下，不许片刻离开。就是殿下有命，也不可偷懒出去，知道么？”四名宫女俯身道：“听公公吩咐。”曹化淳与何铁手及其余宫女行礼请安，辞出寝宫。

阿九道：“放下帐子，我要睡啦！”两名宫女过来轻轻放下纱帐，在炉中加了些檀香，剔亮红烛，互相偎依着坐在房角。

阿九又是喜悦，又是害羞，不意之间，竟与日夕相思的意中人同床合衾，不由得如痴如迷，眼见几缕檀香的青烟在纱帐外袅袅飘过，她一

颗心便也如青烟一般在空中飘荡不定。

她不敢转动身躯，心中只是说："这是真的吗？还是我又做梦了？"过了良久，只听袁承志低声道："怎么办？我得想法出去！"

阿九嗯了一声，闻到他身上男子的气息，不觉一股喜意，直甜入心中，轻轻往他身边靠去，蓦地左臂与左腿上碰到一件冰凉之物，吃了一惊，伸手摸去，竟是一柄脱鞘的宝剑横放在两人之间，忙低声问道："这是甚么？"

袁承志道："我说了你别见怪。"阿九道："谁来怪你？"袁承志道："我无意中闯进你的寝宫，又被逼得同衾合枕，实是为势所迫，我可不是轻薄无礼之人。"阿九道："谁怪你了呀！

把剑拿开，别割着我。"袁承志道："我虽以礼自持，可是跟你这样的美貌姑娘同卧一床，只怕把持不住……"阿九低声笑道："因此你用剑隔在中间……傻……傻大哥！"

两人生怕被帐外宫女听见，都把头钻在被中悄声说话。

袁承志只觉阿九吹气如兰，她几丝柔发掠在自己脸上，心中一荡，暗暗自警："青弟对你如此情意，怎可别有邪念？赶快得找些正经大事来说。"忙问："诚王爷是甚么人？"阿九道："是我叔父。"袁承志道："那就是了。他们要拥他登基，你知不知道？"

阿九惊道："甚么？谁？"袁承志道："曹化淳跟满洲的睿亲王私通，想借清兵来打闯军。"阿九怒道："有这等事？满清人有甚么好？还不是想咱们大明江山。"袁承志道："是啊，皇上不答允，曹化淳他们就想拥诚王登位……"阿九道："不错，诚王爷昏庸胡涂，定会答允借兵除贼。"袁承志道："只怕他们今晚就要举事。"阿九吃了一惊，说道："今晚？那可危急得很了。咱们快去禀告父皇。"

袁承志闭目不语，心下踌躇。崇祯是他杀父仇人，十多年来，无一日不在想亲手杀了，以报血海沉冤，这时皇宫忽起内变，自己不费举手之劳，便可眼见仇人毕命，本是大快心怀之事；但如曹化淳等奸谋成功，借清兵入关，闯王义举势必大受挫折。要是清兵长驱直入，闯王抵挡不住，岂非神州沉沦，黄帝子孙都陷于胡虏之手？

阿九在他肩头轻轻推了一把，说道："你想甚么呀？咱们可得抢在头里，扑灭奸人逆谋。"袁承志仍是沉吟未决。阿九悄声道："只要你不忘记我，我……我总是……你的……咱们将来……还有这样的时候。"说着慢慢将头靠过去，左颊碰到了他右颊。

袁承志凛然一震，心想："原来她疑我贪恋温柔，不肯起来。好吧，先去瞧瞧情势再说。"悄声道："你把宫女点了穴道，用被子蒙住她们的眼，咱们好出去。"阿九道："点在哪里呀？我不会。"

袁承志无奈，只得拉住她的右手，引着她摸到自己胸前第十一根肋骨之端，拿着她的手时，只觉滑腻温软，犹如无骨，说道："这是章门穴，你用指节在这部位敲击一下，她们就不能动了。可别太使劲，免得伤了性命。"

阿九挂念父皇身处危境，疾忙揭帐下床。四名宫女站了起来，说道："殿下要甚么？"阿九走到锦帷之后，把宫女一个个分别叫过去，依袁承志所授之法，打中了各人穴道。最后一个敲击部位不准，竟呀的一声叫了出来。阿九一手蒙住她口，摸准了穴道再打下去，这才将她点晕。她从锦帷后面出来，袁承志已穿上鞋子下床。两人揭开窗帘，见窗外无人，一齐跃出。

阿九道："你跟我来！"领着袁承志径往乾清宫。将近宫门时，遥见前面影影绰绰，约有数百人聚集。阿九惊道："逆贼已围了父皇寝宫，快去！"两人发足急奔。

跑出十余丈，一名太监迎了上来，见是长平公主，吃了一惊，但见她只带着一名随从，也不在意，躬身道："殿下还不安息么？"

袁承志和阿九见乾清宫前后站满了太监侍卫，个个手执兵刃，知道事已危急。阿九喝道："让开！"右手一振，推开那名太监，直闯过去。守在宫门外的几名侍卫待要阻拦，都被袁承志推开。众监卫不敢动武，急忙报知曹化淳。

曹化淳策划拥立诚王，自己却不敢出面，只偷偷在外指挥，听说长平公主进了乾清宫，心想谅她一个少女也碍不了大事，传令众侍卫加紧防守。

阿九带着袁承志，径奔崇祯平时批阅奏章的书房。

来到房外，只见房门口围着十多名太监侍卫，满地鲜血，躺着七八具尸首，想是忠于皇帝的侍卫被格杀而死。众人见到公主，一呆之下，阿九已拉着袁承志的手奔入书房。一名侍卫喝道："停步！"举刀向袁承志右臂砍去。袁承志侧身略避，挥掌拍在他胸口，那侍卫直跌出去，袁承志已带上书房房门。

只见室中烛光明亮，十多人站着。阿九叫了一声："父皇！"

向一个身穿黄袍、头戴黑缎软帽的人奔去。袁承志打量这人，见他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，面目清秀，脸上神色惊怒交集，心想："这便是我的杀父仇人崇祯皇帝了。"

阿九尚未奔近皇帝身边，已有两名锦衣卫卫士挥刀拦住。

崇祯忽见女儿到来，说道："你来干甚么？快出去。"

一个三十来岁、满脸浓须的胖子说道："贼兵已破潼关，指日就到京师。你到这时候还是不肯借兵灭寇，是何居心？你定要将我大明天下双手奉送给闯贼，是不是？"

阿九怒道："叔叔，你胆敢对皇上无礼！"袁承志心知这就是图谋篡位的诚王了。

只听那胖子笑道："无礼？他要断送太祖皇帝传下来的江山，咱们姓朱的个个容他不得。"嚓的一声，将佩剑抽出一半，怒目挺眉，厉声喝道："到底怎样？一言而决！"

崇祯叹了口气道："朕无德无能，致使天下大乱。贼兵来京固然社稷倾覆，借兵胡虏，也势必危害国家。朕一死以谢国人，原不足惜，只是祖宗的江山基业，就此拱手让人了……"

诚王拔剑出鞘，逼近一步，喝道："那么你立刻下诏，禅位让贤罢！"崇祯身子发颤，喝道："你要弑君篡位么？"

诚王一使眼色，一名锦衣卫卫士拔出长刀，叫道："昏君无道，人人得而诛之！"

袁承志听了他口音，心中一凛，烛下看得明白，原来这人正是安大娘的丈夫安剑清。

阿九怒叱一声，抢起椅子，挡在父皇身前，接连架过安剑清砍来的三刀。诚王带来的众侍卫纷纷拥上。袁承志见阿九支持不住，抢入人圈，左臂起处，将两名侍卫震出丈余，右手将金蛇剑递给阿九，自己站在崇祯身旁保护。十多名锦衣卫抢上来要杀皇帝，都被他挥拳踢足，打得筋折骨断。阿九宝剑在手，精神一振，数招间已削断安剑清的长刀。

诚王眼见大事已成，哪知长平公主忽然到来，还带来一个如此武艺高强之人护驾，大叫："外面的人，快来！"

何铁手、何红药、吕七先生及温氏四老应声而入，突然见到袁承志，无不大惊失色。温方达眼中如要喷火，高声叫道："先料理这小子！"四兄弟围了上去。

阿九退到父亲身边，仗着宝剑犀利，敌刃当者立断，诚王手下人众一时倒也不敢攻近。但她见敌人愈来愈多。袁承志被对方五六名好手绊住，缓不出手来相助，情势十分危急，正心慌间，忽见一个面容丑恶、乞婆装束的老妇目露凶光，举起双手，露出尖利的十爪，喝道："把金蛇剑还来！"

袁承志这时已打定主意，事有轻重缓急，眼前无论如何要先救皇帝，使得勾引清兵入关的阴谋不能得逞，待闯王进京之后，再来手刃崇祯以报父仇，这是先国后家、先公后私的大义。但温氏四老武功本已十分高强，再加上吕七先生与何铁手，登时自顾不暇，百忙中见阿九头发散乱，宝剑狂舞，渐渐抵挡不住何红药的狠攻，突然灵机一动，闪得几闪，避开了吕七先生当头砸下的烟袋和温方山横扫过来的钢杖，窜到何铁手跟前。

何铁手笑道："我们以多攻少，对不住啦！"说着顺手一钩。袁承志侧头避过，喝道："你几十个教徒不要命了么？"何铁手一怔，跃出圈子，袁承志跟着上前。

温方达双戟疾刺他后心。袁承志对何铁手道："你给我挡住他们！"何铁手道："甚么？"袁承志闪避温氏四老与吕七先生的兵刃，叫道："你想不想见我那姓夏的兄弟？"何铁手自从见了青青那俊美的模样，已然情痴颠倒，难以自已，忽然间听到这句话，心中怦怦乱跳，紧急中不暇细想，回身转臂，左手铁钩猛向温方悟划去。

温方悟怎料得到她会陡然倒戈，大惊之下，皮鞭倒卷，来挡她铁钩。但何铁手出招何等狠辣，又是攻其无备，只一钩，已在温方悟左臂上划了一道口子。钩上喂有剧毒，片刻之间，温方悟脸色惨白，左臂麻痹，身子摇摇欲坠，右手不住揉搓双眼，大叫："我瞧不见啦……我……我中了毒！"温氏三老手足关心，不暇攻敌，疾忙抢上去扶持。

袁承志登时缓出手来，见何铁手钩上之毒如此厉害，也不觉心惊，一转头见阿九气喘连连，拚命抵挡何红药和安剑清的夹攻，眼见难支，当下斜飞而前，捉住何红药的背心，将她直掼了出去。安剑清一呆，被阿九一剑刺中左腿，跌倒在地。

那边何铁手已和吕七先生交上了手，吕七先生见到温方悟中毒的惨状，越打越是气馁，提起烟管猛挥三下，跃出圈子，叫道："老夫失陪了！"何铁手笑道："吕七先生，再会，再会！"

这时温方悟毒发，已昏了过去。温氏三老不由得心惊肉跳，一声暗号，温方义抱起五弟，温方达、温方山一个开路，一个断后，冲出书房。何铁手追了出去，从怀里取出一包东西，叫道："这是解药，接着。"温方山转身接住。何铁手一笑回入。

这一来攻守登时异势。袁承志和阿九把锦衣卫打得七零八落，四散奔逃。

殿门开处，曹化淳突然领了一批京营亲兵冲了进来。袁承志见敌人势众，叫道："阿九、何教主，咱们保护皇帝冲出去。"阿九与何铁手答应了。三人往崇祯身周一站，正待向前夺路，曹化淳忽然叫道："大胆奸贼，竟敢惊动御驾，快给我杀！"众亲兵即与锦衣卫交起手来。诚王惊得呆了，叫道："曹公公……你……你不是和我……"一言未毕，曹化淳一剑已在他胸口对穿而过。这一来不但众锦衣卫大惊失色，袁承志、何铁手、阿九三人更是奇怪，只有崇祯在心中暗赞曹化淳忠义。

原来曹化淳在外探听消息，知道大势已去，弑君奸谋不成，情急智生，便去率领京营的守备亲兵，进乾清宫来救驾。

锦衣卫见曹化淳变计，都抛下了兵器。曹化淳连叫："拿下去，拿下去！"众亲兵将锦衣卫拿下。一出殿门，曹化淳叫道："砍了！"霎时之间，参与逆谋的人都被杀得干干净净，那正是他杀人灭口的毒计。

何铁手见局势已定，笑道："袁相公，明日我在宣武门外大树下等你！"说着携了何红药的手，转身而出。

崇祯叫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"他想酬谢护驾之功，何铁手哪里理会，径自出宫去了。

崇祯回过头来，见女儿身上溅满了鲜血，却笑吟吟的望着袁承志，这才惊魂略定，坐回椅中，问阿九道："他是谁？

功劳不小，朕……朕必有重赏。"他料想袁承志必定会跪下磕头，哪知袁承志昂然不理。阿九扯扯他的衣裾，低声道："快谢恩！"

袁承志望着崇祯，想起父亲舍命卫国，立下大功，却被这皇帝凌迟而死，心中悲愤痛恨之极，细看这杀父仇人时，只见他两边脸颊都凹陷进去，须边已有不少白发，眼中满是红丝，神色甚是憔悴。此时夺位的奸谋已然平定，首恶已除，但崇祯脸上只是显得烦躁不安，殊无欢愉之色。袁承志心想："他做皇帝只是受罪，心里一点也不快活！"

崇祯却哪里知道袁承志心中这许多念头，温言道："你叫甚么名字？在哪里当差？"他见袁承志穿着太监服色，还道他是一名小监。

袁承志定了定神，凛然道："我姓袁，是故兵部尚书、蓟辽督师袁崇焕之子！"崇祯一呆，似乎没听清楚他的话，问道："甚么？"袁承志道："先父有大功于国，却被皇上处死。"崇祯默然半晌，叹道："现今我也颇为后悔了。"隔了片刻道："你要甚么赏赐？"

阿九大喜，轻轻扯一扯袁承志的衣裾，示意要他乘机向皇上求为驸马。

袁承志愤然道："我是为了国家而救你，要甚么赏赐？嗯，是了，皇上既已后悔，求皇上下诏，洗雪先父的大冤。"

崇祯性子刚愎，要他公然认错，可比甚么都难，听了这话，沉吟不语。

这时曹化淳又进来恭问圣安，奏称所有叛逆已全部处斩，已派人去捉拿逆首诚王的家属。崇祯点点头道："好，究竟是你忠心。"

曹化淳见了袁承志，心中鹘突："这人明明是满清九王的使者，怎地反来坏我大事？"

袁承志待要揭穿曹化淳的逆谋，转念一想，闯王义军日内就到京师，任由这奸恶小人在宫中当权，对义军正是大吉大利，当下也不理会皇帝，向阿九道："这剑还给我吧。我要去了！"

阿九大急，顾不得父皇与曹化淳都在身边，冲口而出道："你几时再来瞧我？"袁承志道："殿下保重。"伸出手要去拿剑。阿九手一缩，道："这剑暂且放在我这里，下次见面再还你。"说着凝视着袁承志的脸，眼光中的含意甚是明显："你要早些来，我日日夜夜在盼望着。"

袁承志见崇祯与曹化淳都脸露诧异之色，不便多说，点了点头，转身出去。

阿九追到殿门之外，低声道："你放心，我永不负你。"袁承志心想眼下不是解释之时，也非细谈之地，说道："天下将有大变，身居深宫，不如远涉江湖，你要记得我这句话。"他知闯王即将进京，兵荒马乱之际，皇宫实是最危险的地方，是以要她出宫避祸。

哪知阿九深情款款，会错了他的意思，低下了头，柔声道："不错，我宁愿随你在江湖上四处为家，远胜在宫里享福。你下次来时，咱们……咱们仔细商量吧！"

袁承志轻叹一声，不再多说，挥手道别，越墙出宫。只见到处火把照耀，号令传呼，正在大捕逆党从属。

他挂念青青，急奔回到正条子胡同，见青青、焦宛儿、罗立如三人已安然回来，这才放心。他一晚劳顿，回房倒头便睡。

醒来时已是巳牌时分，出得厅来，见水云、闵子华率领着十六名仙都弟子在厅上相候。原来他们得悉袁承志府上遭五毒教偷袭，是以过来相助。袁承志道了劳，告知黄木道人多半尚在人间。仙都众人大喜。

袁承志请他们在宅中守护着伤者，径出宣武门来，行不多时，远远望见何铁手站在树下。

她笑盈盈的迎上来，说道："袁相公，我昨晚玉成你的美事，够不够朋友？"袁承志道："昨晚形势极是危急，幸得何教主仗义相助，这才没闹成大乱子。兄弟实是感激不尽。"

何铁手笑道："袁相公真是艳福不浅，有这样一位花容月貌的公主垂青相爱，将来封了驸马爷，还认得我们这种江湖朋友么？"袁承志正色道："何教主别开玩笑。"何铁手笑道："啊哟，还赖哩！她这样含情脉脉的望着你，谁瞧不出来呢？再说，你要是不爱她，怎会把金蛇剑给她？又这么拚命的去救她父皇？"袁承志道："那是为了国家大义。"

何铁手抿嘴笑道："是啊，跟人家同床合被，你怜我爱，那也是为了国家大义。嘻嘻！"袁承志登时满脸通红，手足失措，道："甚……甚么？你怎么……"何铁手笑道："公主被子里明明藏着一人，我们这些江湖上混的人，难道会瞎了眼么？嘻嘻，我正想抖了出来，幸好眼睛一晃，见到袁相公的肖像。这个交情，岂可不放？"袁承志心想原来是那幅肖像没收好，以致给她瞧了出来；转念之间，又暗叫惭愧，若不是那幅肖像，何铁手揭开被来，那是更加糟糕了。

何铁手见他脸上一直红到了耳根子里，知他面嫩，换过话题，问道："夏相公已平安回去了吧？"袁承志点了点头，道："这就去给贵教的朋友们解穴吧。"

何铁手在前领路，继续向西，一路上称赞阿九美丽绝伦，生平从所未见，又说瞧不出一位金枝玉叶的妙龄公主，竟然是一身武功，那定然是袁承志亲手教的了，明师手下出高徒，当然如此，何况这位明师对高徒又是加意的另眼相看。袁承志任她嘻嘻哈哈的啰唆不休，并不置答。

行了五里多路，来到一座古刹华严寺前。

寺外有五毒教的教众守卫，见到袁承志时都怒目而视。袁承志也不理会，进寺后见大雄宝殿上铺了草席，被他打伤的教徒一排排的躺着。袁承志逐一给各人解开穴道，朗声说道："兄弟与各位本无冤仇，由于小小误会，以致得罪。这里向各位赔罪了。"说着团团作了一揖。众人掉头不理，既不还礼，亦不答话。

袁承志心想礼数已到，也不多说，转身出来，一回头，忽见一双毒眼恶狠狠的凝视着何铁手。这人隐身殿隅暗处，身形一时瞧不清楚，只见到双眼碧油油的放光。袁承志一惊，心想这眼光中充满了怨毒愤激，此人是谁？凝目再瞧，那人已闪身入内，身形一动，立即认出原来是老乞婆何红药。

何铁手相送出寺。袁承志见她脸色有异，与适才言笑晏晏的神情大不相同，颇为疑惑。两人在寺门外行礼而别。

袁承志从来路回去，走出里许，越想疑心越甚，寻思莫非他们另有奸计？只怕各人穴道解开之后，死心不息，再来骚扰，不如先探到对方图谋，以便先有防备。当下折向南行，远远走到华严寺之后，四望无人，从后墙跃了进去，忽听得嘘溜溜哨声大作。

他知道这是五毒教聚众集会的讯号，于是在一株大树后隐匿片刻，估量教众都已会集，然后悄悄掩到大雄宝殿之后，只听得殿里传出一阵激烈的争辩之声。

他贴耳在门缝上倾听，何红药声音尖锐，齐云璈嗓门粗大，两人你唱我和，数说何铁手的罪愆。一个说她贪恋情欲，忘了教中深仇，反与本教为敌；另一个说她与敌联手，坏了拥立新君、乘机光大本教的大事。

何铁手微微冷笑，听二人说了一会，说道："你们要待怎样？"众人登时默不作声。

隔了好一会，何红药忽道："另立教主！"

何铁手凛然道："咱们数百年来教规，只有老教主过世之后，才能另立新教主。那么你是要我死了？"众人沉默不语。

何铁手道："谁想当新教主？"她连问三声，教众无人回答。何铁手冷笑道："哪一个自量胜得了我的，出来抢教主罢！"

袁承志右目贴到门缝上往里张望，见何铁手一人坐在椅上，数十名教众都站得远远地，显是对她颇为忌惮。袁承志心想："五毒教这些人，我每个都交过手，没一人及得上她一半本事。但单凭武力压人，只怕这教主也做不长久。"眼见五毒教内哄，并非图谋向他与青青寻仇，也就不必理会，正待抽身出寺，忽了开来，果然犹如剪刀模样，只是剪刃内弯，更像一把钳子。

何铁手微微冷笑，坐在椅中不动。何红药纵身上前，呑呑两声，剪子已连夹两下。她忌惮何铁手武功厉害，一击不中，立即跃开。何铁手端坐椅中，只在何红药攻上来时略加闪避，却不还击。袁承志正感奇怪，目光一斜，见数十名教众各执兵刃，渐渐逼拢，才知何铁手守紧门户，防范众人围攻。他因门缝狭窄，只见得到殿中的一条地方，想来教众已在四面八方围住了她。

众人僵持片刻，谁也不敢躁进。何红药叫道："没用的东西，怕甚么？大伙儿上呀！"她巨剪一挥，众人呐喊上前。何铁手倏地跃起，只听得乒乓声响，坐椅已被数件兵刃击得粉碎。两名教众接连惨叫，中钩受伤。大殿上尘土飞扬，何铁手一个白影在人群中纵横来去，登时斗得猛恶已极。

袁承志察看殿中众人相斗情状，诸教众除何红药之外都曾被他点了穴道，委顿多时，这时穴道甫解，个个经脉未畅，行动窒滞。何铁手若要脱身而出，该当并不为难，然而她竟不冲出，似想以武力压服教众，惩治叛首。

再拆数十招，忽见人群中一人行动诡异。这人虽也随众攻打，但脚步迟缓，手中捧着一件甚么东西，慢慢向何铁手逼近。袁承志看仔细时，原来此人正是锦衣毒丐齐云璈。蓦地里只听他大叫一声，双手一送，一缕黄光向何铁手掷去。

何铁手侧身闪开，哪知这件暗器古怪之极，竟能在空中转弯追逐。其时数件兵刃又同时攻到，何铁手尖叫一声，已为暗器所中。这时袁承志也已看得清楚，这件活暗器便是那条小金蛇。何铁手身子一晃，疾忙伸手扯脱咬住肩头的金蛇，摔在地下，狠狠两钩，杀了两名教众。何红药大叫："这贱婢给金蛇咬中啦。大伙儿绊住她，毒性就要发作啦！"

何铁手跌跌撞撞，冲向后殿。她虽中毒，威势犹在，教众一时都不敢冒险阻拦。何红药纵身上前，双剪如风，径往她脑后夹去。何铁手一低头，还了一钩。潘秀达与岑其斯已拦住她去路。何铁手右肘在腰旁轻按，"含沙射影"的毒针激射而出。潘秀达闪避不遑，未及叫喊，已然毙命。何铁手肩上毒发，神智昏迷，铁钩乱舞，使出来已不成家数。

袁承志眼见她转瞬之间，便要死于这批阴狠毒辣的教众之手，心想昨晚在宫中问她要不要见青弟，实是有意相欺，虽说事急行权，毕竟不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径，不免心有歉意，她眼下所以众叛亲离，实因我昨晚那句话而起，此时亲眼见到，岂可袖手不理？忽地跃出，大叫："大家住手！"

教众见他突然出现，无不大惊，一齐退开。

何铁手这时已更加胡涂，挥钩向袁承志迎面划来。袁承志一侧身，左手伸出，反拿她手腕。哪知她武功深湛，进退趋避之际已成自然，虽然眼前金星乱舞，但手腕一碰到袁承志的手指，左臂立沉，铁钩倒竖，一招"黄蜂刺"向上疾刺，仍是既狠且准。袁承志一拿不中，叫道："我来救你！"何铁手倘若不闻，双钩如狂风骤雨般攻来。袁承志解拆数招，右脚在她小腿一勾，何铁手扑地倒下，突然睁眼，惊叫道："袁相公，我死了么？"袁承志道："咱们出去！"拉住她手臂提了起来。

诸教众本在旁观两人相斗，见袁承志扶着她急奔而出，发一声喊，纷纷拥上。

袁承志转身叫道："谁敢上来！"教众个个是惊弓之鸟，不知谁先发喊，忽地一窝蜂的转身逃入殿内，砰的一声，关上了殿门。

袁承志见他们对自己怕成这个样子，不觉好笑，俯身看何铁手时，见她左肩高肿，雪白的面颊上已罩上了一层黑气，知她中毒已深，但想她日夕与毒物为伍，抗力甚强，总还能支持一会，于是抱起她奔回寓所。

众人见他忽然擒了何铁手而来，都感惊奇。青青嗔道："你抱着她干么？还不放手。"袁承志道："快拿冰蟾救她。"焦宛儿扶着何铁手走进内室施救。水云等却甚是气恼，亦觉不解。袁承志把前因后果说了，并道："令师黄木道人的事，等她醒转后，自当查问明白。"仙都弟子一齐拜谢。

过了一顿饭时分，焦宛儿出来说道："她毒气慢慢退了，但仍是昏迷不醒。"袁承志道："你给她服些解毒药，让她睡一会儿吧。"

焦宛儿应了，正要进去，罗立如从外面匆匆奔进，叫道："袁相公，大喜大喜！"青青笑道："你才大喜呀！"罗立如道："闯王大军打下了宁武关。"众人一齐欢呼起来。

袁承志问道："讯息是否确实？"罗立如道："我们帮里的张兄弟本来奉命去追寻……寻这位闵二爷的，恰好遇上闯军攻关，攻守双方打得甚是惨烈，走不过去。后来他眼见明军大败，守城的总兵周遇吉也给杀了。"袁承志道："那好极啦，义军不日就来京师，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。"

此后数日之中，袁承志自朝至晚，十分忙碌，会见京中各路豪杰，分派部署，只待义军兵临城下，举事响应。

这天出外议事回来，焦宛儿说道："袁相公，那何教主仍是昏迷不醒。"袁承志吃了一惊，道："已经有许多天啦，怎么还不好？"忙随着焦宛儿入内探望，只见何铁手面色憔悴，脸无血色，已是奄奄一息。

袁承志沉思片刻，忽地叫道："啊哟！"焦宛儿道："怎么？"

袁承志道："常人中毒之后，毒气退尽，自然慢慢康复。但她从小玩弄毒物，平时多半又服用甚么古怪药料，寻常毒物伤她不得，然而一旦中毒，却最是厉害不过。我连日忙碌，竟没想到这层。"焦宛儿道："那怎么办？"袁承志踌躇道："除非把那冰蟾给她服了，或许还可有救……不过我们靠此至宝解毒，要是再受五毒教的伤害，只有束手待毙了。"焦宛儿也感好生为难。

袁承志一拍大腿，说道："此人虽然跟咱们无亲无故，但如此眼睁睁的见她送命，终是不忍，给她服了再说。"焦宛儿觉得此事甚险，颇为不安，但袁承志既如此吩咐，自当遵从，于是研碎冰蟾，用酒调了，给她服下去。过不到一顿饭时分，何铁手脸色由青转白，呼吸也已不再气若游丝，慢慢粗重起来。

袁承志知道她这条命是救回来了，退了出去。洪胜海正在找他，一见到，忙道："袁相公，五毒教找上门来啦！"袁承志眉头一皱，问道："有多少人？"洪胜海道："有一个人已到了门外，不知后面还有多少。"

袁承志寻思："五毒教中除何教主一人之外，余下的武功均不如何高强，只是阴狠毒辣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他们本来见了我就望风而逃，现下居然找上门来，定是有恃无恐。那冰蟾至宝又给何铁手服了，要是有谁再中了毒，那是无可救治的了。"对洪胜海道："你去叫大伙儿都聚集大厅，不得我号令，谁也不许出战。"洪胜海应声去了。

袁承志快步出堂，抢出门去，只见一个人赤了上身，下身穿着一条破裤，双手按地，头下脚上的倒立在门口。袁承志见过五毒教教众的许多怪模样，这时也不以为异，眼光往下望时，见是锦衣毒丐齐云璈。只见他肩头、背上、双臂一共插了九柄明晃晃的尺来长尖刀，每把刀都深入肉里，却无鲜血流出。这时锦衣毒丐却成了烂裤毒丐了。"

袁承志严加防范，不知他使何妖法，喝问："你来干甚么？"

齐云璈不答，大声念道："九刀穿洞，为奴尽忠！"袁承志道："我跟贵教以后各走各路。你们别来纠缠，我也不与你们为难。

你快走吧！"齐云璈犹如中邪着魔一般，不住的念："九刀穿洞，为奴尽忠！"袁承志仔细再看，见每把刀的刀柄上都缚着一件毒物，有的是蝎子，有的是蜈蚣，都在蠕蠕而动。

这时洪胜海已邀集众人，聚在厅中，他独自出来察看。袁承志使了个眼色，洪胜海会意，听清楚了齐云璈的话，返奔入内，与焦宛儿一同来到何铁手室中，问道："何教主，'九刀穿洞，为奴尽忠'，那是甚么意思？"

何铁手服了冰蟾之后，神智渐复，听得洪胜海的话，忙即坐起，问道："谁来了？"洪胜海道："一个上身不穿衣服的叫化子。"何铁手道："好。你这位姑娘，请你扶我出去。"焦宛儿见她重病初有起色，不宜便即起床，正想劝阻，何铁手摆摆手命洪胜海出房，坐起身来，慢慢穿上长衣。焦宛儿道："你不能出去。"何铁手道："你扶我一把。"焦宛儿伸手相扶。

何铁手右手一翻，已拿住了她手腕。焦宛儿吃了一惊，手上登如套了一只钢箍，身不由主的随她走到门口，不由得又是害怕，又是钦佩。

何铁手跨出大门，喝道："你瞧瞧，我不是好好活着么？"

齐云璈脸现喜色，双手一挺，在空中翻了个筋斗，仍然头下脚上的倒立。

何铁手道："你又为甚么来了？你若不是走投无路，也决不会后悔。"齐云璈道："教主明鉴，小的罪该万死，伤了教主尊体，多蒙三祖七子保佑，教主无恙。"

何铁手喝道："你只道用金蛇伤了我，我势必丧命，按本教规矩，你便是教主了，是不是？"齐云璈道："小的该受万蛇噬身大罪，只求教主开恩宽赦。"

何铁手道："好啦，你去吧！"齐云璈双臂一屈一伸，额角不住碰在地上行礼，砰砰有声。何铁手道："你为甚么来谢罪？"齐云璈道："小的不敢相瞒教主。照教中规矩，原该由小的继任教主，但那老乞婆与小的相争，小的敌他不过……"何铁手道："我早知道你不安好心，现今既已对我归服尽忠，便饶你一命。"说着俯身在他肩头拔起一刀。齐云璈大喜，行了一礼，翻身直立，大踏步去了。

何铁手扶着焦宛儿回到厅中，众人都对刚才的怪事不明所以。何铁手笑道："他给逼到了穷途末路，在教里已容身不得，才来求我。"青青道："这些刀子干甚么呀？"

何铁手把刀上缚着的一只蝎子取了下来，拿手帕包了几重，放入怀中，笑道："这是我们的邪法，各位不要见笑。九柄刀上都有虫豸的剧毒，每一条虫毒性不同，以毒攻毒，只有用原来虫豸的毒汁，再和上别的药材，方能治好。我每天给他拔一柄刀，刀上毒虫就由我收了起来，以后每年端午，他体内毒发，我就给他服一剂解药。"青青点头道："这样他永远做你的奴仆，不敢起反叛之心。"何铁手笑道："夏相公料得不错。"

青青又问："那么他自己把刀拔下来不成么？"何铁手道："那些刀是他自己插上去的。他来求我拔，就是向我归顺。他曾用金蛇伤我，如不用这九刀大法，知道我决不能饶赦。"青青道："干么不一次给他拔下来？他身上还有八柄刀，岂不是还得痛上八天？"何铁手笑道："这人可恶，就是要他多吃点苦头！"顿了一顿，微笑道："要是夏相公饶了他，明儿我就一齐拔了。"青青道："由得你吧。我也不可怜这种恶人！"

水云待她们谈得告了一个段落，站起身来，举手为礼，说道："何教主，我们师父的事，请您瞧在袁相公份上，明白赐告。"此言一出，仙都众弟子都站起身来。

何铁手冷笑道："袁相公于我有恩，跟你们仙都派可没干系。我身子还没复原，你们是不是要乘人之危？我何铁手也不在乎。"她如此横蛮无礼，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。

袁承志向水云等一使眼色，说道："何教主身子不适，咱们慢慢再谈。"何铁手哼了一声，扶着焦宛儿进房去了。仙都诸弟子气势汹汹，七嘴八舌的议论。袁承志道："这事交在兄弟身上。黄木道长的下落，我负责打探出来便是。"仙都诸人这才平息。

次日齐云璈又来，何铁手给他拔了一刀，接连数日都是如此。

这数日中，闯军捷报犹如流水价报来：明军总兵姜玮投降，闯军克大同；总兵王承胤、监军太监杜勋投降，闯军克宣府；总兵唐通、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，闯军克居庸。

那大同、宣府、居庸，都是京师外围要塞，向来驻有重兵防守。每一名总兵均统带精兵数万。崇祯不信武将，每军都派有亲信太监监军，权力在总兵之上。但闯军一到，监军太监和总兵官一齐投降。重镇要地，闯军都是不费一兵一卒而下。

数日之间，明军土崩瓦解，北京城中，乱成一片。

这一日讯息传来，闯军已克昌平，北京城外京营三大营一齐溃散，眼见闯军已可唾手而取北京。

又过数天，齐云璈身上只余下一柄毒刀未拔，中午时分，来到门外。洪胜海禀报进去。这时何铁手已毒清痊愈，众人想看齐云璈身上毒刀拔除之后，何铁手如何对他，都跟她走出大门。何铁手转头对青青笑道："夏相公，这人虽然本性恶劣，但武功却强，我送给你做奴仆好不好？你有解药在手，他终身不敢违背你半句话。"

青青愠道："我一个女孩儿家，要这臭男人跟在身旁干甚么？"

何铁手大吃一惊，自识青青以来，见她始终穿着男装，越瞧越是心爱，竟没瞧出她是女子所扮。旁人明知何铁手误会，但都怕她狠毒厉害，谁也不敢稍露口风。袁承志连日忙于迎接闯军的大事，全没想到此节。以致何铁手一直蒙在鼓里，这时听青青一说，呆了半晌，问道："甚……甚么？"青青道："我不要。"何铁手颤声道："你说甚么女孩儿家？"

焦宛儿退开两步，低声道："何教主，这位是夏姑娘啊。

她从小爱穿男装，别说你认不出来，我们大家初次见到，也总当是一位相公。"

何铁手眼前一花，头脑中一阵晕眩，定神细看，见青青面色白腻，双眉弯弯，确是一个美貌女子，不禁又气又恨，心想："我怎么如此胡涂，竟为一个女子而叛教？弄得身败名裂，我……我也不要活了。"她性子刚硬，心中越气，脸上越是露出笑容，小嘴一张，左颊露出一个酒窝，说道："我真是胡涂啦！"走下阶石，俯身去拔齐云璈背上最后一柄毒刀。但饶是她要强好胜，终究倏遭大变，心神不定，不由得双足发软，身子一下摇晃。

焦宛儿正要上前相扶，突然路旁一声厉叫，一人蓦地窜将出来，纵到齐云璈身后，一弯腰，又纵了开去。只听齐云璈狂喊一声，俯伏在地，背后那柄尺来长的毒刀已深入背心，直没至刀柄。这一下犹如晴空霹雳，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，虽有袁承志、程青竹、沙天广、哑巴等许多高手在旁，但没一个来得及施救。

众人齐声惊呼，看那突施毒手的人时，正是老乞婆何红药。却见她啊啊怪叫，左手挥舞，双足乱跳，却总是摔不开咬在她手背上的一条小金蛇。齐云璈抬头叫道："好，好！"身子一阵扭动，垂首而死。众人瞧着何红药，只见她脸上尽是怖惧之色，一张本就满是伤疤的脸，更加令人不忍多瞧一眼。

她右手几番伸出，想去拉扯金蛇，刚要碰到时又即缩回，似乎一碰金蛇的身子便有大祸临头一般。

何铁手只是嘻嘻而笑，袖手不语。何红药白眼一翻，忽地从怀里摸出一柄利刃，刀光一闪，嚓一声，已把自己左手砍下，急速撕下衣襟包住伤口，狂奔而去。

众人见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，都呆住了说不出话来。

何铁手弯下腰去，在齐云璈身上摸出一个铁筒，罩在金蛇身上，左手铁钩在何红药的断手上一划，切下金蛇咬住的手背肉，连肉和蛇倒在筒里，盖上塞子。

袁承志问道："这金蛇是哪里来的？"何铁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这姓齐的虽然求我收留，但总不放心，怕我见害，因此在第九柄刀旁暗藏金蛇。倘若我给他拔刀，那就罢了，如有加害之意，他便以金蛇反击。哼哼，哪知姑姑却放他不过。总算她心狠得下，切下了自己的手，再迟片刻，就不可救了。"

青青道："你的左手，也是这样割断的么？"何铁手横了她一眼，并不回答，忽地掩面奔入。青青碰了一个钉子，气道："这人也真怪。"

焦宛儿脸现忧色，低声道："我去陪陪她，别出甚么乱子。"

入内片刻，随即匆匆出来，说道："袁相公，何教主关在房里，我叫她总是不理。"袁承志道："让她休息一会吧。"焦宛儿道："不，我瞧情形不对。"袁承志道："好，瞧瞧她去。"

三人来到何铁手房外，焦宛儿伸手拍门，里面寂无回音。

焦宛儿绕到窗口，往里一张，突然大叫："不好啦，袁相公，快来！"她语声甫毕，双掌已推开木窗，飞身入去。袁承志和青青跟着跃进。只见何铁手解开衣襟，跪在一尊小小的木雕像面前，右手拿住金蛇，正要放到自己喉头。袁承志右手疾挥，嗤的一声，一枚铜钱破空而去，打入金蛇口中。何铁手一惊，放下金蛇，伏在桌上大哭起来。

青青抢过铁管，把金蛇收入，柔声道："干么要自寻短见？

你教中那些家伙不听你话，你跟我们在一起不好么？"何铁手只是哭泣。袁承志劝道："何教主，五毒教本是害人邪教。你弃邪归正，跟五毒教一刀两断，那是何等美事，又何必伤心？"

这时程青竹等闻声，也都过来劝慰。

何铁手愧恨难当，本想一死了之，但在生命关头突然得人相救，这求死的念头便即消了，双眸仰视，精光四射，笑道："袁相公，你如肯答应一件事，我就不死啦。"

青青心想："这人片刻之前正要自杀，哭了一场，忽然又笑，她要大哥甚么呢？啊哟不对，莫非是看中了他！"忙问："你要他答应甚么？"何铁手道："袁相公你先说肯不肯。"袁承志道："不知何教主要兄弟办甚么事。"他也起了疑心，不即答应。

何铁手向青青、焦宛儿一笑，忽地在袁承志面前跪下，连连磕头。袁承志大惊，忙作揖还礼，说道："快别这样。"何铁手道："你不收我做徒弟，我就赖着不起来啦。"

青青心头大宽，笑道："何教主这么厉害的功夫，谁能做你师父啊？"何铁手道："师父，你不收我这徒弟，我在这里跪一辈子。"袁承志道："我出师门不到一年，怎能授徒？何教主如不嫌我本领低微，咱们可以互相切蹉，研讨武艺。拜师之说，再也休提。"何铁手直挺挺的跪着，只是不肯起身。

袁承志伸手相扶。何铁手手肘一缩，笑道："我手上有毒！"乌光一闪，铁钩往他手掌上钩去。

袁承志双手并不退避，反而前伸，在间不容发之际，已抢在头里，在她手肘上一托，何铁手身不由自主的腾空而起。

但她武功也真了得，在空中含胸缩腰，陡然间身子向后退开两尺，落下地来，仍是跪着。旁观众人见两人各自露了一手上乘武功，不自禁的齐声喝彩。

袁承志道："何教主休息一会儿吧，我要出去会客。"说着转身出门。何铁手大急，叫道："你当真不肯收我为徒？"袁承志道："兄弟不敢当。"何铁手道："好！夏姑娘，我讲个故事给你听，有人半夜里把图画放在床边。"她一知青青是女子，立时察觉她对袁承志钟情甚深，而袁承志对青青的神态也是非同寻常，便想到床边肖像之事大是奇货可居。

青青愕然不解。袁承志却已满脸通红，心想这何铁手无法无天，甚么事都做得出，自己与阿九的事本来问心无愧，但青年男女深夜同睡一床，这事给她传扬开来，不但青青生气，也败坏了自己和阿九的名声，不由得心中大急，连连搓手。

何铁手笑道："师父，还是答应了的好。"袁承志无奈，支吾道："唔，唔。"何铁手大喜，说道："好呀，你答应了。"双膝一挺，身子轻轻落在他面前，盈盈拜倒，行起大礼来。袁承志为势所迫，只得还了半礼。众人纷纷过来道贺。

青青满腹疑窦，问何铁手道："你讲甚么故事？"何铁手笑道："我们教里有门邪法，只要画了一个人的肖像放在床边，向着肖像磕头，行起法来，那人就会心痛头痛，一连三个月不会好。先前师父不肯收我，我就吓他要行此法。"青青觉此话难信，却也无可相驳。

袁承志听何铁手撒谎，这才放心，心想："天下拜师也没这般要胁的。如她心术不改，决不传她武艺。"当下正色道："其实我并无本领收徒传艺，既然你一番诚意，咱们暂且挂了这个名，等我禀明师父，他老人家答允之后，我才能传你华山派本门武功。"何铁手眉花眼笑，没口子的答应。

青青道："何教主……"何铁手道："你不能再叫我作教主啦。师父，请您给我改个名儿。"袁承志想了一下，说道："我读书不多，想不出甚么好名字。就叫'惕守'如何？惕是警惕着别做坏事，守是严守规矩、正正派派的意思。"何铁手喜道："好好，夏师叔，你就叫我惕守吧。"青青道："你年纪比我大，本领又比我高，怎么叫我师叔？"何惕守在她耳边悄声道："现下叫你师叔，过些日子叫你师母呢！"

青青双颊晕红，芳心窃喜，正要啐她，忽听得水云与闵子华两人来到房外。众人走了出去。袁承志道："黄木道长的下落，你对两位说了吧。"何惕守微微一笑，道："他是在云南大……"

一句话没说完，猛听得轰天价一声巨响，只震得门窗齐动。众人只觉脚下地面也都摇动，无不惊讶，但听得响声接连不断，却又不是焦雷霹雳。程青竹道："那是炮声。"

众人涌到厅上。洪胜海从大门口直冲进来，叫道："闯王大军到啦！"只听炮声不绝，遥望城外火光烛天，杀声大震，闯王义军已攻到了北京城外。

袁承志对水云道："道长，她已拜我为师。尊师的事，咱们慢一步再说……"，何惕守道："黄木道长被我姑姑关在云南大理灵蛇山毒龙洞里。你们拿这个去放他出来吧。"说着拿出一个乌黑的蛇形铁哨来。水云与闵子华听说师父无恙，大喜过望，连忙谢过，接了哨子。何惕守道："这是我的令符。

你们马上赶去，只要抢在头里，云南教众还不知我已叛教，见了这个令符，自会放尊师出来。”水云与闵子华匆匆去了。

两人走了不久，北京城里各路豪杰齐来听袁承志号令。袁承志事先早有布置，谁放火，谁接应，已分派得井井有条。

闯军如何攻城，明军如何守御，各处探子不住报来。过得一会，一名汉子送了一封信来，是李岩命人混进城来递送的，原来他统军已到城外。袁承志大喜，当即派人四出行事。

黄昏间，各人已将歌谣到处传播，只听西城众闲人与小儿们唱了起来：“朝求升，暮求合，近来贫汉难存活，早早开门拜闯王，管教大小都欢悦！”又听东城的闲汉们唱道：“吃他娘，着他娘，吃着不尽有闯王，不当差，不纳粮！”城中官兵早已大乱，各自打算如何逃命，又有谁去理会？听着这些歌谣，更是人心惶惶。

次日是三月十八，袁承志与青青、何惕守、程青竹、沙天广等化装明兵，齐到城头眺望，只见义军都穿黑衣黑甲，数十万人犹如乌云蔽野，不见尽处。炮火羽箭，不住往城上射来。守军阵势早乱，哪里抵敌得住？

忽然间大风陡起，黄沙蔽天，日色昏暗，雷声震动，大雨夹着冰雹倾盆而下。城上城下，众兵将衣履尽湿。

青青等见到这般天地大变的情状，不禁心中均感栗栗。

袁承志等回下城来，指挥人众，在城中四下里放火，截杀官兵。各处街巷中的流氓棍徒便乘机劫掠，哭声叫声，此起彼落。

群雄正自大呼酣斗，忽见一队官兵拥着一个锦衣太监，呼喝而来。袁承志于火光中远远望见正是曹化淳，心头一喜，叫道：“跟我来，拿下这奸贼。”铁罗汉与何惕守当先开路，直冲过去，官兵哪里阻拦得住？曹化淳见势头不对，拨转马头想逃。袁承志一跃而前，扯住他的脚一拉，提下马来，喝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曹化淳道：“皇……皇上……命个人督……督战彰义门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，到彰义门去。”

群雄拥着曹化淳直上城头，遥遥望见城外一面大旗迎风飘扬，旗下一人头戴毡笠，跨着乌驳马往来驰骋指挥，威风凛凛，正是闯王李自成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快开城门，迎接闯王！”说着手上一用劲，曹化淳痛得险些晕了过去。他命悬人手，哪敢违抗？何况眼见大势已去，反想迎接新主，重图富贵，当即传下令来，彰义门大开。城外闯军欢声雷动，直冲进来。成千成万身披黑甲的兵将涌入城门。袁承志站在城头向下望去，见闯军便如一条大黑龙蜿蜒而进北京，威不可当。

袁承志率领众人，随着败兵退进了内城。内城守兵尚众，加上从外城溃退进来的败兵，重重叠叠，挤满了城头。这时天色已晚，外城闯军鸣金休息。袁承志等在乱军中也退回居所。城边钲鼓声、呐喊声乱成一片。统兵的将官有的逃跑，有的在城头督战，谁也顾不到他们这一伙人。

群雄退回正条子胡同，换下身上血衣，饱餐已毕，站在屋顶瞭望，只见城内处处火光。

袁承志喜道：“内城明日清晨必破。闯王治国，大公无私，从此天下百姓，可以过吃饱着暖的太平日子。今晚是我手刃仇人的时候了。”

众人知他要去刺杀崇祯为父报仇，都愿随同入宫。袁承志道：“各位辛苦了一日，今晚好好休息，明晨尚有许多大事要办。兵荒马乱之际，皇宫戒备必疏，刺杀昏君只是一举手之劳，还是兄弟一个去办罢。”各人心想他绝世武功，现下皇帝的侍卫只怕都已逃光，要去刺杀这个孤家寡人，实是不费吹灰之力，俱都遵从。

袁承志要青青点起香烛，写了“先君故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”的灵牌，安排了灵位，只待割了崇祯的头来祭了父亲，然后把首级拿到城头，登高一呼，内城守军自然溃败。他带了一个革囊，以备盛放崇祯的首级，腰间藏了一柄尺来长的尖刃，径向皇宫奔去。

一路火光烛天，溃兵败将，到处在乘乱抢掠。袁承志正行之间，只见七八名官兵拖了几名大哭大叫的妇女走过，想起阿九孤身一个少女，不知如何自处，又想到她对自己的一番情意，诚挚深切，令人心感，但此生却已无可报答，突然之间，内心涌起一阵惆怅，一阵酸楚。他直入宫门，守门的卫兵宫监早已逃得不知去向。眼见皇宫中冷清清的一片，不觉一惊：“崇祯要是藏匿起来，不知去向，那可功亏一篑了。”

当下直奔乾清宫。

来到门外，只听得一个女人声音哭泣甚哀。袁承志闪在门边，往里一张，心头大喜，原来崇祯正坐在椅上。一个穿皇后装束的女人站着，一面哭，一面说道：“十六年来，陛下不肯听臣妾一句话。今日到此田地，得与陛下同死社稷，亦无所憾。”崇祯俯首垂泪。皇后哭了一阵，掩面奔出。

袁承志正要抢进去动手，忽然殿旁人影一闪，一个少女提剑跃到崇祯面前，叫道：“父皇，时势紧迫，赶快出宫吧。”

正是长平公主阿九。她转头对一名太监道：“王公公，你好好服侍陛下。”那太监名叫王承恩，垂泪道：“是，公主殿下一起走吧。”阿九道：“不，我还要在宫里耽一会儿。”王承恩道：“内城转眼就破，殿下留在宫里很是危险。”阿九道：“我要等一个人。”

崇祯变色道：“你要等袁崇焕的儿子？”阿九脸上一红，低声道：“是，儿臣今日和陛下告别了。”崇祯道：“你等他干甚么？”阿九道：“他答应过我，一定会来的。”崇祯道：“把剑给我。”接过阿九手中那柄金蛇宝剑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孩儿，你为甚么生在我家里……”忽地手起剑落，乌光一闪，宝剑向她头顶直劈下去。

阿九惊叫一声，身子一晃。袁承志大吃一惊，万想不到崇祯竟会对亲生女儿忽下毒手。他与两人隔得尚远，陡见形势危急，忙飞身扑上相救，跃到半路，阿九已经跌倒。

崇祯提剑正待再砍，袁承志已然抢到，左手探出，在他右腕上力拍，崇祯哪里还握得住剑，金蛇剑直飞上去。袁承志左手翻转，已抓住崇祯手腕，右手接住落下来的宝剑，回头看阿九时，只见她昏倒在血泊之中，左臂已被砍断。

袁承志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狠心毒辣的昏君，竟是甚么人都杀，既害我父亲，又杀你自己女儿。我今日取你性命！”

崇祯见到是他，叹道：“你动手吧！”说罢闭目待死。两名内监抢上来想救，被袁承志一脚一个，踢得直飞出去。袁承志举起剑来，正要往崇祯头上砍落。阿九恰好睁开眼睛，当即奋力跃起，挡到崇祯身前，叫道：“你别杀我父皇，求你……”脸上满是哀恳的脸色，望着袁承志，一语未毕，又已晕了过去。

袁承志见她断臂处血如泉涌，大为不忍，左手一推，崇祯仰天一交直跌出去。他俯身扶起阿九，点了她左肩和背心各处通血脉的穴道，血流稍缓，从怀里掏出金创药敷在伤口，撕下衣裾扎住。阿九慢慢醒转。

王承恩等数名太监扶起崇祯，下殿趋出。袁承志喝道：“哪里走！”放下阿九。要待追赶。阿九右手搂住他脖子，哭叫：“别伤我父皇！”

袁承志转念一想，城破在即，料来崇祯也逃不了性命，虽非亲自手刃，父仇总是报了，也免得伤阿九之心，当下点头道：“好！”阿九心头一宽，又晕了过去。

袁承志见各处大乱，心想她身受重伤，无人照料，势必丧命，只有将她救回自己住处再说。当下抱起了她，出宫时已交三更，抬头见火光照得半天通红，到处是哭声喊声。

到得正条子胡同，众人正坐着等候。青青见他又抱了一个女子回来，先已不悦，走近一看，竟是阿九，板起脸问道：“皇帝的首级呢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没杀他。焦姑娘，请你费心照料她。”焦宛儿答应了，把阿九抱进内室。

青青又问：“干么不杀？”袁承志略一迟疑，向内一指，道：“她求我不杀！”青青怒道：“她，她是谁？你干么这样听她话？”

袁承志尚未回答，何惕守道：“唉，可惜，可惜！这位美公主怎会断了一条手臂？师父，她画的那幅肖像呢？有没带出来？”

袁承志连使眼色，何惕守还想说下去，见袁承志与青青两人脸色都很严重，便住口不说了。

青青问道：“甚么公主？甚么肖像？”何惕守笑道：“这位公主会画画，我见过她画的自己一幅小照，画得真好。”青青横了她一眼

道：“是么？”转身入内去了。何惕守对袁承志道：“师父，我帮你救公主去。”说着奔了进去。

注：曹化淳欲立诚王为帝，并非史实，纯系小说作者之杜撰穿插，《明史》中亦无诚王其人。其他与崇祯有关之叙述，则大致根据史书所载。



第十九回　嗟乎兴圣主 亦复苦生民

袁承志回房假寐片刻。天将明时，洪胜海匆匆走进房来，叫道：“相公，沙寨主拿住了太监王相尧，已率人打开了宣武门！”袁承志一跃而起，问道：“义军进城了么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刘宗敏将军已带队进来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极了，咱们快去迎接。”

两人走到厅上。何惕守道：“师父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她们。”袁承志点了点头。这时程青竹、沙天广与铁罗汉出外未归，袁承志带领哑巴、胡桂南、洪胜海，四人往大明门来。

只见阴云四合，白雪微飘，街道上溃兵败卒，四散奔逃。

有人大呼而过：“正阳门，齐化门，东直门都打开啦！”走了一阵，败兵渐少。众百姓在门上贴了“永昌元年大顺王万万岁”的黄纸，门口摆了香案，有的还在门口放了酒浆劳军。袁承志对胡桂南道：“人心如此，闯王哪得不成大事？”

又走一阵，前面号角齐鸣，数百人快步过来，当先正是沙天广与铁罗汉。两人率领北京城内的豪杰截杀明兵，见了袁承志都大声欢呼起来。铁罗汉叫道：“闯王就要来啦！”一言方毕，前面数骑急奔而至。一名大汉举着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着“大顺制将军李”六个大字。李岩身穿青衫，纵马驰来。

袁承志大喜，叫道：“大哥！”跃到马前。

李岩一怔，当即翻身下马，喜道：“兄弟，你破城之功，甚是不小！”袁承志道：“闯王大军到处，明兵望风而降，小弟有何功劳？”两人执手说了几句话，以前在圣峰嶂见过的刘芳亮、田见秀等人一时俱到。众人执手言欢。

突然号角声响，众军大呼：“大王到啦，大王到啦！”

袁承志等闪在一旁，只见精骑百余前导，李自成毡笠缥衣，乘乌驳马疾驰而来。

李岩过去低语几句。李自成笑道：“好极了！袁兄弟过来。”

李岩招招手，袁承志走到两人马前。李自成笑道：“袁兄弟，你立了大功！你没马么？”说着一跃下地，把坐骑的马缰交给了他。袁承志连忙拜谢。

李自成走上城头，眼望城外，但见成千成万部将士卒正从各处城门入城，当此之时，不由得志得意满。闯军见到大王，四下里欢声雷动。

李自成从箭袋里取出三支箭来，扳下了箭簇，弯弓搭箭，将三箭射下城去，大声说道：“众将官兵士听着，入城之后，有人妄自杀伤百姓、奸淫掳掠的，一概斩首，决不宽容！”城下十余万兵将齐声大呼：“遵奉大王号令！大王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”

袁承志仰望李自成神威凛凛的模样，心下钦佩之极，忍不住也高声大叫：“大王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”

李自成下得城头，换了一匹马，在众人拥卫下走向承天门。他转头对袁承志笑道：“你是承父之志，我是承天！”弯弓搭箭，嗖的一声，羽箭飞出，正中“天”字之下。他膂力强劲，这一箭直插入城墙，众人又是一阵欢呼。

来到德胜门时，太监王德化率领了三百余名内监伏地迎接。李自成投鞭大笑，对袁承志道：“你去年在陕西见到我时，可想到会有今日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大王克成大业，天下百姓早都知道了。只是万想不到会如此之快。”李自成拊掌大笑。

忽有一人疾奔而来，向李自成报道：“大王，有一个太监说，见到崇祯逃到煤山那边去了。”李自成转头对袁承志道：“你快带人去拿来！”袁承志道：“是！”手一摆，率领了胡桂南等人驰向煤山。

那煤山只是个小丘，众人上得山来，不禁一惊。只见大树下吊着两人，随风摇晃。一人披发遮面，身穿白夹短蓝衣，玄色镶边，白绵绸背心，白　裤，左脚赤裸，右脚着了绫袜与红色方头鞋。袁承志拔开他头发一看，竟然便是崇祯皇帝。

他衣前用血写着几行字道："朕登极十七年，致敌入内地四次，逆贼直逼京师，虽朕薄德匪躬，上干天咎，然皆诸臣之误朕也。朕死，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，去朕冠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朕尸，勿伤百姓一人。"

袁承志拿了这张血诏，颇感怅惘，二十年来大仇今日得报，本是喜事，但见仇人如此凄惨下场，不禁恻然久之，心想："你话倒说得漂亮，甚么勿伤百姓一人。要是你早知爱惜百姓，不是逼得天下饥民无路可走，又怎会到今日这步田地。"

洪胜海道："袁相公，那边吊死的是个太监。"袁承志道："这皇帝死时只有一个太监相陪，真叫做众叛亲离了。把尸首抬了去，别让人侵侮。"洪胜海应了。袁承志驰回禀报。

这时李自成已进皇宫。守门的闯军认得袁承志，引他进宫。只见李自成坐在龙椅之上，身旁站着十几名部将从官，一个衣冠不整的少年站在殿下。

李自成见袁承志进来，叫道："好！皇帝呢，带他上来吧。"

袁承志道："崇祯自缢死了。"李自成一呆，接过崇祯的遗诏观看。

旁立的少年忽然伏地大哭，几乎昏厥了过去。李自成道："那是太子！"袁承志扶了他起来。李自成问道："你家为甚么会失天下，你知道么？"太子哭道："只因误用奸臣温体仁、周延儒等人。"李自成笑道："原来小小孩童，倒也明白。"随即正色道："我跟你说，你父皇又胡涂又忍心，害得天下百姓好苦。你父皇今日吊死，固然很惨，但他在位一十七年，天下百姓被逼得吊死的又不知有几千几万，那可更惨得多了。"太子俯首不语，过了一会道："那你快杀我吧。"袁承志见他倔强，不禁为他担心。

李自成道："你还是孩子，并没犯罪，我哪会乱杀人。"太子道："那么我求你几件事。"李自成道："你说来听听。"太子道："求你不要惊动我祖宗陵墓，好好葬我父皇母后。"李自成道："当然，那何必要你求我？"太子道："还求你别杀百姓。"李自成呵呵大笑，道："孩子不懂事。我就是老百姓！是我们百姓攻破你的京城，你懂了么？"

太子道："那么你是不杀百姓的了？"李自成倏地解开自己上身衣服，只见他胸前肩头斑斑驳驳，都是鞭笞的伤痕，众人不禁骇然。李自成道："我本是好好的百姓，给贪官污吏这一顿打，才忍无可忍，起来造反。哼，你父子俩假仁假义，说甚么爱惜百姓。我军中上上下下，哪一个不吃过你们的苦头？"

太子默然低头。李自成穿回衣服，道："你下去吧。念你是先皇的太子，我封你一个王，让你知道我们老百姓不念旧恶。封你甚么王？嗯，你父亲把江山送在我手里，就封你为宋王吧。"

太监曹化淳站在一旁，说道："快向陛下磕头谢恩。"太子怒目而视，忽地回手一掌，啪地一声，曹化淳面颊上登时起了五个手指印。

李自成哈哈大笑，道："好，这种不忠不义的奸贼，打得好。来呀，带下去砍了！"曹化淳吓得脸如土色，咕咚一声，跪在地下连磕响头，额角上血都碰了出来。李自成一脚把他踢了个筋斗，喝道："滚出去，以后你再敢见我的面，把你剐了！"太子随后昂首走出。

李自成对袁承志道："这小子倒倔强。我喜欢有骨气的孩子。"袁承志道："是。"

丞相牛金星道："主上大事已定。明朝人心尽失，但死灰复燃，却也不可不防。这孩子十分倔强，决计不肯归顺圣朝，只怕有人会借用他的名头作乱。不如除了，以免后患。"李自成踌躇道："这也说得是。这件事你去办了吧。"转头对身后的矮子军师宋献策道："听说皇帝还有个公主，却不知在哪里。"

袁承志接口道："皇帝把她砍去了一条臂膀，是我接了公主在家里养伤。待她伤愈，再带她来叩见大王。"李自成笑道："好好！你功劳不小，我正想不出该赏你甚么，这公主就赏了你吧。"袁承志窘道："不，不，那……倒是那个太子，还求大王饶了他性命。"牛金星笑道："袁兄弟，害甚么臊？究竟是英雄出在少年。刘将军他们功劳虽大，大王也只赏他们几名宫娥呢。你驸马爷还没做，倒爱惜起小舅子来啦。"

袁承志听他话中有刺，颇为不快，心想："太子这小小孩童，何必杀他？"

李自成道："袁兄弟，我部下武官，分为九品。刘宗敏是一品权将军，你义兄李岩是二品制将军。我封你为三品果毅将军吧。"袁承志躬身道："多谢大王。袁承志誓死为大王效力，不愿为官。"

牛金星微笑道："袁兄弟是七省武林盟主，是不是嫌这三品将军职位太低了呢？大王一统天下，率土之民，莫非王臣。

甚么七省盟主、八省盟主这些私相授受的名号，自今而后，都是要严加禁止的了。"

李自成听他言语太重，拍拍袁承志的肩头，微笑道："你还年轻得很，功劳虽是不小，终究随我时日还短，以后升迁，还怕没机会吗？"袁承志道："属下决非为了职位高低，实因草莽匹夫，做不来官。"李自成呵呵大笑，朗声道："我难道不是草莽匹夫了？连皇帝都要做呢。"袁承志不便再说，辞了出去。

当下回正条子胡同来，一进胡同，就听得兵刃相交、呼喝斥骂之声，随见数十名闯军手执兵刃，急奔出来。袁承志心想："这许多闯军在这里干甚么？"加快脚步，走到门口，只见何惕守挥钩乱杀，把十多名困在屋里逃不出来的闯军打得东奔西窜。袁承志叫道："住手，住手！都是自己人！"何惕守叫了声："师父。"闪在一旁。

众闯军忽见有路可逃，蜂涌而出。一名军官奔到袁承志跟前，一呆之下，说道："你……你不也是我们大王手下的吗？"

袁承志道："正是。大家误会，老兄莫怪。"那军官愤愤的道："误会！哼，你瞧，你徒儿杀了我们这许多弟兄。"说着一指地下的七八具尸首。

铁罗汉奔了出来，骂道："入你娘的！你们一进屋来，伸手就抢东西，又说不交金银，就放火烧屋子。见到何姑娘美貌，登时动手动脚，说她是奸细，要带了走。混帐王八蛋，你们跟明朝的官兵有甚么分别了？"说着一拳挥出，砰的一声，把那军官打得直飞出去。

袁承志走进厅中。程青竹、胡桂南等人都气愤愤的述说市上所见，说道闯军入城之后，占住民房，奸淫掳掠，无所不为。袁承志心下吃惊，说道："如此做法，民心大失。我亲眼见到大王在城头射了三箭，严禁杀人掳掠，定是大王尚不知情。我这就去禀报，请他下令禁止。"程青竹劝道："盟主，闯王部下有许多本是盗贼出身，来到这帝王之都，花花世界，哪有不放肆一番的？且过得几天，再向大王进言吧。"袁承志道："不成，过得几天，北京城里老百姓都给他们害苦了。救民如救火，怎能等得？"

正说话间，忽然外面喊声大震。袁承志等吃了一惊，奔到门外，只见无数人马拥在正条子胡同出口。先前给铁罗汉打走的那军官骑在马上，手执大刀，叫道："袁承志，权将军叫你去说话。"袁承志道："当真是权将军吩咐吗？"另一名军官取出一支令箭，道："有权将军的令箭在此。"

袁承志心想："我若不去，伤了兄弟间的和气。见到权将军，正可劝他约束部属，不可胡作非为。"便点头道："好！我同你去便是。"那军官喝道："绑了！"便有七八名士兵拥上前来，取出绳索要绑。袁承志微微一笑，也不抵拒，反手在背后，任由绑缚。铁罗汉、沙天广等齐声呼喝："谁敢动手？"冲上去便要打人。袁承志叫道："大家不可动粗，我见了权将军自有分辩。"

那军官指着何惕守道："这人是崇祯皇帝的公主，断了一只手的。权将军指明要这人，把她带了去。"众军士便向何惕守奔来。

何惕守金钩一划，阻住众军士近前，笑问："权将军要我去干甚么？"那军官道："打破北京，权将军功劳第一。崇祯的公主，自然归权将军所有。快乖乖的来吧，以后一生富贵，包你享用不尽。"何惕守笑道："那倒妙得很。要是我不肯跟你去呢？"那军官喝道："哪有这么多啰唆的？带了去！"何惕守叫道："师父，那个权将军要抢我去做小老婆呢。你说我去是不去？"

袁承志倒是难以回答。但见几名士卒拥上去向何惕守便拉。何惕守只是格格娇笑，并不动手，突然之间，拉她的士卒仰天便倒，稍一扭

动，便均毙命。原来何惕守衣衫之上，尽是剧毒。那军官大惊之下，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。前明余孽，抗拒义军，杀啊！”刀枪纷举，向铁罗汉等人头上砍落。

群雄到此地步，岂有束手待毙之理？抢过刀枪，反杀过去，一阵格斗，闯军官兵乱成一团，拥在胡同中进退不得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你们去回报权将军，大家同到大王跟前，分辩是非曲直。”双臂一振，绑在他手腕上的绳索登时断了，纵身而起，双手抓住两名军官，扯下马来，叫道：“当官的留着，士兵都回营去。”众兵见长官被擒，不敢再斗，推推拥拥的走了。

袁承志长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，命胡桂南和洪胜海押了两名军官，去见李自成。

进得宫来，只见殿上设了盛宴，李自成正在大宴诸将，丝竹盈耳，酒肉流水价送将上来。李自成已喝得微醺，见到袁承志，喜道：“好，袁承志，你也过来喝一杯！”袁承志躬身道：“是！”走近去接过李自成手中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坐在李自成左侧的一名将军霍地站起身来，喝道：“袁承志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仗了谁的势力，敢杀我部属？”袁承志见这人满脸浓髯，神态粗豪，想来便是权将军刘宗敏了，说道：“这位是权将军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大王不过封了你一个小小果毅将军，你就不把我权将军瞧在眼里了，竟敢杀我部下！”

说着伸手抓住刀柄，将刀拔出一半，啪地一声，又送刀入鞘。

霎时之间，殿上数百人寂静无声。

袁承志道：“大王入城之时曾有号令，有谁杀伤百姓，奸淫掳掠，一概斩首。在下见到本军兄弟正在虐杀百姓，这才出手阻止，实非有意得罪，还请权将军见谅。”

刘宗敏冷笑道：“这天下是大王的天下，是我们老兄弟出死入生、从刀山枪林里打出来的天下。我们会打江山，难道不会坐江山么？你来讨好百姓，收罗人心，到底是甚么居心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大王刚才说过，他自己也就是百姓。”刘宗敏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大王打江山的时候是百姓。今日得了天下，坐了龙廷，便是真命天子了，难道还是老百姓吗？你这小子胡说八道。”袁承志默然不语。

李自成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！大家自己兄弟，别为这些小事伤了和气。来来来，你们两个干一杯。宗敏，我知你只因袁承志得了公主，为此吃醋。皇宫里美女要多少有多少，待会你自己去拣便是。”刘宗敏道：“大王，崇祯的公主却只有一个。”李自成向袁承志笑道：“他定要你的公主，你就瞧在我面上，让了给他罢。你们一殿为臣，和气要紧。”

袁承志一听，不由得愕然，心中茫然若失，手一松，酒杯掉在地下，登成碎片。李自成怒道：“你就算不肯，也不用向我发脾气。”袁承志一惊，忙躬身道：“属下不敢。”

忽听得丝竹声响，几名军官拥着一个女子走上殿来。那女子向李自成盈盈拜倒，拜毕站起，烛光映到她脸上，众人都不约而同的“哦”了一声。

袁承志自练了混元功后，精神极是把持得定，虽与阿九同衾共枕，亦无非礼之行，但此刻一见这女子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：“天下竟有这等美貌的女子！”

那女子目光流转，从众人脸上掠过，每个人和她眼波一触，都如全身浸在暖洋洋的温水中一般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。

只听她莺声呖呖的说道：“贱妾陈圆圆拜见大王，愿大王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。”

李自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美貌的娘儿！”刘宗敏道：“大王，那崇祯的公主，小将也不要了。你把这娘儿赐了给我罢。”

牛金星道：“刘将军，这陈圆圆是镇守山海关总兵官吴三桂的爱妾，号称天下第一美人。大王特地召来的，怎能给你？”刘宗敏听得是李自成自己要，不敢再说，目不转睛的瞪视着陈圆圆，骨都一声，吞了一大口馋涎。

皇极殿上一时寂静无声，忽然间当啷一声，有人手中酒杯落地，接着又是当啷、当啷两响，又有人酒杯落地。适才袁承志的酒杯掉在地下，李自成甚是恼怒，此刻人人瞧着陈圆圆的丽容媚态，竟是谁也没留神到别的。

忽然间坐在下首的一名小将口中发出呵呵低声，爬在地下，便去抱陈圆圆的腿。陈圆圆一声尖叫，避了开去。那边一名将军叫道：“好热，好热！”嗤的一声，撕开了自己衣衫。

又有一名将官叫道：“美人儿，你喝了我手里这杯酒，我就死也甘心！”举着酒杯，凑到陈圆圆唇边。

一时人心浮动，满殿身经百战的悍将都为陈圆圆的美色所迷。

袁承志只看得暗暗摇头，便欲出殿，忽听得李岩大声喝道：“大王驾前，众兄弟不得无礼。”一名将军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伸一个小指头儿，摸一摸美人儿的雪白脸蛋，那也不打紧吧！”说着伸出手指，一步一步的向陈圆圆走去。

李自成喝道：“把美人儿送到后宫去。宋献策，你带兵看守。”宋献策答应了，领着陈圆圆入内。

数十名军官一齐蜂涌过去，争着要多看一眼，直到陈圆圆的后影也瞧不见了，才恋恋不舍的慢慢归座。一人举鼻狂嗅，说道：“美人儿的香气，闻一闻也是前世修来的。”一人说道：“这不是人，是狐狸精变的，大王不可收用。”另一人道：“就算是吃人妖魔，我只要抱她一抱，立刻给她吃了，那也快活得很。”

李自成一口一口喝酒，脸上神色显是乐不可支，对众将官的丑态全没放在心上。

李岩走上几步，说道：“大王，吴三桂拥兵山海关，有精兵四万，又有辽民八万，都是精悍善战。大王既已派人招降，他的小妾，还是放还他府中，以安其心为是。”刘宗敏冷笑道：“吴三桂四万兵马，有个屁用？北京城里崇祯十多万官兵，遇上了咱们，还不是希哩花啦的一古脑儿都垮了。”李自成点头道：“吴三桂小事一桩，不用放在心上。他若投降，那是识好歹的，否则的话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吴三桂难道比孙传庭、周遇吉还厉害么？”

李岩道：“大王虽已得了北京，但江南未定……”李自成挥手道：“大家喝酒，大家喝酒！此刻不是说国家大事的时候。”

李岩只得道：“是。”退了下去，坐在袁承志身边，低声道：“一切小心，须防权将军对你不利。”袁承志点点头。

只见李自成喝了几杯酒，大声道：“大伙儿散了罢，哈哈，哈哈！”飞起一脚，踢翻了桌子，转身而入。众将一哄而散。

袁承志随着李岩出殿，在宫门外遇到胡桂南和洪胜海，吩咐将两名军官放了。

四人刚转过一条街，便见数十名闯军正在一所大宅中掳掠，拖了两名年轻妇女出来。两名女子只是哭叫，挣扎着不肯走。李岩大怒，喝令部属上前拿问。众闯军见是制将军到来，发一声喊，抛下妇女财物便逃走了。

一路行去，只听得到处都是军士呼喝嬉笑、百姓哭喊哀呼之声。大街小巷，闯军士卒奔驰来去，有的背负财物，有的抱了妇女公然而行。李岩见禁不胜禁，拿不胜拿，只有浩叹。

袁承志本来一心想望李自成得了天下之后，从此喜见升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但眼见今日李自成和刘宗敏的言行，又见到满城士卒大掠的惨况，比之崇祯在位，又好得了甚么？满腔热望，登时化为乌有。

再走得几步，只见地下躺着几具尸首，两具女尸全身赤裸。众尸身上伤口中兀自流血未止。袁承志这时再也忍耐不住，握住李岩的手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说闯王为民伸冤，为……为百姓出气，就是这样么？”说着突然坐倒在地，放声大哭。

李岩也是悲愤不已，说道：“我这就去求见大王，请他非立即下令禁止掳掠不可。”拉起袁承志，回到皇宫，向卫士说有急事求见闯王。”

卫士禀报进去，过了一会，出来说道：“制将军，大王已经睡了，谁也不敢惊动。请将军明天来吧。”李岩道：“我跟随大王多年，有事求见，大王深更半夜也必接见。你再去禀报罢。”那卫士又进去半晌，出来时满脸惊惶之色，颤声道：“大王大发脾气，说小人若是再去啰唆，立刻砍了我的脑袋。”

李岩道：“好，我便在这里等着，等大王醒了之后再见。”对袁承志道：“兄弟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在这里陪伴大哥。”要胡桂南、洪胜海二人先回，以免青青等挂念。

两人等到天色大明，才见一名卫士从内宫出来，说道：“大王召见。”两人跟着他来到一间房中，那卫士便出去了。直等了两个多时辰，眼见午时已过，李自成始终不出来。两人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都是十分焦急。

眼见日头偏西，已到未时，忽见宋献策推门进来，说道：“李将军，袁将军，两位怎么在这里？”李岩道：“我们求见大王，卫士说道大王召见。可是从清早直等到这时候，大王始终没出来。”宋献策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今日上午，大王召集诸将集议，却让两位在这里苦等。”李岩惊道：“却是如何？”

宋献策道：“牛金星那厮不断在大王跟前说你的坏话，也说我的坏话。”李岩怒道：“你我二人行得正，坐得正，有甚么坏话好说？”

宋献策道：“大王在河南之时，人心不附，那时我想了个计议出来，造了一句谶语，说是‘十八孩儿主神器’，叫人到处传播。十八孩儿，拚起来是个‘李’字，便是说大王应有天下。愚夫愚妇听到了，以为大王天命攸归，大家都来归附，咱们的声势登时大了起来。李将军可还记得么？”李岩道：“怎不记得？我作儿歌，你作谶语，动摇明朝的人心，可也有些功劳啊。”宋献策摇头道：“牛金星对大王进谗，说那句‘十八孩儿主神器’，不是指大王，而是指你李将军！”

李岩心头大震，当即站起。他知自来帝皇最忌之事，莫过于有人觊觎他的宝座。历朝开国英主所以屠戮功臣，如汉高祖、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将杀得七零八落，便是怕他们谋朝篡位，李自成要是信了这句话，那可糟了，不由得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

宋献策道：“大王英明，未必就信了，制将军也不用担心。

不过今日诸将大会，会中刘将军、张将军、谷将军、罗将军他们，众口一辞的都说制将军自鸣清高，瞧不起友军，说他们部属借住民房，跟老百姓借几两银子，跟大娘闺女们说几句话，制将军的部下就去呼喝干涉。牛金星却道，制将军这不是自鸣清高，而是收罗人心，胸怀大志。”

李岩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脸色发白，腾的一声，重重坐在椅中。

宋献策道：“我为制将军分辩得几句，众将就大骂我宋矮子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最会胡说八道。我气不过，就出来了，听宫门口卫士说，两位将军在此，因此过来瞧瞧。大王此刻心中不快，两位不必等候了。”

李岩拱手道：“多承宋军师见爱，兄弟感激不尽。”宋献策叹道：“咱们虽然打下了北京，可是江南未平，吴三桂未降，满洲鞑子虎视眈眈，更是一大隐忧。但今日诸将大会，除了编排制将军的不是之外，就是商量如何拷掠明朝投降的大官富户，要他们献出金银财宝。唉，成大事的人，眼界也未免太小了啊。”三人相对叹息，出宫而别。

袁承志听了宋献策一番话，见他虽然身高不满三尺，形若猕猴，容貌丑陋，说话却是极有见识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这位宋军师实是个人才。”李岩道：“他足智多谋，很了不起。只是大王爱听牛金星的话，不肯重用宋军师。其实大王许多攻城掠地的方略，都是出于宋军师的主意。”

两人默默无言的携手同行，走了数百步。

李岩道：“兄弟，大王虽已有疑我之意，但为臣尽忠，为友尽义。我终不能眼见大王大业败坏，闭口不言。你却不用在朝中受气了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正是。兄弟是做不来官的。大哥当日曾说，大功告成之后，你我隐居山林，饮酒长谈为乐。何不就此辞官告退，也免得成了旁人眼中之钉？”李岩道：“大王眼前尚有许多大事要办，总须平了江南，一统天下之后，我才能归隐。大王昔年待我甚厚，眼见他前途危难重重，正是我尽心竭力、以死相报之时。小人流言，我也不放在心上。”

两人又携手走了一阵，只见西北角上火光冲天而起，料是闯军又在焚烧民居。李岩与袁承志这几天来见得多了，相对摇头叹息。暮霭苍茫之中，忽听得前面小巷中有人咿咿呀呀的拉着胡琴，一个苍老嘶哑的声音唱了起来，听他唱道：“无官方是一身轻，伴君伴虎自古云。归家便是三生幸，鸟尽弓藏走狗烹……”

只见巷子中走出一个年老盲者，缓步而行，自拉自唱，接着唱道：“子胥功高吴王忌，文种灭吴身首分。可惜了淮阴命，空留下武穆名。大功谁及徐将军？神机妙算刘伯温，算不到：大明天子坐龙廷，文武功臣命归阴。因此上，急回头死里逃生；因此上，急回头死里逃生……”

李岩听到这里，大有感触，寻思：“明朝开国功臣，徐达、刘基等人尽为太祖害死。这瞎子也知已经改朝换代，否则怎敢唱这曲子？”瞧这盲人衣衫褴褛，是个卖唱的，但当此人人难以自保之际，哪一个有心绪来出钱听曲？只听他接着唱道：“君王下旨拿功臣，剑拥兵围，绳缠索绑，肉颤心惊。恨不能，得便处投河跳井；悔不及，起初时诈死埋名。今日的一缕英魂，昨日的万里长城……”

他一面唱，一面漫步走过李岩与袁承志身边，转入了另一条小巷之中，歌声渐渐远去，说不尽的凄惶苍凉。

袁承志心情郁郁，回到住处，只见大厅中坐着一人。那人一见袁承志，便奔到厅口，叫道：“小师叔，你回来啦。”那人粗衣草履，背插长刀，正是崔秋山之侄崔希敏。袁承志喜道：“你也来了。有甚么事？”崔希敏从身边取出一封信来，双手呈上。

袁承志见封皮上写着“字谕诸弟子”字样，认得是师父笔迹，先作了一揖，然后恭恭敬敬的接过来，抽出信纸，见信上写道：“吾华山派历来门规，不得在朝居官任职。今闯王大业克就，吾派弟子功成身退，其于四月月圆之夕，齐集华山之巅。”

下面签着个“清”字。

袁承志道：“啊，距会期已不到一月，咱们就得动身。”崔希敏道：“正是，我叔叔、安大娘、小慧也都要去呢。”

袁承志入内对众人说了，却不见青青，问焦宛儿道：“夏姑娘呢？”焦宛儿道：“好一会没见她啦，我去瞧瞧！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去叫她。”走到青青房外，在门上用手指弹了几下，说道：“青弟，是我。”房内并无声息，候了片刻，又轻轻拍门，仍无回音。

袁承志把门一推，房门并未上闩，往里张望，只见房内空无所有，进得房去，不禁一呆，原来她衣囊、长剑等物都已不见，连她母亲的骨灰罐也带走了，看来似已远行。袁承志大急，在各处翻寻，在她枕下找到一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“既有金枝玉叶，何必要我寻常百姓？”

袁承志望着字条呆呆的出了一会神，心中千头万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自思：“我待她一片真心诚意，她总是小心眼儿，处处疑我。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，但求心之所安。我们每日在刀山枪林中出死入生，又怎能顾得到种种嫌疑？青弟，青弟，你实在太不知我的心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不禁一阵心酸，又想：“她上次负气出走，险些儿失闪在洋兵手里，这时候兵荒马乱，却又不知到了哪里？”

他呆呆坐在床上，大为沮丧。焦宛儿轻轻走进房来，见他犹如失魂落魄一般，不觉吃惊。众人得知讯息后，都涌进房来，七嘴八舌，有的劝慰，有的出主意。

焦宛儿年纪虽小，对事情却最把持得定，当下说道：“袁相公，你急也无用。夏姑娘一身武艺，有谁敢欺侮她？这样罢，你会期已近，还是和哑巴叔叔、何姊姊等一起上华山去。

程伯伯和我留在这里看护阿九妹子。沙叔叔、铁老师、胡叔叔和我们金龙帮的，大伙儿出去找夏姑娘，再传出江湖令牌，命七省豪杰帮同寻访。找到之后，立即陪她上华山来相会。”

袁承志连连点头，道：“焦姑娘的主意很高，就这么办。

程老夫子和焦姑娘最好陪同公主出京远避，留在京中可不大稳便。惕守还没正式入我门中，待我禀明师父之后再说。这一次不必同上华山了。”何惕守眼睛一溜，正想求恳，忽想青青也曾有疑己之意，和袁承志同行只怕不甚妥当，当下微微一笑，也就不言语了，寻思：“你不让

我去华山，我偏偏自己来。”她做惯了邪教教主，近来虽已大为收敛，毕竟野性未除，也不理袁承志的吩咐，只管筹划自行上华山拜见祖师的事。

袁承志安排已毕，次日向闯王与义兄李岩辞别。李自成眼见留他不住，便赏赐了许多大内珍宝。袁承志要待推辞，李岩连使眼色，袁承志只得谢过受了。

李岩送出宫门，叹道：“兄弟，你功成身退，那是最好不过……”说着神色黯然。

袁承志道：“大哥你多多保重。如有危难，小弟虽在万里之外，一得讯息，也必星夜赶来。”两人洒泪而别。

当日下午，袁承志与哑巴、崔秋山、崔希敏、安大娘、安小慧、洪胜海六人取道向西，往华山进发。各人乘坐的都是骏马，脚程极快，不多时已到了宛平。

众人进饭店打尖，用完饭正要上马，洪胜海瞥眼间忽见墙角里有一只蝎子、一条蜈蚣，都用铁钉钉在墙脚。他微觉奇怪，轻扯袁承志的衣服。袁承志凝眼一看，点了点头，心想这必与五毒教有关，可惜何惕守没同来，不知这两个记号是甚么意思。

洪胜海借故与店小二攀谈了几句，淡淡的道：“那墙脚下的两件毒物，倒有些古怪。”店小二笑道：“要不是我收了银子，真要把这两样鬼东西丢了。烦死人！”他一面说一面扳手指，笑道：“两天不到，问起这劳甚子的，连你达官爷不知是第十几位了。”洪胜海忙问：“是谁钉的？”店小二道：“便是那个老乞婆啊！”洪胜海向袁承志望了一眼，问道：“是哪些人问过呢？”说着拿了块碎银子塞在店小二手里。

店小二口中推辞，伸手接了银子，笑道：“不是叫化丐头，就是光棍混混儿，哪知道你达官爷也问这个……嘿嘿，可叫你老人家破费啦。”

袁承志插口道：“那老乞婆钉毒物之时，还有谁在一旁吗？”店小二道：“那天的事也真透着希奇，先是一个青年标致相公独个儿来喝酒……”袁承志急问：“多大年纪？怎等打扮？”店小二道：“瞧模样儿比你相公还小着几岁，生得这么俊，我还道是唱小旦的戏子儿呢，后来见他腰里带着把宝剑，那可就不知是甚么路数了。他好似家里死了人似的，愁眉苦脸，喝喝酒，眼圈儿就红了，真叫人瞧着心里直疼……”众人知道这必是青青无疑。崔希敏怒道：“你别口里不干不净的。”店小二吓了一跳，抹了抹桌子，道：“爷们要上道了么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店小二望了崔希敏一眼，说道：“那青年相公喝了一会酒，忽然楼梯上脚步响，上来了一位老爷子，别瞧他头发胡子白得银子一般，可真透着精神，手里提着一根龙头拐杖，腾的一声，往地下一登，桌上的碗儿盏儿便都跳了起来。”

袁承志心中大急：“温方山那老儿和她遇上了，青弟怎能逃出他的毒手？”

店小二又道：“那老爷子坐了下来，要了酒菜。他刚坐定，又上来一位老爷子。那真叫古怪，前前后后一共来了四个，都是白头发、白胡子、红脸孔，倒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般，要找这四个一模一样的老爷子，那真是不容易得紧了。这四人有的拿着一对短戟，有的拿着一根皮鞭。他们谁也不望谁，各自开了一张桌子，四个老儿把那位年轻相公围在中间。

我越瞧越透着邪门，再过一会儿，那老乞婆就来啦。掌柜的要赶她出去，哪知当地一声，嘿，你道甚么？”崔希敏忙问：“甚么？”店小二道：“这叫做财神爷爷着烂衫，人不可以貌相。

当的一声，她抛了一大锭银子在柜上，向着那四个老头和那相公一指，叫道：‘这几位吃的，都算在我帐上！’你老，你可见过这样阔绰的叫化婆么？”

袁承志越听越急，心想：“温氏四老已经难敌，再遇上何红药，可如何得了？”

店小二越说兴致越好，口沫横飞的道：“哪知他们理也不理，自顾自的饮酒。那老乞婆恼了，叫了一声，一张手，一道白光，直往那拿拐杖的老儿射去。”崔希敏道：“你别瞎扯啦，难道她还真会放飞剑不成？”店小二急道：“我干么瞎扯？

虽然不是飞剑，可也是几成儿不离。只见那老儿伸出筷子，叮叮当当一阵响，筷子上套了明晃晃的一串。我偷偷蹩过去一张，嘿，你道是甚么？”崔希敏道：“甚么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原来是一串指甲套子，都教那老儿用筷子套住啦。我刚喝得一声彩，只听得波的一声，你道是甚么？”崔希敏道：“甚么？”

店小二拉着他走到一张桌子旁，道：“你瞧。”

只见那桌子有个小孔，店小二拿起一根筷子插入小孔，刚刚合式，说道：“那老儿提起筷子，就插进了桌面。这手功夫可不含糊吧？我是不会，可不知你老人家会不会。”崔希敏道：“我不会。”店小二道：“原来你老人家也不会，那也不要紧。

老乞婆知道敌他不过，一声不吭，怪眼一翻，就奔了出去。后来那青年相公跟着四个老头子一起走了。原来他们是一路，摆好了阵势对付那叫化婆的。”

袁承志问道：“他们向哪里去的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向西南，去良乡。五个人走了不多会儿，叫化婆又回转来，在墙边钉了这两件怪东西，给了我一块银子，叫我好好侍候这两只毒虫，别让人动了。这几日四下大乱，我们掌柜的说要收铺几日，别做生意。老板娘一定不肯，这才开市，倒让我赚了一笔外快……”他还在唠唠叨叨地说下去，袁承志已抢出门去，跃上马背，叫道：“快追！”

青青自见袁承志把阿九抱回家里，越想越是不对，阿九容貌美丽，己所不及，何况她是公主，自己却是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女，跟她天差地远，袁承志自是非移情别爱不可。若不是爱上了她，怎会紧紧地抱住了她，回到了家里，在众人之前兀自舍不得放手？后来又听人说道，李自成将阿九赐了给袁承志，权将军刘宗敏喝醋，两个人险些儿便在金殿上争风打架，说到动武打架，又有谁打得过他？自然是他争赢了。

崇祯是他的杀父大仇，他念念不忘的要报仇，可是阿九只说得一句要他别杀她爹爹，他立刻就乖乖的听话。“我的言语，他几时这么听从了？只有他来骂我，那才是常事。”思前想后，终于硬起心肠离京，心里伤痛异常，决意把母亲骨灰带到华山之巅与父亲骸骨合葬，然后在父母尸骨之旁图个自尽，想到孑然一身，个郎薄幸，落得如此下场，不禁自伤自怜。

这日在宛平打尖，竟不意与温氏四老及何红药相遇。温方山露了一手内功，何红药自知不敌，径自退开。青青已抱必死之心，倒也并不惊惧，怕的是四老当场把她处死，那么母亲的遗志就不能奉行了，当下念头一转，计谋已生，走到温方达跟前，施了一礼，叫声：“大爷爷！”然后逐一向其余三老见礼。

温氏四老见她坦然不惧，倒也颇出意外。

青青笑问：“四位爷爷去哪里？”温方达道：“你去哪里？”

青青道：“我跟那姓袁的朋友约好了，在这里会面，哪知他到这时候还没来。”

四老听得袁承志要来，人人都是心头大震，哪敢再有片刻停留？温方义喝道：“跟我们去。”青青假意道：“我要等人呢。”温方义手一伸，已隔衣叩住她手腕，拉出店门，两人共乘一骑。四老尽往荒僻无人之处驰去，眼见离城已远，这才跳下马来。

温方义把青青一摔，推在地下，骂道：“无耻小贱人，今日教你撞在我们手里。”

青青哭道：“四位爷爷，我做错了甚么？你们饶了我，我以后都听你们的话。”温方义骂道：“你还想活命？”擦的一声，拔出一柄匕首。青青哭道：“二爷爷，你要杀我么？”温方悟道：“你这叫是该死！”青青道：“三爷爷，我妈是你亲生女儿，我求你一件事。”温方山铁青着脸，说道：“要活命那是休想！”

青青哭道：“我死之后，求你送个信给我那姓袁的朋友，叫他独个儿去找宝贝吧，别等我了。”

四老一听到“找宝贝”三字，心中一震，齐声问道：“甚么？”青青哭道：“我反正是死，这秘密是不能说的。我只求你们送这封信去。”说着从衫上撕下一块衣角，又从怀里针线包内取出一根针来，刺破手指，点了鲜血，在衣角上写起来。

四老不住问她找甚么宝贝，她只是不理，写好之后，交给温方山道：“三爷爷，你也不用见他，托人捎去宛平城里刚才咱们相会的那处酒

楼，这就得啦！”她虽是做作，但想起袁承志无良心，又不禁流下泪来。

四老见了她伤心欲绝的神情，确非作伪，一齐围观，只见衣角上写道：“今生不能再见，我父重宝，均赠予你，请自往挖取，不必等我。青妹泣白。”

温方义喝道：“甚么宝贝？难道你真知道藏宝的所在？”青青哭道：“我甚么都不知道，反正我说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。”

温方悟道：“呸，压根儿就没甚么宝贝。你那死鬼父亲骗了我们一场，现在你又想来搞鬼。”

青青垂头不语，暗暗伸手入怀，解开了一对玉蝶的丝绦。

这本是铁箱中之物，当售宝变钱之时，她见这对玉蝶精致灵动，就取来系在身上，那是纪念她与袁承志共同得宝之意，十箱珍宝不计其数，也不少了这对小小玉蝶。她突然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这信送不送也由你们了，这就杀了我吧！”只听叮叮两声清脆之音，一对玉蝶落在地下。青青俯身要拾，温方悟已抢先捡了起来。四老数十年为盗，岂有不识宝货之理？见玉蝶如此珍贵，眼都红了。四人心中突突乱跳，齐声喝道：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

青青只是不语。温方山道：“你好好说出来，或者就饶了你一条小命。”

青青道：“就是那批珍宝里的。我和袁大哥照着爹爹留下来的那张地图，挖到了十只铁箱，里面都是珍奇宝物。东西实在太多，带不了，我只捡了这对玉蝶来玩。我们说好，这次要去全都挖了出来，哪知你们……”说着又哭了起来。

四老走到一旁，低声商议。温方达道：“看来宝藏之事倒是不假。”温方义道：“逼她领路去取。”三老都点了点头。温方山道：“先骗她说饶命不杀，等找到宝贝，再来好好整治这小贱人。”温方悟道：“我有个主意：咱们掘出了珍宝，就把这小贱人埋在宝窟之中，等那姓袁的小畜生来掘宝，一掘掘到这个死宝贝，岂不是好？”三老同声大笑，都说：“五弟这主意最高。”

四人商议已毕，兴高采烈的回来威逼青青。青青起先假意不肯，后来装作实在受逼不过，只得说出藏宝之地是在华山之巅。她是要四老带她去华山，找到父亲埋骨的所在，趁他们在荒山中乱挖乱掘之时，自己便可把母亲骨灰和父亲的骸骨合葬一起，然后横剑自刎。哪知她这句谎话一说，四老却更深信不疑。当年温氏五老擒住金蛇郎君，他也是将他们带上华山。宝贝虽没找到，金蛇郎君又突然失踪，但他们脑海之中，却已深印了宝物必在华山的念头。当日张春九和那秃头所以上华山来搜索，也是因此。

当下四老带了青青，连日马不停蹄的赶路，只怕袁承志追到，那时非但宝物得不到手，连四条老命也还难保。

这天来到山西界内，五人奔驰了一日，已是颇为疲累，在一家客店中歇了。温方义人最粗壮，食量最大，一叠声的急叫：“炒菜、筛酒，赶面条儿！”等店伙端了饭菜上来，他就和往常一般，抢先稀里呼噜的吃了起来。三老和青青正要跟着动筷，温方义忽从面汤中挑起一物，惊叫一声，登时直僵僵的不动了。四人大惊，看他所挑起的，赫然是一只极大的黑色蜘蛛。温方达一摸兄弟的手，已无脉搏，脸色发黑，鼻孔里也没气了。

温方悟惊怒交集，抓起店小二往地下猛力一摔，喀喇两声，店小二腿骨立断，晕死了过去。温方山抢出去，一把抓住掌柜的胸口，用筷子挟起蜘蛛，喝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财害命，这是甚么？”那掌柜吓得魂飞天外，连声道：“小店……小店是七十多年的老店，厨房又是干净不过，怎……怎么有这……这东西……”温方山左手在他面颊上一捏，那掌柜下颏跌下，再也合不拢口。温方山手一伸，把蜘蛛塞入了他的口里，片刻之间，那掌柜便即毙命。这时店中已经大乱，温方达右手拿住青青手腕，防她逃走，左手抱起兄弟尸身。方山、方悟两人乒乒乓乓一阵乱打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住客和店伙打死了七八个，随即在客店中放起火来。旁人见他们逞凶，哪敢过来？

三老将温方义的尸身带到野外葬了，又是悲痛，又是忿怒，猜不透一只蜘蛛怎会如此剧毒。青青见过五毒教的伎俩，寻思：“原来那老乞婆暗中蹑上我们啦。”

次日四人在客店吃饭，逼着店伙先尝几口，等他无事，这才放胆吃喝。

行了数日，一晚客店中忽然人声嘈杂，有人大呼偷马。温方悟起身查看，将到马厩时，黑暗中忽然嗤的一声，一股水箭迎面射来。他急缩身闪避，已然不及，登时喷得满脸都是，只觉奇腥刺鼻，知道不妙。他眼睛已经睁不开来，听声辨形，长鞭挥出，把偷施暗袭之人打得背脊折断。另一人喝道：“老儿还要逞凶！”举斧劈来。温方悟长鞭倒转，将那人连人带斧卷起，用力一挥，那人一头撞在墙上，脑浆迸裂。

温方达、温方山以为区区几个毛贼，兄弟必可料理得了，待得听见温方悟吼叫连连，忙抢出去看时，只见他双手在自己脸上乱抓乱挖，才知不妙。温方达一把将他抱住。温方山纵身出外查看敌踪，一无所见，回进店房时，见兄长抱住了五弟的身体大哭，原来温方悟已然气绝而亡，须眉脸颊，俱已中毒溃烂。

温方达泣道：“二十年前，那金蛇恶贼从我们手里逃了出去，那时他筋脉已断，成为废人，身边毒药也早给我们搜出，可是崆峒派的两位道兄却身中剧毒而亡，莫非当时就是五毒教救了他……”温方山道：“不错，原来五毒教暗中在跟咱们作对。这次大家同受曹化淳之聘，图谋大事，眼见已然成功，那五毒教教主何铁手突然反脸，以致功败垂成。直到现在，我仍不知是甚么缘故。”温方达沉思片刻，忽地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金蛇恶贼所用毒药如此厉害，看来他就是五毒教的？”温方山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必是如此。”

两人想到当年金蛇郎君来石梁报仇的狠毒，不觉栗栗危惧，当下把温方悟的尸身埋葬了，商量了半天，决心先上华山，掘到宝藏之后，再找五毒教报仇，只是害怕他们暗中加害，不但饮食特别小心，晚上连客店也不敢住了。

这天两兄弟带了青青，宿在一座古庙的破殿之中。温方达年纪虽老，仍具神力，搬了两只大石臼，一只撑住前门，一只撑住后门，方才安心睡觉。睡到中夜，佛像之后忽然悉悉数声，两人登时醒觉，只当是老鼠，也不以为意。

温方山朦胧间正要再睡，忽然鼻管中钻入一缕异香，顿觉身心舒泰，快美异常，全身飘飘荡荡的似乎神游太虚，置身极乐。他心神一荡，立即醒悟，大叫一声，跳了起来。

温方达虽然事起仓卒，但究是数十年的老江湖，见机极快，拉住青青的手，提着她跃上了供桌。星光熹微下，只见温方山手舞钢杖，使得呼呼风响，蓦地里震天价一声巨响，佛像被钢杖打去了一截。佛像后面跃出两名黄衣童子，一人使刀向温方山攻去，另一人手执喷筒，又要喷射毒雾。温方达手一扬，波波两声，两支袖箭当场把两名童子穿胸钉死。温方山并不住手，仍在乱舞乱打。

温方达叫道：“三弟，没敌人啦！”温方山竟是充耳不闻，他神智已为毒雾所迷，钢杖越使越急。温方达瞧出不对，抢上去要夺他兵刃。温方山把钢杖舞成一团银光，急切间哪里抢得入去？突然间温方山大叫一声，杖柄倒转，杖顶龙头撞在自己胸前，鲜血直喷，双脚一挺，眼见活不了。

青青见三位爷爷数日之内都被五毒教害死，温方山是她亲外公，向来待她比别的四位爷爷都好些，这时不禁洒了几点眼泪。温方达一声不响，把温方山的尸身抱出去葬了，在坟前拜了几拜，对青青道：“走吧！”青青不敢违拗，只得陪着他连夜赶路。

温方达一路防备更加周密。入陕西境后，曾有一名红衣童子挨近他身边，被他手起一掌，登时震破了天灵盖。青青见了他铁青了脸，越来越是乖戾，连话也不敢多说一句。

这日快到华山脚下，两人赶了半天路，很是口渴，在一座凉亭中歇足饮水，让马匹凉一凉汗。只见一名乡农走进亭来，打着陕西土腔问道：“这位是温老爷子吧？”温方达喝道：“你要干甚么？”那乡农道：“刚才有人给了我两吊钱，叫我送信来给你。”温方达道：“那人呢？”乡农道：“他已骑马走了。”

温方达怕有诡计，命青青取信拆开，见无异状，才接过信笺，只见共有三页，第一页上写道：“温老大：你三个兄弟因何而死，欲知详情，可看下页。”温方达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！”

忙展第二页观看，几页信纸急切间却揭不开来。他伸手入嘴，沾了些唾液，翻开第二页来，见笺上写道：“你死期也已到了，如果不信，再看第三页。”温方达愈怒，随手又在嘴中一湿，揭开第三页，只见笺上画了一条大蜈蚣，一个骷髅头，再无字迹。气恼中把纸笺往地下一

掷，忽觉右手食指与舌头上似乎微微麻木，定神一想，不觉冷汗直冒。

原来三张纸笺上均浸了剧毒汁液，纸笺稍稍粘住，笺上写了激人愤怒的言辞，使人狂怒之际不加提防，以手指沾湿唾液，就此把剧毒带入口中。这是五毒教下毒的三十六大法之一。金蛇郎君当年从何红药处学得，用在假秘笈之上，张春九即因此而中毒毙命。

温方达惊惶中抬起头来，见那乡农已奔出数十步。他恼怒已极，赶出亭来，只觉头脑一阵晕眩，情知不妙，待要镇慑心神，更是头痛欲裂，当下奋起神威，飞戟直往那乡农后心掷去。那人正是五毒教徒，只道已然得手，哪知短戟掷来，如风似电，狂叫一声，铁戟穿胸而过，身子竟被钉在地下。温方达惨笑数声，往后便倒。

青青叫道："大爷爷，你怎么啦！"俯身去看。温方达左手一伸，忽地挺戟往她胸口刺到。青青万想不到他临死时还要下此毒手，只觉眼前银光闪耀，戟尖已刺到胸口，这时退避已经不及，只有闭目待死。忽听当的一声，脚背上一阵剧痛，睁眼看时，短戟已被人打落在地，戟柄撞中了自己脚背。

她转身要看是谁出手相救，突觉背心已被人牢牢揪住，动弹不得。那人取出皮索，将她双手反背缚住，这才转到她的面前，正是五毒教的老乞婆何红药。

青青一股凉气从丹田中直冒上来，心想落入这恶人手里，死得不知将如何惨酷，倒是给大爷爷一戟刺死痛快得多了。

何红药阴恻恻的笑道："你要我一刀杀了你呢，还是喜欢给一千条无毒小蛇来咬你七七四十九天才死？"青青闭目不答。何红药道："你带我去找你那负心的父亲，就不让你零碎受苦。"

青青心想："反正我是要去找爹爹的埋骨之地，就让她带我去好了。"说道："我也正要去寻爹爹，你和我一同去吧。"

何红药见她答应得爽快，不禁起了疑心，但想金蛇郎君已成废人，武功全失，也不怕他怎的，冷笑道："好，你带路。"

青青道："放开我，让我先葬了大爷爷。"

何红药道："放开你？哼！"拾起温方达的短戟，在路旁掘了个大坑，把温方达和那名五毒教徒两人的尸身都投在坑里，盖上了泥土，一面掩埋，一面喃喃咒骂："你父亲虽是坏蛋，可是我不许别人折辱他。这四个老头儿弄得他死不死、活不活的，我早就要找他们的晦气了。直到今日，方泄了心头之恨。怎么你又叫他们做爷爷？"

青青不答，心想："我一说，你又要骂我妈妈。"

这天两人走了四五十里，在半山腰里歇了。何红药晚上用皮索把青青双足牢牢缚住，防她逃走。次日一早，天刚微明，何红药解开青青脚上皮索，两人又再上山。山路愈来愈陡，到后来须得手足并用，攀藤附葛，方能上去。何红药左手已断，无法拉扯青青，于是解去她手上皮索，要她走在前头，自己在后监视。青青从未来过华山，反须何红药指点路径。

当晚两人在一棵大树下歇宿。青青身处荒山，命悬敌手，眼见明月在天，耳听猿啼于谷，思潮起伏，又悲又怕，哪里还睡得着？

次晨又行，直至第三天傍晚，才上华山绝顶。青青听袁承志详细说过父亲埋骨之所四周的景物，这时抬头望见峭壁，见石壁旁孤松怪石，流泉飞瀑，正和袁承志所说的一模一样，不禁一阵心酸，流下泪来。

何红药厉声道："他躲在哪里？"青青向峭壁一指道："那石壁上有一个洞，爹爹就住在这里面。"何红药侧头想了一会，记得当年金蛇郎君藏身之处确是在此左近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"好，咱们上去见他。"青青见她神色甚是可怖，虽然自己死志已决，却也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
两人绕道盘向峭壁顶上，走出数十步，忽听得转角处传来笑语之声。

何红药拉着青青往草丛里一缩，右手五根带着钢套的指甲抵住她咽喉，低声喝道："不许作声！"从草丛中望出去，只见一个老道和一个中年人谈笑而来。

青青认得是木桑道人和袁承志的大师兄铜笔铁算盘黄真，这两人武功都远胜何红药，但自己只要一动，五枚毒指甲不免立时嵌入喉头，只听黄真笑道："师父他老人家这几天就快上山啦。小师弟总也是日内便到。道长不愁没下棋的对手。"木桑笑道："要不是贪下棋，你们华山派聚会，我老道巴巴的赶来干么呀？凑热闹么？"两人一路说笑，逐渐远去。

何红药深知华山派的厉害，听说他们要在此聚会，心想险地不可多耽，当下伏低身子，慢慢爬到峭壁之侧，从背囊里取出绳索，一端缚住了一棵老树，另一端缚着自己和青青，缓缓缒下。青青忽然见到峭壁上的洞穴，叫道："是这里了！"

何红药心中突突乱跳，数十年来，长日凝思，深宵梦回，无一刻不是想到与这负心人重行会面的情景，或许，要狠狠折磨他一番，再将他打死，又或许，竟会硬不起心肠而饶了他，内心深处，实盼他能回心转意，又和自己重圆旧梦，即使他要狠狠的鞭打自己一顿出气，那也由得他，这时相见在即，只觉身子发颤，手心里都是冷汗。

她右手乱挖乱撬，把洞穴周围的砖石青草拨开。何红药命青青先进洞去，掌心中扣了剧毒钢套，谨防金蛇郎君突袭。

青青进洞之后，早已泪如雨下，越向内走，越是哭得抽抽噎噎。进不数步，洞内已是一团漆黑。何红药打亮火折，点燃了绳索，命青青拿在手里，照亮路径。青青一呆，心想："烧了绳索，怎生回上去？我反正是死在这里陪爹爹妈妈的了，难道她也不回去？"

何红药愈向内走，愈觉山洞不是有人居住的模样，疑心大盛，突然一把叉住青青的脖子，喝道："你对老娘捣鬼，可教你不得好死！"

蓦地里寒风飒然袭体，火光颤动，来到了空廓之处，有如一间石室。何红药心中一震，举起绳索四下照看，只见四壁刻着无数武功图形，一行字写道："重宝秘术，付与有缘，入我门来，遇祸莫怨。"金蛇郎君和她虽然相处时日不多，但给她绘过肖像，题过字，他的笔迹早已深印心里，这四行字果然是他手笔，只是文字在壁，人却不见，不觉心痛如绞，高声叫道："雪宜，你出来！我决不伤你。"这一声叫喊，只震得泥尘四下扑疏疏的乱落。

她回头厉声问青青道："他哪里去了？"青青哭着往地下一指，道："他在这里！"何红药眼前一黑，伸手抓住青青手腕，险些儿晕倒，嘶哑了嗓子问道："甚么？"

青青道："爹爹葬在这里。"何红药道："哦……原来……他……他已经死了。"这时再也支持不住，腾的一声，跌坐在金蛇郎君平昔打坐的那块岩石上，右手抚住了头，心中悲苦之极，数十年蕴积的怨毒一时尽解，旧时的柔情蜜意陡然间又回到了心头，低声道："你出去吧，我饶了你啦！"

青青见她如此悲苦，不觉怜惜之情油然而生，想起爹爹对她不起，袁承志也是这般负心，两人实是同病相怜，忽然扑过去抱住了她，放声痛哭起来。

何红药道："快出去，绳子再烧一阵，你永远回不上去了。"

青青道："你呢？"何红药道："我在这里陪你爹爹！"青青道："我也不上去了。"何红药陷入沉思，对青青不再理会，忽然伸手在地下如痴如狂般挖了起来。

青青惊道："你干甚么？"何红药凄然道："我想了他二十年，人见不到，见见他的骨头也是好的。"青青见她神色大变，心中又惊又怕。

何红药一只右掌犹如一把铁锹，不住在泥土中掏挖，挖了好一阵，坑中已露出一堆骨殖，正是袁承志当年所葬的金蛇郎君骸骨。青青扑在父亲的遗骨上，纵声痛哭。

何红药再挖一阵，倏地在土坑中捧起一个骷髅头来，抱在怀里，又哭又亲，叫道："夏郎，夏郎，我来瞧你啦！"一会又低低的唱歌，唱的是摆夷小曲，青青一句不懂。

何红药闹了一阵，把骷髅凑到嘴边狂吻；突然惊呼，只觉面颊上被尖利之物刺了一下。她把骷髅往外一挪，在火光下细看时，只见骷髅的

牙齿中牢牢咬着一根小小金钗。金钗极短，初时竟没瞧见。何红药伸手去拔，竟拔不下来，想是金蛇郎君临死时用力咬住，直到肌肉烂完，金钗仍然咬在嘴里。何红药伸指插到骷髅口中用力扳动，骷髅牙齿脱落，金钗跌在地下。她捡了起来，拭去尘土，不由得脸色大变，厉声问道：“你妈妈名叫‘温仪’？”青青点了点头。

何红药悲怒交集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好，好，你临死还是记着那个贱婢，把她的钗子咬在口里！”望着金钗上刻着的“温仪”两字，眼中如要喷出火来，突然把钗子放入口里，乱咬乱嚼，只刺得满口都是鲜血。

青青见她如疯似狂，神智已乱，心想两人毕命之期便在眼前，从背囊中取出母亲的骨灰坛，解开坛上缚着的牛皮，倒转坛子，把骨灰缓缓倾入坑中。何红药呆了一呆，喝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青青不答，倒完骨灰后，把泥土扒着掩上，心中默默祷祝：“爹娘在天之灵有知，女儿已完成了你们合葬的心愿。”

何红药夺过灰坛一瞧，恍然而悟，叫道：“这是你母亲的骨灰？”青青缓缓点了点头。何红药反手一掌，青青身子一缩，没能避开，这一掌正打在她肩头之上，一个踉跄，险些儿跌倒。何红药狂叫：“不许你们合葬，不许你们合葬！”用手乱扒，但骨灰已与泥土混合在一起，再也分拆不开。她妒念如炽，把骸骨从坑中捡了出来，叫道：“我把你烧成灰，烧成灰，撒在华山脚下，教你四散飞扬，四散飞扬！永远不能跟那贱婢相聚！”

青青大急，抢上争夺，拆不数招，便给打倒在地。何红药脱下外衣铺在地下，把骸骨堆在衣上，用火点燃衣服。她左肘抵住青青，不让她动弹，右掌拨火使旺，片刻之间，骸骨已经燃着，石洞中浓烟弥漫。

何红药哈哈大笑，忽然鼻孔中钻进一股异味，惊愕之下，登时省悟，大叫：“夏郎，你好毒呀！”

青青也觉一股异香猛扑鼻端，正诧异间，突觉头脑一阵晕眩，只见何红药扑在燃着的骸骨堆上，猛力吸气，乱叫：“好，好，我本来要跟你死在一起。那最好，好极了！”陡然抬起头来，凝望青青，脸色恐怖之极。

青青大叫一声，往外逃出，奔出数丈，神智逐渐胡涂，腿脚酸软，跌倒在地。

袁承志在饭店中见到何红药钉在墙角的记号，知她召集教众，大举追击，同时青青又落在温氏四老手里，不论哪一边得胜，青青都是无幸，焦急万分，立即纵骑疾驰，沿路寻访。不久查知温氏四老中已有三人中毒而死，这一来更是挂虑，当真是日里食不甘味，晚间睡不安枕，幸喜这一批人的踪迹是向华山而去，倒也不致因追踪而误了会期。

赶到华山脚下时，洪胜海在凉亭边发现有一片泥土颇有异状，用兵刃撬土，挖出来的赫然是温方达和另一人的尸首。

袁承志道：“青弟必已落入五毒教手里，咱们快上山。”安大娘安慰他道：“这时正是华山派的会期，穆老师父就算还没到，只要黄师兄、归师兄哪一位到了，定会出手相救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五毒教胆敢闯上华山，必是有备而来，可别让师侄们遭了毒手。”崔希敏道：“连祖师爷也到了，怕他们怎的？大家快上山啊！”

众人把马匹寄存在乡人家里，急赶上山。快到山顶时，忽听得嗤嗤嗤一阵响，数粒暗器划过天空。袁承志喜道：“木桑道长在上面，他在招呼咱们了。”当即从衣囊里摸出三枚铜钱，向天猛掷，只见三颗黄点消失在云气之中，悠然而逝，隔了好一阵方才落下。崔希敏赞道：“小师叔，这一下劲道好足！”

袁承志正要跃出去接还铜钱，突然山腰中掷出一个黑黝黝的算盘，飞将上去兜住了三枚铜钱，这才落下。一人从树后窜出，接住算盘，乞擦乞擦的摇晃，大笑而来，正是铜笔铁算盘黄真，笑道：“师弟，你好阔气，铜钱银子也随手乱掷，这可不是挥金如土吗？我们生意人瞧着可着实肉痛。做生意的钱一入手，可不能还你了。”

崔希敏大叫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先到啦！”抢上去咚咚咚的磕了三个响头。他也不理会是甚么地方，心中高兴，这几个头磕得加倍用力，站起来时，额角已给岩石撞肿了高高一块。安小慧又是怜惜，又是气恼，不住低声埋怨。崔希敏只是傻笑。

袁承志等也都上去见了礼。各人互道别来情事。袁承志悬念青青，正想询问大师哥有没见到她踪迹，忽然间树丛里扑出两头猩猩，一齐紧紧搂住了袁承志。崔希敏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啊哟，不好！”伸拳便打。袁承志笑道：“大威，小乖，你们好！”伸手轻轻格开崔希敏打来的一拳。两头猩猩突然吱吱乱叫，放开了袁承志，猛往山壁上窜去。崔希敏道：“是小师叔养的吗？糟糕，猩猩生气了！”眼见两头猩猩越爬越高，身形渐小。

袁承志心道：“大威、小乖定是藏着甚么好东西，见我回来，要取出来给我。”望了一阵，忽见峭壁上冒出阵阵烟来，那处所正是埋葬金蛇郎君的洞穴，不觉一惊，又见两头猩猩在高处指手划脚，大打手势，似在招呼自己过去。

安小慧也看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承志大哥，两头猩猩在叫你呢！”袁承志道：“不错！”向哑巴打了几下手势，哑巴点头会意，奔向石室取了火把长索，与众人绕道上了峭壁之顶。

袁承志道：“洞里的路径只有我熟。我一个人进去吧。”在衣上撕下两片小布，塞住鼻孔，点燃火把，缒绳下去。两头猩猩在峭壁上乱叫乱跳，搔头挖耳，似乎十分焦急。

袁承志刚到洞口，便见一阵浓烟冒出，当下屏除呼吸，直冲进去，奔至狭道，只见一人横卧在地，凑近一看，竟是青青。

这一下惊喜交集，忙摸她口鼻，呼吸已甚为微弱。眼见内洞微有火光，尚有一人躺在那里，正是何红药，还想入去相救，突然间一个踉跄，胸口作恶，头脑晕眩，登时便要昏倒，知道烟雾中含有剧毒，忙弯身抱起青青，奔出洞来，抓住绳子。

哑巴和洪胜海一齐用力，把两人吊将上来。袁承志见四周已无毒烟，才深深吸了两口气，忽觉肚里难受之极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在半空中大呕起来。

众人在峭壁上甚是担忧，只怕他中了瘴气毒雾，一个失手，两人都跌入深谷之中。哑巴和洪胜海战战兢兢的向上提拉，崔秋山、崔希敏叔侄在旁护持。

眼见拉着两人将到山顶，突然峭壁洞穴内震天价一阵巨响，烟雾瀰漫，山石横飞。众人都大吃一惊。洪胜海一吓之下，双手松了绳索。幸得哑巴耳聋，并未听见，兼之神力惊人，双手交互拉扯，将二人提了上来。

袁承志脚一着地，立足不稳，登时软倒。木桑忙给两人推宫过气。这时峭壁中爆炸声一阵接着一阵，不知山洞之中怎会藏着这许多火药，又不知谁在内中捣鬼，各人面面相觑，茫然不解。过了一会，袁承志悠然醒来，调匀呼吸，只觉倦乏万分，连说：“好险！”又过一阵，青青也醒来了，见了袁承志，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众人见两人醒转，这才放心。

过了良久，爆炸声全然停息，崔希敏自告奋勇，要下去查看。崔秋山把绳索牢牢系在他腰上，缓缓缒了下去。崔希敏见洞口已被炸出来的碎石巨岩封住，再也无法入洞，只得回上。青青神智渐复，断断续续的把洞中情由说了。”

木桑叹道：“当年我见金蛇郎君在铁匣中藏箭，已惊诧他心计之工，哪知还远不止此。这炸药如此威猛，相较之下，铁匣藏箭可说是微不足道了。”

黄真道：“他竟会在自己骸骨之中种下毒药，这又有谁能想得到？”崔希敏睁大了一双圆圆的眼睛，问道：“师父，他在骸骨中种毒？他人已死了，变成了枯骨，怎么还能在自己骨头中下毒？”黄真笑骂：“好，等你老人家升天归位之后，你倒在自己的傻骨头里，放点儿毒药瞧瞧！”众人都哄笑起来。

崔希敏撅起了嘴唇；道：“人家不知道才问呢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金蛇郎君夏老师是个极精干计算之人，他自知一生结仇太多，死后说不定会有人损毁他的遗体。他善于用毒，临终之时，必定服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剧毒药剂。”

崔希敏一拍大腿，恍然大悟，叫道：“我知道啦，要是有人烧他遗骨，烧出来的毒烟就能害死人。”过了一会，又道：“那么洞里怎么又

会爆炸？难道他还吃了炸药，让炸药钻入骸骨？”安小慧怕人笑他，忙道：“炸药必是预先埋在炕中的。”

袁承志黯然点头，叹道：“青弟的母亲遗命要和丈夫合葬，现在两人虽然尸骨化灰，但终于合葬在一起了。”崔希敏伸出了舌头，不住惊叹：“这人好厉害，死了几十年之后，还能对付去害他的人。活着之时，那还了得？那五毒教的恶婆也是死有应得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她虽然怨毒太过，但一往情深，也是个苦命之人。”

安小慧抚摸着两头猩猩头顶，说道：“要不是大威和小乖发现得早，再慢一步，不但青姊姊救不出来，只怕承志大哥也会给炸在山洞之中。”众人都说的确好险，幸亏畜生的知觉灵敏，远远的就察觉有异。众人一路谈论适才的险事，一路上山。安大娘和安小慧扶青青走进石室，给她洗脸换衣，扶上床去休息。

青青中毒甚深，木桑道人虽给她服了解毒灵丹，但因金蛇郎君所用的毒药得自五毒教秘方，寻常解药见不了功。她睡了一晚之后，次日脸上布满黑气，病势更见沉重，有时神智胡涂起来，又哭又闹，昏迷中只骂袁承志负心无义，喜新弃旧。

众人见袁承志一副尴尬模样，又是好笑，又是担心，怕他为难，都悄悄退了出去。袁承志柔声安慰，坚称矢志靡他，决不移爱旁人。青青脸上一阵红一阵黑，不住呕吐黑水。袁承志到了这个地步，也是束手无策，只有在卧榻旁垂泪的份儿。

众人在外面纷纷议论，有的说金蛇郎君用心狠毒，自受其报，反而害了自己的女儿；有的说青青这样一个好姑娘，虽然爱使小性子，心地却好，若是就此不治，实在教人难过。众人唉声叹气，愀然不乐。

将到黄昏，两头猩猩先叫了起来，外面一阵人声喧扰，原来是归辛树夫妇领着梅剑和、刘培生、孙仲君等六名弟子到了。归二娘抱着儿子归钟，小孩儿笑得傻里傻气的，身子可大好了。她听说青青中毒，忙把儿子未服完的茯苓首乌丸拿出来给她服下。青青安静了一阵，沉沉睡去。

天黑后，黄真的大弟子领着八名师弟、两个儿子到了山上。他先向木桑道人行礼，然后叩见师父、二师叔、二师娘。

他见袁承志年纪甚轻，自己大儿子还大过他，要跪下向他磕头，实在有点不愿，叫了一声“师叔！”不禁有点迟疑。

袁承志见这师侄四十多岁年纪，虎背熊腰，筋骨似铁，站着几乎高过自己一个头，先暗暗喝了一声彩，心想大师哥如此英雄，确要这样威风的人物才能做他掌门弟子，崔希敏人既莽撞，武功又差，和这位师侄可差得远了，见他作势要跪，忙伸手拦住，向黄真其余八名弟子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大家别多礼啦！”崔希敏在一旁介绍，说道：“我这位大师兄姓冯名难敌，江湖上人称八面威风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冯兄定是得着大师哥真传了。”

黄真眼见冯难敌不肯对小师叔下跪，心想他已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也就不加勉强。他向来滑稽玩世，于这些礼数也并不考究，当下笑道：“师父算盘精，教出来的徒儿也就爱占便宜，向小师叔磕几个头，可就太吃亏了。”

冯难敌给师父说得不好意思，便要向袁承志跪倒。袁承志急忙拦住。冯难敌当下命大儿子冯不破、二儿子冯不摧向木桑道人与归、袁两位师叔祖、以及梅剑和等师叔依次拜见了。

冯不破今年二十三岁，冯不摧二十一岁，两人在甘凉一带仗着父亲的名头，武林中个个让他哥儿俩三分。他二人手下也确有点真功夫，这时候见袁承志不过二十岁左右，居然长着自己两辈，心中好不服气，又见他红肿了双眼，出来见客时泪痕未干，心想此人不知甚么事吃了亏，这般哭哭啼啼的，脓包之极，英雄好汉打落了牙齿和血吞，哪有受了人欺侮便哭的？对他更加瞧不在眼里。他二人和归辛树门下的弟子个个交好，知道就中孙仲君最是心傲好胜，武功也强。当晚哥儿俩偷偷商议，要挑拨孙师姑去和这小师叔祖比试一场，叫他出一个丑，万一给父亲或师祖知道了，也怪不到兄弟俩头上。

第二天两兄弟一早起来，溜到外面去找孙仲君，迎面撞见八师叔石骏。他也是个年少好事之人，武功和冯氏兄弟在伯仲之间，喝道：“喂，你们哥儿俩探头探脑的找甚么？”冯不摧笑道：“我们在找孙师姑呢，听说她在山东干掉了不少渤海派的人，要请她说来听听。”石骏喜道：“好啊，刚才我见她在山那边，正跟梅师哥练武呢。”

三人兴冲冲的赶往山后。冯氏兄弟心中盘算，用甚么话来挑动孙仲君去找那袁小师叔祖比武。冯不摧悄声道：“要是孙师姑还在练剑，咱们就说是那姓袁的说的，这一路、那一路都使得不对。”冯不破笑着点头。

刚转到山后，忽听得孙仲君正在厉声叫骂，这一下大出三人意外，忙拔足赶去，只见孙仲君挺着单钩，正在追逐一人。

注：李自成攻破北京事迹，当时文士笔录见闻而流传后世者甚多。诸书作者对李自成无不极为仇视，文中自多夸张及诬蔑，未可尽信。但闯军初时纪律严明，进北京后便即腐败，当属事实，否则不致成功后便即一败涂地。以下所录为《明季北略》一书中若干记载：（文中所谓“贼”指闯军而言，可见作者极有偏见。）

〇昧爽，阴云四合，城外烟焰障天，微雨不绝，雾迷，俄微雪，城陷。或谓先有人伏内，通太监曹化淳弟曹二公内应开门；一云：太监王相尧率内兵千人出迎贼。

贼将刘宗敏整军入，军中甚肃。……太监曹化淳同兵部尚书张缙彦开彰义门迎贼。……大抵京城之陷，多由奸人内应耳。……已而贼大呼开门者不杀，于是士民各执香立门，贼过，伏迎，门上俱粘“顺民”，大书“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”。

〇贼尽放马兵入城，乱入人家。诸将军望高门大第，即入据之。刘宗敏据田宏第，李牟据周奎第。

〇掌书宫人杜氏、陈氏、窦氏为自成所取，而窦氏尤宠，号窦妃。又有张氏，亦嬖之。自成集宫女分赐随来诸贼，每贼各三十人。牛金星、宋献策等亦各数人。

〇四月初一日，宋献策云：“天象惨列，日色无光，亟宜停刑。”初七日，自成过宗敏第，见庭院夹三百多人，哀号半绝。自成云：“天象示警，宋军师言当省刑，宜酌放之。”此中缙绅十一，余皆杂流武弁及效劳办事人。释千余人，然死者过半矣。

〇贼初入城，不甚杀戮。数日后大肆杀戮……贼兵满路，手携麻索，见面稍魁肥，即疑有财，系颈征贿。有中途借贷而释者，亦有押至其家，任其拣择而后释者。若缚至刘宗敏伪府便无生理。

〇贼初入城时，先假张杀戮之禁，如有淫掠民间者，立行凌迟。假将犯罪之寇杀死四人，分为五段，据称以淫杀之故也。民间误信，遂安心开店市，嘻嘻自若……

四五日后恣行杀掠。先令十家一保，如有一家逃亡，十家同斩。十家之内有富户者，闯贼自行点取籍没，其中下之家，听各贼分掠。又民间马骡铜器，俱责令输营，于是满城百姓，家家倾竭。

〇贼兵初入人家，曰借锅爨。少焉，曰借床眠。顷之，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。藏匿者，押男子，遍搜，不得不止。爱则置楼马上。有一贼挟三四人者，又有身搂一人而余马挟带二三人者。不从则死，从而不当意者亦死。一人而不堪众嬲者亦死。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。降官妻妾，俱不能免。……贼将各踞巨室。

籍没子女为乐，而士兵充塞巷陌，以搜马搜铜为名，沿门淫掠。稍违者，兵加其颈。门卫甚严，即欲脱免，不可得也。不顾青天白日，恣行淫戏。

〇贼无他伎俩，到处先用贼党扮作往来客商，四处传布，说贼“不杀人，不爱财。不奸淫，不抢掠，平买平卖，蠲免钱粮，且将官家银钱分赈穷民，颇爱斯文秀才，迎者先赏银币，嗣即考校，一等作府，二等作县。”

……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；无知穷民皆望得钱；拖欠钱粮者皆望蠲免。真保间民谣有“开了大门迎闯王，闯王来时不纳粮”等语，因此贼计得售。

〇贼兵入城者四十余万，各肆掳掠。自成或禁止，辄哗曰：“皇帝让汝做，金银妇女不让我辈耶？”



第二十回　空负安邦志 遂吟去国行

那人是个三十余岁的男子，神色愤激，一面“贼婆娘，恶贱人”的破口乱骂，一面持刀狠斗。这人武功不及孙仲君，打一阵，逃一阵，可是并不奔逃下山，只要稍见空隙，又回身拚命猛砍狠杀。冯不摧道：“咱们上去截住这小子，别让他跑了！”石骏道：“孙师姊不爱别人帮手，这小子她对付得了。”

只听那人狂叫：“你杀了我妻子和三个儿女，那也罢了，怎么连我七十多岁的老娘也都害了？”孙仲君脸上犹如罩了一层严霜，喝道：“你这种无耻狂徒，家里人再多些，也一起杀了！”两人愈斗愈烈。

冯不破忽道：“孙师姑怎么不用剑？这单钩使来好像很不顺手。”石骏也见到她兵刃甚不合用，倒转自己长剑，柄前刃内叫道：“孙师姊，接剑！”长剑向孙仲君掷去。

忽地一人从旁边树丛中跃出，伸手在半路上将剑接了过去。三人吃了一惊，见那人轻身功夫迅速美妙，站定身子后，看清楚原来是归氏门下的没影子梅剑和。石骏叫了声：“梅师哥！”梅剑和点了点头，将剑掷还给他，说道：“孙师妹另练兵刃，她不用剑！”石骏“哦”了一声，他不知孙仲君因滥伤无辜，已被穆老祖禁止用剑。

石骏再看相斗的两人时，那男子虽然情急拚命，毕竟武功逊了一筹，渐渐刀法散乱。斗到酣处，孙仲君飞起左足，正中他右手手腕，他手中单刀直飞起来。孙仲君钩尖已抵在他胸前，待要向前刺出，梅剑和急叫：“住手！”孙仲君一怔，那人急向旁闪，向山下逃去。梅剑和笑道：“饶了他吧，好让师祖夸奖你一番。”孙仲君微微一笑。

不料那人逃出数十步，指着孙仲君又是“贼婆娘，臭贱人”的毒骂起来。这一来，连梅剑和、石骏等人都动了怒。冯不摧喝道：“甚么东西，到华山来撒野！”提起铁鞭追了下去。

孙仲君更是怒火大炽，叫道：“不杀这畜生誓不为人，宁可再给师祖削掉一根指头！”挺钓又追。梅剑和怕她再又杀人受责，心想先抓住那家伙饱打一顿，让师妹出了这口恶气，也就是了，当下斜刺里兜截出去。他轻身功夫远胜诸人，片刻之间，已抄在那人头里。

那人见势头不对，忽地折向左边岔路。石骏与冯氏兄弟暗器纷纷出手。冯不破一枚飞蝗石向他后心掷去。那人身手也甚矫健，听风辨器，往右避让，但嗤的一声，后胯上终于中了石骏的袖箭，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。

梅剑和抢上前去，伸手按下，突然间身旁风声响处，那人忽地腾身飞出。梅剑和大吃一惊，急忙身子一缩，这才看明白，原来那人是被人用数十条绳索缠住，扯了过去。

这时孙仲君等人也已赶到，只见出手相救的竟是个美貌女子。但见她一身雪白衣衫，长发垂肩，赤着双足，手腕上足踝上都戴了黄金镯子，打扮非汉非夷，笑吟吟的站着，右手皎白如雪，握着一束非丝非革的数十条绳索。身后站着一个妙龄少女，全身裹在一袭白狐裘之中，头上也戴了白狐皮帽子。虽是眉目如画，清丽绝伦，但容色甚是憔悴。

这两人正是何惕守和阿九。

袁承志等离京次日，胡桂南便即查访到宛平饭店中温氏四老和何红药、青青等人之事，回来向大家说起。

何惕守知道在墙角钉以毒物，是五毒教召集人众应援的讯号，只怕青青遭了毒手，须得立即赶去相救，何况袁承志曾嘱咐要携同阿九离京避难，只是她不愿和程青竹等人偕行，和阿九一商量，阿九愿意随她前去救人。当晚两人留了封信，悄然出京。

何惕守想雇辆骡车给阿九乘坐，但兵荒马乱之际，再也没车夫做这生意。何惕守见到有人乘车出京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乘客赶下车来，

强迫车夫驾车西行。阿九虽然身受重伤，但何惕守是江湖大行家，出得门来处处都占便宜，一路上却也未受风霜之苦。何惕守颇识医药，更当她是小妹子般呵护服侍，阿九的臂伤在途中逐渐痊可。健骡轻车，到了华山脚下。何惕守将阿九负在背上，展开轻功，走得又快又稳。

上得山来，正逢洪胜海被暗器打倒，何惕守便挥出软红蛛索相救。

梅剑和与孙仲君等不知洪胜海已跟随袁承志，更不知何惕守是何等样人，眼见她怪模怪样，显是妖邪一流，忽上华山来放肆捣乱，都是甚为恼怒。孙仲君喝道："你们是甚么路道？都是渤海派的么？"何惕守笑道："姊姊高姓大名？不知这位朋友甚么地方得罪了姊姊，小妹给两位说和成么？"孙仲君听她说话娇声嗲气，显非端人，骂道："你是甚么邪教妖人？可知道这是甚么地方？"何惕守笑笑不答。

洪胜海道："何姑娘，这贼婆最是狠毒，叫做飞天魔女。我老婆和三个儿女，还有七十多岁的老娘，都是给她下毒手杀死的！"说时咬牙切齿，眼中如要喷出火来。

梅剑和自从那次在袁承志手下受了一次重大教训之后，傲慢之性已大为收敛，且知师祖今日必到，不愿多惹事端，朗声说道："你们快下山去吧，别在这里啰唆。"冯不摧叫道："我师叔的话你们听见了么？快走快走！"抢到阿九的身旁，作势要赶。

阿九右手拄着一根青竹杖，向他森然一望。她出身帝皇之家，自幼儿颐指气使惯了的，神色间自然而然有一股尊贵气度。冯不摧不禁一凛，随即大怒，喝道："你们来作死！"伸手便向阿九推去。阿九受程青竹的点拨教导，武功已颇有根底，当即青竹杖一划一勾。冯不摧全没防备，哪想到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出手如此之快，一个立足不稳，扑地倒了。他武功本也不弱于阿九，只是出其不意，才着了道儿，背脊刚一着地，立即挺身跳起，少年人最是要强好胜，这一下脸上如何挂得住？铁鞭一举，扑上去就要厮拚。

何惕守笑道："各位是华山派的吧？咱们都是自己人呀！"

冯不破喝道："谁跟你这妖女是自己人了？"

梅剑和在江湖上阅历久了，见多识广，见何惕守刚才挥索相救洪胜海，手法不俗，决非没来历之人，当下向冯氏兄弟使个眼色，问何惕守道："尊师是哪一位？"

何惕守笑道："我师父姓袁，名叫袁承志，好像是华山派门下。也不知是真的，还是冒充的。"梅剑和与孙仲君对望了一眼，将信将疑。石骏笑道："袁师叔自己还是个小孩子，本门功夫不知已学会了三套没有，怎么会收徒弟？"

何惕守道："是么？那可真的有点儿希奇古怪了，也说不定我那小师父是个冒牌货，嘻嘻！对啦！我瞧你这位小兄弟的武功，就比我那小师父高得多了。"

孙仲君在袁承志手里吃过大亏，后来被师祖责罚，削去手指，推本溯源，可说都因他而起，一想到这个小师叔就恨得牙痒痒地，只是一来他本领高强，辈份又尊，二来他救过师父爱子的性命，师父师母提到他时总是感激万分，自己只好心里恼恨而已，这时听何惕守自称是袁承志的徒弟，不觉怒火直冒上来，叫道："你如是华山派弟子，怎么跟这种无耻狂徒在一起？"何惕守微笑道："他是我师父的长随，不见得有甚么无耻啊。胜海，你怎么对这位姑娘无耻了？当真无耻得很么？唉，我可不知道你这么不怕难为情。"说着抿嘴而笑。

孙仲君更是大怒，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他们几人在山后争斗口角，声音传了出去，不久冯难敌、刘培生等诸弟子都陆续赶到。

冯不破道："爹，这个女人说她是姓袁的小……小师叔祖的弟子。"冯难敌哼了一声，问道："他们在吵甚么？"冯不摧抢着把刚才的事说了。华山派第三代弟子之中，冯难敌年纪最大，入门最早，江湖上威名又盛，隐然是诸弟子的领袖，听了儿子的话后，转头问孙仲君道："孙师妹，这人怎么得罪你了？"

孙仲君脸上微微一红，梅剑和道："这狂徒有个把兄，也不自己照照镜子，居然不识好歹，老了脸皮来向孙师妹求亲，给孙师妹骂回去了……"洪胜海插口道："答不答允在她，可是干么把我义兄两只耳朵都削了去……"冯难敌双眼一瞪，喝道："谁问你了？"

梅剑和指着洪胜海道："哪知这狂徒约了许多帮手，乘孙师妹落了单，竟把她绑架了去，幸好我师娘连夜赶到，才把她救出来。"冯难敌眸子一翻，精光四射，喝道："好大的胆子，你还想纠缠不清？"

洪胜海凛然不惧，说道："她杀了我义兄，还不够么？"

何惕守道："掳人逼亲，确是他们不好。不过这位孙姊姊既已将他义兄杀死，也已出了气，何况又没拜堂成亲，没短了甚么啊。再说，人家瞧中你孙姊姊，是说你美得天仙一般，怎么人家偏偏又瞧不中我呢？孙姊姊以怨报德，找上他家里去，杀了他一家五口，这不是辣手了点儿吗？杀人虽然好玩，总得拣有武功的人来杀。他的七十岁老母好像没甚么武功，也没犯甚么罪，最多不过是生了个儿子有点儿无耻。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，更不知是犯了甚么弥天大罪？杀这些人，不知是不是华山派的规矩？"

众人一听，觉得孙仲君滥伤无辜，已犯了本派大戒，都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冯难敌对洪胜海道："起因总是你自己不好！现今人已杀了，又待怎样？"

何惕守道："我本来也挺爱滥杀好人的，自从拜了袁承志这个小师父之后，他说了一大堆啰里啰唆的华山派门规，说甚么千万不可滥杀无辜。可是我瞧孙姊姊胡乱杀人，不也半点没事么？我这可有点胡涂了。待我见过小孩子师父，请他示下吧。"

刘培生道："袁师叔他们正忙着，怕没空。"梅剑和道："师父呢？"刘培生道："师父、师娘、师伯、师叔四位，还有木桑老道长，正在商量救治那个姑娘。"冯难敌道："既然这样，先把这人捆起来，待会儿再向师父、师叔请示。"冯不破、冯不摧齐声答应，上前就要拿人。

何惕守见这一干人毫不将自己放在眼里，她是独霸一方、做惯了教主的，这如何忍得？笑吟吟道："要缚人吗？我这里有绳子！"提起一束软红蛛索，伸出手去。冯不摧横她一眼道："谁要你的！"径自走向洪胜海身边。

两兄弟刚要动手，忽听身旁噗哧一笑，脚上同时一紧，身子突然临空而起，犹如腾云驾雾般直飞出去。两人吓得魂飞天外，身在半空，恍惚听得何惕守娇媚的声音笑道："啊哟，对不住啦！快使'鲤鱼翻身'！"冯不破依言一招"鲤鱼翻身"，双脚落地，怔怔的站着。冯不摧年幼倔强，偏不依言，想使一招"飞瀑流泉"，斜刺里跃出去站住，露个姿势美妙的身段，哪知下堕之势快捷异常，腰间刚使出力量，已然腾的一声，坐在地下，不由得又羞又疼，一张脸直红到了脖子里去。

冯难敌见爱子受欺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"你这妖女，先前自称是本门弟子，我们还信了你三分。可是你这手下贱功夫，怎会是本门中的？你过来！"他不暇解开衣扣，左手在衣襟上一拉，噗噗噗数声，一排衣扣登时扯断，一件长衣甩了下来，露出青布紧身衣裤，神态威壮，犹如一座铁塔。

何惕守笑道："您这位师兄要跟小妹过几招，是不是？那好呀，同门师兄妹比划比划，倒也不错，且看我那小孩子师父教的玩艺儿成不成。咱们打甚么赌啊？"

冯难敌虽见她刚才出手迅捷，但自恃深得师门绝艺真传，威镇西凉，哪把这少女放在心上，但见她一副娇怯怯的模样，怒气渐息，善念顿生，朗声道："我们这些人还好说话，待会归二娘出来，她嫉恶如仇，见了你这种妖人一定放不过。还是快快走吧！"何惕守笑道："你又不是我的小孩子师父，凭甚么叫我走？"

冯不摧刚才胡里胡涂连摔两交，羞恨难当，和哥哥一使眼色，叫道："咱们来真的，别使诡计弄鬼！"两兄弟各举铁鞭，又扑上来。何惕守笑道："好，我就站着不动，也不还手，怎么样？"把软红蛛索往腰间一缠，双手拢在袖里。

冯氏兄弟双鞭齐下，见她不闪不避，铁鞭将及她顶门时，不约而同的倏地收回。两人幼受庭训，虽然年少卤莽，却从来不敢无故伤人。冯不摧道："快取兵刃出来！"

何惕守道："我是你哥儿俩的师姑，跟你们怎能动兵刃？

你们要商量于我，这就上罢！只要我有一只脚挪动半步，或者我的手伸出了袖子，都算我输了，好不好呢？”冯不破道：“我兄弟失手伤你，那可怨怪不得！”何惕守笑道：“进招吧，小伙子啰里啰唆的不爽快。”冯不破脸上一红，一鞭“敬德卸甲”，斜砸下来，何惕守身子微侧，铁鞭砸空。冯不摧恨她摔了自己一交，更是使足全力，铁鞭向她肩头扫去，哪知鞭梢刚到，对手早已避过。何惕守双足牢牢钉在地上，身子却东侧西避，在铁鞭影里犹如花枝乱颤。冯氏兄弟双鞭越使越急，何惕守仍然嬉笑自若，双鞭始终打不到她衣襟一角。

华山派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这个女子是何路道，她自称是本门弟子，但身法武功，哪有半点华山派的影子，武功却又如此精强。

三人再拆数十招，冯氏兄弟一声呼哨，双鞭着地扫去，均想你脚步如真不移，那又如何抵挡？何惕守笑道：“小心啦！”

身子一弯，左肘在冯不破身上一推，右肘在冯不摧背上一撞。

两兄弟只感全身一阵酸麻，双鞭落地，踉踉跄跄的跌了开去。

冯难敌低声道：“梅师弟，这女人古怪，我先上去试试！”

梅剑和点点头。冯难敌纵身跃出，叫道：“我来领教。”

何惕守见他脚步凝重，知他武功造诣甚深，脸上仍然笑眯眯的露出一个酒涡，心中却严加戒备，笑道：“我接不住时，你可别笑话。”冯难敌道：“好说，赐招吧！”身子微微一弓，右拳左掌，合着一揖，拳风凌厉，正是“破玉拳”的起手式。

何惕守裣衽万福，还了一礼，轻轻把这一招挡回去。

冯难敌心中暗叫：“好本事！”正要跟着进招，忽听得山腰里传来一阵呼喝叫喊之声，有人争斗追逐，便向何惕守望了一眼。何惕守笑道：“你疑心我带了帮手么？咱们先瞧个清楚再比划，你说好么？”

冯难敌听呼喝声越来越近，中间夹着一个女子的急怒叫骂，点点头道：“也好。”

众人奔到崖边，向下看时，只见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正在向山上急奔，四条大汉手执兵刃在后追赶。那女子见山顶有人，精神一振，急速奔上，远远望见冯难敌魁伟的身躯，叫道：“八面威风，快救我！”冯难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啊，是红娘子！”奔上相迎。

红娘子脸上全是鲜血。这时再也支持不住，晕倒在地。跟着四人赶上山来，也不理会众人，恶狠狠的就要抢上擒拿。冯难敌左臂一伸，伸掌往为首一人推去，喝道：“朋友，放明白些！这是甚么地方？”那人伸掌相抵，双掌相交，啪的一声，各自震开数步，那人的武功倒也颇为了得。两人互相打量一眼，均有惊疑之意。那人喝道：“奉大顺皇帝座下权将军号令，捉拿叛逆李岩之妻，你何敢阻拦？”

何惕守知道李岩是师父的义兄，心想这红衣女子既是李岩之妻，我如何不救，挺身而出，笑道：“李岩将军是大大的英雄豪杰，天下谁不知闻？各位别难为这位娘子吧！”

那人神色倨傲，自恃武艺高强，在刘宗敏手下颇有权势，哪去理会何惕守一个小小女子，当下也不答话，左手一摆，命三名助手上来捆人。

何惕守笑道：“好，你们不要命啦！”右手在腰间机括上一按，“含沙射影”的毒针激射而出。那三人武功虽非寻常，却怎能防这门神不知鬼不觉的暗器，当先一人登时脸上被七八枚毒针打了进去，叫也不叫一声，立时毙命。其余三人脸色惨变，齐声喝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何惕守左手铁钩本来缩在长袖之内，与冯氏兄弟动手时一直隐藏不露，这时长袖轻挥，露出铁钩，为首那人吓得脸白如纸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是五……五……何……何……”何惕守微微一笑，右手金钩又是一晃。三人魂不附体，回头就逃。一人过于害怕，在崖边一个失足，骨碌碌的直滚下去。

冯难敌等都是十分惊奇，心想这三条大汉怎会对她怕得这样厉害，她适才杀了那人，又不知使的是甚么古怪法门。

冯难敌扶起了红娘子，正要询问，突见山崖边转出一个身材高瘦的道人，高声喝道：“华山派的人，都在这里么？”这一喝声如洪钟，只震得山谷鸣响。

众人见这道人身上道袍葛中夹丝，灿烂华贵，道冠上镶着一块晶莹白玉，光华四射，背负长剑，飘飘然有出尘之概，约莫四五十岁年纪，一身清气，显是一位得道高人。

冯难敌上前抱拳行礼，说道：“请教道长法号，可是敝派祖师的朋友么？”

那道人并不还礼，右手拂尘一挥，向众人打量了几眼，问道：“是华山派的？”冯难敌道：“正是。道长有何见教？”那道人道：“嗯，穆人清来了么？”冯难敌听他随口呼叫祖师名讳，似是极熟的朋友，更加不敢怠慢，说道：“祖师还未驾临。”

那道人微微一笑，拂尘向孙仲君、何惕守、阿九三人一指，说道：“穆老猴儿倒收了不少美貌女徒，艳福不浅。喂，你们三人过来给我瞧瞧！”众人听他出言不逊，都吃了一惊。

孙仲君怒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”那道人笑道：“好吧，你跟道爷回去，我慢慢说给你知道。”孙仲君见他神态轻薄，登时大怒，走上一步，喝道：“甚么东西，敢在这里撒野！”那道人笑嘻嘻的在她脸上摸了一把，拿回来在鼻端上嗅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好香！”他左手这么一伸一缩，似乎并不如何迅速，孙仲君竟没能避开。她心中怒极，顺手挺钩刺去。那道人右手轻挡，反过手来已抓住她手腕。

孙仲君脉门被他扣住，登觉全身酸软，使不出半点力气。

那道人一把将她搂在怀里，又在脸颊上亲了一下，赞道：“这女娃子不坏！”

冯难敌、梅剑和、刘培生等个个惊怒失色，一齐冲上。

那道人拔起身子，斗然退开数步。众人见他左手仍然搂住孙仲君不放，但一跃一落，比寻常单独一人还要灵便潇洒，不由得尽皆骇然，但见孙仲君被他抱住了动弹不得，明知不敌，也不能袖手不理，各人拔出兵刃，扑了上去。

那道人微微一笑，右手翻到肩头，突然间青光耀眼，背上的长剑已拔在手里。

梅剑和对孙仲君最为关心，首先仗剑疾攻。他见了那道人长剑的模样，知是一柄利器，不敢正面相碰，刷刷刷连刺三剑，都是寻瑕抵隙而入。去年他在南京和袁承志比剑，一连几柄剑尽被震断，才知本门武功精奥异常，自己只是得了一点皮毛而已，不由得狂傲之气顿减，再向师父讨教剑法，半年中足不出户，苦心研习，果然剑法大进，适才这三剑是他生平绝学，迅捷悍狠，已得华山派剑法的精要。

那道人赞道：“不坏！”语声未毕，当的一声，已将梅剑和的长剑削为两截。

梅剑和吓了一跳，依照武学惯例，立即要将断剑向敌人掷去，以防对方乘势猛攻，然后避开，再筹御敌之策，但他怕误伤师妹，不敢掷剑，剑断即退，饶是他轻身功夫异常了得，嗤的一声，头顶束发的布带已被割断。这数招只是一刹那之间的事，梅剑和心惊胆战之际，冯难敌、刘培生、石骏、冯不破、冯不摧，以及黄真的四弟子、六弟子一齐攻上，刀枪剑戟，同时并举，只刘培生是空手使拳。

那道人长剑使了开来，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乱响，有的兵刃被截，有的连人带刀给他一脚踢飞，只剩下冯难敌与刘培生两个武功最高的勉力支撑。梅剑和从地下捡起一柄剑抢上夹攻。那道人左手仍是搂着孙仲君，右手长剑敌住二人，笑嘻嘻地浑不在意，抽空还在孙仲君脸颊一吻，只把孙仲君气得几欲晕去。

拆了数招，那道人忽地将长剑抛向空中。刘培生一怔，不知他使甚么奇特招数。梅剑和急叫：“小心！”只听蓬的一声，刘培生胸口已中了一拳，退出数步，坐倒在地。那道人笑道：“你自以为拳法了得，我用兵器伤你，谅你不服！”顺手接住空中落下来的宝剑，当啷一响，又把梅剑和的剑削断，弯过手臂右肘推出，正撞在冯难敌的左胁之上。冯难敌只觉奇痛入骨，眼前金星乱冒，腾腾腾连退数步。

那道人将华山众弟子打得一败涂地，无人敢再上来，昂然四顾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穆自夸拳剑天下无双，教出来的弟子却这般不成器！你们师祖问起，就说玉真子来拜访过了，见他徒弟教得不好，带了三个女徒儿去代他教导。三年之后，我教厌了，自会送还！”顺手向后一挥，眼珠也没转上一转，便已将长剑插入了背上的剑鞘，单是这手功夫，便已说得上惊世骇俗。他仍是搂着孙仲君，走向何惕守，笑

道："你也跟我去！"

何惕守自知抵敌不过，对洪胜海道："快去请师父。"等洪胜海转身走开，那道人也已走到跟前。何惕守笑道："道长，你功夫真俊。您道号是甚么呀？"

那道人见她笑吟吟的毫不畏惧，倒大出意料之外，见她容貌娇媚，双足如雪，言笑之间尤其动人心魄，不由得骨头也酥了，又走上一步，笑道："我叫玉真子，你这孩子叫甚么名字？你说我功夫好，那么跟我回去，我慢慢教你好不好？"

何惕守笑道："你不骗人？咱们说过了的话，可不许不算。"玉真子笑道："谁来骗你，走吧！"伸手便来拉她的手。

何惕守退了一步，笑道："慢着，等我师父来了，先问问他行不行。"玉真子道："哼，跟着你师父，就算学得本领跟他一样，又有甚么用？这样的饭桶师父，还是别理会了吧，哈哈！"何惕守道："我师父本领大得很呢，要是知道我跟你走了，他要不依的。"

冯难敌等见孙仲君给那道人搂在怀里动弹不得，那妖女却跟他眉花眼笑的打情骂俏，个个气得怒火填膺。梅剑和叫道："好贼道，跟你拚了。"提剑又上。

玉真子头也不回，对何惕守道："我再露一手功夫给你瞧瞧。看是你师父高明呢，还是我厉害。"一面说，一面闪避梅剑和的来剑，说道："像他这般的剑法，在你们华山派里总也算是少有的高手了，然而碰到了我，哼哼！你数着，从一数到十，我一只空手就把他剑夺下来。"梅剑和见他如此轻视自己，更是气恼，一柄剑越加使得凌厉迅捷。

何惕守笑道："从一数到十么？好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……"突然一口气不停，快速异常的数下去。玉真子笑道："小妮子真坏，瞧真了！"梅剑和挺剑刺出，突见敌人身子略侧，长臂直伸，双指已指及自己两眼，相距不过数寸，不由得大惊，左手疾忙上格。玉真子手臂早已缩回，手肘顺势在他腕上一撞。梅剑和手指一麻，长剑脱手，已被玉真子快如闪电般夺了过去，那时何惕守还只数到"九"字。

玉真子哈哈大笑，左手持剑，右手食中两指夹住剑尖，向下一扳，喀的一声，剑尖登时拗了下来。只听得喀喀喀响声不绝，一柄长剑已被拗成一寸寸的废铁。

玉真子把剩下的数寸剑柄往地下一掷，一声长啸，伸手来又拉何惕守的手腕。何惕守一直以缓兵之计跟他拖延，但袁承志始终不到，这时无可再拖，左手轻抬，让他握住。玉真子满拟抓到一只温香软玉的纤纤柔荑，突觉握到一件坚硬冰冷之物，吃了一惊，疾忙放手，眼前金光闪动，金钩的钩尖已划向眉心。

何惕守这一下发难又快又准，玉真子纵然武功卓绝，也险些中钩，危急中脑袋向后疾挺，风声飒然，钩尖从鼻端擦了过去，只觉一股腥气直冲鼻孔，原来钩上喂了剧毒。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娇滴滴的姑娘出手竟会如此毒辣，而华山派门人兵器上又竟会喂毒，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微微一怔，对方铁钩又到，瞬息之间，铁钩连进四招。

玉真子手中没有兵器，左臂又抱着人，一时被她攻得手忙脚乱，发劲把孙仲君向前一推，纵开三步，拔出长剑，哈哈笑道："瞧你不出，居然还有两下子。好好好，咱们再来。"

何惕守适才出敌不意，攻其无备，才占了上风，要讲真打，原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但实逼处此，不能不挺身相斗，当下笑道："你可不能跟我当真的，咱们闹着玩儿。"

玉真子已知这女子外貌娇媚，言语可喜，出手却是毫不容情，但自恃武功天下无敌，也不在意，说道："你输了可得跟我回去。"何惕守笑道："你输了呢？我可不要你跟着。"双钩霍霍，疾攻而上。玉真子不敢大意，见招拆招，当即斗在一起。

梅剑和抢上去扶起孙仲君。众人先前见何惕守打倒冯氏兄弟，还道两个少年学艺未精，这时见她力敌恶道，身法轻灵，招法怪异，双钩化成了一道黄光，一条黑气，奋力抵住玉真子的长剑，都不禁暗暗咋舌。各人待要上前相助，但见二人斗得如此激烈，进退趋避，兵刃劈风，迅捷无伦，自忖武艺远远不及，都不敢插手。

两人斗到酣处，招术越来越快，突然间叮的一声，金钩被玉真子宝剑削去了一截。何惕守袖子一挥，袖口中飞出一枚暗器，波的一响，在玉真子面前散开，化成一团粉红色的烟雾。这时晨曦初上，照射之下，更是美艳无比。

玉真子斜刺里跃开，厉声喝道："你是五毒邪教的么？怎地混在这里？"一阵风来，石骏和冯不摧两人站在下风，顿觉头脑晕眩，昏倒在地。

何惕守笑道："我现今改邪归正啦，入了华山派的门墙。你也改邪归正，拜我为师，好不好呢？我说小道士啊，你还是快磕头罢！"

玉真子运掌成风，呼呼两声，掌风推开面前绛雾，跟着一掌，排山倒海般打了过来。何惕守见他剑法精妙，岂知掌力同样厉害，腕底一翻，已将蝎尾鞭拿在手中，侧身避开掌力，鞭梢往他手腕上卷去。

玉真子心想，今日上得山来，原是要以孤身单剑挑了华山派，哪知正主儿未见，便让这女孩子接了这许多招去，这次再不容她拆上三招之外，看准鞭梢来势，倏地伸出左手，食中两指已将蝎尾鞭牢牢钳住。他指上戴有钢套，不怕鞭上毒刺。

何惕守一带没带动，对方长剑已递了过来，疾忙撤鞭，笑道："我输了，这就拜你为师罢！"说着盈盈拜倒。玉真子呵呵大笑，把蝎尾鞭往地下一掷，突然眼前青光闪耀，心知不妙，袍袖急拂，倏地跃起，一阵细微的钢针，嗤嗤嗤的都打进了草里。

何惕守在拜倒时潜发"含沙射影"的暗器，这一下变起俄顷，事先毫无半点征兆，本来非中不可，哪知玉真子武技过人，在间不容发之际竟尔避了开去，只是生死也只相差一线。他惊怒交集，身在半空，便即前扑，如苍鹰般向何惕守扑击下来。

阿九在旁观战，时时刻刻提心吊胆，为何惕守担心，苦于自己臂伤未愈，武功又太差，不能出手相助，眼见玉真子来势猛恶，当即一扬手，两支青竹镖向他激射过去，叫道："接着！"把金蛇剑向何惕守掷去。玉真子长袖一拂，反带竹镖射向何惕守。

何惕守避掌、接剑、砸镖、进招，四件事一气呵成，转瞬间又与敌人交上了手。这时她手中拿的是一把砍金断玉的宝剑，右手剑，左手钩，兵刃上大占便宜。

玉真子久战不下，心中焦躁，当即左手拔出拂尘助攻，这一来兵刃中有刚有柔，威势大振。何惕守用剑本不擅长，左手铁钩尚可勉强支撑，右手的金蛇剑却逐渐被他克制住了。

众人见形势危急，不约而同的都拥上相助。只听拂尘刷的一声，刘培生肩头剧痛入骨。原来他拂尘丝中夹有金线，再加上浑厚内力，要是换了武功稍差之人，这一下当场就得给他扫倒。梅剑和向孙仲君道："快去请师父、师娘、师伯、师叔来。"他见玉真子武功之高，生平罕见，只怕要数名高手合力，才制得住他。

孙仲君应声转身，忽然大喜叫道："道长，快来，快来。"

众人斗得正紧，不暇回头，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"好呀，是你来啦！"

玉真子刷刷数剑，把众人逼开，跳出圈子，冷然道："师哥，您好呀。"

众人这才回过身来，只见木桑道人握了一只棋盘，两囊棋子，站在后面。

众弟子知道木桑道人是师祖的好友，武功与师祖在伯仲之间，有他出手，多厉害的对头也讨不了好去，但听玉真子竟叫他做师哥，又都十分惊奇。

木桑铁青了脸，森然问道："你到这里来干甚么？"玉真子笑道："我来找人，要跟华山派一个姓袁的少年算一笔帐，乘便还要收三个女徒弟。"

木桑皱了眉头道："十多年来，脾气竟是一点不改么？快快下山去吧。"玉真子哼了一声道："当年师父也不管我，倒要师哥费起心来啦！"木桑道："你自己想想，这些年来做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。我早就想到西藏来找你……"玉真子笑道："那好呀，咱哥儿俩很久没见面

了。”木桑道：“今日我最后劝你一次，你再怙恶不悛，可莫怪做师兄的无情。”

玉真子冷笑道：“我一人一剑横行天下，从来没人对我有半句无礼之言。”木桑道：“华山派跟你河水不犯井水，你把他们门下弟子伤成这样。穆师兄回来，教我如何交代？”

玉真子嘿嘿一阵冷笑，说道：“这些年来，谁不知我跟你早已情断义绝。穆人清浪得虚名，旁人怕他，我玉真子既有胆子上得华山，就没把这神剑鬼剑的老猴儿放在心上。谁说华山派跟我河水不犯井水了？我又没得罪穆老猴儿，他干么派人到盛京去跟我捣蛋？”

木桑不知袁承志跟他在沈阳曾交过一番手，当下也不多问，叹了一口气，提起棋盘，说道：“咱两人终于又要动手，这一次你可别指望我再饶你了。上吧！”玉真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要跟我动手，哼，这是甚么？”伸手入怀，摸出一柄小小铁剑，高举过头。

木桑向铁剑凝视半晌，脸上登时变色，颤声道：“好好，不枉你在西藏这些年，果然得到了。”玉真子厉声喝道：“木桑道人，见了师门铁剑还不下跪？”

木桑放下棋盘棋子，恭恭敬敬的向玉真子拜倒磕头。

众弟子本拟木桑到来之后收伏恶道，哪知反而向他磕头礼拜，个个惊讶失望。

玉真子冷笑道：“你数次折辱于我。先前我还当你是师兄，每次让你。如今却又如何？”木桑俯首不答。玉真子左掌一起，呼的一声，带着一股劲风直劈下来。木桑既不还手，亦不闪避，运气于背，拚力抵拒，蓬的一声，只打得衣衫破裂，片片飞舞。他身子一晃，仍然跪着。玉真子铁青了脸，又是一掌，打在木桑肩头，这一掌却无半点声息，衣衫也未破裂，岂知这一掌内劲奇大，更不好受。木桑身子向前一俯，一大口鲜血喷射在山石之上。玉真子全然无动于中，提起手掌，径向他头顶拍下。

众人暗叫不好，这一掌下去，木桑必然丧命，各人暗器纷纷出手，齐往玉真子打去。玉真子手掌犹如一把铁扇，连连挥动，将暗器一一拨落，随即又提起掌来。

阿九和木桑站得最近，见他须发如银，却如此受欺，激动了侠义心肠，和身纵上，右臂抱住了木桑头颈，以自己身子护住他顶门。

玉真子一呆，凝掌不落，突然身后一声咳嗽，转出一个儒装打扮的老人来。

何惕守见这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忽然在阿九身旁出现，身法之快，从所罕见，只道敌人又来了高手，生怕阿九受害，跃起身子，右掌往那老人打去，喝道：“滚开！”

那老人左臂一振，何惕守只觉一股巨大之极的力道涌到，再也立足不定，接连退出数步，这才凝力站定，惊惧交集之际，待要发射暗器，却见华山派弟子个个拜倒行礼，齐叫：“师祖”。原来竟是神剑仙猿穆人清到了。何惕守又惊又羞，暗叫“糟糕”，这一下对师祖如此无礼，只怕再也入不了华山派之门，一时不知是否也该跪倒。

这时木桑已站起退开，左手扶在阿九肩头，努力调匀呼吸，但仍是不住喷血。

穆人清向玉真子道：“这位定是玉真道长了，对自己师兄也能下如此毒手。好好好，我这几根老骨头陪道长过招吧！”

玉真子笑道：“这些年来，人家常问我：‘玉真道长，穆人清自称天下拳剑无双，跟你相比，到底谁高谁低？’我总是说：‘不知道，几时有空，得跟穆人清比划比划。’自今而后，到底当世谁是武功第一，那就分出来了。”

众弟子见师祖亲自要和恶道动手，个个又惊又喜，他们大都从未见过师祖的武功，心想这真是生平难遇的良机。

刘培生却想师祖年迈，武学修为虽高，只怕精神气力不如这正当盛年的恶道，忙奔回去请师父师娘。一进石屋，只见袁承志泪痕满面，站在床前，师伯、师父、师娘，以及洪胜海、哑巴等都是脸色惨然，师娘更不断的在流泪。刘培生吃了一惊，走近看时，见青青双目深陷，脸色黝黑，出气多进气少，眼见是不成的了。外面闹得天翻地覆，他们却始终留在屋内，原来是青青病危，不能分出身来察看。刘培生低声道：“师父，那恶道厉害得紧，师祖亲自下场了。”

归辛树见刘培生神态严重，知道对手大是劲敌，心中悬念师父，当即奔出。黄真对归二娘和袁承志道：“咱们都去。”

袁承志俯身抱起青青，和众人一齐快步出来。

众人来到后山，只见穆人清手持长剑，玉真子右手宝剑，左手拂尘，远远的相向而立，正要交手。袁承志一见此人，正是去年秋天在盛京两度交手的玉真子，第一次自己给他点中了三指，第二次自己打了他一拳一掌，踢了他一脚，但两次较量均是情景特异，不能说分了胜败，当即大叫：“师父，弟子来对付他！”

穆人清和玉真子都知对方是武林大高手，这一战只要稍有疏虞，一世英名固然付于流水，连性命也难于保全，这时都是全神贯注，对袁承志的喊声竟如未闻。

袁承志把青青往何惕守手里一放，刚说得一声：“你瞧着她。”只见玉真子拂尘一摆，倏地往穆人清左肩挥来。他知道这两个高手一交上了手，就绝难拆解得开，自古道有事弟子服其劳，岂可让师父亲自对敌？双足一登，如巨鹫般向玉真子扑去。他是这副心思，黄真和归辛树也是这么想，三人不约而同，齐向玉真子攻到。

玉真子拂尘收转，倒退两步，只听得风声飒然，一人从头顶跃过。他头颈一缩，突感顶心生凉，头顶道冠竟被人抓了去。他心中大怒，长剑一招“龙卷暴伸”，疾向敌人左臂削去。这一招毒极险极，袁承志在空中闪避不及，手臂急缩，嗤的一声，一只袖子已被剑割下，衣袖是柔软之物，在空中毫不受力，但竟被宝剑割断，可见他这柄剑不但利到极处，而且内劲功力也着实惊人。袁承志一落下地，师兄弟三人并列在师父身前。

众人见两人刚才交了这一招，当时迅速之极，兔起鹘落，一闪已过，待得回想适才情景，无不捏了一把冷汗。玉真子只要避得慢了一瞬，头盖已被袁承志掌力震破，而袁承志的手臂如不是退缩如电，也已被利刃切断。

玉真子仗着师传绝艺，在西藏又得异遇，近年来武功大进，自信天下无人能敌，纵然师兄木桑道人，也已不及自己，虽然素知穆人清威名，但想他年迈力衰，只要守紧门户，与他久战对耗，时候一长，必可占他上风，哪知突然间竟遇高手偷袭，定神一瞧，见对方正是去年在盛京将自己打得重伤的袁承志，那日害得自己一丝不挂、仰天翻倒在皇太极与数百名布库武士之前，出丑之甚，无逾于此，当晚皇太极“无疾而终”，九王爷竟说是自己怪模怪样，气死了皇上，还要拿他治罪，当时重伤之下无力抵抗，只得设法逃走，这时仇人相见，不由得怒气不可抑制，大叫：“袁承志，我今日正来找你，快过来纳命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此刻倒已穿上了衣衫，咱们好好的来打一架。”

何惕守把金蛇剑交给阿九，说道：“你去给他。”阿九提剑走到袁承志面前。袁承志斗然见到了她，不觉一怔。阿九低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语音哽咽，说不下去了。袁承志接过宝剑，阿九倏地退开。

这时浓雾初散，红日满山。众人团团围了一个大圈子。穆人清在一旁给木桑推拿治伤。黄真和归辛树一个拿着铜笔铁算盘，一个提着点穴钢抓，站在内圈掠阵。

玉真子咬牙切齿的问道：“那个小偷儿呢？教他一块出来领死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他偷人的衣衫去啦！”乌光闪处，金蛇剑已点向他面门。玉真子佛尘一挡，左手剑将要递出，蓦见对方兵刃已如闪电般收回，剑尖已罩住了自己胸口五处大穴，只要自己长剑刺出，敌剑立即乘虚而入。他身子一晃，向左急闪。袁承志知道他这一下守中带攻，只待金蛇剑刺出，他就会疾攻自己右侧，当下横过宝剑，先护自身。他知对方极强，务当遵照师训，先立于不败之地，以求敌之可胜。

高手比剑，情势又自不同，两人任何部位一动，对方便知用意所在。旁观众人中武功较浅的，见两人双目互视，身法呆滞，出招似乎十分松懈，岂知胜负决于瞬息，生命悬于一发，比之狂呼酣战，实又凶险得多。

孙仲君恨极玉真子刚才侮辱自己，气愤难当，见两人凝神相斗，挺起单钩，想抢上去刺这恶道一钩。梅剑和见她举钩上前，吓了一跳，忙伸手拉住，低声道：“你要命么？干甚么？”孙仲君怒道：“别管我。我跟贼道拚了。”梅剑和道：“贼道已知小师叔的厉害，正用最上乘剑

法护住了全身，你上去是白送性命。”孙仲君用力甩脱他手，叫道：“我不管，我去帮师叔。”她以前恼恨袁承志，从来不提“师叔”两字，这时见他与恶道为敌，竟然于顷刻间宿怨尽消。梅剑和道：“那你发一件暗器试试！”孙仲君取出金镖，运劲往玉真子背后掷去。玉真子全神凝视袁承志的剑尖，金镖飞来，犹如未觉。孙仲君正喜得手，突听当的一声，梅剑和失声大叫：“不好！”抱住她身子往下便倒。

孙仲君刚扑下地，只见刚才发出的金镖镖尖已射向自己胸前，全没看清那恶道如何会把镖激打回来，其时已不及闪避抵挡，只有睁目待死，便在这一刹那间，白影一晃，一只纤纤素手忽地伸了过来，双指夹住镖后红布，拉住了金镖。梅剑和与孙仲君心中卜卜乱跳，跳起身来，才知救她性命的原来是何惕守，不禁又是感激，又是惭愧，同时点头示谢。

这时袁承志和玉真子剑法忽变，两人都是以快打快，全力抢攻。但见袁承志将一柄金蛇剑使将开来，八成是华山正宗剑法，偶尔夹着一两下诡异招式，于堂堂之阵中奇兵突出，连穆人清竟然也觉眼界大开，只看得不住点头。木桑脸露微笑，喃喃道：“好棋，好棋，妙着横生！”黄真、归辛树、归二娘心下钦佩。其余华山派弟子自冯难敌以下无不眼花缭乱，挢舌不下。斗到分际，两人都使出“神行百变”功夫来。玉真子在盛京见袁承志会这门轻功，自必是木桑的传人，他虽是华山门下，但自也算是铁剑门门人，此番来到华山，原是想恃铁剑而取他性命，以雪去年的奇耻大辱。两人环绕转折，斗了数十合，玉真子忽地跳开，取出小铁剑一扬，喝道：“你既是铁剑门弟子，见了铁剑还不跪下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是华山派门下。”玉真子喝道：“你如不是木桑的弟子，怎会懂得神行百变功夫？你是他弟子，自然是铁剑门中人了。铁剑在我手中，快跪下听由处分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快跪下，听我处分！”玉真子转头问木桑道：“他的神行百变轻功，难道不是你传授的么？”木桑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是我亲授的。”玉真子知道师兄从来不打诳语，心中大奇，微一沉吟，进身出招，两人又斗在一起。

袁承志攻守进拒，心中琢磨他刚才的几句话，忽然想起：“木桑道长从前传我技艺，只当是在围棋上输了而给的彩头，决不许我叫他师父。后来这神行百变轻功又命青弟转授。原来其中另有深意，倒并非全是滑稽古怪。”

他想到青青，情切关心，不由得转头向她一望，只见她倚在一块大石之旁，口中含了一块朱红色的药饼，何惕守正在割破她手腕放血解毒。这一下当真是喜从天降，心想：“她中了五毒教的剧毒，惕守自然知道解法，这一来可有救了。”

但高手比武，哪容得心有旁骛？他突然大喜，心神不专，左肩侧动微慢，玉真子好容易得到这个空隙，立即乘机直上，刷的一剑，正刺在他左胁。众人齐声惊呼，岂知玉真子一惊更甚，原来这一剑竟然刺不进去，被他身子反弹了出来。

玉真子当年跟木桑动手，也曾忽使怪招，一剑刺中了师兄，却被刀剑不入的金丝背心反弹出来，以致反为所制。木桑瞧在同门情谊，这才饶了他。此刻旧事重演，玉真子急怒交迸，情知又是木桑捣鬼，暗想这少年武功奇高，不在我下，现下我刺他不伤，岂不成了有败无胜的局面，想到此处，不觉出了一身冷汗。

青青神智初复，忽见袁承志中剑，怒道：“你刺我大哥！”

从怀里掏出铁管，拔去塞子，奋力向玉真子一抖。小金蛇激射而出，张嘴往玉真子咬去。

玉真子急忙低头闪避，哪知小金蛇具有灵性，在空中往下一冲，又往他头上咬来。要是换了旁人，小金蛇这一冲一咬绝难避过，但玉真子何等功夫，拂尘一抖，已卷住金蛇，心知如再运劲掷出金蛇，对手定会乘虚攻进，百忙中连拂尘带蛇往地下一抛，纵出数步。

袁承志久战不下，正想不出用何种剑法胜他，这时忽见金蛇，心念一动，想起当日蛇丐雪地相斗，那小蛇灵动巧妙的身法，跟金蛇郎君所传的一套剑法颇有暗合之处，当下不及细想，身随剑走，绵绵而上。

玉真子见他身法奇诡，已全非铁剑门的“神行百变”功夫，大惊之下，拚力抵拒，但对方剑招身法，生平从所未见，怪招如剥茧抽丝，永无止歇，惊惶中只得连连倒退。

袁承志见他步法微乱，大喝一声，猛攻数招，金蛇剑使出一招“金蛇万道”，这招剑法虽是一招，其中便如有千百招同时发出一般。玉真子瞧不清敌招来路，只得疾退闪避。袁承志乘势而上，金蛇剑自左而右的掠去。玉真子大骇，急忙低头相避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头发已被削去了一截。袁承志左掌随出，结结实实的打在他胸前。

这一掌却是华山派本门嫡传的混元掌功夫。玉真子口喷鲜血，向后便跌，突觉颈上一痛，却是被他摔在地下的小金蛇牢牢咬住了。他内功深厚，受了袁承志这掌只是重伤，尚不致命，但金蛇奇毒，又咬住后颈的“天柱穴”要穴，片刻之间，全身发黑而死。

众弟子见袁承志打败劲敌，无不钦佩万分。冯难敌上前拜倒，说道：“袁师叔，请恕弟子昨日无礼。”袁承志已累得全身大汗淋漓，急忙扶起，却将汗水滴了冯难敌满头。孙仲君拾起几块大石，砸在玉真子尸身之上，转头说道：“多谢袁师叔给我出气。”

木桑连连叹息，命哑巴将玉真子收殓安葬，手抚铁剑，说出一段往事。

原来玉真子和他当年同门学艺，他们这一派称为铁剑门，开山祖师所用的铁剑代代相传，称为“掌门之宝”。有一年他们师父在西藏逝世，铁剑从此不知下落。

玉真子初时勤于学武，为人正派，不料师父一死，没人管束，结交损友，竟如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自幼出家，不近女色，这时却奸盗滥杀，无恶不作。他武艺又高，竟没人奈何得了他。木桑和他闹了一场，斗了两次，师兄师弟划地绝交。

玉真子斗不过师兄，远去西藏，一面勤练武功，一面寻访铁剑，后来终于被他找到。按照他们门中规矩，见铁剑如见祖师，掌执铁剑的就是本门掌门人，只要是本门中人，谁都得听他号令处分。木桑在南京与袁承志相见之时，已听得讯息，说玉真子已在西藏找到了铁剑，知道此事为祸不少，决意赶去，设法暗中夺将过来。哪知他西行不久，便在黄山遇上一个围棋好手，一弈之下，木桑全军尽没。他越输越是不服，缠上了连奕数月，那高棋之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假意输了两局，木桑才放他脱身。这么一来，便将这件大事给耽搁了。

穆人清听了这番话，不禁喟然而叹，转头问红娘子道：“他们干么追你啊？”

红娘子扑地跪倒，哭道：“请穆老爷子救我丈夫性命。”

袁承志听了这话，大吃一惊，忙伸手扶起，说道：“嫂嫂请起。大哥怎么了？”

红娘子道：“吴三桂勾结满清鞑子，攻进了山海关。闯王接战不利，带队退出北京，现今是在西安。不料丞相牛金星和权将军刘宗敏向闯王挑拨是非，诬陷李将军图谋自立，闯王便要逮拿李将军治罪。我逃出来求救，那刘宗敏一路派人追我……”

众人听说清兵进关，北京失陷，都如突然间晴天打了一个霹雳。

袁承志心中大急，叫道：“咱们快去救，迟一步只怕来不及了！”但转念一想，这次师父召集门人聚会华山，必有要事相商，这如何是好？望着师父，不由得心乱如麻。他年纪轻，阅历少，原无多大应变之能，乍逢难事，一时间徬徨失措。

穆人清道：“各人已经到齐，咱们便尽快把事情办了罢！”

说着请出风师祖遗容，摆了香案，点上香烛。众弟子一一跪下。何惕守缩在一角，偷眼望着袁承志。

穆人清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坚要入我门中，其实以你武功，早已够得纵横江湖了。适才我在树后瞧你跟玉真子相斗。

若不是你，我这些徒孙个个非倒大霉不可。你叫我滚蛋，哈哈，我偏偏不滚，这一推手，你只跌出四步，便即站稳。我门中除了三个亲传弟子，还没第四人有这功力呢。好好好，你也跪下吧！”何惕守大喜，跟在袁承志之后，向风师祖遗容磕头，心想：“这位祖师爷说话有趣，倒很慈和。”

行礼已毕，穆人清站在正中，朗声说道：“我年事已高，不能再理世事俗务。华山派门户事宜，从今日起由大弟子黄真执掌。”

黄真悚然一惊，忙道：“弟子武功远不及二师弟、三师弟……”穆人清道：“掌握门户，但求督责诸弟子严守戒律，行侠仗义。你好好做吧！”黄真不敢再辞，重行磕拜祖师和师父，受了掌门的符印。本门弟子参见掌门。

袁承志见大事已了，悬念义兄，便欲要下山，对青青道："青弟，你在这里休养，我救义兄后即来瞧你。"青青不答，只是瞧着阿九，心中气愤，眼圈一红，流下泪来。

阿九突然走到她跟前，黯然说道："青姊姊，你不再恨我了吧？"伸手拉下皮帽，露出一个光头。原来她父丧国亡，又从何惕守口中得知了袁承志对青青的一片情意，心灰意懒，在半路上悄悄自行削发，出家为尼。众人见她如此，都大感意外。青青更是心中惭愧。袁承志心神大乱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待要说几句话相慰，却又有甚么话好说？

木桑忽道："老道以师门多故，心有顾忌，因此一生未收门人。现下我门户已清，这位姑娘适才救我性命，如不嫌弃，授你几手功夫如何？"阿九脸露喜色，过去盈盈拜倒。后来她尽得木桑绝艺，成为清初一代大侠，日后康熙初年的奇人韦小宝（见《鹿鼎记》）、雍正年间的著名英侠甘凤池、白泰官、吕四娘等人都出自她的门下。

袁承志向师父和掌门大师兄禀告要去相救李岩。穆人清沉吟道："李将军为奸人中伤，致闯王有相疑之意，这事若是处理不善，不但得罪了闯王，伤了咱们多年相交的义气，而且引起闯军内部不和，有误大业。吴三桂引满清兵入关，闯王正处逆境。你和李将军虽然交情极好，诸事须当以大局为重。"黄真道："师弟万事保重。咱们做生意……"，说别这里，突然住口，想起已做了掌门人，不能随口再说笑话，一时颇觉不惯。

袁承志躬身应命，于是陪同红娘子，率领何惕守、哑巴、洪胜海三人告辞。青青坚欲同去，说道在道养伤，过得几天，也就好了。何惕守知她兀自不放心，一力撺掇，说她余毒未清，只有自己继续治疗，方能痊愈。袁承志也只得允了。崔秋山、崔希敏叔侄，安大娘、安小慧母女也求偕行。

袁承志走到阿九面前，说道："阿九妹子，你……你一切保重。"阿九垂下了头不语，过了良久，轻轻的道："我是出家人了，法名叫作'九难'。"过了一会，又轻轻的道："你也一切保重！"

袁承志一行十人离了华山，疾趋西安。各人为救李岩，日夜不停，加急赶路。

这一日将到渭南，忽听得吆喝喧哗，千余名闯军赶了一大队民伕，正向西行。民伕个个挑了重担，走得气喘吁吁。众军士手持皮鞭，不住喝骂催赶，便如赶牲口相似。一名年老民伕脚步蹒跚，扑地倒了，担子散开，滚出许多金银器皿、妇女饰物。一名小军官大怒，狠狠一脚，踢得那民伕口喷鲜血。

青青看得极是气愤，说道："这么欺侮老百姓，还算是义军？"

何惕守道："这些金银财宝，还不是从百姓家里抢来的。"她说得声音较响，几名闯军听见了，恶狠狠的回头喝骂。一名军士道："这些人是奸细，都拿下了。"十余名军士大声欢呼，便来拉扯青青、何惕守、安大娘、安小慧、红娘子五个女子。

红娘子正满腔悲愤，拔刀便砍翻了两名军士。袁承志叫道："大伙儿快走罢！"在马上俯身提起众军士乱掷，带领众人走了。闯军不肯舍了金银来追，只是在后高声叫骂。

红娘子气忿忿的道："咱们的军队一进了北京，军纪大坏，只顾得掳劫财物，强抢民女。比之明朝，又好得了甚么？"崔秋山摇头道："闯王怎不管管，也真奇怪。"红娘子冷笑道："他自己便抢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又怎管得了部下？吴三桂本来已经投降，大事已定，听得爱妾给闯王抢了去，这才一怒而勾引鞑子兵入关。鞑子兵和吴三桂联军打进来。闯王带兵出去交锋，两军在一片石大战。我军比敌兵多了好几倍，可是大家记挂着抢来的财宝妇女，不肯拚命，这一仗若是不输，那真是没天理了。"

行不多时，只见路旁有个老妇人在放声痛哭，身旁有四具尸首，一男一女，还有两个小孩，身上伤口中兀自流血不止，显是被杀不久。只听那老妇哭叫："李公子，你这大骗子，你说甚么'早早开门拜闯王，管教大小都欢悦'，我们一家开门拜闯王，闯王手下的土匪贼强盗，却来强奸我媳妇，杀了我儿子孙儿！我一家大小都在这里，李公子，你来瞧瞧，是不是大小都欢悦啊！我拜了六十年菩萨。观音菩萨，你保佑我老太婆好得很啊！观音菩萨，你不肯保佑人，你跟闯王的土匪贼强盗是一伙！"袁承志等不忍多听，料想前面大路上惨事尚多，当下绕小道而行。

赶了一会路，眼见离渭南已经不远，忽听得兵刃撞击，有人交锋。众人拍马上前，只见二十余名闯军围住了三人砍杀。

三人中只有一人会武，左支右绌，甚是狼狈。

众闯军大叫："杀奸细啊，奸细身上金银甚多，哪一个先立功的，多分一份。"崔希敏怒道："甚么多分一份？这不是强盗恶贼么？"疾冲而前，拔刀向闯军砍去。哑巴、洪胜海、崔秋山三人跟着上前，将二十余名闯军都赶开了。

只见三人都已带伤，那会武的投刀于地，躬身拜谢，突然向崔秋山凝视片刻，说道："尊驾可是姓崔么？"崔秋山道："正是。尊兄高姓，不知如何识得在下？"那人道："小人杨鹏举，这位是张朝唐张公子。十多年前，我们三人曾在广东圣峰嶂祭奠袁督师，曾见崔大侠大献身手，擒获奸细。虽然事隔多年，但崔大侠的拳法掌法，小人看了之后，牢牢不忘。"

崔秋山喜道："原来是'山宗'的朋友，你们快来见过袁公子吧。"

张朝唐和杨鹏举上前拜见袁承志，说起自己并非袁督师的旧部，只是曾随孙仲寿、应松等人上过圣峰嶂。袁承志道："啊，是了。那日张公子为先父写过一篇祭文。'黄龙未捣，武穆蒙冤；汉祚待复，诸葛星殒'，这十六字赞语，先父九泉之下，也感光宠。"张朝唐想不到自己当日情急之下所写的这十六个字，袁承志居然还记在心中，也自喜欢。

袁承志问起为闯军围攻的情由。张朝唐道："小人远在海外浡泥国，一个多月前，听得海客说起，闯王李自成义军声势大振，所到之处，势如破竹，指日攻克北京，中华从此太平。小人不胜雀跃，禀明家父，随同这位杨兄，携了一名从仆，启程重来故国，要见见太平盛世的风光。唉，哪知来到北直隶境内，却听说闯王得了北京之后，登位称帝，又给满清兵打了出来，逃到了西安，满清兵一路追来。我们三人也只得西上避难。哪想到今日在这里遇见闯军，竟说我们是奸细，要搜查全身。我们也任由搜查，这些军士见到我们携带的路费，便即眼红，不由分说，举刀便砍。若不是众位相救，我们三人早已成为刀下之鬼了。唉，太平盛世，太平盛世！"

说着苦笑摇头。

袁承志心下不安，说道："此去一路之上，只怕仍然不大太平。三位且随我们同往西安，再定行止如何？"张朝唐和杨鹏举齐声称谢。那童儿张康此刻已然成人，负起了包裹，说道："十多年前，我们第一次回到中国，官兵说我们是强盗，要谋财害命。这一次再来中国，义军说我们是奸细，仍是要谋财害命。我说公子爷，下一次我们可别再来了罢。"张朝唐道："中国还是好人多，咱们可又不是逢凶化吉了吗？"

次日众人纵马疾驰，赶到西安城东的坝桥。只见一队队闯军排好了阵势，与对面大队闯军对峙，双方弯弓搭箭，战事一触即发。袁承志大惊，心想："怎么自己人打了起来？"

只听得一名军官大声叫道："万岁爷有旨，只拿叛逆李岩一人，余人无干，快快散去，若是违抗旨意，一概格杀不论。"

袁承志心中一喜："大哥未遭毒手。咱们可没来迟了。"忙挥手命众人转身，绕过两军，从侧翼远远兜了两个圈子，走向李岩所属的部队。统带前哨的军官见到李夫人到来，忙引导众人去中军大帐。

来到帐外，只听得一阵阵丝竹声传了出来，众人都感奇怪。红娘子与袁承志并肩进帐，却见帐中大张筵席，数百名军官席地而坐，李岩独自坐在居中一席，正自举杯饮酒。

他忽见妻子和袁承志到来，又惊又喜，抢步上前，左手拉住妻子，右手携了袁承志的手，笑道："你们来得正好，老天毕竟待我不薄。"让二人分坐左右，又命部属另开一席，接待崔秋山、安大娘、青青、何惕守等人就坐。

袁承志见李岩好整以暇，不由得大为放心，数日来的担忧，登时一扫而空，向红娘子望了一眼，微微而笑，心道："你可吓得我好厉害！"

李岩站起身来，朗声说道：“各位都是我的好兄弟，好朋友。这些年来咱们出死入生，甘苦与共，只盼从今而后，大业告成，天下太平。哪知道万岁爷听信了奸人的谗言。说甚么‘十八孩儿主神器’那句话，是我李某人要做皇帝。刚才万岁爷下了旨意，赐李某人的死，哈哈，这件事真不知从何说起？”

众将站起身来，纷纷道：“这是奸人假传圣旨。万岁爷素来信任将军。将军不必理会。咱们齐去西安城里，面见万岁爷分辩是非便了。”各人神色愤慨，有的说李将军立下大功，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哪有造反之理；有的说本军纪律严明，爱民如子，引起了友军的嫉忌；更有的说万岁爷若是不听分辩，大伙儿带队去自己干自己的，反正现下闯军胡作非为，大失民心，跟着万岁爷也没甚么好结果了。

李岩取出一张黄纸来，微笑道：“这是万岁爷的亲笔，写着：‘制将军李岩造反，要自立为帝，大逆不道。着即正法，速速不误。’这不是旁人假传圣旨，就算见了万岁爷，也分辩不出的。”众将奋臂大呼：“愿随将军，决一死战！”一名将官说道：“万岁爷已派了左营、前营、后营，把咱们三面围住了，那不是要杀李将军一人，是要杀咱们全军。”众将叫道：“万岁逼咱们造反，那就真的反了罢！”

李岩叫道：“大家坐下，我自有主张，万岁爷待我不薄，‘造反’二字，万万不可提起。来，喝酒！”众将素知他足智多谋，见他如此镇定，料想必有奇策应变，于是逐一坐下，交头接耳，低声议论。

李岩斟了一杯酒，笑道：“人生数十年，宛如春梦一场。”

将酒一干而尽，左手拍桌，忽然大声唱起歌来：“早早开门拜闯王，管教大小都欢悦，管教大小都……”那正是他当年所作的歌谣，流传天下，大助李自成取得民心归顺。只听他唱到那“都”字时，突然无声，身子缓缓俯在桌上，再也不动了。

红娘子和袁承志吃了一惊，忙去相扶，却见李岩已然气绝。原来他左手暗藏匕首，已一刀刺在自己心窝之中。

红娘子笑道：“好，好！”拔出腰刀，自刎而死。

袁承志近在身旁，若要阻拦，原可救得，只是他悲痛交集，一时自己也想一死了之，竟无相救之意。霎时之间，耳边似乎响起了当日在北京城中与李岩一同听到的那老盲人的歌声：“今日的一缕英魂，昨日的万里长城……”

众将见主帅夫妇齐死，营中登时大乱，须臾之间，数万官兵散得干干净净。

袁承志心中悲痛，意兴萧索。这日张朝唐和他谈起浡泥国民风淳朴，安静太平，说道：“中原大乱，公子心绪不佳，何不到浡泥国去散散心？”袁承志心想寄人篱下，也无意趣，忽然想起那西洋军官所赠的一张海岛图，于是取了出来，询问此是何地。张朝唐道：“那是在浡泥国左近的一座大岛屿，眼下为红毛国海盗盘踞，骚扰海客。”

袁承志一听之下，神游海外，壮志顿兴，不禁拍案长啸，说道：“咱们就去将红毛海盗驱走，到这海岛上去做化外之民罢。”当下率领青青、何惕守、哑巴、崔希敏等人，再召集孙仲寿等“山宗”旧人、孟伯飞父子、罗立如、焦宛儿、程青竹、沙天广、胡桂南、铁罗汉等豪杰，得了张朝唐、杨鹏举等人之助，远征异域，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。正是：

万里霜烟回绿鬓

十年兵甲误苍生

（全书完）

袁崇焕评传

每一节文末的注释只是表示：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，并不是小说。对历史研究没有兴趣的读者们大可略过注释不读。

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，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。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。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。

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、所作的诗句、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，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、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。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，他有巨大的勇气，和敌人作战的勇气，道德上的勇气。他冲天的干劲，执拗的蛮劲，刚烈的狠劲，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，加倍的显得突出。

袁崇焕，字元素，号自如。“焕”，是火光，是明亮显赫、光彩辉煌；“素”是直率的质朴，是自然的本性。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，我行我素的性格，挥洒自如的作风，的确是人如其名。这样的性格，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。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，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。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，而是时势。虽然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，时势也就是命运。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，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，但每一场战斗，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。

希腊史诗《伊里亚特》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，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，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，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，感到非常难过，“那不公平！那不公平！”过了许多岁月，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、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，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。

历史家评论袁崇焕，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、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、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。近十多年来，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，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，因此对历史、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，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，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。

整体说来，清朝比明朝好得多。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，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，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，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，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。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，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。所以袁崇焕的功业，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。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。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，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，但荆轲、屈原、蔺相如、廉颇、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，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。

《碧血剑》中的袁承志，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。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，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，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。

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，大才豪气，笼盖当世，即使他的缺点，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。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，有更多的英雄气概。

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、精刚无俦的宝剑。当清和升平的时日，悬在壁上，不免会中夜自啸，跃出剑匣。在天昏地暗的乱世，则屠龙杀虎之后，终于寸寸断折。

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，任何人都是不幸的。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，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：崇祯、清太祖努尔哈赤、清太宗皇太极（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，那么是惟一的例外）、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、朝鲜国王李佑；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（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，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，命运都没甚么分别，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，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，例如秦桧）；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，领不到粮饷的兵卒，生命朝不保夕的“流寇”，饥饿流离的百姓，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：杨涟、熊廷弼、孙承宗、李自成、袁崇焕。

在那个时代中，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。在山东的大饥荒中，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，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。那是小人物的悲剧，他们心中的悲痛，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。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，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，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。英雄的尊严与伟烈，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，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。

这个不幸的时代，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。

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，是三卷注释本①。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，第一卷的柱子，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，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，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。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，如何一步步的发展。

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。

明朝的覆灭，开始于神宗②。

神宗年号万历，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，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。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，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。他死时五十八岁，本来并不算老，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，成祖六十五岁，世宗六十岁。可是神宗未老先衰，后来更抽上了鸦片。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，却毒害了他的精神。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，但匪夷所思的懒惰，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。

然而万历初年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。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，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：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，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。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，精巧雅致，洵为罕见的杰作。因为万历最初十年，张居正当国，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。

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，一切听母亲的话。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，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，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，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。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，张居正是大学士，名义是首辅，等于是宰相。

从万历元年到十年，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、戚继光、王崇古，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，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。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，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。国家富强，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，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。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。清丈全国田亩面积，使得税收公平，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。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，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，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，免税三年。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，严厉惩办贪污。

在那时候，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、最富强的大国。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，无不欣慕向往。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、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，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③，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。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。要在六年之后，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；再过三十八年，英国的清教徒才乘“五月花号”到达美洲；再过六十一年，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。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，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。直到八十三年之后，伦敦还由于太污秽、太不卫生，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。在万历初年，北京、南京、扬州、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，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。

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，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。在十五世纪时，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。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，农田加辟，米产大增，尤其是广东一带。因为推广种植水稻，水田中大量养鱼，疟蚊大减④，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，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。

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，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，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、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。

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，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。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，将他家产充公，家属充军，将他长子逼得自杀。

神宗是相当聪明的。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，隋炀帝、宋徽宗、李后主，都是文采斐然。明神宗的聪明之上，所附加的不是文采，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，不可思议的贪婪。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，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，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，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，中国历史上不乏“主昏于上，政清于下”的先例。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，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，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。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，相信也必绝后。

做了皇帝，要甚么有甚么，但神宗所要的，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。如果他不是皇帝，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，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。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，有的胡闹荒唐，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。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，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。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。

皇帝贪钱，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。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，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，称为“内库”。他加紧征收商税，那是本来有的，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，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。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“矿税”。

大批没有受过教育、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，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，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。只要“矿税使”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，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。这些太监无恶不作，随带太批流氓恶棍，到处敲诈勒索，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、住宅、商店、作坊、田地，说地下有矿藏，要交矿税⑥。结果天下骚动，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。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，自然就强横不法，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。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、商税，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，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，打死指挥，诬陷总兵官犯法。神宗很懒，甚么奏章都不理会，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，御用税监呈报上来，他立刻批准。

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。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，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，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，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。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，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。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，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，又比这数字大得多。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，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、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、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、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。

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。

在他二十八岁那年，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：一年之间，臣只见到天颜两次，偶然提出一些建议，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，皇上完全不理。

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，到万历四十二年，首辅叶向高奏称：六部尚书中，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，全国的巡抚、巡按御史、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。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，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，京城里怨声载道，大祸已在眼前，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，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。神宗抽饱了鸦片，已经火气全无。这样的奏章，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、成祖、末代的思宗手里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。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，给大臣讥讽几句、甚至骂上一顿，都无所谓。

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有人上奏，说皇上这样搞法，势必民穷财尽，天下大乱⑨；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⑩；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，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，又有谁来给你看守⑪？有的指责说，皇上欺骗百姓，不免类似桀纣昏君⑫；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，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⑬；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⑭。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，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，而是大家都骂，那也是空前绝后、令人难以想象的事。然而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，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。正史上的记载，往往说“疏入，上怒，留中不报”。留中，就是不批复。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，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。但直到他死，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。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，又一再增加田赋。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（内库），政府的公家库房（外库）却总是不够，结果是内库太实，外库太虚⑮。

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，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。

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，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。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，御史翟凤羽（注：应为“翀”字）中的奏章中说：皇上不见廷臣，已有二十五年了。

①Edward Gibbon: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,The Heritage Press,New York.（注：原来全为全角英文字母：Ｅｄｗ

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：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，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，ＮｅｗＹｏｒｋ．）

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。《明史·神宗本纪》：“故论考谓：明之亡实亡于神宗。”赵翼《廿二史答（注：就为“劄”字）记·万历中矿税之害》：“论者谓明之亡，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。”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：“明之亡非亡于流寇，而亡于神宗之荒唐，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，大臣志在禄位金钱，百官专务钻营阿谀。及思宗即位，逆阉虽诛，而天下之势，已如河决不可复塞，鱼烂不可复收矣。而又苛察太甚，人怀自免之心。小民疾苦而无告，故相聚为盗，闯贼乘之，而明社遂屋。呜呼！有天下者，可不知所戒惧哉？”

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，如G.Pereira,G.da Gruz,M.de Rade（注：Ｇ．Ｐｅｒｅｉｒａ，Ｇ．ｄａＧｒｕｚ，Ｍ．ｄｅＲａｄｅ）等人著书盛赞中国。他们拿中国的道路、城市、土地、卫生、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，认为中国好得多。见A.P.Newton,ed.,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;C.R.Boxer,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（注：Ａ．Ｐ．Ｎｅｗｔｏｎ，ｅｄ．，Ｔ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；Ｃ．Ｒ．Ｂｏｘｅｒ，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６ｔｈＧｅｎｔｕｒｙ）等书。直到一七九八年，马尔塞斯在《人口论第一篇》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。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，认为举世出无其右。参阅L.J.Gallagher,S.J.tr.,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.（注：Ｌ．Ｊ．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，Ｓ．Ｊ．ｔｒ．，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－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．）

④Wolfram Eberhard:A History of China,p.249.（注：Ｗｏｌｆｒａｍ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：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，ｐ．２４９．）

⑤朱东润《张居正大传》：“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，充满偏执和高傲……到了神宗，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，增加新的成分。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。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，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，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、一石、又硬、又好的小麦。成日的精神，集中在这一点上面。……明朝底皇帝，只有神宗嗜利，出于天性，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。”（三一七页）但说小农嗜利，似乎不大妥当。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，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，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，不能说是嗜利。

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，在L.Carrington Goodrich,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（注：Ｌ．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，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）中，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，即使矿场已经停闭，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。p.199.（注：ｐ．１９９．）

⑦据张居正奏疏《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》：万历五年，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，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。

⑧叶向高奏：“中外离心，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，祸机不测，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。帷幄不得关其忠，六曹不得举其职。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，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。臣恐自古圣帝明王，无此法也。”

⑨二十七年，吏部侍郎冯琦奏：“自矿税使出，民苦更甚。加以水旱蝗灾，流离载道，畿辅近地，盗贼公行，此非细故也。中使衔命，所随奸徒千百……遂令狡猾之徒，操生死之柄……五日之内，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。奸内生奸，例外创例，不至民困财殚，激成大乱不止。伏望急图修弭，无令赤子结怨，青史贻讥。”

⑽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：“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，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，怨愤无处得伸，郁结无时可解。”

⑾凤阳巡抚李三才奏：“陛下爱珠玉，民亦慕温饱，陛下爱子孙，民亦恋妻孥。奈何崇聚财贿，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？”又言：“近日奏章，凡及矿税，悉置不省。此宗社存亡所关，一旦众叛土崩，小民皆为敌国，陛下即黄金盈箱，明珠填屋，谁为守之？”

⑿给事中田大益奏：“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，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，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，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，公私骚然，脂膏殚竭，向所谓军国正用，反致缺损。……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，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，其可得乎？陛下矜奋自贤，沉迷不返，以豪党奸弁为腹心，以金钱珠玉为命脉……即令逢干剖心，皋夔进谏，亦安能解其惑哉？”又言：“陛下驱率狼虎，飞而食人……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。积金玉珠宝若泰山，不可市天下尺寸地，而失天下，又何用金玉珠宝哉？”

⒀吏部尚书李戴奏：“今三辅嗷嗷，民不聊生；草木既尽，剥及树皮；夜窃成群，兼以昼劫；道瑾（注：应为“殣”字）相望，村空无烟。……使百姓坐而待死，更何忍言？……此时赋税之役，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……指其屋而挟之曰‘彼有矿’，则家立破矣；‘彼漏税’，则橐立倾矣。以无可查稽之数，用无所顾畏之人，行无天理王法之事。”

⒁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：“天子之令，信如四时。三载前尝曰：‘朕心仁爱，自有停止之时。’今年复一年，更待何日？天子有戏言，王命委草莽。”

⒂万历四十四年，给事中熊明遇疏：“内库太实，外库太虚。”（以上⑧至⒂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《明史》或《明通鉴》。）

二

就在这时候，满清开始崛起。万历四十五年，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，发兵攻明，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。明兵大败，总兵官张承荫战死，万余兵将全军覆没，举朝震骇。

四十七年，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，叶赫（满清的世仇）兵二万，朝鲜（中国的属国）兵二万，兵分四路，大举攻清。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，集中兵力，专攻西路一路。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，平时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脱去衣衫，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。出兵之时，他脱去上身衣衫，在城中游街，百姓鼓掌喝彩。

西路这一仗，称为“萨尔浒之役”，明军有火器钢炮，军火锐利得多。但杜松有勇无谋，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，却打了赤膊，露出全身伤疤，一马当先的冲锋。大概他是《三国演义》的读者，很羡慕“虎痴”许褚的勇猛。在“许褚裸衣斗马超”这回书中，描写许褚“卸了盔甲，浑身筋突，赤体提刀，翻身上马，来与马超决战。”果然威风得紧。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，结果是“操兵大乱，许褚背中两箭”？有趣的是，小说的评注者评道：“谁叫汝赤膊？”

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，突然天昏地暗，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。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，下令众军点起火把。这一来，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，明军照亮了自身，成为清兵的箭靶子。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，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。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，身中十八箭而死，当真是“谁叫汝赤膊？”总兵官阵亡，明军大乱，六万兵全军覆没。

努尔哈赤采取了“集中主力，各个击破”的正确战略，一个战役、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。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、东路总兵官刘綎都大败阵亡，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。

刘綎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，打过缅甸、倭寇，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，大小数百战，威名震海内。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，马上轮转如飞，天下称为“刘大刀”。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。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。连杜松、刘綎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，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，提到满清“辫子兵”时不免谈虎色变。

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，而胜败的关键在于：第一、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，完全不懂军事。第二、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，连带的军政也废弛不堪，军队久无训练，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①。

杨镐全军覆没，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。

万历四十六年七月，熊廷弼刚出山海关，铁岭已经失陷，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。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。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，军队纪律荡然，士无斗志，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，以避免出战，只要听到敌军来攻，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。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②。军饷本已十分微薄，但皇帝还是拚命拖欠，不肯发饷③。

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，知道挨不下去了，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，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：再加田赋百分之二。连同以前两次，已共加百分之九，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，未必就拿来发军饷，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。

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，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，会商战守方略。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：“皇上有病。”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，上奏章说：“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，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，就此令敌人退兵吗？”④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、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，只是心中怀恨，却说甚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。

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，年深月久，大起氧化作用，有的黑得像漆，有的脆腐如泥土⑤，就是不肯拿出来用。但他终于死了，千千万万的银两，一两也带不去⑥。

神宗，神宗，真是“神”得很，神经得很！

①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《庖言》中说：满洲人旧都北门，居住的大都是铁匠，延袤数里。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。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，头盔、面具、护臂、护手，都是精铁所制，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。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，除了胸背有甲之外，其余部分全无保护。满洲兵冲到近处，专射明兵的脸及胁，中箭必死。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，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“北门外则铁匠居之，专治铠甲；南门外则弓人、箭人居之，专造弧矢。”

②熊廷弼于八月二十九日上书朝廷，陈述辽东明军情况：“残兵……身无片甲，手无寸械，随营糜饷，装死扮活，不肯出战……点册有名，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；领饷有名，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……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、及新败久废之人，一闻警报，无不心惊胆丧者……见在马一万余匹，多半瘦损，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，设法致死，备充步兵，以免出战，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。……坚甲利刃，长枪火器，丧失俱尽。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，所持箭皆无羽无镞，刀皆缺钝，枪皆顽秃。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。又皆空头赤体，无一盔甲遮蔽。……闻风而逃，望阵而逃，惧战而逃。顷闻北关信息，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。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，臣犹可以重法绳之。今五六万人，人人要逃。虽有孙吴军令，亦难禁止。”

③万历四十八年三月，熊廷弼上奏：“四十七年十二（疑为“一”字）月赴户部，领饷二十万两，十二月领饷十万两，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，俱无发给……岂军到今日尚不饿，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，而边事到今日尚下急耶？军兵无粮，如何不卖袄裤杂物？如何不夺民间粮窖？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，马匹如何不瘦不死？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。”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，是客气的说法，漠然不动一念的，当然是皇帝自己。

④“他日蓟门蹂躏，铁骑临郊，陛下能高拱深宫，称疾却之乎？”

⑤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：“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，或黑如漆，或脆如土，盖为不用朽蠹之象。”

⑥大陆考古工作者发掘帝皇坟墓，偏偏拣中了神宗的“定陵”，改建为博物馆，称为“地下宫殿”。

三

神宗死后，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死。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，历史上称为熹宗，年号天启。

光宗做皇帝的时间极短，留下的麻烦却极大，明末三大案梃击、红丸、移宫，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关。众大臣分成两派，纷争不已。纷争牵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，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，不论是对是错，总是拿来激烈攻击一番。

熹宗接位时虚岁十六岁，其实不满十五岁，还是个小孩子，他对乳母客氏很依恋。这个客氏很喜欢弄权，在宫里和太监魏忠贤有点古怪的性关系。宫里太监和宫女很多，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，大家私下恋爱，然而太监是阉割了性机能的阴阳人，所以这既不是异性恋爱，又不是同性恋，当时称为“对食”，意思说不能同床，只不过相对吃饭，互慰孤寂而已。魏忠贤做了客氏的对食，渐渐掌握了大权。

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，最喜欢做的事，莫过于锯木、刨木、油漆而做木工，手艺高明得很。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，拿重要奏章去请他批阅。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木工不理？把手一挥，说道：“别来打扰，你瞧着办去吧。”于是魏忠贤就去瞧着办了，越来越无法无天。

朝里自有一批谄谀无耻之徒去奉承他，到后来，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皇帝。熹宗是“万岁”，有些官员见了魏忠贤叫“九千岁”，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点儿。到后来，个人崇拜更是大张旗鼓，搞得如火如荼，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。本来，人死了才入祠堂，可是他“九千岁”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就起祠堂，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装身，派武官守祠，百官进祠要对他神像跪拜，那是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。

魏忠贤本来是个无赖流氓，年轻时和人赌钱，大输特输，欠了赌帐还不出，给人侮辱追讨，实在吃不消了，愤而自己阉割，进宫做了太监。他不识字，但记性很好，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赌棍。当世第一大国的军政大权却落在这样的人手里。

熊廷弼在辽东练兵守城，招抚难民，整肃军纪，修治器械，把局面稳定下来。他所接手的那个烂摊子，给他整顿得有些像样了。满清见对方有了准备，就不敢贸然来攻。但朝里敌对一派的大臣却来跟他过不去，不断上奏章攻击，说他胆小，不敢出战；说他无能，不能尽复失地。于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职，听候查办，改用袁应泰做统帅。

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，一生修堤治水，救济灾民，大有功劳。他性格宽仁，办事勤勉，打仗却完全不会。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，大喜过望，便领兵来攻。袁应泰率军应战，七万兵大溃。清兵占领沈阳，又击破了明军的两路援军，再攻辽阳。明兵又大败，满兵取得军事要塞辽阳。

军事局势糟糕之极，朝廷束手无策，只好再去请熊廷弼出来，惩罚了一批上次攻击他的官员，算是给他平气。可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熊廷弼意见不合，只喜欢马屁大王巡抚王化贞，嘱咐王化贞不必服从熊廷弼指挥。

王化贞向朝廷吹牛，只须六万兵就可将满清一举荡平。朝廷居然信了他的。熊廷弼极力认为准备不足，不可进攻。兵部尚书却一味袒护王化贞。于是王化贞领兵十四万出战，一交锋全军溃没。清兵攻占坚城广宁。总算熊廷弼领了五千兵殿后，保护难民和败兵数十万退入山海关。朝廷不分青红皂白，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。张鹤鸣免职。

到这时为止，明清交锋，已打了三场大仗。每一仗明军都是大败。

明兵的战斗力固然不及清兵，但也不是不能打，不肯打。每一个大战役，总兵官都阵亡，副将、参将也大都阵亡。明兵人数都超过清兵数倍，武器更先进得多，有火器。三个大战役的失败，主因都是在于军队没有准备、缺乏训练，以及主帅战略不当，指挥错误。军务废弛，士气低落，当然也是由于统帅失责。

以中国之大，为甚么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？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：由文官指挥战役。

这个制度的根源，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。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，怕他们手里有了武力，就会抢夺皇帝的宝座，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，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，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，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。太监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，另有一样好处，太监没有儿子，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。做了皇帝而不能传于子孙，做皇帝的兴趣就大打折扣了。

明朝御史的权力很大，有权监察各行政部门。大学士代皇帝拟的圣旨、六部尚书所下的决定，御史都可放言批评，而且批评经常发生效力。皇帝派去监察武将的“总督”、“巡抚”，后来就变成了总司令、总指挥。

但要做到御史，通常非中进士不可。要中进士，必须读熟四书五经，书法漂亮，会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。明朝读书人如何废寝忘食的学八股文、考进士，读一下《儒林外史》就很清楚了。明朝派去带兵、指挥大军，和清军猛将锐卒对抗的，却都是这批熟读诗云子曰、八股文做得很好的进士。

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，功勋卓著：熊廷弼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（唐伯虎一类身分），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。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（榜眼）。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他们三个是文官，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。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，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。然而文官会带兵，那就是危险人物。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，杀死了另外两个。

别的奉命统兵抗清的八股文专家们可就没有军事才能了。杨镐，万历八年进士，指挥大军，全军覆没。袁应泰，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指挥大军，全军覆没。王化贞，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指挥大军，全军覆没。

袁崇焕是在这样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背景之下，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。当然，更艰巨的，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。

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、屈杀忠良的权奸、嫉功妒能的言官；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，将官不全，兵器残缺，领不到粮，领不到饷，所面对的敌人，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，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。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，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，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，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。铁骑奔驰于北垂大漠，南疆高原，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，震慑四邻。

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，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（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，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。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分，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）。清朝的疆域比汉朝、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，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。当时外蒙古、朝鲜、越南、琉球、今日苏联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。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，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。

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，打败了尼泊尔的啯喀兵，打败了蒙古兵，打败了朝鲜兵，打败了越南兵，间接打败荷兰兵（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，攻占台湾，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），在十七世纪、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，无敌于天下。

至于当时和明帝国交战，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，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。努尔哈赤兴兵以来，迄此时为止，百战百胜，从未吃过一个败仗。

努尔哈赤幼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，识得汉语汉文，喜读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传》。他的智略一部分是天生，一部分当是从这两部小说中得来的。

努尔哈赤自己固然智勇双全，他还有一大批精明骁勇的子侄①，剽悍凶猛的将领，部勒严整的战士。

当时有一句谚语说：“女真不满万，满万不可敌。”因为女真人熟习弓马，强悍善战，汉人向来不是他们的敌手。这时女真精兵八旗，每旗七千五百人，已有六万之众了。

袁崇焕所面对的是这样了不起的大敌，而他却是个书生。他会做诗，字写得很好，文章有气势②，既然中了进士，八股文当然也做得不错，诗云子曰背得很熟。相信他不会射箭，宁远第二次大战时，他自称只是在城头大声呐喊③。

努尔哈赤与袁崇焕正面交锋之时，满清的兵势正处于巅峰状态，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也正处于腐败绝顶的状态。

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，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，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，居然把努尔哈赤打死了，打三场大战，胜了三场，袁

崇焕的英雄气概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。

①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，个个是有名的勇将。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。

②康有为《袁督师遗集序》盛称其文字雄奇："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，忠烈武棱，古今寡比。其遗文虽寥落，而奋扬蹈厉，鹤立虹布，犹想见鲁阳挥戈、崆峒倚剑之神采焉。"

③《明史》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，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。

四

袁崇焕，广东东莞人，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。生于哪一年无法查考。

他为人慷慨，富于胆略，喜欢和人谈论军事，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，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，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①。

他少年时便以“豪士”自许②，喜欢旅行。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，多次落第，每次上北京应试，总是乘机游历，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③。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，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④。

明朝制度，每三年考一次进士，会试在二月初九开始，十五结束。三月初一廷试。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。杨镐于该年二月誓师辽阳，三月间四路丧师。新中进士和大战溃败这两件事在同一个时候发生，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忧，心情一定很复杂。他那时在京城，当然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。

他中进士后，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。

天启二年，他到北京来报告职务。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，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谈话时，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，很是中肯，引起了御史侯恂（才子侯方域的父亲）的注意，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，于是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（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）。不做地方官了，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国防部去办事。

明朝官制，兵部（国防部）尚书（部长）一人，左右侍郎（副部长）各一人，下面分设四个司：武选（武官人事）、职方（军政、军令）、车驾（警备、通讯、马匹）、武库（后勤、训练）。职方司等于现代的总参谋部，职方司有郎中一人、员外郎一人、主事二人。主事大概相当于总参谋部中的文职中校副处长。

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，王化贞大军在广宁覆没，满朝惊惶失措。

清兵势如破竹，锐不可当，自万历四十六年到那时，四年多的时间内，覆没了明军数十万，攻占抚顺、开原、铁岭、沈阳、辽阳，直逼山海关。明军打一仗，败一仗，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，谁都不敢说。山海关一失，清兵就长驱而到北京了。

于是北京宣布戒严，进入紧急状态。

可是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，传到北京的说法多得很，局势越是不利，谣言越多，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。谣言满天飞，谁也无法辨别真假。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，袁崇焕骑了一匹马，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。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，大家十分惊讶，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。不久他回到北京，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，宣称：“只要给我兵马粮饷，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。”

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行事任性，很有胆识，敢作敢为而脚踏实地，但狂气也是十足。若在平时，他上司多半要斥责他擅离职守，罢他的官，但这时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，听他说得头头是道，便升他为兵备佥事，那是都察院的官，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上校政治主任之类，派他去助守山海关。袁崇焕终于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机会，雄心勃勃的到国防前线去效力。

他的豪语一定使朝中大官们印象十分深刻，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，从他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去⑤。当时守山海关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。另有三千名广东水兵，在袁崇焕之后到达。袁崇焕认为广东步兵勇捷善战，推荐他叔父袁玉佩负责招募三千名，其中包括袁崇焕平生所结纳的死士谢尚政、洪安澜等人。他又认为广西狼兵雄于天下，冲锋陷阵，恬不畏死，申请于田州、泗城州、龙英州各调二千名，由他至戚慷慨知名、且善武艺的林翔凤带领。朝廷一一批准⑥。

他到山海关后，作为辽东经略（东北军区总司令）王在晋的下属，初时在关内办事。王在晋见他任事干练，很是倚重，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。袁崇焕奉命之后，当夜出发，在荆棘虎豹之中夜行，四更天时到达。前屯城中将士无不佩服。袁崇焕本是书生，这一来，兵将都服了他了。

王在晋奏请正式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。袁崇焕本来是没有专责的散官，现在有了驻地，相当于宁远、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员，身当山海关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线。宁远在最前线，前屯卫稍后。不过他虽负责防守宁远、前屯卫，第一线的宁远却没有城墙，没有防御工事，根本无城可守。他只得驻守在前屯卫。

至于明军一切守御设施，都集中在山海关。山海关是“天下第一关”，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，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。清兵若是来攻，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。

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立刻会看出来，单是守御山海关，未免太过危险，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。只要一仗打败，这个大要塞就失守，敌军便攻到北京。所以在战略形势上，必须将防线向北移，越是推向北方，山海关越安全，北京也越安全。

袁崇焕一再向上司提出这个关键问题。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，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，根本不懂军事，眼光短浅，胆子又小，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，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，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。他一定想，离山海关太远，逃不回来，那怎么得了？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，外围阵地太窄，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，和王在晋争论，王不采纳他的意见。于是袁崇焕去向首辅叶向高申请，叶也不理。

袁崇焕的主张虽然正确，然而和顶头上司争论了一场之后，意见不蒙采纳，竟径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长投诉。越级呈报是官场大忌，他做官的方式却大大不对了。这又是他蛮劲的表现之一。

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，给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。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。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。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。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，不加采纳。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，只有六千人逃回。

满清这时在经济上实行奴隶制度，女真人当兵打仗，以抢劫财物为主要工作，认为男子汉耕田种地是耻辱，所以俘虏了汉人和朝鲜人来耕种。汉人、朝鲜人的奴隶是可以买卖的，当时价格是每个精壮汉人约为十八两银子，或换耕牛一头⑦。十三山的十多万汉人被俘虏了去，都成为奴隶，固然受苦不堪，同时更大大增加了满清的经济力量。

那时袁崇焕仍是极力主张筑城宁远。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，认为宁远太远，守不住。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，亲自出关巡视，了解具体情况，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。

不久孙承宗代王在晋作辽东主帅。天启二年九月，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，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。

满桂是蒙古人，骁勇善战。从那时起，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开了。一个蒙古武将，一个广东统帅，都是十分刚硬、十分倔强的脾气。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，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。一直到死，两人仍是在争吵。但在两人的内心，却又一定是互相钦佩。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，又知道在抗拒清兵大敌之时，非仰仗对方的力量不可。高明的组织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必要的，亲临前敌、殊死决战的刚勇也是必要的。

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，战略形势当然大有区别。

宁远现在叫作兴城，有铁路经过，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中间站。地滨连山湾，与葫芦岛相距甚近。我真盼望将来总有一日能到兴城去住几天，好好的看看这个地方。

天启三年九月，袁崇焕到达宁远。

本来，孙承宗已派游击祖大寿在宁远筑城，但祖大寿料想明军一定守不住的，只筑了十分之一，敷衍了事。

袁崇焕到后，当即大张旗鼓、雷厉风行的进行筑城，立了规格：城墙高三丈二尺，城雉再高六尺，城墙墙址广三丈，派祖大寿等督工。袁

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，善待百姓，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，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。次年完工，城高墙厚，成为关外的重镇。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。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，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，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。

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这些年来，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，若是给满洲人掳去，便成了奴隶，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涌到，远近视为乐土，人口大增。宁远城一筑成，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。

袁崇焕同时开始整饬军纪，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，吞没粮饷，蛮子脾气发作，当即将他杀了。但按照规定，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。孙承宗大怒，骂他越权。袁崇焕叩头谢罪。孙承宗也就算了。他后来擅杀毛文龙，在这时可说已伏下了因子。

孙承宗也是个积极进取型的人物，这时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，准备对清军发动进攻。孙承宗是教天启皇帝读书的老师，天启对老师很不错，立刻就批准了。但兵部尚书与工部尚书互相商议说："军饷一足，此人就要妄动了。"所以决定不让他"饷足"，采取公文旅行的拖延办法，使孙承宗的战略无法进行。孙承宗于是进行屯田政策，由军士自耕自食，却也得到很大的成效。

天启四年，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、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。广宁即今北镇县，在锦州之北，离满清重镇沈阳已不远了。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，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。但清兵没有应战。袁崇焕一军经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，从海道还宁远。这时清兵已退出十三山。

袁崇焕这次陆海出巡，写了一首诗，题目是《偕诸将游海岛》，不说"率诸将"而说"偕诸将"，不说"巡海岛"而说"游海岛"，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。诗中很清楚的抒写了他的心情：是战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牵制，不能自由，见到大好河山，更加深了忧愁。对荣华富贵我早已看得极淡，满腔忠愤，却只怕别人要说是杞人忧天。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，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，不知几时方能停止？看到天上浮云，冷清清的月亮，又想到我父亲逝世，伤心得肠也要断了⑧。

短短三四年之间，从京师戒严到东巡广宁，军事从守势转为攻势，这主要是孙承宗主持之功，而袁崇焕也贡献了很多方略。

孙承宗很赏识他，尽力加以提拔。袁崇焕因功升为兵备副使，再升右参政。孙承宗对他言听计从，委任甚专。

天启五年夏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，派遣诸将分屯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、大凌河、小凌河诸要塞，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，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。

清兵见敌人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的推进，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。然而进攻的准备工作却做得十分积极，努尔哈赤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，以便于南下攻明、西取蒙古，保持充分的出击姿态。

孙承宗有才识，有担当，有气魄，袁崇焕对他既钦佩，又有知遇的感激，这样的上司是极难遇到的。眼见他和孙承宗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，按部就班的收复失地，这几年袁崇焕一定过得十分快乐。他和手下将领满桂、左辅、朱梅、祖大寿、何可纲、赵率教、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，也在这些日子中不断加深。

可是好景不常，时局渐渐变坏。天启皇帝熹宗越来越喜欢做木工。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，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、无知、无耻、以及无法无天。

天启五年，魏忠贤大举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，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。同时下狱的有左光斗、魏大中、袁化中等大臣，所诬陷的罪名是贪污。百姓大愤，数万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。魏忠贤不敢正式审讯，命狱卒在监狱中打死了这些大臣。杨涟死得最惨，土囊压身，铁钉贯耳。

不久，魏忠贤又杀熊廷弼。

熊廷弼在辽东立有大功，蒙冤入狱，百姓都很同情他。民间流传一部绣像演义小说《辽东传》，描写熊廷弼守辽东的英勇事迹。魏忠贤的徒党中有一个名叫冯铨的，他父亲当年在辽东作布政的官，清兵未到，先就鼠窜南逃。《辽东传》第四十八回有"冯布政父子奔逃"一节，描写冯铨父子弃职而逃的狼狈丑态，可说是当时的"新闻体小说"。

冯铨对这事深为怀恨，又要讨好魏忠贤，于是买了一部《辽东传》放在衣袖里，见到熹宗后，把小说拿出来，诬告说："这部演义小说是熊廷弼作的，他吹嘘自己的功劳，想要免罪。"熹宗信以为真，登时大怒。大概他看到小说中的绣像将熊廷弼画得威风凛凛，而文字中或许对皇帝还颇有讽刺，于是即刻下旨将熊廷弼斩首，还将他的首级送到各处边界上去给守军观看，那就叫做"传首九边"，说他犯了不战的大罪。然而真正应当负责的王化贞反而不杀。

文字狱也开始发展。江苏太仓的两个文人作诗哀悼熊廷弼，都被加以"诽谤"罪名而处斩。

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他贿赂，越多越好。孙承宗带兵十多万，粮饷很多，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"九千岁"才是。孙承宗不肯这样办，魏忠贤自然不喜欢，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。高第一到任，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，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，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。

这战略之胡涂，真是不可理喻。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，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。大概他是怕一旦来攻，非败不可，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。

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，对高第说："兵法有进无退。诸城既已收复，怎可随便撤退？锦州、右屯卫一动摇，宁前就震惊，山海关也失了保障。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，一定不会有危险的。"高第不听，下令宁远、前屯卫也撤兵。

袁崇焕倔强得很，抗命不听，说道："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，守土有责，与城共存亡，决计不撤。"

高第是胆小的书生，袁崇焕虽是他部属，但见他蛮劲发作，声色俱厉的不服从命令，也就不敢对他怎样，只是下令将锦州、右屯、大小凌河、松山、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，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。撤退毫无秩序，军民死亡载道，哭声震野，百姓和将士都是气愤难当。

袁崇焕的父亲早一年死了，按照规矩，儿子必须回家守丧。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，下旨不许他回家，命他在职守制，称为"夺情"。这时袁崇焕大怒，上奏章要回家守制。朝廷不准，为了慰抚他，升他为按察使。但这样一来，数年辛辛苦苦的经营毁于一朝。虽然升官，也决不会开心。

可以想象得到，袁崇焕在这段时期中，"×他妈"的广东三字经不知骂了几千百句。他是进士，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这种事情，不骂三字经何以泄心中之愤？或许高第不敢见他的面，否则被他饱以老拳、殴打上司的事都可能发生。

高第，字登之，万历十七年进士。他考试果然"高第登之"，但做大军统帅，却是"要地弃之"。

军事上这样荒谬的决策，大概只有当代南越阮文绍主动放弃顺化、岘港，弃军四十万，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溃败一事，可以与之"媲美"。

①关于袁崇焕的事迹，如未注明出处，主要系依据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所载。

②袁崇焕考举人时，有"秋闱赏月"诗，有句："竹叶喜添豪士志，桂花香插少年头。"

③袁崇焕《募修罗浮诸名胜疏》："余生平有山水之癖，即一丘一壑，俱低徊不忍去。故十四公车，强半在外，足迹几遍宇内。"《下第》诗有云："遇主人宁易，逢时我独难。八千怜客路，三十尚儒冠。"从东莞到北京，约八千里。

④他到浙江嵊县游览时，与好友秦六郎中宵长谈，有《话别秦六郎》诗："海鳄波鲸夜不啾，故人谈剑剡溪头。言深夜半犹疑昼，酒冷凉生始觉秋。水国芙蓉低睡月，江湄杨柳软维舟。自怜作赋非王粲，戛玉鸣金有少游。"

⑤袁崇焕在《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》中提出招募兵员的要求，宣称："他日战之不力，即斩臣于行军之前，以为轻事者戒。"最后说："如听臣之言，行臣之忠，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愤。不但巩固山海，即已失之封疆，行将复之。谋定而战，臣有微长也。"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，便提出了"谋定而战"的四字要诀，同时也自豪而自信的说："臣有微长也。"

⑥招募和调集三千名广东兵、六千名广西兵，一共大约花了二十万两银子。据袁崇焕所申请的预算，广东兵要安家、行粮、衣甲、器械等

费，每人二十余两。广西狼兵本来就是兵，所以不发安家、兵甲费用，只需从广西到关外的行粮每人六两银子。

⑦详见王钟翰《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》、《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》。

⑧原诗是："战守逶迤不自由，偏因胜地重深愁。荣华我已知庄梦，忠愤人将谓杞忧。边衅久开终是定，室戈方操几时休？片云孤月应肠断，桩树凋零又一秋。"

五

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，知道高经略无用，袁崇焕无人支持，于天启六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，兵十三万（在这几年中，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），号称二十万。二十三日攻抵宁远。

大敌终于攻来了。

朝廷荒唐，主帅荒谬，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。那怎么办？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；守城罢，宁远一城孤军，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？

在这紧急关头，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，决意抗敌。

他和大将满桂、副将左辅、朱梅，参将祖大寿、何可纲等，集将士誓死守城。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，写成文告，让将士传阅，更向士卒下拜，激以忠义。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，决心死战。

他又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、山海关守将杨麒，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回来，一概抓住斩首。山海关有他的上司辽东经略高第镇守，袁崇焕的职权本来只能管到宁远和前屯，山海关总兵杨麒他是管不着的。但这时还管他甚么上司不上司，职权不职权，“×他妈，顶硬上，几大就几大！”（淞沪之战时，十九路军广东兵守上海，抗御日军侵略，当时“×他妈，顶硬上”的广东三字经，在江南一带赢得了人民的热烈崇敬。因为大家都说：广东兵一骂“×他妈！”就挺枪冲锋，向日军杀去了。）

他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，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。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。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，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①。

二十四日，清兵到达城下。袁崇焕初次见到“辫子兵”的威猛。

清兵都有辫子，在那时，汉人只要听到“辫子兵”三字，不由自主的就胆战心惊，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。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，席卷而东，攻破北京，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时，丝毫不落下风。但清兵突然出现，李自成军中响起“辫子兵来了！辫子兵来了！”的惊呼，二十万大军就此全军大溃，一败涂地。李自成逃出北京，向西急窜，“大顺”朝终于覆灭。在那时候，“辫子兵”就是“无敌雄师”的代名词。

袁崇焕并不是比李自成更会打仗，他部下的兵将也并不更为勇猛。但他更加镇定，更加坚决，他没有个人的自私欲望，不像李自成那样想做皇帝。真所谓“无欲则刚”，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刚强。

他是“×他妈，顶硬上”的英雄。

但他部下的兵将不是广东人，主要是辽河两岸的关外健儿，其他各省的都有。只因为主帅有“顶硬上”的英锐之气，部属也都跟着他“顶硬上”了。

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，而清兵有十三万。向来明清交战，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，这次却众寡易势，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。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，果然并不派兵来救。

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，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，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：“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，宁远非破不可。守城官如投降，我一定大加优待，封为大官。”袁崇焕回答说：“你突然领兵来攻，那是甚么道理？锦州与宁远两城，你本来已经占领，又再放弃。我修筑好了来住，自然要死守，怎肯投降？你说有二十万兵，未免夸大。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，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。”②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。

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，刚到达宁远。袁崇焕很高兴的招待使节及其随从。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，暗暗感到奇怪。袁崇焕和三数幕僚闲谈，及报清兵攻到，袁崇焕乘轿至战楼，又与韩瑗等谈古论今，泰然自若，全无忧色。过了不久，忽听得一声大炮，声动天地。韩瑗大惊，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。袁崇焕笑道：“贼兵来了！”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，向外望去，只见清兵蔽野而来。城中却声息全无。

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，突然之间，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，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。战事越来越激烈，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，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，一半探出城外，大柜中伏有甲士，俯身射箭投石，投完了便将大本柜拉进来，再装矢石出去投掷。跟着地雷爆发，土石飞扬，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③。

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，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，称为“铁头子”。清兵以坚车攻城，车顶以生牛皮蒙住，矢石不能伤。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，在城头轮流轰击，每一炮打出去，破坏杀伤及于数里④。

清兵奋勇迫近，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，声音轰隆轰隆，势道惊人，撞击了很久，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。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。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，上面用木板遮住，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，车里藏了兵士，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。清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，大炮已打他们不到。在这危急之时，守军想到了计策，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沿石从城上投下去。阶石十分沉重，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，压死了不少清兵。

攻城时候经历很久，城基被清兵挖成了一个个凹龛，清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，城上再投大石下去，就打不到了。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，眼看城破在即，满城百姓惊惶得很，都抱怨说：“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，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。”

大家正在跋徨无策之时，通判金启宗（注：应为“倧”字）（浙江人）临时想出了几件新式武器，将火药撒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，纷纷投到城下去。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“万人敌”。当时是正月，气候酷寒，攻城清兵见到被褥，就都来抢夺，城上将火箭、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，“万人敌”立即燃烧，烧死了无数清兵。另有一种“万人敌”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，外面围以木框，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，泥团不断旋转喷火，烧死敌兵。那位通判在赶制“万人敌”之时，火药碰到火星，不幸被烧死了⑤。

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，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，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，连受了两次伤。部将劝他保重。他厉声道：“宁远虽只区区一城，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。宁远要是不守，数年之后，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。我若胆小怕死，就算侥幸保得一命，又有甚么乐趣？”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。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，人人奋勇，终于堵上了缺口⑥。

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，袁崇焕督将士死战。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。血战三日，清兵损失惨重，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。

此役杀死了清军中着锦衣的军官十余人，即满洲人称为“牛录额真”的。清兵退去后，守军将五十名敢死队用长绳缒到城下，拾到了十余万支箭。城墙上给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个。这时点查火药库，火药也用尽了，局面真是危险得很。

敌军解围而去之后，百姓感到安全了，满城大哭，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。为甚么要“满城大哭”？想来是既感激又惭愧，又是说不出的欣喜罢？

第二天早晨，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。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，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，对他说：“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，今日败于小子之手，只怕是天意了。”努尔哈赤已受重伤，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，约期再战。

所谓“约期再战”，只是掩饰面子的话。努尔哈赤不敢再攻宁远，转而去攻觉华岛泄愤。

袁崇焕招募来的两广子弟兵，在宁远之战中似乎并未发生如何重大的作用。据我猜想，极可能是袁崇焕派了广东水师守觉华岛。觉华岛现在叫做菊花岛，在宁远海外，当时是关外屯聚粮草的重地，因为关外军粮靠海运接济，在觉华岛起卸最方便。寒冬之际，海面结了厚冰，变成了陆地，广东兵所擅长的水战完全用不上，只得把车辆排起来当防御工事，在冰上和清兵打陆战，结果全军覆没，岛上十余万石粮食尽被焚毁。这几千名广东海军，大概多数在这一役中牺牲了⑦。

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：“我自二十五岁以来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为甚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？”心中十分恼怒。此后伤势一直未

愈，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，派人去召大福晋（正妃）来，同回沈阳，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叆鸡堡逝世，年六十八岁。

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。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⑧。

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，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，打了胜仗之后，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，颇有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、谈笑用兵的气派；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，乘舆坐椅，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。韦睿身子瘦弱，但战无不胜，敌军畏之如虎，称为“韦虎”。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，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，只得以“蛮子”姿态来死拚。

①见李光涛《清入关前之真象》。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，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。

②《清太祖实录》卷十。

③据日人稻叶君山《清朝全史》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。

④据《胪天颂笔》。

⑤据计六奇《明季北略》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。

⑥据梁启超《袁崇焕传》。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，“崇焕复开垒袭击，追北三十余里，清军大乱，死者逾万人。”与其他资料不符，今不取。

⑦袁崇焕《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》：“慨自战守乖方，屡失疆土，天子赫然震怒，调南北水陆舟师，谓尔乘船如马，遂调之来为进取也。据尔等间关远至，岂不欲灭此朝食，一航而金复归，再航而黄龙扫哉？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。沍寒之月，冰结舟胶，窘尔之所长，乌得不及于难？说者谓谋之不臧。不臧固不臧矣，然排山倒海之势，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，即臧可奈何？而尔等计无复之，愤然以死，略无芥蒂，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，加一等也。人之罪至死而免，人之品至死而定。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，请命于天子，谅为之恤，所以不没汝等者，良有在也。吁嗟，巨浪茫茫，空山寂寂，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，望故乡以何日？即转劫而无期，苒苒游魂，何不相结为厉，歼仇泄愤？在生之志，借死以伸，则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也，尔其勉之。不腆之奠，涕与俱之。尚飨。”

《古今图书集成·职方典，广州府部·祠庙考》中，记载东莞县有一座敕建忠愍祠，“天启七年，奉敕建，为辽将死事陈策，在教场尾。”陈策不知怎样在辽西牺牲，相信他是袁崇焕从故乡带去的子弟兵之一。天启七年的冬天，袁崇焕已回东莞，这座忠愍祠很可能是他向朝廷申请，由皇帝下敕建造，以纪念他在关外殉国的旧部。

⑧清人所修的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中说：“我大清举兵所向，无不摧破。诸将罔敢议战守。议战守自崇焕始。”

六

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，百官惊惶之极。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，人人束手无策，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，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。后来得到捷报，朝野自然喜出望外，谢天谢地。

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，以王之臣代。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。那是正四品的官。

三月，复设辽东巡抚，由袁崇焕升任。但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，开始对他提防，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。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，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。特务干预军事，后果一定极差，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，但抗议无效，特务太监非来不可。朝廷为了安抚他，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（正三品，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）的头衔，并赏银币，子孙世袭锦衣千户。

在这时候，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，发生了激烈冲突，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。

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，但性格很不同①。满桂是蒙古人，非常的戆直，简直有些傻里傻气。赵率教却十分的机灵精乖，相信他一定很会讨好上司，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、王在晋、孙承宗、高第、以至袁崇焕，个个都很喜欢他（在《碧血剑》小说里，当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项圈的就是他）。

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，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，派了一名都司、四名守备带兵来援。当时大敌压境，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，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，满桂大大不高兴，不许援兵进城，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。等到宁远解围，赵率教想分功。满桂不许，又骂他为甚么自己不来救援，太没有义气。两人为此大吵。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，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，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，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。

冲突转移到了袁、满二人之间，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，于是袁崇焕要求将满桂调走②。

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，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，便依从了。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。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，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，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。袁崇焕坚决不接受。朝廷无法，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，保留左都督原官，派在国防机构办事。

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，冲动起来，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。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，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。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，坏了大事，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：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，关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。经略的官比巡抚大，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。

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，冷静下来之后，知道是自己的不对，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。朝廷当然批准，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，赐尚方剑。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，等于现在的政委；满桂是武将，是部队司令。武将受文官指挥。

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，否则二次宁远大战，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。

在这时候，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，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，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。其中主张：一、用辽人守辽土；二、屯田，以辽土养军队；三、以守为主，等待机会再出击。他最担心的事，是立了功劳之后，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，散播谣言，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③。

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，野战不利，只有用己之长，所以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：“兵不利野战，只有凭坚城、用大炮一策。”

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，作为主帅，自然深感棘手。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，非一朝一夕之功，那是无可奈何的；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，更是无可奈何，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。

袁崇焕也不是一味的蛮干，有时也有他机灵的一面。他对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两名特务太监敷衍得很好。当年冬天，他带同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、纪用，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，渐渐又再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。

他在奏章中将这两名太监的功劳吹嘘了一番，所以魏忠贤和刘应坤、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。刘、纪二人似乎也不是坏太监，并没有对袁崇焕掣肘阻挠，后来宁锦大战，刘应坤在宁远上城督战，纪用在锦州上城督战，都勇敢得很。大概二人为袁崇焕的忠勇所感召，也变得忠勇起来。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人，主要还在领导者如何领导。

①《明史·满桂传》：“桂椎鲁甚，然忠勇绝伦，不好声色，与士卒同甘苦。”《明史·赵率教传》：“率教为将廉勇，待士有恩，勤身奉公，劳而不懈，与满桂并称良将。二人既殁，益无能办东事者。”

②袁崇焕奏章中说满桂“意气骄矜，谩骂僚属，恐坏封疆大计，乞移之别镇，以关外事权归率教。”

③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引述他的奏章：“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。用辽人守辽土，且守且战，且筑且屯。屯种所入，可渐减海运。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，乘间击瑕以为用。战虽不足，守则有余。守既有余，战无不足。顾勇猛图敌，敌必仇，奋迅立功，众必忌。任劳则必召怨，蒙罪始可有功。怨不深则劳不著，罪不大则功不成。谤书盈箧，毁言日至，自古已然，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。”

七

努尔哈赤死后，第八子皇太极接位。

皇太极的智谋武略，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，本身的才干见识，不在刘邦、刘秀、李世民、朱元璋之下。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，由于种族偏见，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。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、豁达大度、高瞻远瞩、明断果决，自唐太宗以后，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①。

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，这个老将终于死了，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。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，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。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。皇太极接位之时，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。努尔哈赤新死，满洲内部人心动荡。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，行的是集体领导制，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。在经济上，因为与明朝开战，人参、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。满洲当时在生产上是奴隶制，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，生产力相当低。但军队大加扩充，这时已达十五万人，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，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，辽东发生饥荒②。如向关内侵略，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。

在这时候，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：侵略朝鲜。

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，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。在外交上，朝鲜采取的是“事大（对明）交邻（对日本、满清）”政策。明清交战时，朝鲜出兵助明，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粮食，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。皇太极进攻朝鲜，可以解决经济上、战略上的双重困难，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，巩固权位。

明朝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。

训练一支既能守，又能战，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，需要相当时间。

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，山海关外四城，纵深约二百里，广约四十里，屯兵六万余人，粮饷全靠关内支给。后来在孙承宗、袁崇焕主持下，恢复锦州、中屯、大凌河诸城，国防前线向北推展，屯田数千顷，兵士足食。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，尽弃锦州诸城，宁远没有了外卫，也没有了粮源。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，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。袁崇焕做辽东巡抚，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、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，然后屯田耕种。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，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，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。

所以明清双方，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，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。明方是练兵、筑城、屯田，清方是进攻朝鲜，巩固统治。在这样的局势下，具备了议和的条件。

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，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，收复全部辽东失地。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，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，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，双方和平共处，进行贸易。

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。明方那时的人口，官方的纪录是六千多万，实际上远不止此数，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，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，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。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，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。我相信决不会少于一亿人③。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④。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。满清所占的土地，只是今日吉林、辽宁、黑龙江的一部份，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。明方火器犀利，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。

清方的长处，主要只是“明朝本身的腐败”，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。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，清方的长处就发挥不出了。持久的缠斗下去，满清势必难以支持。

袁崇焕宁远大捷，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，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。然而在政治上，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，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。经此一役之后，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。宁远城头的大炮，轰碎了“女真满万不可敌”的神话⑤。

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。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，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。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，类似童仆奴隶。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，自卑感很深。宁远之战，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。

明朝是自己覆灭的，并非给满清所打垮。

满清与明军交战，始终强调“七大恨”，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，逼得他们忍无可忍，才起兵反抗⑥。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。“七大恨”的基本思想，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，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，没有公平处理，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。例如第五大恨的“老女事件”，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，但二十年后，这个三十六岁的“老女”改嫁给蒙古王子，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，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。

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，清方总是建议谈和。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，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，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，让他们能永久保有，就已心满意足了。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，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。明朝的态度是这样：“你们是朝廷的部属，只能服从命令，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？”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，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、巩固防御。

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。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。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。满洲人信佛教，尊崇喇嘛，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，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，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，作初步的和平试探。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“议和”两字，所以报告朝廷时，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，以决定对之征讨呢，还是招安⑦。这种夸大的说法，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。

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故事，袁崇焕这出“柴桑口卧龙吊丧”，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？他将计就计，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，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，致书袁崇焕，表示了和平的意向。其中说：“你停息干戈，派李喇嘛来吊丧，并贺新君登位。你既以礼来，我也当以礼往，所以派官来道谢。至于和议一事，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，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，请你转呈，但迄今没有答复。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，愿意和平，应当以诚信为先。”

书信中将金国（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“金”，后来才改为“大清”。⑧）与中国平头并列。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，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，如将来信转呈，必定要碰大钉子，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，便告知使者说，此信格式不合，碍难入奏，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。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，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，又再退回。皇太极第三次改写，自处于较低地位，袁崇焕才收了信。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。

第二年正月（在金国是天聪元年），皇太极再遣前使，致书袁崇焕求和，信中说：“两国所以构兵，在于以前明朝派到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，自高自大，欺压弱小部族，我们忍无可忍，才起兵反抗。”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，然后提议讲和。讲和要送礼，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国金十万两，银百万两、缎百万匹、布千万匹。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，金国送礼：东珠十颗，貂皮千张、人参千斤。中国送礼：金一万两、银十万两、缎十万匹、布三十万匹。两国缔结和约后，就对天发誓，永远信守。

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，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，对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。

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，等候批复，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，随同明方使者，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；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，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，他的回信内容雄辩，文采焕发，说道：过去的纠纷，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，这些人都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，再要追究是非，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，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。你十年苦战，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，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。为了你们用兵，辽河两岸死者岂止十人？仳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？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，还说甚么财物？你的仇怨早都雪了，早已志得意满。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，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。今后若要修好，那么请问：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？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？只有盼你仁明慈惠、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。你所要求的财物，以中国物资的丰富，本来

不会小气，只是过去没有成例，多取也不合天意，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。和谈正在进行，你为甚么又对朝鲜用兵？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。希望你撤兵，以证明你的盛德。

李喇嘛的信中说：袁巡抚是活佛出世，对于是非道理，心下十分分明，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，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，佛说："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"。

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：过去的怨仇，当然是算了，否则又何必议和修好？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，都已安定，这是天意，如果重行归还，那既违反天意，又对不起人民。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，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，现在已讲和了。说到"言不由衷"，为甚么你一面说要修好，一面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，收纳我方逃亡，部队逼近我边界，修筑城堡？其实是你才"言不由衷"，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。至于所要求的"初和之礼"，金银等可以减半，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。我方也以东珠、人参、狐皮、貂皮等物还赠，表示双方完全公平。既和之后，双方互赠仍如前议。如果同意，希望办得越快越好。

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，皇太极提议："天"字最高，明朝皇帝低"天"一字，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，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。

他答复李喇嘛的信中，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；又说：你劝我"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"，这话很对，但为甚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？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，岂不甚善？

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，抗议他修筑塔山、大凌河、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，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，并提议划定疆界。

平心而论，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，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，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，金国也难免气愤。金国的经济要求，虽说是双方互赠，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。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、人参、貂皮等物，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，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、十万两银子，等于是无偿赠与。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（明初等于四两，后来金贵银贱），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，代价低廉之至。熊廷弼守辽之时，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。如果有了十年和平，大加整编军队，再出兵挑战，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。

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，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，希望和议尽快办理，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。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，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⑨。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，便提一次和平要求。

当时议和的障碍，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。

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，一提到与金人议和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，人人都怕做秦桧。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：赞成和金人议和，就是大汉奸秦桧。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"条件反射"。

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，朝臣都不附和。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，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。

其实，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。

在南宋时，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，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。但在明朝天启年间，金人只占领了辽东，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，暂时议和，影响甚小。

南宋之时，岳飞、韩世忠、刘錡、张俊、吴璘、吴玠等大将，都是兵精能战，金人后方不稳，形势上利于北伐，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。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，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。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，不易搬动，只能用于守城，不能用于运动战。

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，宋金议和，宋方绝对屈辱，每年片面进贡金帛，并非双方互赠。宋朝皇帝对金称臣⑽。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，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。皇太极一再表示，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，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⑾。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，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⑿。

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，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，不称金国，而称"大清"，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⒀。

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，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，谈判全无结果。

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，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。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，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，非常方便的就将"议和"、"投降"、"汉奸"三件事联系在一起。

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，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，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。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，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。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（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，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），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，大破突厥。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。主流思想是："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，是汉奸。"

其实，同是议和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，决不能一概而论。基本关键在于：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？还是暂时妥协、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、得到最后胜利？议和停战只是策略，决不等于投降。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，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、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，既无决战的刚勇，也无等待的韧力。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，朝廷中下意识的认为是"汉奸思想"。

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，对于自身非常不利，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，只是以大局为重⒁。以他如此刚烈之人，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，给人骂"汉奸"，那是最痛苦的事。比较起来，死守宁远、抗拒大敌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，最多打不过，一死殉国便是，那是心安理得的。但要负担"历史罪人、民族罪人、名教罪人"的责任，可艰巨得多了。越是不自私的人，越是刚强的人，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。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，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，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。文天祥《正气歌》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，如张巡睢阳死守，颜杲卿常山骂贼，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。对于性格柔和的人，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，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，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。主张议和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、违反举国舆论、违反朝廷决策、更违反自己的性格。上下古今，一切都反，连自己都反。

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，是"宁为直折剑、犹胜曲全钩"的刚士，是行事不顾一切、"几大就几大"的蛮子，可是他终于决定："忍辱负重"。

在他那个时代，绝无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。连袁崇焕自己在内，都相信"国人皆曰可杀"多半便是"可杀"。那是一个非此即彼、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，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。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，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。东汉和明末，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。岁寒坚节，冰雪清操，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，与"忠"、"孝"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。他很爱交朋友，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。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，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事。

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，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，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，清议和知友的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头上。

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，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。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。松山、锦州失守。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、张献忠等民军。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，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。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，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，便纷纷上奏，反对和议。崇祯矢口不认，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，你们反对甚么？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，总是郑重警诫：这是天大机密，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。

该年八月，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，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。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，不在家，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。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《塘报》（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，称为《塘报》），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。这样一来，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，群臣拿到了证据，登时哗然，立刻上奏章反对。

皇帝再也无法抵赖，恼怒之极，下诏要陈新甲解释，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，罪大恶极之至。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

句子，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。崇祯更失面子，老羞成怒，下旨：陈新甲着即斩决。理由是流寇破城，害死皇帝的亲藩，兵部尚书应负全责。

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，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，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，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，最后消息泄漏，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。从这件事中，可以见到当时对“议和”是如何的忌讳，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。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，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。

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。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“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，虽有千万人反对，我还是干了”那种浩然之气⒂。

诸葛亮出师北伐，天下皆称其忠。岳飞苦战抗敌，天下皆知其勇。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，虽然，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，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，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。

袁崇焕有一句诗：“心苦后人知”。当真是英雄寂寞，壮士悲歌。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，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。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，想到他的耿耿之怀，悠悠之心，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，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，深刻的凄怆意。

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，朝政越来越腐败，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，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。关外酷寒的天气，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。在这期间，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，临别时问他：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，还是回乡以求平安？他写了一首诗回答：我和你曾同生共死，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？又何必问安危去留？我在这里奋不顾身，本来不是为了富贵。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，请你转告：边界还没有平靖，我只有感到惭愧，当然要继续干下去⒃。

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二。大哥崇灿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。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，后来也告辞回乡。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，写了两首诗给他，说：边疆需要人守御，升平还没有得到，我早已决心报国，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⒄。

①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Abahai（注：Ａｂａｈａｉ），法国学者格奥赛（René　Grousset）（注：ＲｅｎéＧｒｏｕｓｓｅｔ）在《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》一书中有“一六四四年的大变”一章，其中说：“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，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，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。”

②清《太宗实录卷三》：天聪元年，“时国中大饥，斗米价银八两，人有相食者。国中银两虽多，无外贸易，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。良马，银三百两。牛一，银百两。蟒缎一，银百五十两。布匹一，银九两。盗贼繁兴，偷窃牛马，或行劫杀。于是诸臣入奏曰：盗贼若不按律严惩，恐不能止息。上恻然，谕曰：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，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。缉获者，鞭而释之可也。遂下令，是岁谳狱，姑从宽典。仍大发帑金，散赈饥民。”他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，与崇祯督促部将“限期破贼、杀贼立功”的政策恰正相反。

③何柄棣：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,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,1368-1911（注：ＴｈｅＬａｄｄｅｒ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，１３６８—１９１１）一书中，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，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。

④王钟翰：《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》一文中，根据朝鲜《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》的资料，认为一六二一年时，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，再加上妇女老少，“全人数当在四、五十万左右。”

⑤《天聪实录稿》元年三月初二日，“秀才岳起鸾曰：我国宜与明朝讲和。若不讲和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。”《明清史料》甲编，天聪二年八月“事局未定”奏疏：“南朝虽师老财匮，然以天下之全力，毕注于一隅之间，盖犹裕如也。”《东华录》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，“大臣同谋倡逃”。《明清史料》乙编载，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一，袁崇焕塘报：“一日之内，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。”

⑥“七大恨”：一、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；二、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；三、越界出兵，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；四、明人越界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，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，以资报复；五、明朝造成老女改嫁；六、移置界碑，抢夺金国的人参、貂皮；七、听信叶赫，写信来辱骂侮慢。

⑦“观其向背离合之意，以定征讨抚定之计。”见《两朝从信录》。

⑧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“金”，史书上称为“后金”，以与宋朝时的“金”有所分别。到天聪十年（明崇祯九年）才改为“大清”。所以本文中的满清，其实都应称“金”。“满洲”的名称，也要到改了“大清”的国号之后才出现，以前称“建州”或“女真”。多数学者认为，“满洲”是文殊菩萨的“文殊、曼殊”的音转。为了便于读者，本文中不将“金、清”“建洲、满洲”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。

⑨《太宗实录稿》：天聪七年十月，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：“天予我有数之兵，若稍亏损，何以前图？”

⑽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。十二年正月，宋金和议达成，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，表中说：“臣构言：既蒙恩造，许备藩方，世世子孙，谨守臣节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，遣使称贺不绝。岁贡银二十五万两，绢二十五万匹。”

⑾《太宗实录》卷十二，天聪六年六月，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，信中说：“和事既成，自当逊尔大国，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。”

⑿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（根据原信）：“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”。（后来乾隆时修订《太宗实录》觉得语气太卑，才改为《皇帝致书袁巡抚》，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，决不可能有“皇帝”的称呼。）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：“辽东提督部院，致书于汗帐下：再辱书教，知汗渐欲恭顺天朝，息兵戈以休养部落，即此一念好生，天自鉴之，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，尚无量也。”

⒀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（那时袁崇焕已死），曾说：“尔国君臣，惟以宋朝故事为鉴，亦无一言复我。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，朕亦非金之子孙。彼一时，此一时，天时人心，各有不同。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，何不能因时制宜乎？”其实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，他为了求和，连祖宗也不认了。

⒁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：“诸有利于封疆者，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”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：“举世皆巧人，而袁公一大痴汉也。唯其痴，故举世最爱者钱，袁公不知爱也。唯其痴，故举世最惜者死，袁公不知怕也。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，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。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。”所谓“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”，就是与金人议和。

⒂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：“昔者曾子谓子襄曰：‘……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’”

⒃袁崇焕《边中送别》：“五载离家别路悠，送君寒浸宝刀头。欲知肺腑同生死，何用安危问去留？策杖只因图雪耻，横戈原不为封侯。故园亲侣如相问，愧我边尘尚未收。”

⒄袁崇焕《山海关送季弟南还》：“公车犹记昔年情，万里从我塞上征。牧圉此时犹捍御，驰驱何日慰升平？由来友爱钟吾辈，肯把须眉负此生？去住安危俱莫问，燕然曾勒古人名。”“弟兄于汝倍关情，此日临歧感慨生。磊落丈夫谁好剑？牢骚男子尔能兵。才堪逐电三驱捷，身上飞鹏一羽轻。行矣乡邦重努力，莫耽疏懒堕时名。”其中“磊落丈夫谁好剑？牢骚男子尔能兵”两句，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，就诗而论，也是豪迈的好诗。

八

在这段时期中，皇太极进攻朝鲜，打了几个胜仗后，朝鲜投降，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，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、金钱和物品的供应。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：割地、擒毛文龙、派兵一万助攻中国。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，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，朝鲜改守中立，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。

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，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、中左、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，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，另派赵率教、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，进兵三岔河，牵制清军，作朝鲜的声援。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，赵率教等领兵而回，并未和清军接触。

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，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，时间越久，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，于是决定“以战求和”，对宁远发动攻击。

天启七年五月，皇太极亲率两黄旗、两白旗精兵，进攻辽西诸城堡，攻陷明方大凌河、小凌河两个要塞，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。

五月十一，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，四面合围。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，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，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，那自是缓兵之计，以待救兵。皇太极不中计，攻城愈急。

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，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，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。这时天热，海上不结冰，水师用得着了。

赵率教是陕西人，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。努尔哈赤攻辽阳时，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（参谋长）。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，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，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。清军攻破辽阳，袁应泰殉难，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，论法当斩，不知如何得以幸免，想来是贿赂了上官。后来王化贞大败，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，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，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，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，他便不敢再进。努尔哈赤攻宁远，赵率教在前屯卫，距离很近，自己不亲去赴援，后来宁远大捷，他却想分功，以致给满桂痛骂，酿成了很大风波。

和满桂冲突时，袁崇焕相当支持他。赵率教感恩图报，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，到锦州大战时，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。他和前锋总兵左辅、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，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，胜了三场，小战二十五场，也是每战都胜。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，二十四天之中，无日不战，战况的激烈，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。六月初四那天，皇太极增兵猛攻。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，又放火炮、火弹和矢石，清兵受创极重。攻到天明时，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，只得退兵，退到小凌河扎营，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。

赵率教转怯为勇，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，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，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，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，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。他这个重大转变，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。

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，转而去攻宁远。

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，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。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，就勒兵不攻。皇太极对诸将说：“先汗攻宁远不克，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，若再攻不下宁远，我可要声名扫地了。”于是下令总攻，击破城下明军骑兵，直薄城壁。

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，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，敢于到城外决战了。上次要清军退后，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，可见不敢开城门。

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，城墙下环列枪炮。皇太极佯败，想引明军来攻，然后伏兵齐起。但明军没有上当，守垒不追。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。

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，大声呼叫。满桂战于城外。祖大寿、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。双方死伤均重，满桂身中数箭。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，于是退入城中据守。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，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。

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，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，杀伤清兵不少。明方的报告说，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，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，又杀固山（领七千五百人）四人、牛录（领三百人）三十余名。这报告失之夸大，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。但清方纪录中也说：济尔哈朗贝勒、萨哈廉贝勒、大将瓦克达、阿格等均受伤。

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，只得退兵，再攻锦州南面，亦不能拔，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，将领觉多拜山、巴希等阵亡。七月，清兵败回沈阳。

这一役明朝称为“宁锦大捷”，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。

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，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①。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，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，可见光明磊落，大公无私。

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，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，相隔一年零四个月。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，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，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，固守在清军的后路，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，不敢久攻宁远。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，再攻宁远，气势已挫。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。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，局面当然更有改进。

这一仗大捷，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，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。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。传教士波尔、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，有机可乘，便发动澳门的葡人，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。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。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，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。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。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，称为“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”，还派官祭炮，请将军发威破敌。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，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。

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。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p、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。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。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、宁远，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。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，袁崇焕如果不附和，立刻就会罢官，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，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。

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。所以虽有宁锦大捷，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，只升官一级。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，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，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，也因此而封了伯爵。魏忠贤是太监，没有儿子，只好大封他侄儿，封他侄儿的儿子。

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颏袁崇焕，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“暮气”。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，只得自称有病，请求辞职。魏忠贤立刻批准，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。

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，当然是大喜若狂，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“暮气”两字，恐怕大喜之余，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？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“暮气沉沉”，却不知谁才是“朝气蓬勃”？

袁崇焕离开宁远时，心中感慨万千，可想而知。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，方当壮盛的英年，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。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，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，更是忿忿不平。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，诗中说：我们慷慨同仇，间关百战，功劳不小，皇上的恩遇也重。但我的苦心，却只有后人知道了。建功立业固然很好，回家休养也是不错。对于我的去留，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。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③。

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，还是十分感激的。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，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，短短的五年半之间，几乎年年升官，中间还跳级，直升到“巡抚辽东、兵部右侍郎、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”，实在算是飞黄腾达。他自觉升官太快，曾上疏辞谢。他说在诸同年中，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，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，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。皇帝批复说：你接连三次谦辞，品德很好，但你功劳大，升官是应该的④。

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，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，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。他心中明白，天启是个昏君，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。

他到了广州，去光孝寺游览，踏足佛地，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，和环境大不调和⑥，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。英雄豪杰，一往无悔，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，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。

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："十年来，尽天下之兵，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，即臣去年，亦自城上而下攻。自今始一刀一枪，下而拚命，不顾夷之凶狠剽悍。臣复凭堞大呼，分路进追。诸军忿恨，誓一战以挫此贼。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。"

②马耳丁的《鞑靼战记》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，又说："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，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（指满清）作战大胜。"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，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。

据冯承钧译、沙不列撰：《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》：崇祯三年，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、大炮十尊入境效力。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，厚赂朝臣，加以阻挠。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。《碧血剑》小说略取其意。

③袁崇焕《南还别陈翼所总戎》："慷慨同仇日，间关百战时，功高明主眷，心苦后人知。麋鹿还山便，麒麟绘阁宜。去留都莫讶，秋草正离离。"其中"功高明主眷"这一句，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。天启决不是明主，天下皆知，自己功高如此，结果却得了这样的"眷"，这位"明主"，真是"明"得很了。

④袁崇焕《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》中说："且武人奔竞，少竖立便欲厚迁，稍不合辄思激去，要挟朝廷，开衅同类，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，臣最疾之。臣今日不自处于恬，何以消诸将之竞？况臣原无富贵之心，又皇上所鉴也。"对这个辞赏的奏章，朝廷的批答是："奉圣旨：袁崇焕存城功高，加恩示酬，原不为过；乃三疏控辞，愈征克让。还着遵旨祗承。该部知道。"

⑤袁崇焕《归庾岭》："功名劳十载，心迹渐依违。忍说还山是？难言出塞非。主恩天地重，臣遇古今稀。数卷封章外，浑然旧日归。"

⑥袁崇焕《遇诃林寺口占》："四十年来过半身，望中祇树隔红尘。如今着足空王地，多了从前学杀人。"

九

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（他初做皇帝时，爱和小太监捉迷藏），做了几年木工（不是做皇帝），天启七年八月，在二十三岁上死了。

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，有些后妃怀了孕，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，所以没有儿子。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，年号崇祯。

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。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，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。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，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，然后逼得他自杀。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。

魏忠贤死后，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“逆党”，或杀头，或充军，或免职，人心大快，在“宁锦大捷”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。

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，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。天启七年十一月，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、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。崇祯元年四月，再升他为兵部尚书、兼右副都御史、督师蓟辽、兼督登莱天津军务。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，所辖的军区，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（河北）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，成为抗清总司令。不过蓟州、天津、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，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。

明末军制，在外带兵的文臣，头衔最高的是督师，通常以木学士兼任，宰相出外带兵，才称督师；其次是总督或经略，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；更其次是巡抚；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。袁崇焕不是大学士，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。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。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。

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中，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。

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，和袁同科中进士，陈是探花。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，因而被罢官。袁陈两人同乡同年，又志同道合，交情自然非同寻常。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，做到礼部侍郎，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，战败被俘，不降而死，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。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，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。

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，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。画家赵蔼夫画了一幅画，图中一帆远行，岸上有妇女三人、小孩一人相送。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：“肤公雅奏”，“肤公”即“肤功”，祝贺他“克奏肤功”的意思。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，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。这幅画本来有上款，后来袁崇焕被处死，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，多次易手流转，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。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，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。原图目前是在香港。

“肤公雅奏图”上的题诗，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，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、燕然勒石，麟阁题名等等。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“谈锋”、“高谈”、“笑谈”①。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，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。

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，其中有和尚三人，有几个是袁的幕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、赤松子、圯上、素书的典故，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。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，随即退隐，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。在这次饯别宴中，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“功成身退”，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，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②。

七月，袁崇焕到达北京，崇祯③召见于平台，那是在明官左安门④。

崇祯见到袁崇焕后，先大加慰劳，然后说道：“建部跳梁，已有十年了，国土沦陷，辽民涂炭。卿万里赴召，忠勇可嘉，所有平辽方略，可具实奏来！”

袁崇焕奏道：“所有方略，都已写在奏章里。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，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，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，全辽可以恢复。”

崇祯道：“五年复辽，便是方略，朕不吝封侯之赏。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！卿子孙亦受其福。”袁崇焕谢恩归班。崇祯暂退少憩。

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，用甚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。袁崇焕道：“我这样说，是想要宽慰皇上。”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，明白皇帝的个性，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。许誉卿于是提醒他：“皇上是英明得很的，岂可随便奏对？到五年期满，那时你还没有平辽，那怎么得了？”袁崇焕一听之下，爽然自失，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。

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、恢复全辽，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，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，就犯了一个大错误。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，就随口安慰。

过了一会，皇帝又出来。袁崇焕于是又奏道：“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，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。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，日夜忧心，臣又怎敢说难？这五年之中，必须事事应手，首先是钱粮。”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，必须着力措办，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。

袁崇焕又请器械，说：“建州准备充分，器械犀利，马匹壮健，久经训练。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，也须精利。”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：“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，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，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，就可追究查办。”

袁崇焕又奏：“五年之中，变化很大。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。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，不应当任用的，不可随便派下来。”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、兵部尚书王在晋，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。

袁崇焕又奏：“以臣的力量，制全辽是有余的，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，那就不足了。臣一出京城，与皇上就隔得很远，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。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，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，但不免会大发议论，扰乱臣的方略。”崇祯站起身来，倾听他的说话，听了很久，说道：“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，不必谦逊，朕自有主持。”

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，请给袁崇焕大权，赐给他尚方宝剑，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，以统一事权。崇祯认为对极。应予照办。谈完大事后，赐袁崇焕酒馔。

袁崇焕辞出之后，上了一道奏章，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⑤：“以辽人守辽土，以辽土养辽人”——明代兵制，一方有事，从各方调兵前往。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，四川、湖广、浙江均有。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，战斗力既不强，又怕冷，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，便遣回家乡，另调新兵前来。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，他们为了保护家乡，抗敌勇敢，又习于寒冷气候。训练一支精兵，必须兵将相习，非长期熏陶不为功，不能今天调来，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。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，逐步扩大防守地域，既省粮饷，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。

“守为正着，战为奇着，和为旁。”——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，这是先天的限制，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，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。所以要舍己之短，用己所长，守坚城而用大炮，立于不败之地。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、攻敌不意之时，才和清兵打野战。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、加强城防，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。

“法在渐不在骤，在实不在虚”——执行上述方策之时，不可求急功近利，必须稳扎稳打，脚踏实地，慢慢的推进。绝对不可冒险轻进，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。

这三个基本战略，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。明军三次大败，都败于野战，以致全军覆没；宁远两次大捷，都在于守坚城、用大炮。

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，就可逐步扭转形势，转守为攻。但他担心两件事。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，二是敌人挑拨离间，散布谣言。因此在上任之初，对此特别强调。他声明在先，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，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。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，干事不依常规，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，面面俱圆，那可不行。总而言之：“我不顾自己性命，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，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。”

崇祯接到这道奏章，再加奖勉，赐他蟒袍、玉带与银币。袁崇焕领了银币，但以未立功勋，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，上疏辞谢了。

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，对他言听计从，信任之专，恩遇之隆，实是罕见。但不幸得很，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，一句句无不料中，终于被处极刑。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。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，书中言辞亲切无比，有感而作了一首“满江红”，其中有一句：“慨当初倚飞何重？后来何酷？”崇祯对待袁崇焕，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，后来何酷。

其间的分别是，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，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。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，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，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，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，更令后人深深叹息。

①陈子壮：“曾闻缓带高谈日，黄石兵筹在握奇。”梁国栋：“笑倚戎车克壮猷，关前氛祲仗谁收？忻看化日回春日，再上邢州护锦州。”傅于亮：“天山自昔凭三箭，辽左而今仗一夫。秉钺纷纷论制胜，笑谈尊俎似君无？”邓桢：“冠加荐角峨应甚，赐有龙文许自专（指尚方剑）。借箸独当天下计，折冲随运掌中权。”邝瑞露：“行矣莫忘黄石语，麒麟回首即江湖。”“供帐夜悬南海月，谈锋春落大江潮。”“衣布尚怜天下士，高歌谁是眼中人？”邝瑞露即邝湛若，广东名士，南海人，后助守广州，清兵破城时不屈而死。

②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：“游仙黄石空余愿”。自注：“袁再起督师，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、赤松为言，疑有所讽，惜袁不悟。”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；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，袁崇焕根本没有机会“功成”，自然谈不上“身退”。不过以他的热血热肠，即使是功成了，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，势必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③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、思宗、庄烈帝、怀宗、毅宗，或崇祯皇帝。本文以他年号称呼，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，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、清高宗为乾隆。

④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，根据李逊之所著《三朝野记》与文秉所著《烈皇小识》两书，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，也根据这两书所载。李逊之的父亲李应升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。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，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。文震孟最出名的事，是在天启年间上奏，直指皇帝诸事不理，犹如“傀儡登场”，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。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，到宫中演给熹宗看，熹宗看得大乐。魏忠贤便说：“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，那就是这样子了。”熹宗当然大怒，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。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，他们记载朝中大事，应该相当可靠。

⑤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中引述他的奏章：“恢复之计，不外臣昔年‘以辽人守辽土，以辽土养辽人；守为正着，战为奇着，和为旁着’之说。法在渐不在骤，在实不在虚。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。至用人之人，与为人用之人，皆至尊司其钥。何以任而勿贰，信而勿疑？盖驭边臣与廷臣异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，但当论成败之大局，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。事任既重，为怨实多，诸有利于封疆者，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况图敌之急，敌亦从而间之，是以为边臣甚难。陛下爱臣知臣，臣何必过疑惧？但中有所危，不敢不告。”

十

袁崇焕还没有到任，宁远已发生了兵变。

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，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、湖北的湖广兵。兵卒把巡抚毕自肃、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。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，相差还是很多，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，兵士才不吵了。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，上吊自杀。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，拖欠四个月，叫他们如何过日子？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。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，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，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。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，守城有功，因兵变而自杀，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。

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，惩罚了几名军官，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，当时是都司；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，将兵变平定了。

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，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。如果这时清军来攻，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？局势实在危险之至。袁崇焕有甚么法子？只有不断的上奏章，向北京请饷。

崇祯的性格之中，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。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，增加赋税，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高兴。

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，崇祯对诸臣说：“袁崇焕在朕前，以五年复辽、及清慎为己任，这缺饷事，须讲求长策。”又说：“关兵动辄鼓噪，各边效尤，如何得了？”

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：“军士要挟，不单单是为了少饷，一定另有隐情。古人虽罗雀掘鼠，而军心不变。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崇祯道：“正如此说。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。今虽缺饷，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？”

“罗雀掘鼠”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。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，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。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，相貌十分漂亮，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，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，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，可惜人品太差，在《明史》中被列入《奸臣传》。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，他后来做首辅，也做了些好事的，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。周延儒之奸，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。但“逢主之恶”当然也就是奸。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。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，相貌相当不漂亮①，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。

“罗雀掘鼠”是唐张巡的典故。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，苦守日久，军中无食，只得张网捉雀、掘穴捕鼠来充饥，但仍是死守不屈。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，受到敌人包围，只得苦挨，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？

周延儒乘机中伤，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。他提到袁崇焕以“清慎为己任”，似乎对他的“清”也有了怀疑。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：“他自称是清官，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？”

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，连疏请饷。十月初二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，说道：“崇焕先前说道‘安抚锦州，兵变可弥’，现在却说‘军欲鼓噪，求发内帑’，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？卿等奏来。”

“内帑”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。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，国库里实在没有钱，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。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，似乎隐含威胁，崇祯自然更加生气。

哪知百官众口一辞，都请皇上发内帑。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，只有陆续筹措发给。崇祯说：“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，兵卒自不敢叛，不忍叛；不敢叛者畏其威，不忍叛者怀其德，如何有鼓噪之事？”

“罗雀掘鼠”和“家人父子”这两句话，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。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，吵了起来。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，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。他似乎认为，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，没有粮饷，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。俗语都说：“皇帝不差饿兵。”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。

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，又乘机中伤，说道：“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。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，急则治标，只好发给他。然而决非长策，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。”崇祯大为赞成：“此说良是。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，各处边防军都学样，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？”崇祯越说越怒，又是忧形于色，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，谁也不敢说话②。

袁崇焕请发内帑，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、不怕开罪皇帝、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。本来，他只须申请发饷，至于钱从何处来，根本不是他的责任。国库无钱，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，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。以袁崇焕的才智，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，但他爱惜兵士，得罪皇帝也不管了。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，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，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。

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，皇太极见劲敌既去，立刻肆无忌惮，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。

袁崇焕回任之后，宁远、锦州、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，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，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，用以拖延时间。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，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。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，是要他先除去帝号，恢复称“汗”。皇太极居然答允，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，表示正式承认他“汗”的地位。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，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。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，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，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，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。

皇太极一直到死，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，又托朝鲜居间斡旋，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。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，都是“以战求和”④。他清楚的认识到，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，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，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。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，不会纺织，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⑤。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，可说谦卑到了极点⑥。

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，对满清始终坚持“不承认政策”，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，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⑦。

为了与满清作战，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，天启时再加，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，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，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，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（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），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。明末民变四起，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⑧。

敌人提出和平建议，是不是可以接受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：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，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？还是敌人因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？

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，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。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？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？

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，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、造成社会混乱、损害作战努力、破坏联盟关系、影响政府声誉？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？

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？还是双方平等，或利害参半，甚至对我方有利？

如果是前者，当然应当断然拒绝；若是后者，就可考虑接受，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。在当时的局势下，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。不论从政略、战略、经济、人民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，都应与满清议和。

拒绝和满清议和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。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，处理得十分精明，于是臣下大捧他为“英主”。他从此就飘飘然了，真的以“英主”自居，认为“英主”决不能和叛逆的“建州卫”妥协。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，“建州卫”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，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。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，那是另一回事，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。

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。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，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。

坚持政治原则，本来不错。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。完全忽视实际情形，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，和“英主”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。

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，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，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。但崇祯却认为是和“叛徒”私自议和，有辱国体，心中极不满意，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，隐忍不发，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。

①《明史·钱龙锡传》：“龙锡奏辩，言：‘崇焕陛见时，臣见其貌寝，退谓同官：此人恐不胜任。’”钱龙锡这话也是胡说八道，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，便说他不能担当大事？

②《烈皇小识》：“时天威震迅，忧形于色。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，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。”

③关于这场交涉，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，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，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，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，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。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，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：“逮至朕躬，实欲罢兵戈，享太平，故屡屡差人讲说。无奈天启、崇祯二帝渺我益甚，逼令退地，且教削去帝（号），及禁用国宝。朕以为天与土地，何敢轻与？其帝号国宝，一一遵依，易汗请印，委曲至此，仍复不允。”

④《明清史料》丙编，皇太极谕诸将士：“尔诸将士临阵，各自奋勇前往，何必争取衣物？纵得些破坏衣物，尚不能资一年之用。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，敌人力不能支，非与我国讲和，必是败于我们。那时穿吃自然长远，早早解盔卸甲，共享太平，岂不美哉？”

⑤《天聪实录稿》，七年九月十四日，清太宗致朝鲜国王信：“贵国断市，不过以我国无衣，因欲困我。我与贵国未市之前，岂曾赤身裸体耶？即飞禽走兽，亦自各有羽毛……满洲、蒙古固以抢掠为生，贵国固以自守为素。”

⑥《天聪实录稿》六年六月，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：“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：小国起兵，原非自不知足，希图大位，而起此念也。只因边官作践太甚，小国恼恨，又不得上达……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，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，因而生疑，所以不敢详陈也。小国下情，皇上若欲垂听，差一好人来，俾小国尽为申奏。若谓业已讲和，何必又提恼恨，惟任皇帝之命而已。夫小国之人，和好告成时，得些财物，打猎放鹰，便是快乐处。谨奏。”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动人。

⑦崇祯五年，宣府巡抚沈棨和清军立约互不侵犯，崇祯便把兵部尚书熊明遇革职查办，沈棨下狱。此后他更下旨给守边的官员，任何人不得与满清有片纸只字的交通。

⑧《明史·食货志》：“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，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乎？”

十一

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，从“请发内帑事件”开始。带兵的统帅追讨欠饷，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债户对于债主追讨欠款，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，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十分憎恨，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，十几岁的少年债户除了憎恨之外还会恐惧。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和皇太极谈和。这“不敢”两字之中，自然隐伏了“将来和你算帐”的心理因素。

该年闰四月，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，那是从一品，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。到了下个月，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，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。

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。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崇祯二年（公元一六二九），那是己巳年。早了一百八十年（一四四九），同样是己巳年，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。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，皇帝被蒙古人掳去，于谦击退外敌，安定了国家。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，于做总督，袁做督师，地位相等①。两人后来都被皇帝处死，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。

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“杭铁头”之称，然而那是与性格柔和的苏州人“苏空头”相对而言，很少去当兵打仗的。戚继光率领来平定倭寇、守御北边，后来在戚死后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，都是浙东义乌一带的人。

毛文龙所以投军，主要由于他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。毛文龙喜欢下围棋，常通宵下棋，爱说：“杀得北斗归南。”捧他场的人，说他的棋友中有一个道人，从围棋中传授了他兵法。如果真有这样的事，毛文龙的棋力一定相当低，因为他的兵法实在并不高明。又有一个传说：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，睡在于庙（于谦的庙，在杭州与岳庙并称）里祈梦，梦到于谦写了十六个字给他：“欲效淮阴，老了一半。好个田横，无人作伴。”这十六个字后来果然“应验”了：韩信二十七岁为大将，毛文龙为大将时五十二岁；田横在岛上自杀时，有五百士自刎而殉，毛文龙在岛上被杀，死的只他一人。这当然是好事之徒事后捏造出来的。于谦见识何等超卓，又怎会将他这个无聊同乡去和韩信、田横相比？

毛文龙到北京后，得他舅舅推荐，到辽东去投效总兵李成梁，后来在袁应泰、王化贞两人手下，升到了大约相当于团长的职位。他的功绩主要是造火药超额完成任务和练兵，可见此人是一个能干的后勤人员。辽东失陷后，他带了一批部队，在沿海各岛和辽东、朝鲜边区混来混去，打打游击。他的根据地是在朝鲜，招纳辽东溃散下来的中国败兵和难民，势力渐渐扩充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，带领了九十八人，渡鸭绿江袭击镇江城②，俘虏了清军守将。这是明军打败清兵的罕有事件，王化贞大为高兴，极力推荐，升他的官，驻在镇江城。但不久清兵大军反攻，镇江城就失去了。毛文龙将根据地迁到朝鲜的皮岛，自己仍在辽东朝鲜边区打游击。

皮岛在鸭绿江口，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，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，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、铁山③。当时朝鲜的义州、安州、铁山一带，因为邻近中国，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，喧宾夺主，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，朝鲜人只十分之三。皮岛横约八十里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。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，再招纳汉人，声势渐盛。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，叫作东江镇，升毛文龙为总兵。

那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，还未建功。明朝唯一能与清兵打一下的，只有毛文龙一军，所以他名气相当大。当时董其昌曾上奏说：国家只要有两个毛文龙，努尔哈赤可擒，辽地可复。他这道奏章，当然只有书法上的价值，但由此也可见到一般朝臣对毛文龙的观感。毛文龙不断升官，升到左都督，挂将军印，赐尚方剑。天启皇帝提到他时称为“毛帅”，不叫名字。

天启四年五月，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、越长白山，攻入满清东部，被守将击败，全军覆没；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，曾两次派兵袭击满清城寨，两次都丧师败归。毛文龙打仗是不行的，可是连年袭击满清腹地，不失为有牵制作用。那时候明军一见清兵就望风而遁，毛文龙胆敢主动出击，应当说勇气可嘉。

天启七年正月，清兵征朝鲜，因为毛文龙不断在后方骚扰，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驻守的铁山。毛文龙大败，逃上了皮岛。

他在中朝边区打游击时，虽然屡战屡败，却也能屡败屡战。上了皮岛之后，有了大海的阻隔，清军没有水师，安全感大增，加之又上了年纪，很快就腐化起来④。

他开始发挥后勤才能，在皮岛大做生意，征收商船通行税，那便是海上买路钱，派人去辽东和朝鲜挖人参。一方面向朝廷要粮要饷，又向朝鲜要粮食，理由是帮朝鲜抵抗清兵，要收保护费。朝鲜也只得时时运粮给他。他升官发财之后，对打仗更加没有兴趣了。当时皮岛驻军有二万八千，战马三千余匹，皮岛之东的身弥岛驻兵千余，作为皮岛的外围，宁锦大战之时，毛文龙手拥重兵在旁，竟不发一兵一卒去支援，也不攻击清兵后方作牵制。袁崇焕当然极不满意，但因管他不着，无可奈何。

天启年间，毛文龙不断以大量贿赂送给魏忠贤和其他太监、大臣，对朝中当权派的公共关系做得极好。天启五年，御史麦之令弹劾毛文龙，认为他无用，辽东军务不能依靠他。魏忠贤极力袒毛，说麦之令是熊廷弼的同党，将他杀了。这样一来，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东林党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龙。

崇祯接位后，毛文龙作风不改。朝廷觉得皮岛耗费粮饷太多，要派人去核数查帐。毛文龙多方推托，总之是不欢迎御用会计师驾临。

袁崇焕的新任命，理论上是有权管到皮岛东江镇的。朝中于是有人建议皮岛的粮饷经由宁远转运，意思是交由袁崇焕控制。甚至有人主张撤退皮岛守军，全部调去宁远。这些主张，都遭到毛文龙的抗拒，而兵部又对毛相当支持。

袁崇焕写信给首辅钱龙锡商量，要杀毛文龙。钱回信劝他一切慎重。袁在北京时，也曾和钱龙锡商议过杀毛的事，当时袁对钱龙锡说，要恢复辽东，必须从整肃东江镇的军纪开始。

袁崇焕决心要解决这件事。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二日，袁崇焕离宁远，去和毛文龙会谈，约定了在旅顺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相会，这小岛叫做岛山⑤。从宁远经渤海到旅顺，和从皮岛经黄海到旅顺，海程大致相等，所以旅顺是一个中间地点，也可说是中立地带。那时毛文龙对袁崇焕已心存疑忌，如邀他到宁远相会，他是不肯来的。袁崇焕如去皮岛，却又是身入险地。

袁崇焕除座船外，带船三十八艘，出发前先试放西洋大炮，射程远的五六里，近的三四里。二十六日到双岛，登州的军官带了兵船四十八艘来会。二十七日到岛山停泊，旅顺的军官前来参见。袁崇焕带众将上山，到龙王庙去拜龙王，对众将训话：“本朝开国，中山王徐达、开平王常遇春诸君起初在鄱阳湖、采石矶大战，后来一直打到漠北，水战固然胜，马步战也胜，才能驱逐胡元，统一中国。现在你们的水师只能以红船在水上自守，满清鞑子不下海，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？所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。”他的抱负是要将水师训练成为海军陆战队。

六月初一，毛文龙率领将士到达岛山，与袁互相交拜。毛文龙呈上礼帖三封和三桌筵席。在船中吃过，袁崇焕和他谈话，说道：“辽东海外，只有我和贵镇二人，务必同心共济，方能成功。我历险来此，旨在商议进取。军国大事，在此一举。我有一个良方，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这一帖药。”当晚两人直谈到二更。初二袁崇焕上岛，犒赏毛的部属，和毛又密谈到三更。初三日又再谈，袁崇焕要求皮岛设文官监军，粮饷由宁远转发，改编部队，连谈三日三夜，毛文龙始终不同意，到这时谈判终于破裂。袁崇焕给他最后一个机会，劝他辞职回乡。毛文龙说：“辞职回乡这件事，我一直是在盼望的。只不过我对辽东事务很熟悉，解决了满洲之后，可顺势袭取朝鲜了。”袁崇焕听他大言不惭，更是不满⑥。酒散后，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，五更方毕。通宵部署，要杀毛文龙了。

初四日，袁崇焕犒赏毛部兵将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，军官每名三五两不等，兵每名数钱，又将带来的饷银十万两交卸。同时和毛划分职权，此后旅顺以东由毛指挥，旅顺以西由袁指挥。毛文龙收到大笔银子，对指挥权的区划又十分满意，减少了提防警惕。

初五日，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。相见后，袁崇焕说：“我明天要回宁远了。贵镇身当国家海外重寄，请受我一拜。”说着下拜，毛文龙跪下还礼。大家上山后，袁的亲信参将谢尚政指挥各营士兵布成一个大围。毛文龙和随从官员百余名在围内，将毛部兵丁都隔在围外。

袁崇焕问起毛文龙手下将官的姓名，居然大多数姓毛。袁崇焕觉得奇怪。毛文龙说：“他们都是我的义孙。”⑦袁崇焕笑了起来，跟着对毛部众将说道：“你们在海外辛苦，兵士每个月只有五斗米的粮，甚至家中几口人都分食此粮，想起来令人痛心。请大家受我一拜，感谢你们为国家尽力，以后大家不必担心没有粮饷。”当即下拜。众将磕头答礼，甚是感动。

袁崇焕随即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，毛文龙抗辩。袁崇焕不客气了，斥责道：“本部院披肝沥胆，与你说了三日，只道你回头是岸，也还不迟。哪晓得你狼子野心，总是一片欺诳到底。你目中没有本部院，那也罢了。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，国法岂容得你？”命人除下他衣冠，绑了起来。毛文龙的态度仍是十分倔强，自称无罪有功。

袁崇焕厉声道：“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，瞧我不起。本部院却是能管将官之人。你说没有罪么？你犯了十二大罪，我数给你听：“一、明朝的制度，大将在外，必由文臣监督，你专制一方，军马钱粮不肯受核。二、杀戮降人难民，谎报冒功，说杀的是清兵。三、宣称如果南下，取登州和南京犹如反掌。四、每岁饷银数十万，但发给兵士的粮饷每月只有三斗半，侵盗军粮。五、在皮岛开马市，擅自与外国贸易。六、部将数千名都冒称姓毛，擅自封官。七、败退时剽掠商船。八、你自己强抢良家妇女，部下效尤。九、驱策难民到辽东去偷挖人参，不肯去的就不发粮食，让他们大批在岛上饿死。十、将大量金银送去京师贿赂，拜魏忠贤为义父，在岛上替魏忠贤塑像。十一、铁山一仗，大败丧师，却报称有功。十二、设立军区已达八年，不能恢复寸土，观望养敌。”

这十二条罪状数了出来，毛文龙魂不附体，只有叩头求饶。

袁崇焕问毛的部将：“毛文龙该斩么？”诸将都吓得不敢作声。有人说毛文龙这些年来虽无功劳，但也辛苦出力。袁崇焕叱道：“毛文龙本来只不过是个寻常百姓，现今官居极品，满门封荫，已足够酬答他的辛劳了，为甚么他还这样悖逆？”

于是向着北京叩头，宣称：“臣今天诛毛文龙以整肃军纪，诸将中若有行为如毛文龙的，也一概处决。臣如不能成功，请皇上也像诛毛文龙一样的处决臣！”请出尚方剑来，命旗牌官将毛文龙在帐前斩决，向毛文龙部属谕示：“只诛毛文龙一人，其余各人一概无罪。”毛文龙麾下将士无一敢动。袁崇焕命人收殓毛文龙，次日开吊拜奠，说：“昨日斩你，是为了朝廷大法。今日祭你，是为了僚友私情。”

随即将毛部分为四队，派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、副将陈继盛等四人分领，犒赏军士，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。回宁远后上奏禀报，最后说：毛文龙是大将，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。臣犯了死罪，谨候皇上惩处。

崇祯得讯，大吃一惊，非常不以为然。但想毛文龙已经死了，目前又正倚赖袁崇焕尽力，只得下旨嘉奖他一番，又下旨公布毛文龙的罪状，逮捕毛文龙的驻京办事处主任，以安袁崇焕之心。

袁崇焕担心毛文龙的部下生变，奏请增加饷银。但查核部队实数，兵员比毛文龙虚报时少得多了。崇祯见兵员少了，饷银反增，颇为怀疑，但都一一批准。以崇祯这样刚强的性格，这时迫于形势而不敢得罪袁崇焕，实已深深伏下了杀机。

毛文龙在皮岛，俨然是独立为王的模样，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监察核数、滥杀难民冒功、侵吞军粮、军纪不肃，的确有罪。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，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。明朝赐尚方剑给主帅，用意是给主帅以绝对权威，部将如不听指挥，立即可以诛杀。然而毛文龙的罪行都非紧急，也不是反叛作乱。何况毛文龙也是受赐尚方剑的。

毛文龙在皮岛，毕竟曾屡次出兵，骚扰满清后方，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，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。

这十二条罪状中，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。毛文龙说取登州、南京如反掌，只不过一时夸口，并非真的要造反；向外国买马，当是军中需要；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，部将喜欢姓毛，旨在拍主帅的马屁，也没有甚么大不了；不能恢复寸土，只能说他无能，却非有罪，要打败清兵，恢复失地，谈何容易？在岛上为魏忠贤塑像，更难以加他罪名。天启年间，魏忠贤权势熏天，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、塑像而向他跪拜。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。时势所然，人人难免。

毛文龙死后，部将心中不服，颇有逐渐叛去的，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。这三人投降满清，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，后来都封王。清初四大降王，除吴三桂外，其余孔、耿、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。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⑧。

对于“杀毛事件”，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。一般朝臣认为，毛文龙即使有罪，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，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。皇帝的统治手段，主要只是赏与罚。袁崇焕擅杀大将，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。

我也觉得袁崇焕这件事做得不对，过分的横蛮。将毛文龙逮捕，押解北京，交由皇帝去处置，才是合理的方式。当时小说盛行，有人做了小说来称誉毛文龙。一部是四十回的《辽海丹忠录》，是杭州人陆云龙所作，大捧向乡毛帅。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《铁冠图》（不是讲李自成事迹的那一部），以毛文龙为主角。

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“杀毛事件”抨击甚烈。另一个大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，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。《明季北略》甚至说：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，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。却又是过分的批评了。

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，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。其次，文人带兵，一定熟读孙子兵法，对于孙子杀吴王爱姬二人、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凛遵军法的故事，对于“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”的军法观念，一定印象十分深刻。那时候宁远、锦州、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，如不整饬军纪，根本不能打仗。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，还是忍不住要杀毛，推想起来，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分。最后，毛文龙接近魏忠贤，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，其中也难免有些党派成见。

①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，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。见吴晗：《明代的军兵》。

②即今辽宁省安东之北的九连城，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。

③皮岛在朝鲜写作椵岛。这个“椵”字，汉文音“驾”，但朝鲜人读作Ｐｉ音，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。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，地理弄错了。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，离皮岛约一百海里。皮岛是朝鲜地方，海洋岛是中国地方。

④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：毛文龙每天吃五餐，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，宠妾八九人，珠翠满身，侍女甚多。

⑤一般书籍（包括《明史》）上记载，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。《荆驼逸史》中辑有《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》一文，采用的是日记体，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，逐日记录海程、所经岛屿、风势、船只、兵员、官员姓名等等，十分详尽，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。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，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，只记两人“二更后方散”、“密语三更方散”，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，却不记密语内容，全天凭空推测的言辞，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。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，离旅顺陆路十八里，水路四十里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，中间隔了松木岛、猪岛、蛇岛、虾蟆岛等许多岛屿。我比较各种资料，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。

⑥《始末记》记载当时情形说：“酒叙至终，（袁）方有傲状，毛帅有不悦意态。”

⑦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、耿精忠、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，那时叫做毛有德、毛精忠、毛可喜。

⑧梁启超在《袁崇焕传》中说：“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。毛文龙不死，安知其不执梱（注：原字实在是打不　出来，应该在“困”字部首下加一走之儿，俗称走之底。原处处理为空）为诸降王长？”意思说，毛文龙如果不死，说不定他反而是第一大降王呢。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。

十二

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。袁崇焕再上奏章，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，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，从此变为“大盗”。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，才发一次欠饷，而发了欠饷之后，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，这样下去，永远是“欠饷——兵变——发饷——杀官——欠饷”的循环①。这道奏章，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。

崇祯二年春，袁崇焕上奏，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，已不足虑，但蓟门单弱，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。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，懦弱而不懂军事。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，第一道奏章上去，朝廷没有多加理会，他再上第二道、第三道。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，但始终迁延不行。拖到十月，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，正在袁崇焕料中。首当其冲的，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。

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，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，好好修筑了长城，设立辽东、蓟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太原（统偏头、宁武、雁门三关）、陕西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九大边防军区，那便是所谓“九边”。东起鸭绿江，西至酒泉，绵延数千里中，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。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，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。

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，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，将都城迁了过去。在中国整个地形上，北京偏于东北，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。最不利的是，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，敌军一攻破长城，快马奔驰半天，就兵临北京城下。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，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，不敢深入中原，一旦有变，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。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。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，建都北京便于进攻，后来兵力衰弱，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②。本来，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，僵持一段时期之后，终究是非进则退③。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，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，根本战略完全错误。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，主要是在文治教化，征战本非所长④，如果基本战略一错，局势就难以收拾了。

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，集兵十余万，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，攻打不进，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，绕道西路进攻。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：“明朝若是肯和，我们采参开矿，与他们交易，换来布匹，大家共享太平，岂不极好？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，明朝总是不允，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。”十月初五，抵达喀喇沁的青城。这条路很远，行军不便，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，不少人便主张退兵，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，认为：深入敌境，劳师袭远，如果粮匮马疲，又怎么回得去？纵使攻进了长城，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，我们便众寡不敌，要是后路遭到堵截，恐无归路。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、吉林一带。从山海关进攻北京，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，如果打不胜，退回去就是了。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，当时运输工具简陋，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。那时代善四十九岁，是皇太极的二哥，莽古尔泰四十三岁，是皇太极的五哥，两人比较老成持重。

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（当时三十八岁，排行第八）的进军主张。岳托是代善的儿子，当时年龄不详，相信最多三十岁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，三十四岁，都是勇气十足。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，直开到深夜，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。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，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，不准吃明人的熟食，以防下毒，不准酗酒，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，不可落单，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。皇太极爱读《三国演义》，这次出师，很有邓艾伐蜀、深入险地的意味⑤。

自青城行了四天，到老河，兵分三路，皇太极命岳托、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；七哥阿巴泰、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；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。三路先后攻克，进入长城，进迫遵化。

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，立即兵分两路，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。他自己率同祖大寿、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。沿途所经抚宁、永平、迁安、丰润、玉田诸地，都留兵布防，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。

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，听得袁崇焕来援，自然是喜从天降，大大嘉奖，发内帑劳军（这次是心甘情愿了），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⑥。

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，每一仗都胜。清军半夜里退兵。

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。赵率教急驰西援，到达三屯营时，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，不让他部队进城。赵率教无奈，只得领兵向西迎敌，在遵化城外大战，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，赵率教中箭阵亡。遵化陷落，巡抚王元雅自杀。

清军越三河，略顺义，至通州，渡河，进军牧马厂，兵势如风，攻向北京。大同总兵满桂、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，都被击溃。满、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。

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、遵化陷落的消息，既伤心爱将之死，又知局面严重，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，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。

袁崇焕一到，崇祯立即召见，大加慰劳，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，赐御馔和貂裘。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。他解去衣服，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，崇祯大为赞叹。袁崇焕以士马疲劳，要求入城休息。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，不许他部队入城。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，崇祯也不准，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。

清兵东攻，一路上势如破竹，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，都是大惊失色，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。

二十日，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。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、谈笑用兵了，他穿了甲胄，亲自上阵督战。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，恶斗八小时，胜负不决。

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。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，但见清兵冲突而西，从城上望下来，如黑云万朵，挟迅风而驰，须臾已过。一场激战，满桂受伤，血染征袍，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。清兵威猛如此，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，但炮术奇差，炮弹打入满桂军中，杀伤了不少士卒。

主战场是在广渠门。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（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），清兵终于不支败退，退了十余里。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。这场血战，清军劲旅阿巴泰、阿济格、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。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。

这一役之后，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。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。皇太极说：“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，为了救儿子，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，然而并不是胆怯。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？”便宽宥了他⑧。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。

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：“十五年来，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。”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，驻兵在海子、采囿之间。

袁崇焕来援北京时，因十万火急，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，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，广渠门这场大战，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，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。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，奋勇抗敌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，心中先已怯了，斗志不坚。

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，在军事上并不可取，尤其在京城外打仗，更不能贪图侥幸。他对部属说：“按照兵法，侥幸得胜，比打败仗还要不好。”因为碰运气而打胜，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，一败就不可收拾。但如谋定而后战，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，即使败了一仗，也无大患。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，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。袁崇焕说，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、初四可到。一等大军到达，就可和清兵决战。

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，主张立刻攻城。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，不肯攻城，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。

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，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。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，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，明军胜少败多。在京城外决战，在明方是太过冒险，万一（其实不是万一，而是极有可能）袁军溃败，甚至全军覆没，北京立刻失陷，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。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，作为赌注。但多过得一天，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。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：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，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，焚烧清兵粮草，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，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，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。简单说来，就是“坚壁清野”。

在任何地方打仗，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。在京城抗敌，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。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。

时间一久，清军身在险地，军心必然动摇，困在北京郊外，进是进不得，退又退不了，变成了瓮中之鳖。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，只待援军云集，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。两军交战，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。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，但眼见必胜，兵将都想立功，自然不会一触即溃。三个月、四个月的打下来，清兵非覆没不可。

在这其间，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、沈阳。清兵倾巢而出，本部全然空虚。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。取得辽沈后，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，清兵哪里还有斗志？

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。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，立刻就会全军急退，冲出长城，如果退得早，退得快，明军尚未合围，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。但西路沿途追击，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，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，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。

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。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：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；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，我以逸待劳；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，应当持重不战，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，便乘机进击⑨。这些求之不得的良机，突然之间都出现了。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，以他的大才，当然能善于利用，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，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。

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。苏军一面扼守坚城，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，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。经此役后，德军就此一蹶不振。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，基本原则也不过是“守坚城，抄后路，聚歼之”九字而已。

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、毫无韧力的青年，那时还没满十九岁，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，登时便不耐烦起来，不住的催他出战。袁崇焕一再说，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，现在只有九千骑兵，和敌兵十余万决战，难求必胜。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：“你不肯出战，到底是甚么居心？想篡位么？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？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，到底有甚么密谋？你为甚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？”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，敌军兵临城下，又惊又怕之际，想象力定然十分丰富。

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，另有侯世禄部一军，两路部队人数不多，战斗力也不强，如派去和清兵交锋，一战即溃，反而扰乱全军军心，影响京师城防。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，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，如果给清兵攻占，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，以作蓟州的后应，目的是牵制清军，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。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“京营”，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，精锐之极，可是这时久未训练，早已无用⑽，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。

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，更加忧虑重重。总之，他见清兵来攻，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只盼望所有援军的一兵一卒，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。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。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，所发生的作用，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。

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，溃败之后，心中不忿，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。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样的，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，大家听信了谣言，说袁崇焕不肯出战，别有用心。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，目的在“胁和”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。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，骂他们是“汉奸兵”。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。

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，实在是很可怕的，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。第一次宁远大战，清兵猛攻，眼见城破在即，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，清兵退后，便即大哭拜谢。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，合群的动物（如老鼠）在遇到危难时，往往会撕杀同类，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。

就在这时候，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，一个叫杨春，一个叫王成德。皇太极心生一计，派了副将高鸿中、参将鲍承先、宁完我、巴克甚、达海等人监守。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，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？其中当然有计。高、鲍、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。到得晚上，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，大声“耳语”，互相说道：“这次撤兵，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，那是皇上的妙计。你不见到么？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，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，参见皇上，商量了好久，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。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，大事不久就可成功。”

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，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十一月三十日，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，让杨春逃回北京。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⑾。

第二天，十二月初一，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太寿进宫，问不了几句，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，囚入御牢。

祖大寿眼见之下，吓得手足无措，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，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。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，说袁崇焕谋叛，只罪一人，与众将士无涉。众兵将在城下大哭。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，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⑿。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，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，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“汉奸兵”，当然也就掉头而回。

中国历史上甚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，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，却是第一次发生。

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，不理北京的防务，这一下可急起来了，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，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。袁崇焕心中不服，不肯写，说道：“皇上如有诏书，要我写信，我当然奉旨。再说，我本来是督师，祖大寿听我命令。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，就算写了信，祖大寿也不会重视。”但崇祯不肯低头，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，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。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：“你的忠心和大功，天下皆知。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，终须以国家为重。”袁崇焕想到了“以国家为重”五字，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，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，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。

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，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。追到军前，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，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，已把崇祯当敌人了。送信的人大叫：“我奉袁督师之命，送信来给祖总兵，不是朝廷的追兵。”祖大寿骑在马上，等他过来。使者递过信去。祖大寿读了信后，下马捧信大哭，一军都大哭。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，他母亲又很勇敢，儿子行军打仗，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。这时她劝儿子说：“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，咱们才反出关来，谢天谢地，原来督师并没有死。你打几个胜仗，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军，皇上就会答允。现今这样反了出去，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。”

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，当即回师入关，和清兵接战，收复了永平、遵化一带。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⒀。

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，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，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。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，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。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，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，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。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，武经略是满桂。

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，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，皇太极大喜，立即自良乡回军，至芦沟桥，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，迫近北京永定门。

申甫的所谓“车营”，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。申甫本来是个和尚，异想天开的“发明”了许多新式武器，包括独轮火车、兽车、木制西式枪炮等等，自吹效力宏大。崇祯信以为真，立即升他为副总兵，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，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。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，认为决不可用，崇祯不听。皇太极回师攻来时，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，一触即溃，木制大炮自行爆炸，和尚发明家阵亡。

满桂身经百战，深知应当持重，不可冒险求战，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，若不出战，势必与袁崇焕一样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得与总兵孙祖寿、麻登云、黑云龙等集骑兵、步兵四万列阵。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，拿了明军旗帜，黎明时分突然攻近。明军不分友敌，登时大乱，满桂、孙祖寿都战死，黑云龙、麻登云被擒。京师大震。

这时祖大寿、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，又还兵来救。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，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，于是并不进攻北京，写了两封议和的信，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，取道冷口而还辽东。

当清兵围城时，崇祯的张皇失措，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，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。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，下狱。王洽相貌堂堂，魁梧威猛，当时是很出名的。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，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，说他像个“门神”。当时北京人私下说，门神一年一

换，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。果然不到过年，门神就除下来了。围城时一切混乱，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，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。崇祯又“发觉”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，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，其实，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，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，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。三个郎中两个年老、一个体弱，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。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，他负责的长城防线被清兵攻破，崇祯将他处死，更是不在话下。

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，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，大可发挥威力。袁崇焕一下狱，各路兵马军心大乱，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，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，成为“流寇”的骨干。“流寇”本来都是饥民，只会抢粮，不会打仗，这些溃兵一加入，有了军事上的领导，情形完全不同了。“流寇”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，就从那时开始。

①《明清史料》甲编，崇祯二年五月，袁崇焕奏：“今各边兵饷，历过未给二百余万。凡请饷之疏，俱未蒙温谕，而索饷兵哗，则重处任事之臣。一番共哗，一番发给，一番逮治。哗则饷，不哗则不得饷。去年之宁远，今年之遵化，谓哗不由饷乎？近各镇多以哗矣。哗不胜哗，诛不胜诛，外防虏讧，内防兵溃。如秦之大盗，哗兵为倡，可鉴也。”

②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・建都》：“北都之亡忽焉，其故何也？曰：亡之道不一，而建都失算，所以不可救也……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，而英宗狩于土木，武宗困于阳和，景泰初京城受围，嘉靖二十八年受围，四十三年边人阑入。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，上下精神毙于寇至，日以失天下为事，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？”

C.P.Fitzgerald:China,A Short Cultural History（注：Ｃ．Ｐ．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：Ｃｈｉｎａ，ＡＳｈｏｒ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）（中国文化简史）：“首都的地位，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，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。”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，见P.463-464（注：Ｐ．４６３－４６４）。

③Arnold Toynbee:A Study of History（注：ＡｒｎｏｌｄＴｏｙｎｂｅｅ：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）（历史研究）的引论中说：“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，如果不再推移，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，时间过去，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。”

④Bertrand Russell:The Problem of China（注：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：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）（中国问题）：“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，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；相反的，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，在大多数时间中，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。”

⑤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，此行是“渡陈仓、阴平之道，（定）破釜沉舟之计。”

⑥《崇祯长编》，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：“畿东州县，风鹤相惊，人无固志。自督师提兵入援，分派驻防，遂屹然无恙。”得旨：“谕兵部：袁崇焕入关赴援，驻师丰润，与蓟军东西犄角，朕甚嘉慰。即传谕崇焕，多方筹划，计出万全，速建奇功，以膺懋赏。”又谕：“各路援兵，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。”崇祯这道上谕中，“计出万全”与“速建奇功”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。

⑦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，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。据朝鲜《仁祖实录》卷二十二：“（袁）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……由间路驰进北京，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。贼直到沙窝门。袁军门、祖总兵等，自午至酉，鏖战十数合，至于中箭，幸而得捷，贼退兵三十里。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，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。”

⑧《清史稿・阿巴泰传》。

⑨《孙子》：“故善战者，致人而不致于人。”“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。”“故善用兵者，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。”

⑽《崇祯长编》二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：“昨工部尚书张凤翔亲至城头，与臣同阅火器，见城楼所积者，有其具而不知其名，有其名而不知其用，询之将领，皆各茫然，问之士卒，百无一识。有其器而不能用，与无器同；无其器以乘城，与无城同。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？”明军守城，主要是靠火器，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，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。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，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。

⑾据王氏《东华录》天聪三年所载。又据《崇祯长编》二年十二月甲子：“大清兵驻南海子，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、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，口称：‘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。’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。”

⑿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，祖大寿疏言：“比因袁崇焕被拿，宣读圣谕，三军放声大哭，臣用好言慰止，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，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，奈讹言日炽，兵心已伤。初三日，夜哨见海子外营火，发兵夜击，本欲拚命一战，期建奇功，以释内外之疑，不料兵忽东奔……”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，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，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。

⒀袁崇焕狱中写信、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《剖肝录》。永平即今卢龙县，当时为府治。

十三

袁崇焕蒙冤下狱，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。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、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。总兵祖大寿上书，愿削职为民，为皇帝死战尽力，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“罪”。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，到宫外申请，愿意全家入狱，代替袁崇焕出来。崇祯一概不准。

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，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，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，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，何况这“群英会蒋干中计”的故事，人人皆知。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，太也可羞。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：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，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，送信去给清军。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。崇祯命诸大臣会审，不料到第二天辰刻，诸大臣会齐审讯，锦衣卫报称：七名奸细都逃走了。众大臣相顾愕然，心中自然雪亮，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。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，放走这七名“奸细”，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。猜想起来，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，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，但不知如何，部署无法周密，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。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，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。

对于这件事，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。崇祯难以辩驳，只得敷衍他说，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，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，还准备升他的官。崇祯这个答复，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①。

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、军政，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。职方司郎中（司长）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，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。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，一是“叛逆”，二是“擅主和议”。所谓叛逆，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，去敌所忌。袁崇焕擅杀毛文龙，手续上固有错误，可是毛死之后，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，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，就算当真杀错，责任也是在皇帝了，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②。

嘉靖年间，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：在徐阶的主持下，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、严世蕃父子。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，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，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，但如说我害死沈炼、杨继盛，我父子就难逃一死。三法司听到了，果然中计，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。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，说道：“这道奏章一上去，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。”三法司忙问原因。徐阶解释理由：杀沈杨二人，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，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，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。皇上怎肯认错？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，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。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，于是胡乱加了一个“私通倭寇”的罪名，就此杀了严世蕃。

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，竟是完全不顾。

至于“擅主和议”，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，并非“擅缔和约”。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，崇祯如果认为他“擅主和议”是过失，当时就应加以惩处，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，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，又赐给他蟒袍、玉带和银币。又升又赏，“擅主和议”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。

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，为袁崇焕呼冤，愿以身代。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，极力安抚祖大寿，劝他立功，同时上书崇祯，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“过”。崇祯不予理睬。

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，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。这样的事，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，也足以轰传天下。

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，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，到后来终于见到了，他对袁钦佩已极，便投在袁部下办事，拜袁为老师。袁被捕后，程本直上书皇帝，列举种种事实，为袁崇焕辩白，请求释放，让他带兵卫国。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，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③。崇祯大怒，将他下狱，后来终于将他杀了，完成他的志愿。

大学士韩　（打不出来，左右结构，左边“火”，右边“广”）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，是袁名义上的老师，因此而被迫辞职。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，因而削职下狱。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，因此而罢官充军。

当时朝臣之中，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，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，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。

温体仁是浙江乌程（吴兴）人，在《明史》中列于《奸臣传》。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，一心要为毛报仇。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，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，又曾在辽东共事。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，得罪过他。他心中记恨，既想报仇，又要讨好皇帝。

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，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，清兵攻到，焚烧劫掠，众太监损失很大，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。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，每年饷金数十万，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，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。毛文龙一死，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。

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、袁弘勋、史范土等人，也主张杀袁崇焕，他们却另有私心。当袁崇焕下狱之时，首辅是钱龙锡，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，但一向对袁很支持。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。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“逆案”，高捷、史（注：上下结构，上面一个“范”，下面一个“土”）等案中有名，只不过罪名不重，还是有官做。钱龙锡是办理“逆案”的主要人物之一。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“新逆案”，把钱龙锡攀进在内。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，钱并不反对，只劝他慎重处理。“新逆案”一成，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，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。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，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，定了死罪，后来减为充军。

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，军纪不佳，在城外扰民，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，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。

个人的私怨、妒忌、党派冲突、谣言，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，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，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。谢尚政是东莞人，武举，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、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，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“死士”，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。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。袁杀毛文龙，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。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，便授意谢尚政诬告，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。谢尚政利欲熏心，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。

以袁崇焕知人之明，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。要了解一个人，那是多么的困难！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，或许并不痛恨，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，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，一定是耿耿于怀吧？或许，他也曾想到了，就算是岳飞，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，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。只是王贵诬告，是由于秦桧、张俊的威迫，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，比较起来，谢尚政又卑鄙些。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，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，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，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，谢也因此革职。

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，是胡里胡涂的所谓“谋叛”。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。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，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，终于也不提了。本来定的处刑是“夷三族”，要将袁崇焕全家、母亲的全家、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。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：“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，只不过清兵围城，皇上震怒。我在兵部做郎中，已换了六位尚书，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。你做兵部尚书，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？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，造成了先例，清兵若是再来，梁尚书，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。”

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，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，改为袁崇焕凌迟，七十几岁的母亲、弟弟、妻子，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。母家、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④。

“凌迟”规定要割一千刀，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，否则刽子手有罪，那就是所谓“千刀万剐”。所以骂人“杀千刀”是最恶毒的咒骂。

袁崇焕被绑上刑场，刽子手还没有动手，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，直咬到了内脏。刽子手依照规定，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。众百姓围在旁边，纷纷叫骂，出钱买他的肉，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，买到后咬一口，骂一声：“汉奸！”⑤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，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。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，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？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？又或许，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？

从长远来说，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，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，盲目而冲动的群众，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，一样的残酷。但隔得远了一些，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，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，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，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，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，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⑥。

袁崇焕死后，骸骨弃在地下，无人敢去收葬。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，顺德马江人，半夜里去偷了骸骨，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。隔一道城墙，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、城壕之中，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。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，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。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。

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，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。非常奇怪的是，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。直到民国五年，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，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⑦。

程本直、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。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。袁崇焕的死法，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、失却了理性之后，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。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，在他周围，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、邪恶的火焰、狂暴的火焰。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，都是猛烈地闪亮的。

袁崇焕死后，旧部祖大寿、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、宁远、大凌河要塞，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。崇祯四年八月，皇太极以倾国之师，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，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。副将何可纲不降，被杀。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，但一到锦州，立即就守城，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。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，攻锦州、攻宁远，都无功而退。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，清兵大军再围锦州，整整围攻一年，到第二年三月，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，祖大寿粮尽援绝，又再投降。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，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，大概是学了《三国演义》中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的宗旨，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。比之满桂、赵率教、何可纲、孙祖寿等人，祖大寿有所不如，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。

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。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，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，都是袁崇焕的部属。当明清之际，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。吴三桂、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、左良玉、曹文诏、曹变蛟、黄得功、刘泽清等都是。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，有的为明朝战死，都是极有将才之人，麾下都是悍卒健士。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，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。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，最多不过是“抱头痛哭为红颜”而已，根本没有机会让他“冲冠一怒”，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。

袁崇焕无罪被杀，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。从那时开始，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。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，满清开始自行铸炮。辽东将士都说：“袁督师这样忠勇，还不能免，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？”⑧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，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⑨。

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，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，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，他也不是韩信、岳飞、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。他行事操切，性格中有重大缺点，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，一往无前的豪情，激励了所有的将士，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。他是一团熊熊烈火，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，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，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。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“痴心人”，是“泼胆汉”，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⑽。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⑾。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，日日夜夜不得平安。官居一品，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，只因这十年之中，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。

司马迁在《留侯世家》中说，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，但见到他的图形，容貌却如美女一般。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，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，但洵洵儒雅，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。

①钱家修《白冤疏》：“嗟嗟！锦衣何地？奸细何人？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？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？总欲杀一崇焕，故不惜互为陷阱。”其中又说：“方天启年间，诸阳失卫，山海孤寒。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，身家不顾？独崇焕以八闽小吏，报效而东，履历风霜，备尝险阻，上无父母，下乏妻孥，夜静胡笳，征人泪落。焕独何心，亦堪此哉？毋亦君父之难，有不得不然者耳。”崇祯批答：“批览卿奏，具见忠爱。袁崇焕鞫问明白，即着前去边塞立功，另议擢用。”

②袁崇焕下狱后，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，请求赐讠盒抚恤。崇祯不准，说毛之死是“罪有应得”，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。见程本直：《漩声》。

③程本直《白冤疏》中说：“总之，崇焕恃恩太过，任事太烦，而抱心太热，平日任劳任怨，既所不辞，今日来谤来疑，宜其自取。独念崇焕就执，将士惊惶，彻夜号啼，莫知所处，而城头炮石，乱打多兵，骂詈之言，骇人听闻，遂以万余精锐，一溃而散。”最后说：“臣于崇焕，门生也。生平意气豪杰相许。崇焕冤死，义不独生。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，俾与崇焕骈斩于市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，不失忠。臣为义气纲常士，不失义。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，含笑有余荣矣。”

④朝廷抄袁崇焕的家，家里穷得很，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。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，后来改充军到贵州，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。《明史》说袁崇焕没有子孙。近人叶恭绰则说：“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。”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，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，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，因而编入汉军旗籍。袁崇焕的冤狱，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。《明史》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，其中《袁崇焕传》中，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，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。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，才读到《明史》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，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，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，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，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，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。

⑤见《明季北略》。

⑥清人所修的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说：“遂磔崇焕于市……天下冤之。”朝鲜《仁祖实录》八年二月丁丑载：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，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“耳语”，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，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。这样的国家机密，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，故意让他听到？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，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，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，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：“此必行间之言也。”直到一百年之后，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，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（见朝鲜《英宗实录》六年十一月辛未，即雍正八年，公元一七三〇年）。

⑦民国五年，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，他佩服袁崇焕，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。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佘氏子孙，叫做余淇。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。

⑧杨士聪《五堂荟记》卷二：“袁既被执，辽东兵溃数多，皆言：‘以督师之忠，尚不能自免，我辈在此何为？’……封疆之事，自此不可问矣。”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：“自崇焕死，边事益无人，明亡征决矣。”

⑨《明清史料》丙编，辽将自称“在此立功何用”，故“北去胡”而投降满清，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：“南朝主昏臣奸，陷害忠良。”

⑽程本直《漩声》：“掀翻两直隶，踏遍一十三省，求其浑身担荷、彻里承当如袁公者，正恐不可再得也。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。”

⑾程本直《漩声》中引袁崇焕的话说：“子何人哉？十年以来，父母不得以为子，妻孥不得以为夫，手足不得以为兄弟，交游不得以为朋友，予何人哉？直谓之曰：‘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’可也。”

十四

崇祯所以杀袁崇焕，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。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，可说他只是愚蠢。《三国演义》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，听信蒋干的密报，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、张允，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，曹操登时就省悟了，自言自语：“我中计了！”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。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，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，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。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，要他再去守辽，因此有“守辽非蛮子不可”的话，从宫中传到外朝来①。既然有这样的话，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。他称袁崇焕为“蛮子”，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，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。

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？显然，崇祯不肯认错，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。杀袁崇焕，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，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。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！

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？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，威胁北京，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，在此以前，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。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。在此以前，他不是不忍杀，而是不敢杀。

崇祯在位十七年，换了五十个大学士（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），十四个兵部尚书（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，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）。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，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，杀死巡抚十一人、逼死一人。十四个兵部尚书中，王洽下狱死，张凤翼、梁廷栋服毒死，杨嗣昌自缢死，陈新甲斩首，傅宗龙、张国维革职下狱，王在晋、熊明遇革职查办。可见处死大臣，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。这些兵部尚书中，有些昏愦胡涂，有些却也忠耿干练，例如傅宗龙，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，崇祯就大为生气，责备他道：“你是兵部尚书，只须管军事好了，这些陈腔滥调，说它干甚么？”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，关了两年。

崇祯传下来的笔迹，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，以及“九思”两个大字。“九思”出于《论语》。孔子说：君子有九种考虑：看的时候，考虑看明白了没有；听的时候，考虑听清楚了没有；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？态度庄重么？说话诚恳老实么？工作严肃认真么？遇到疑难，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；要发怒了，考虑有没有后患；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，考虑是不是该得。这就是所谓“九思”②。此人大书“九思”，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。倒是在死后，得了个“思宗”的谥法，总算有了一思。

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，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。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，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，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，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。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，知道这出戏叫作《明末遗恨》。哥哥对我说，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。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。

一九五〇年秋天，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，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，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，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，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，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，尽管这人卑鄙狠毒，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。

他孤独得很，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，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。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，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，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，君臣相对而泣，束手无策。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“文臣个个可杀”六个字，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，当即抹去。他在自杀之前，用血写了一道诏书，留在宫中，对李自成说，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，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，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③。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，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。

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，依恋乳娘，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，精神上倒很平安。崇祯却只是烦躁、忧虑、疑惑、踆徨，做十七年皇帝，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。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，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。

皇帝是不能辞职的！

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，他连魏忠贤都没有。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，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，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，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，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。他没有真正的爱好。他不好色，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，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。

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，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，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，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。由于他的自杀，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。只因他不好酒色，勤于政事，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。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，只不过受到欺蒙，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④。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，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（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？），只因他说过“朕非亡国之君，诸臣皆亡国之臣”，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，责任是在群臣身上。其实他说这样的话，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。他拥有绝对的权力，却将中兴之臣、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、罢的罢，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，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。

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、最腐败、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，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。明朝当然应该亡，对于中国人民，清朝比明朝好得多。

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，却不能说是错了。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，是外国，清兵将汉人数十万、数十万的俘虏去，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。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，总是烧杀劫掠、极残酷的虐待汉人。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，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，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。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，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。清朝比明朝好，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，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。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。

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，大家就只好碰运气。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，遇上了崇祯。崇祯运气不好，做上了皇帝。他仓皇出宫那一晚，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，凄然说道：“你为甚么生在我家？”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。他的性格、才能、年龄，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。归根结底，是专制制度害了他，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。

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，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，最后被送入戒毒所。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。崇祯做甚么好呢？他残忍嗜杀，暴躁多疑，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，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，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，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（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），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，他不能做猎人，因为完全缺乏耐心。

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，袁崇焕如果不死，满清不能征服中国⑤。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只要崇祯是皇帝，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，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，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。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，权力在皇帝手里。

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，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，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，诞生了孙中山先生。他向中国人指明：必须由见识高明、才能卓越、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。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，变成专横独断、欺压人民时，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。

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，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，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。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。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，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，这愿望经常落空。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，是中国人的不幸。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，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。

在袁崇焕的时代，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，保卫人民；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，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，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。在每一个时代中，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，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，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，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，袁崇焕当然小得多，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，尽力而为。时代不断在变迁，道德观念、历史观点、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，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，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，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。

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，令我们感谢；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，令我们惊叹。然而袁崇焕“亡命徒”式的努力和苦心，他极度悲惨的遭遇，这个生死以之的“痴心人”，这个无法无天的“泼胆汉”，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。

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，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。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，袁崇焕提出“五年平辽”的诺言，杀机就已经伏下了。以后他请内帑、主和议、杀毛文龙，悲剧一步步的展开，杀机一层层的加深，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。在这悲剧的高潮中，崇祯不许

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；袁部苦战得胜，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，是第二个波浪；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；终于，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。至于后来的凌迟，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⑥了。

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，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、用别的借口来杀了他的。

我们想象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：在永平、滦州、迁安、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，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，满城都是鲜血，满地都是尸首⑦……

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，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，骑在马上的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。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，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，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，女的分给兵将淫乐⑧……

在陕西，灾荒正在大流行。树皮草根都吃完了，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，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，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，呼叫：“爸爸，妈妈！”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。到第二天，这些孩子都死了。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。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，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？但如带回家去，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⑨……

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，只有怪天。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，这时反正要死了，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、下油锅也不管了，他们破口大骂老天爷，有气无力的咒骂，终于倒在地下，再也起不来⑽……

在北京城的深宫里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。他又是焦急，又是害怕，不断的问太监：“袁蛮子写了信没有？怎么还不写好？这家伙跟我过不去，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。你们再去催，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！”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，眼中布满了红丝，不断的说：“杀了他！杀了他！”……

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，砚台里会结冰吧？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？会因愤怒而颤抖吗？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？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？

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，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。祖大寿读信之后，伏地大哭。讯息传了开去：“督师有信来！”

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。数万名间关百战、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，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，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。战马悲嘶，朔风呼啸，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，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、铁甲上……

①见余大成《剖肝录》。

②《论语·季氏》：“孔子曰：‘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’”

崇祯死后，因为没有确定的接班人，也就没有确定的谥法，有毅宗、庄烈帝、怀帝、愍帝、思宗等谥。思宗的“思”字，不是美谥，《逸周书》的谥法解中说：“道德纯一曰思，大省（即“眚”，灾害的意思）兆民曰思，追悔前过曰思，外内思索曰思。”

汉朝的王逸作过一篇楚辞，叫作《九思》，是哀悼屈原的，共有九章：逢尤、怨上、疾世、悯上、遭厄、悼乱、伤时、哀岁、守志。所说的悼乱伤时，疾世哀岁，逢尤遭厄，和袁崇焕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。但崇祯写这《九思》二字时，所想到的当然不会是王逸的《九思》。

③崇祯遗诏：“朕自登极十七年，上邀天罪，致虏陷地三次，逆贼直逼京师，皆诸臣误朕也。任尔分裂朕尸，可将文武尽皆杀死，勿坏陵寝，勿伤我百姓一人。”这道遗诏，和相传留在他身上的遗书文字稍有不同。

④“君非甚闇（注：就为“闇”，外框是“门”字头），孤立而炀蔽恒多；臣尽行私，比党而公忠绝少。”

⑤梁启超在《袁崇焕传》的题目上，加了“明季第一重要人物”的形容词，传中说：广东崎岖岭表，数千年来与中原的关系很浅薄，历史上影响到全中国的人物极少，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禅宗，明朝陈白沙在哲学上倡明唯心论，成为王阳明的先驱，而“以一身之言动、进退、生死，关系国家之安危、民族之隆替者”，只有袁崇焕一人。（其实，他即使不提到孙中山先生，也应当提洪秀全。）又说：“故袁督师一日不去，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。”康有为在《袁督师遗集序》中说：“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，天下震动，鬼神号泣，明社遂屋，余祸烈烈，波荡至今。呜呼，天下才臣名将多矣，谗死亦至伙，而恻恻于人心，震惕于敌国，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，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，则岂惟杜邮、钟室、凉风、金牌之凄感也。……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，明或不亡。”他认为白起、韩信、斛律光、岳飞四人被谗而死，虽令人感叹，但于国家存亡无关，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。

李济深《重修明督师袁崇焕词墓碑》：“论明清间事者，佥以为督师不死，满清不能入主中原。”叶恭绰谒袁崇焕墓诗：“史笔只今重论定，好申正气息群纷。”注云：“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，证明袁如不死，满洲不能坐大，即未必克入主中原，故袁死所关之重，有同岳飞于宋。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。”

⑥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（anti-climax）（注：ａｎｔｉ－ｃｌｉｍａｘ），通常译作“反高潮”，似不甚贴切。

⑦《清史列传》卷三：“岳托（满清大将，代善之子，皇太极的侄儿）曰：辽东以久不降，故诛之。杀永平人，乃贝勒阿敏所为……六年正月，（岳托）奏言：前克辽东、广宁，汉人拒命者诛之，复屠永平、滦州汉人。”

⑧满清每次出兵，都俘虏大量汉人去做生产工具。这次进攻北京之役俘虏的实数无记录，但知阿巴泰攻掠山东之役（《碧血剑》中提到的那一次）“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。”相信崇祯二年一役中俘虏汉人也必达数十万，《太宗实录》卷六：“上因问达海（奉命监守明宫太监而使反间计的五将之一）等：‘是役俘获视前二次如何？’对曰：‘此行俘获人口，较前甚多！’上曰：‘金银币帛，虽多得不足喜，惟多得人口为可喜耳！’”

⑨《陕西通志》，崇祯二年马懋才《备陈灾变疏》：“殆年终而树皮尽矣，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……安塞城西，有粪场一处，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，有涕泣者，有叫号者，有呼其父母者，有食其粪者。”

⑽萧一山《清代通史》卷上：“崇祯间有民谣曰：‘老天爷，你年纪大，耳又聋来眼又花。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，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。老天爷，你年纪大。你不会作天，你塌了罢！’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，非人民痛苦至极者，宁忍出此？”

清远附言：本文内容太长（近八万字），如果不是真的想了解更多故事背景的话是不大会看的，而看也可能多数仅会大致了解一下。您所看到的这个是来自《碧血剑》中的电子版本，我只跳着快速过了一遍，做了校正其中少数乱码、与原文不符的段落编排方式、漏掉的大段落间的空行，以及一些有的连ＧＢＫ字库中都没有的字等。能如此做，主要是得宜于原始版本的质量挺好（就我所了解的。而若是要从头到尾甚至还对着书来过一遍，则太耗时费力了），我也可以省功。

后记

《碧血剑》是我的第二部小说，作于一九五六年。

《碧血剑》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，其次是金蛇郎君，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。袁承志的性格并不鲜明。不过袁崇焕也没有写好，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又写了一篇《袁崇焕评传》作为补充。

《碧血剑》曾作了两次颇大修改，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。修订的心力，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。

《袁崇焕评传》是我一个新的尝试，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，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。这篇“评传”的主要创见，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，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间计，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。这一点，前人从未指出过。

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，所参考的书籍都是我手头所有的，数量十分有限。出自《太宗实录》、《崇祯长编》等书的若干资料都是间接引述，未能核对原来的出处，或许会有谬误。这篇文字如果有甚么意义，恐怕是在于它的“可读性”。我以相当重大的努力，避免了一般历史文字中的艰深晦涩。现在的面目，比之在《明报》上所发表的初稿《广东英雄袁蛮子》，文字上要顺畅了些。

一九七五·六